2026 年 10 月　第 105 卷 第 4 期
October 2026 Volume 105 Number 4
ISSN: 1726-9245

中國語文通訊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ese Linguistics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T.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中國語文通訊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ese Linguistics

第 105 卷 第 4 期
（2026 年 10 月）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T.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中國語文通訊

編輯委員會

主編
鄧思穎

副主編（按漢語拼音序）
鄧　盾　　孫葉楠

編輯委員會委員（按漢語拼音序）

蔡維天	程　工	董秀芳	馮勝利
郭　銳	金鉉哲	匡鵬飛	林華勇
劉探宙	齊　衝	沈　力	盛益民
石定栩	司富珍	譚曉薇	完　權
向　明	徐　杰	張豫峰	趙春利

編輯助理（按漢語拼音序）
鄺曉穎　　王　琤　　湛綺婷

中國語文通訊
第 105 卷 第 4 期（2026 年 10 月）

主編	鄧思穎
出版	中國 香港 新界 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電郵	crcl.editor@cuhk.edu.hk
網址	https://www.cuhk.edu.hk/ics/clrc/
國際標準期刊號	1726-9245

刊載於本刊的文章根據 Creative Commons 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 禁止改作 4.0 國際協議授權。除獲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書面允許外，不得將本期刊文字或圖表作任何商業用途。

Printed in Hong Kong

封面題字：呂叔湘　封面設計：湛綺婷

© 2026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 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中國語文通訊

第 105 卷 第 4 期（2026 年 10 月）

目錄

1029 從“一 - 量”重疊的同形異構現象看漢語名詞短語內兩類定語的範疇對立
郝 琦

1055 漢語猜測行為及其認識立場標記“我猜”
方清明、陳 鈺

1075 以漢字為媒介的漢日語言接觸研究——以漢語複合介詞“基於”為例
郝 洋、盛文忠

1091 甲骨文“乍（作）”句法語義研究
朱生玉

1123 上古漢語總括副詞“交”的形成
雷衛豪

1145 藏語藏巴哇話的否定結構及其類型
張清禹

1173 甘青河湟地區漢語方言能性標記“下 [xa^{112}]”的來源及語法化機制——以青海門源漢語方言為例
俄華楠、敏春芳

1197 《西儒耳目資》**u** 字母甚、中、次三分考——兼論明清西人注音文獻的複雜性質
尹 瑀

1215 膠遼官話中古入聲韻今讀研究
胡智軒

《中國語文通訊》收錄在以下的論文檢索系統：

- CSSCI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 DOAJ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 EBSCO Discovery Service
- Linguistic Bibliography Online
- Linguistics Abstracts Online
- 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 Taiwan Citation Index –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TDOne (TDNet)
- THCI (Taiwan Humanities Core Index)

下載電子版本：https://www.cuhk.edu.hk/ics/clrc/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ese Linguistics

Volume 105 Number 4 (October 2026)

CONTENTS

1029 **The Categorical Contrast between Two Types of Modifiers in Chinese Noun Phrases: A Study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Homonymy in "*Yi*-Classifier" Reduplication (in Chinese)**
Qi Hao

1055 **Guessing Behaviour in Chinese and the Epistemic Stance Marker *Wocai* (in Chinese)**
Qingming Fang and Yu Chen

1075 **Sino-Japanese Language Contact via Chinese Characters: A Case Study of the Compound Preposition *jiyu* (in Chinese)**
Yang Hao and Wenzhong Sheng

1091 **A Study on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Zuo*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in Chinese)**
Shengyu Zhu

1123 **The Formation of the Universal Adverb *jiao* in Archaic Chinese (in Chinese)**
Weihao Lei

1145 **The Structure and Types of Negation in Gtsangpaba Tibetan (in Chinese)**
Qingyu Zhang

1173 **The Origi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Mechanism of the Potential Marker [xa^{112}] in Chinese Dialects of the Gan-Qing Hehuang Region: A Case Study of Menyuan, Qinghai (in Chinese)**
Huanan E, Chunfang Min

1197 **A Study of the Tripartite *shen–zhong–ci* Division of the Letter *u* in *Xiru Ermu Zi*: With Remarks on the Complex Nature of Western Phonetic Transcriptional Materials on Mandari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Chinese)**

Yu Yin

1215 **A Research on the Pronunciations of Middle Chinese Entering Tone Rhymes in Jiaoliao Mandarin (in Chinese)**

Chee-Hin Woo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ese Linguistics is indexed and abstracted in the following databases:

- CSSCI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 DOAJ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 EBSCO Discovery Service
- Linguistic Bibliography Online
- Linguistics Abstracts Online
- 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 Taiwan Citation Index –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TDOne (TDNet)
- THCI (Taiwan Humanities Core Index)

Available online: https://www.cuhk.edu.hk/ics/clrc/

2026年10月　第105卷 第4期　　1029
October 2026　Volume 105 Number 4　　DOI: 10.65961/crcl-2026-0049

從“一 - 量”重疊的同形異構現象看漢語名詞短語內兩類定語的範疇對立

郝　琦

首都師範大學

提要

本文從“一 - 量”重疊的同形異構現象出發，分析漢語名詞短語中的兩類定語——數量定語和屬性定語——的不同句法表現和語義屬性。漢語中的“一 - 量”重疊是歧義格式，可表達個體接續意義（微風吹落一片一片的樹葉）和形態描摹意義（小張只吃一片一片的魚肉），在這兩種意義下該格式表現出一系列句法差異。本文基於這些句法差異，論證個體接續義的“一量一量 a”與數量並列格式“一量又一量”構造相同，該格式可進一步緊縮為“一量量”和“量量”，而形態描摹義的“一量一量 b”是數量短語“一 - 量”經 ABAB 式重疊派生出的狀態詞。這一同形異構現象反映出名詞短語結構中數量定語和屬性定語的範疇對立：作為數量定語的“一量一量 a”表達事物的總體性質（單調維度性質），句法上位於名詞的內論元位置；而作為屬性定語的“一量一量 b”表達事物的個體性質（非單調維度性質），句法上位於名詞的附接語位置。本文的分析也能夠幫助解決量詞重疊現象的派生來源問題。

關鍵詞

“一 - 量”重疊，量詞重疊，同形異構，數量定語，屬性定語

© 2026 郝琦。本文根據 Creative Commons 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 禁止改作 4.0 國際協議授權。

1. 緣起：一個典型的二語習得偏誤實例引發的問題

筆者關注現代漢語中的“一 - 量”重疊問題，起因是在短視頻平臺上看到一個十分有趣的二語偏誤實例。這一偏誤例來自短視頻博主“我是郭傑瑞”，其作品主題是介紹中美等國生活文化、對比中美差異。博主 2022 年 2 月 24 日在微博平臺發佈短視頻作品“亞洲鯉魚氾濫逼瘋美國人”，[1] 主要內容是：為緩解美國當地河流中的鯉魚氾濫，由中國人開設的鯉魚製品加工廠製作若干產品推向美國市場。以下是這一短視頻作品中的真實對話片段：

(1) 郭傑瑞：　（拿著刮魚鱗的工具）（這是）中國來的禮物……
工廠廠主：　刮魚鱗的。
郭傑瑞：　對。
工廠廠主：　我們也用這個，差不多。
郭傑瑞：　這個我從來沒用過。哇，它真的好用！我們的超市沒有這個，因為美國人只吃一塊一塊魚，不吃這個一條魚。

以上語篇中的劃線句不合語法，正確的表達應為“美國人只吃一塊一塊的魚，不吃一條一條的魚 / 整條的魚。”從表面來看，造成偏誤的原因是“一 - 量”重疊格式“一塊一塊”之後缺失“的”字。然而，“一 - 量”重疊格式並非不能直接與名詞組合，以下是二者之間不出現“的”字的真實語料：

(2) a. 負的電流體是由微粒構成的，正好像海灘是由沙粒構成或者房子是由一塊一塊磚砌成的一樣。（北京大學 CCL 語料庫，[2] 下文簡稱 CCL）
b. 確實，荒漠的地方，杳無人煙，而一塊一塊綠洲，卻是令人驚奇的“人間樂園”。（北京語言大學 BCC 語料庫，[3] 下文簡稱 BCC）

那麼，如何分析語篇（1）中劃線句的癥結所在？我們認為，這裡出現偏誤的深層原因是，“一量一量的名”這一格式是歧義格式，其中的“的”字只在一種意義下可以刪除。該格式的歧義性可示例如下：

(3) a. 秋天到了，走在街上，看到微風吹落一片一片的樹葉。
b. 小張只吃一片一片的魚肉，從不吃整條的魚。

1　視頻鏈接：https://weibo.com/5626136031/LgVX3E4NI。
2　網址：https://cclcorpus.pku.edu.cn/。
3　網址：https://bcc.blcu.edu.cn/。

例（3a）中“一片一片”表達的是數量意義，“一片一片的樹葉”猶言“一片又一片的樹葉、一片接著一片的樹葉”，這是通過描寫事物個體接續出現的狀態反映個體數量之多，本文將這一意義稱為“個體接續解讀”；例（3b）表達的是屬性意義，“一片一片的魚肉”是與“整條的魚”相對而言的，重疊形式“一片一片”通過描摹事物的存在形態對中心語名詞進行限定性修飾，本文將這一意義稱為“形態描摹解讀”。在個體接續解讀下，“一量一量的名”中的“的”字可以刪除（微風吹落一片一片樹葉，亦見例（2）中的真實語料[4]）；相反，在形態描摹解讀下，“的”字不能刪除（* 小張只吃一片一片魚肉）。語篇（1）中的劃線句正是“一量一量的名”取形態描摹解讀的情況，因此這裡“的”字不出現是不合語法的。

實際上，“一量一量的名”的以上兩種解讀對應著一系列句法表現差異。本文將系統性地揭示這些差異，並且論證，“一量一量”這一格式表現出同形異構現象：取個體接續解讀的“一量一量 a”與數量並列格式“一量又一量”構造相同（因此是一種偽重疊），該格式可進一步緊縮為“一量量”和“量量”兩種形式（宋玉柱 1981a）；取形態描摹解讀的“一量一量 b”是數量短語“一 - 量”經 ABAB 式重疊而派生出的狀態詞（因此是真正的重疊）。這一同形異構現象反映出名詞短語結構中數量定語和屬性定語的對立：作為數量定語的“一量一量 a”表達事物的總體性質，而作為屬性定語的“一量一量 b”表達事物的個體性質，這兩種定語在不同的句法層次上實現不同的語義功能。因此，“一量一量”的歧義性對於分析漢語名詞短語內不同性質的定中關係有重要意義。本文的分析也能夠幫助解決量詞重疊現象的派生來源問題。

2. 前人研究述評

對於與量詞相關的重疊問題，目前學界關注的焦點在量詞自身的重疊上（宋玉柱 1981b；郭繼懋 1999；Zhang 2013；隋娜、胡建華 2017；等等，本文將在第 6 節討論量詞重疊問題），專文討論“一 - 量”重疊的研究較少。系統討論這一問題的是宋玉柱（1981a），該研究的核心觀點可以總結為以下兩點：

第一，“一量一量”格式簡縮自“一量又一量”，並且可以進一步簡縮為“一量量”，這三種語法形式具有近似的語法分佈和平行的語法意義；“一量量”在主語、

---

[4] 一位匿名審稿人指出，“的”字省略的句子都有較強的文學性語體特徵，而出現“的”字的句子則傾向於用在口語交際中。筆者贊同這一判斷。這一語體分佈差異，或許與語體對韻律構造的選擇有關：漢語正式語體偏好“[σσ][σσ]”這樣的左右平衡的複合音步（馮勝利 2010；劉麗媛 2024），如“消極怠工、進行改寫”；而“[一量][一量]”的音步模式正好符合平衡複合的特點（相反“[一量][一量的]”左右不平衡）。此外，數量定語後的“的”通常具有主觀性色彩（車飛、宗守雲 2026），這或許也造成帶“的”的格式傾向於出現在非正式語體。重要的是，形態描摹解讀下的“的”在任何語體下都不可刪除，說明這兩種解讀的句法表現對立是成立的。

謂語和狀語位置上還可以進一步簡縮為“量量”，也能表達平行的語法意義。這四者之間表義的平行性，宋文以量詞“陣”為例展示如下：

(4) a. 爺爺一直沒有作聲，他臉上掠過一陣又一陣的陰雲，他的心裡正翻騰著一場急風暴雨。（黎汝清《海島女民兵》）（宋玉柱 1981a: 14）
b. 一陣一陣咕咕的機關槍聲，有時被風吹斷，有時候又被風吹送過來。（管樺《三支火把》）（宋玉柱 1981a: 14）
c. 燥熱的風夾著砂礫，在無邊無際的戈壁灘上橫衝直撞，卷來一陣陣炙人的熱浪。（袁鷹《戈壁水流長》）（宋玉柱 1981a: 15）
d. 這天，從早晨起來就刮大風。陣陣的白沙，打著人們的臉，……（孫犁《風雲初記》）（宋玉柱 1981a: 15）

(5) 例（4）中四種語法形式之間的派生關係
一陣又一陣 ↔ 一陣一陣 ↔ 一陣陣 ↔ 陣陣

第二，以上四種格式在不同的句法位置上表達的意義也不盡相同。具體來說，在主語位置表達“每一”的意義：

(6) a. 隔著窗戶上的玻璃，能看到院子的木頭垛，一根根又粗又直好質量。（浩然《金光大道》）（宋玉柱 1981a: 2）
b. 雲嬌也笑了，擺著雙手說：“俗話是俗話，我人兒不巧，生下來的小子，可一個一個是傻子。”（李滿天《水向東流》）（宋玉柱 1981a: 4）

宋文指出，以上兩例中，“一根根”相當於“每一根”，“一個一個”相當於“每一個”。

在謂語、賓語、補語、定語四個位置上表達“多”的意義：

(7) a. 謂語：從此，從壩橋來的楊柳，在天南地北生根發芽，一行又一行，一片又一片。（袁鷹《風帆》）（宋玉柱 1981a: 10）
b. 賓語：在一條條大路上，運送糞肥的膠輪馬車，連成一串串，揚著黃霧，搖著車鈴。（林青《大豆搖鈴的時節》）（宋玉柱 1981a: 8）
c. 補語：河灘上的雪，被大風卷絞得一坨一坨的。（梁斌《紅旗譜》）[5]（宋玉柱 1981a: 8）

[5] 這一例其實是“形態描摹”解讀。實際上，只有表達形態描摹意義的“一 - 量”重疊格式才能作補語。

d. 定語：我們把楊嫂叫到屋裡來，指給她看一堆一堆深紫色的桑葚，她總是做出驚喜的樣子說：“這樣多，這樣好！”（巴金《楊嫂》）（宋玉柱 1981a: 5）

宋文認為，以上各例中，“一 - 量”重疊及其派生格式表達的都是“多”的意義，例如，（7d）中“這樣多”呼應前文的“一堆一堆”，說明該格式表達數量之“多”。

在狀語位置上表達“逐一”（例（8））或“聯綿”（例（9））：

(8) a. 不管有多少沙山，我們總有一天把它們一個個吃掉。（《光明日報》1973 年）（宋玉柱 1981a: 3）
b. 人們便一個一個陸續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魯迅《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宋玉柱 1981a: 5）
c. 他一口又一口地咽著唾沫水，潤濕著乾枯的喉嚨。（柳青《創業史》）（宋玉柱 1981a: 10）

(9) a. 雪花，一團團地往下落。（浩然《珍珠》）（宋玉柱 1981a: 13）
b. 秧苗出息得一片翠綠、蔥茂、可愛，綠茸茸的毯子一樣，一塊一塊鋪在秧床上。（柳青《創業史》）（宋玉柱 1981a: 13）

宋文將“聯綿”定義為個體“接連不斷”，“包括橫的（空間上的）接連不斷和縱的（時間上的）接連不斷”（宋玉柱 1981a: 13）；依我們的理解，“逐一”和“聯綿”的差異在於，前者表達個體前後相繼但在時間和空間上不重疊，後者表達個體接連不斷且同時同地可出現多個個體。

我們認為，宋玉柱先生的研究準確地揭示出了“一 - 量”重疊格式“一量一量”與“一量又一量”“一量量”“量量”等格式之間的派生關係，並且細緻、準確地歸納出了四者在不同句法位置上所實現的多種具體意義，對數量格式的重疊問題有重要的理論啟發意義。然而，這一研究沒有關注到以下重要問題：

（一）沒有揭示出“每一、多、逐一、聯綿”等具體意義背後的格式核心義。我們認為，對於宋文談及的各類用法來說，“一 - 量”重疊格式的核心義歸納為“個體接續”更為合適，“每一、多、逐一、聯綿”等意義都是基於這一核心義產生的（亦見郭繼懋 1999）。其中，“每一”的意義來源於主語位置上名詞的周延解讀傾向，漢語中平行的現象是，光桿名詞出現在主語位置上時一般取周延解讀，而在賓語位置上沒有這一解讀傾向，例如：

(10) a. 蘋果我吃了。
b. 我吃了蘋果。

對於例（10b）來說，只要說話人吃了任意量的蘋果，該句就為真；然而，例（10a）傾向於解讀為說話人吃了語境中的所有蘋果。我們認為，上文例（6）中“一根根”“一個一個”的“每一”解讀，也來源於主語位置所帶來的周延解讀傾向，而非“一 - 量”重疊格式自身的意義。實際上，當“一 - 量”重疊格式及其派生格式作定語時，如果定中結構整體位於主語位置，有時也能帶來“每一”解讀，如：

(11) a. 幹警把張宗玲帶到他住的宿舍，讓他把自己的鎖全部打開，一把把鎖很順利地被打開了，……（CCL）
b. 從此，石門一屆一屆的領導班子“咬定柑桔不放鬆”，開展大規模的丘崗地開發。（CCL）

例（11）中的現象說明，“一 - 量”重疊格式的“每一”解讀不是格式自身的意義，而是漢語中主語論元的普遍解讀傾向。

其次，“多”的意義實際上是個體接續的伴隨義，因為個體一個接一個出現的場景，暗含著個體數量多這一信息。宋文認為這一意義在謂語、賓語、補語、定語四個位置上出現，實際上，“一 - 量”重疊格式用於主語（見例（6））和狀語（見例（8）、例（9））位置上時，我們也能體會到事物個體數量多的意義。

此外，狀語位置上的“聯綿”和“逐一”是個體接續的兩種具體實現方式：“一 - 量”重疊格式所表達的個體接續意義本身不要求這種接續狀態出現在同一時空下，因此，這一意義所描述的場景既可以是多個個體同時同地出現的“聯綿”狀態，也可以是個體前後獨立出現的“逐一”狀態。實際上，在狀語外的其他句法位置，“一 - 量”重疊及其派生格式所描繪的場景也有“聯綿”和“逐一”兩種可能性。例如：

(12) a. 定語位置上的聯綿：歌者說，孩子的淚水不丟人。我回答，可剛剛流下我的面頰，就變成了一顆又一顆的冰珠了。（CCL）
b. 定語位置上的逐一：她用暮年之餘熱，溫暖著一顆又一顆孤寂的心靈。（CCL）

綜上，“一 - 量”重疊格式的核心義（之一）是個體接續意義，“多”的意義是該意義的伴隨義，“聯綿”和“逐一”意義是該意義兼容的兩種場景，“每一”的意義則是該意義與主語位置互動產生的綜合義。[6]

---

[6] 核心義指的是特定語法形式的不同用法之間所共用的意義，即語法形式自身的意義；綜合義指的是語法形式的核心義與語法形式所處環境互動產生的整體意義。相關討論可參吳芸莉（2018）、郭銳（2022）。

（二）沒有揭示出“一 - 量”重疊格式中蘊藏的最重要的意義對立——個體接續義和形態描摹義的對立。實際上，對於後一種意義來說，“一量一量”不能替換為“一量又一量”“一量量”“量量”等格式（見第 3 節）。這就意味著，此時“一量一量”另有其派生來源。由於沒有揭示出這一對立，我們就難以按照宋文的思路對一些現象做出合理的解釋。例如，宋文發現“一量量”不能充當補語，但並未做出具體解釋；實際上，這是因為“一量量”格式只編碼個體接續意義，而補語位置只兼容形態描摹意義的狀態詞。

因此，下文將在宋玉柱（1981a）已有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討論個體接續解讀和形態描摹解讀下“一 - 量”重疊格式的句法表現和派生來源的差異，以期揭示該格式中蘊藏的同形異構現象。

3. 個體接續解讀和形態描摹解讀對應的六項句法表現差異

本節選取“一量一量的名”格式為基點進行討論。這是因為，這一格式既能表達個體接續義，也能表達形態描摹義，是典型的同形異構格式。重複反映其歧義性的例（3）如下：

(3') a. 秋天到了，走在街上，看到微風吹落一片一片的樹葉。（個體接續解讀）
b. 小張只吃一片一片的魚肉，從不吃整條的魚。（形態描摹解讀）

我們發現，在以上兩種解讀下，“一量一量的名”格式至少有六項句法差異：

差異一：重疊項之間能否插入副詞“又”。在個體接續解讀下，兩個“一 - 量”之間可以插入副詞“又”（微風吹落一片又一片的樹葉）；而在形態描摹解讀下，該格式中不能插入“又”（* 小張只吃一片又一片的魚肉）。

差異二：第二個重疊項中的“一”能否刪除。只有在個體接續解讀下，“一量一量的名”可以刪除第二個“一”從而緊縮為“一量量的名”（微風吹落一片片的樹葉）；形態描摹解讀下該格式不能做這樣的緊縮（如：? 小張只吃一片片的魚肉[7]）。

差異三：“的”字能否刪除。“一量一量的名”中的“的”字，在該格式取個體接續解讀時可以刪除（微風吹落一片一片樹葉），[8] 但是在形態描摹解讀下不能刪除

---

7 筆者調查發現，存在一部分普通話母語者能夠接受這一表達，為謹慎起見，這裡用“?”標識合法度。這類母語者多來自冀魯官話區和東北官話區，因此這一語感分歧或許反映了方言間的差異，有待未來研究。

8 這種格式限於文學性語體，見腳注 2 的說明。

（* 小張只吃一片一片魚肉）。本文第 1 節介紹的偏誤實例，反映的就是“一量一量名”格式無法獲得形態描摹解讀的事實。

通過差異一、二可知，“一量又一量的名”“一量量的名”兩種格式只能取得個體接續解讀；同樣，這兩種格式中的“的”字也可以刪除（微風吹落一片又一片樹葉 / 一片片樹葉）。

差異四：數詞是否限於“一”。我們發現，對於表達個體接續意義的“一量一量的名”來說，其中的數詞“一”是固定不變的，不能替換為其他數詞，“微風吹落兩片兩片的樹葉”只能強迫得到非常不自然的形態描摹解讀。差異三揭示出刪除了“的”字的“一量一量名”格式只能取個體接續解讀，因此該格式更適於展示其中的數詞限於“一”這一事實：“微風吹落兩片兩片樹葉”顯然不合語法。

與之對立，表達形態描摹義的“一量一量”，其中的“一”可以替換為其他數詞。以下是我們在真實文本語料中找到的數詞不為“一”的例子：[9]

(13) a. 當你走進呼家堡的時候，你會發現，正如路人所言，這裡的村舍的確是一排一排、一棟一棟的，看去整齊劃一，全是兩層兩層的樓房。（CCL）
b. 書頁間露出的半截半截的卡片，表明這些書並不是什麼裝飾品。（CCL）

差異五：能否與數量詞 / 數量短語共現。我們發現，表達個體接續意義時，“一量一量（的）名”之前不能出現“很多、許多”這樣的數量詞[10]或“數 - 量”短語（* 微風吹落很多 / 一大堆一片一片樹葉）。相反，表達形態描摹解讀時，“一量一量的名”之前可以出現數量詞或數量短語。以下是我們找到的真實文本語料：

(14) a. 下邊一路壁上，掛了許多一束一束的乾藥草，還有兩個乾葫蘆。（BCC）
b. 他叫我隨他一道，打開大櫃門，拉開一個大抽屜，裡面裝滿了一抽屜一紮一紮的新鈔票。（CCL）
c. 將來要是能有一種像液晶屏一樣的，一張一張的“電子紙”，既能滿足實體感，可擦除可永久鎖定，也可以與電子設備無縫連接，說不定會有市場。（BCC）

---

9 一位匿名審稿人提出疑問：是否所有單音節的數詞都能進入該格式？我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因為完全可以仿照例（13a）造出“三層三層的樓房”“四層四層的樓房”等用法。也就是說，只要“數 - 量”在語義上能夠用於描摹事物存在的某種形態，理論上就能進入該格式。

10 “數量詞”指句法功能相當於“數 - 量”短語的詞，如“很多、若干、大量、所有”等，將這類詞獨立為一個詞類的動因，參郭銳（2018）。

差異六：能否變換為“是……的”結構。個體解讀解讀的“一量一量的名”無法變換為“名是一量一量的”格式，如例（3a）若變換為“（被微風吹落的）樹葉是一片一片的”，則只能強迫得到（並不自然的）形態描摹解讀。只有個體接續解讀的“一量又一量”和“一量量”更適於說明這種變換的不合法性：“* 樹葉是一片又一片的 / 一片片的”。

相反，形態描摹解讀的“一量一量的名”可以變換為“名是一量一量的”，如例（3b）可以變換為“（小張平日裡吃的）魚肉是一片一片的”。

在真實文本語料中，我們也找到了很多形態描摹義“一量一量”位於“是……的”結構中的例子，如：

(15) a. 再比如，有一種葉兒分叉的小草，莖上的草葉是一對一對的，分開叉成剪狀，中間是一個小小的鼓結，這就是“剪子鼓棵”了。（CCL）
b. 再說了，人總有老的時候，萬一咱們老了死了，以後的孩子都是一個一個的，連個親人幫襯都沒有。（CC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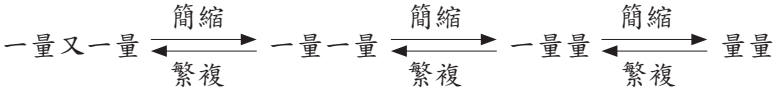
我們認為，以上列舉的差異一至差異四能夠反映“一 - 量”重疊格式有不同的派生來源，而差異五和差異六則表明這兩種來源的“一 - 量”重疊格式在名詞短語結構中實現為兩種不同語義性質的定語。以下兩節分別論述這兩方面的問題。

4. “一 - 量”重疊格式的兩種派生來源

4.1. 我們的工作假設

我們在第 2 節曾介紹，宋玉柱（1981a）在“一量又一量”“一量一量”“一量量”“量量”四種句法格式之間建立起了如下圖所示的派生關係：

圖 1 宋玉柱（1981a）建立的派生關係



宋玉柱先生的觀點有深刻的合理性，也大體為本文所採納。然而，圖 1 所示的派生關係仍有修正的必要和拓展的空間：第一，這一系列派生關係只適用於取個體接續解讀的相關格式，不適用於形態描摹義的“一量一量”，第 3 節中展示的語言事實能夠說明這一點；第二，“簡縮”“繁複”的說法略顯籠統，無法明確格式間具體的派

生機制；第三，這些派生關係還缺乏基於一定方法論的具體論證。為避免上述問題，對於句法格式之間派生關係的論證，本文秉持如下工作假設：句法格式甲和乙之間具有派生關係，需滿足條件（A）二者的句法形式可用該語言中已證實存在的句法派生機制進行關聯，（B）二者的基礎意義相同，或意義差異可用派生機制解釋，（C）二者的句法分佈完全相同，或者存在可解釋的微小差異。

4.2. 個體接續義“一 - 量”重疊格式派生來源分析

第 3 節差異一至差異四已經能夠較為清晰地揭示個體接續義的“一量一量 a”和“一量又一量”“一量量”之間的派生關係（“一量量”進一步派生出“量量”格式的分析留待第 6 節展開）。在上述工作假設的指導下，我們論證這些句法格式的派生關係如下：

（A）這些句法形式可用該語言中已證實存在的句法派生機制進行關聯。先說“一量又一量”和“一量一量 a”之間的關聯。在漢語中，“A 又 B”作為一種帶標記的並列格式，可在一定韻律條件下（A、B 均為雙音節形式時）刪略並列標記即連接性副詞“又”，得到無標記並列格式“AB”，例如形容詞並列格式“高大又威猛”可以刪略“又”得到“高大威猛”。相應地，表達個體接續意義的“一量一量 a”可分析為數量並列格式“一量又一量”刪略連接性副詞“又”派生而來的。

再說“一量一量 a”和“一量量”之間的關聯。在漢語中，“一 - 量”短語中的數詞“一”可在一定句法環境和韻律條件下刪除，例如，當“一 - 量”位於動詞賓語位置時，數詞“一”可以刪除（我買了斤大米）。根據李豔惠、馮勝利（2015），這裡之所以發生“一”的刪除，是因為當“一 - 量”位於動詞賓語位置且讀音較輕時，序列“V- 一 - 量”在韻律層面會（選擇性地）重組為一個音系成分並被緊縮為一個音步，這一重組和緊縮過程使得數詞“一”受到擠壓而完全丟失。我們認為，從“一量一量 a”到“一量量”，也是兩音步形式的“一量一量 a”在韻律層面（選擇性地）緊縮為一音步而丟失“一”的過程。這樣分析的依據是，以上兩種現象在韻律上存在至少兩項平行表現。一是量詞必須是單音節形式，請比較：

(16) a. 我 [$_{foot}$ 買了斤][$_{foot}$ 大米]；* 我 [$_{foot}$ 買了公斤][$_{foot}$ 大米]；
b. [$_{foot}$ 一斤斤][$_{foot}$（的）大米]；*[$_{foot}$ 一公斤公斤][$_{foot}$（的）大米]。

之所以存在這一限制，是因為韻律緊縮的目的在於將雙音步的“[$_{foot}$V 了][$_{foot}$ 一量]”/“[$_{foot}$ 一量][$_{foot}$ 一量]”緊縮為單音步的“[$_{foot}$V 了量]”/“[$_{foot}$ 一量量]”，如果量詞是雙音節的，那麼緊縮後的形式超越了漢語中一個音步的音節數限制（小於等於三個音節）。

第二項平行表現是，“一 - 量”被緊縮之前，其前一音步或後一音步承載重音。先看“V 了一量”：緊縮或者發生在其後名詞承載對比重音或自然重音之時（李豔惠、馮勝利 2015: 5–9），或者發生在 V 自身承載對比重音之時：[11]

(17) a. 後一音步名詞承載對比重音：我 [$_{foot}$ 借了本][$_{foot}$' 書]，不是畫冊。
b. 後一音步名詞承載自然重音：我 [$_{foot}$ 借了本][$_{foot}$' 書]。
c. 前一音步動詞承載對比重音：書我沒買到，去朋友那兒 [$_{foot}$' 借了本][$_{foot}$ 舊的]。

我們發現，“一量一量 a”緊縮為“一量量”，發生在平行的韻律環境下：或者是被緊縮的“一量”的後一音步承載重音，典型環境是“一量（一）量 a”作定語，其後名詞是對比焦點，見例（18a）；或者“一量（一）量 a”自身成為焦點，此時重音在第一個“一量”之上，即重音位於被緊縮音步的前一音步，典型環境是“一量（一）量 a”作方式狀語，見例（18b）：

(18) a. 後一音步承載重音：生產隊賣出的是 [$_{foot}$ 一斤斤][$_{foot}$' 大米]，不是麵粉。
b. 前一音步“一量”承載重音：你需要 [$_{foot}$' 一條條] 去核對原文。

上述韻律環境共性反映出，這一緊縮現象的觸發因素本質上是信息結構帶來的韻律重組：當“一量”前後的音步因成為焦點而承載重音時，較輕的“一量”可以併入前一音步。[12]

（B）這些句法形式的語法意義相同。“一量又一量”“一量一量 a”“一量量”均表達“一個接著一個”的個體接續意義，這一點不必再多說。這一語法意義實際上來源於連接性副詞“又”。在漢語中，重複副詞“又”連接兩個相同的實詞時，能夠帶來同一類事物的個體接續出現的意義，例如動詞短語“看了又看、嘗了又嘗”表達相同的動作前後接續。

（C）這些句法形式的分佈完全相同，或者存在可解釋的微小差異。表達個體接續意義的“一量一量 a”“一量又一量”“一量量”有著完全相同的句法分佈，三者均可作主語、作賓語、作謂語、直接作定語、帶“的”作定語、直接作狀語、帶“地”作狀語。舉例如下：

---

11 李豔惠、馮勝利（2015: 5–9）認為“一 - 量”的緊縮僅發生在前一音步輕、後一音步重的“前輕後重”環境，但據我們的語感，例（17c）這種“前重後輕”的環境也能允准“一 - 量”的緊縮。

12 李豔惠、馮勝利（2015）指出，“V-（了 -）一 - 量”緊縮為“V-（了 -）量”只發生在非正式語體中；而“一量一量 a”緊縮為“一量量”，據我們觀察，對語體無特殊選擇性。這一差異如何解釋，留待未來研究。

(19) “一量一量 a”的句法分佈

a. **作主語：**若電、汽車長時間不來，莫在站牌下愣等，來車定如火車，一列一列首尾銜接，你於距站牌左側三十米處靜候，便可輕鬆登車，且往往比頭車快。（CCL）

b. **作賓語：**後來啊，輔導員換了一個一個，我們在他們互相接手工作的空隙中學會了偶爾睡懶覺，偶爾不去上課，偶爾上課玩玩手機……（CCL）

c. **作謂語：**我陪著她慢慢地走。路燈一盞一盞，柔和而明亮。（CCL）

d. **直接作定語：**從此，一批一批大學生接踵而至，她的客廳成了青年之家。（CCL）

e. **帶“的”作定語：**他接到一疊一疊的來信，這些信的內容是可以想像的。（CCL）

f. **直接作狀語：**他慢慢將飛鏢一把一把插回腰帶。（CCL）

g. **帶“地”作狀語：**我和同學們一顆一顆地數，比較著它們的光芒，看哪顆星星最亮。（CCL）

(20) “一量又一量”的句法分佈

a. **作主語：**倫敦舊書商威爾遜的藏書票藏品又多又精，自己還印製好幾款仕女圖藏書票，有一次問他為什麼一款又一款盡是仕女圖？（CCL）

b. **作賓語：**鄭淵潔汗流浹背，連擦把汗的時間都沒有，簽了一本又一本。（CCL）

c. **作謂語：**正是放暑假的時候，逛商場的學生們一撥又一撥，格外引人注目。（CCL）

d. **直接作定語：**為了逃避波泰蒂耶里魔鬼般的訓練，阿加西折斷了一把又一把球拍。（CCL）

e. **帶“的”作定語：**她望著從眼前飄落的櫻瓣，不禁看得癡了。一瓣又一瓣的櫻花從頂上繽紛飄落，好似下著櫻雨般的美麗。（BCC）

f. **直接作狀語：**在小小的售貨店裡，她一頂又一頂試遍了所有的帽子，而他則耐心地在旁邊饒有興味地看她。（CCL）

g. **帶“地”作狀語：**俯身檯燈下，她一本又一本地捧讀所有描寫昆侖山的文學作品。（CCL）

(21) “一量量”的句法分佈

a. **作主語：**近水處，卻是一大片狗尾草，一叢叢都在吐著大蓬的絮子，迎風搖曳，在烈日下，白得發亮。（CCL）

b. **作賓語：**1985 年的春天，張賀林辦學的決心下定後，學校叫個什麼名字，他整整想了一天一夜，抽了 5 包煙，頭髮抓掉了一綹綹，才起了個“阜陽鄉鎮企業學校”的名字。（CCL）

c. **作謂語：**如今梯田一層層，山嶺穿上了綠衣裳。（CCL）
d. **直接作定語：**人類通過對自己文化能力的提高和建設，相繼戰勝了一種種“身外飛來”的疾病。（CCL）
e. **帶“的”作定語：**晚江把一盞盞的酒擺到托盤上，聽外面一個花兒、一個少年正明著吵嘴，暗著調情。（CCL）
f. **直接作狀語：**一天，兩天，直到一個月，眼看著犛牛一頭頭死去，牧民們仍然只相信轉動經筒，圍著寺廟求神免災。（CCL）
g. **帶“地”作狀語：**各種顏色的漂白布和染色布，正一箱箱地裝車發運。（CCL）

綜上，“一量一量 a”和“一量又一量”“一量量”之間的派生機制可圖示如下：

圖 2　“一量又一量”“一量一量 a”“一量量”之間的派生機制



4.3. 形態描摹義“一 - 量”重疊格式派生來源分析

第 3 節中列舉的差異四顯示，對於形態描摹義的“一 - 量”重疊即“一量一量 b”來說，其中的數詞不限於“一”，因此嚴格來說該格式應命名為“數 - 量”重疊，“一 - 量”重疊只是它的一種（最常見的）具體形式。也就是說，該格式是以“數 - 量”短語為基式，經歷 ABAB 式重疊得到的，這種重疊本質上是一種構造狀態詞[13]的重疊現象。同樣以本節開頭做出的工作假設為方法論證如下：

（A）兩種句法形式可用該語言中已證實存在的句法派生機制進行關聯。實際上，漢語中雙音節句法形式 AB 經歷 ABAB 式重疊成為狀態詞的現象十分普遍，基式 AB 可能是各種語類，如擬聲詞“轟隆”（聽到轟隆轟隆的聲音）、狀態詞“通紅”（臉蛋凍得通紅通紅的），雙音節形容詞也可以通過不完全 ABAB 式重疊即“A 裡 AB”模式構造狀態詞，如“糊塗”（糊裡糊塗）。平行地，形態描摹義的“數 - 量”重疊本質上就是以“數 - 量”短語為基式構造 ABAB 式狀態詞的句法過程。

---

[13] 也稱“狀態形容詞”，如“乾乾淨淨、黑乎乎、通紅、筆直”等。關於這類詞的語法性質，參朱德熙（1956）和郭銳（2018）。

（B）兩種句法形式的語法意義相同。實際上，當帶“的”作定語時，“數 - 量”短語和其 ABAB 重疊式均可以表示事物的某種屬性，從而帶來對名詞的限定性修飾，如“兩層的樓房”和“兩層兩層的樓房”。關於這一點，第 5 節還將繼續深入論述。

（C）句法分佈方面，ABAB 式“數 - 量”重疊格式與其基式即“數 - 量”短語有較大的分佈模式差異，但與一般的狀態詞分佈幾乎相同，除了上文已頻繁列舉的帶“的”作定語外，[14] 還可以帶“的$_2$”作謂語、帶“的$_2$”作補語、直接作狀語、帶“的$_2$/ 地”作狀語等（參朱德熙 1956），舉例如下：

(22) “一量一量 b”除帶“的”作定語外的句法分佈

a. **帶“的$_2$”作謂語：**由於經過數百年風吹雨打，板縫之間已經形成一個個豁口，留下的城牆一垛一垛的，排列整齊，伸向遠方，殘缺有序，遠遠看去就象一排飽經蒼桑的老人在訴說著遠久的歷史。（CCL）

b. **帶“的$_2$”作補語：**她的眉毛又粗又黑，頭髮燙得一卷一卷的。（CCL）

c. **直接作狀語：**一次上傳多張照片看不清，兩張兩張上傳。（CCL）

d. **帶“的$_2$/ 地”作狀語：**這輪船頗大，是專備湖裡用的，設備很整潔，船面上一列一列的排了許多椅子備旅客坐。（CCL）

綜合例（19）至例（22），“一量一量 a”“一量又一量”“一量量”“一量一量 b”這四種格式的句法分佈可總結為下表：

表 1 本節所討論的四種格式的句法分佈模式

	一量又一量	一量一量 a	一量量	一量一量 b
作主語	＋	＋	＋	－
作賓語	＋	＋	＋	－
作謂語	＋	＋	＋	＋（的$_2$）
作補語	－	－	－	＋（的$_2$）
直接作定語	＋	＋	＋	－
帶“的”作定語	＋	＋	＋	＋
直接作狀語	＋	＋	＋	＋
帶“地”作狀語	＋	＋	＋	＋

[14] “數 - 量”重疊格式作定語是限制性定語，但一般的狀態詞作定語是描寫性定語，此外，“數 - 量”重疊格式可以分佈於“是……的$_3$”結構，一般的狀態詞不具有這些分佈（朱德熙 1956）。為何“數 - 量”重疊格式具有偏離一般狀態詞的這兩種表現，我們還不能給出解釋，留待未來研究。

上表中的句法分佈模式再次表明，將表達個體接續意義的“一量又一量”“一量一量 a”“一量量”分析為具有派生關係的系列格式，與表達形態描摹意義的“一量一量 b”對立起來，能夠得到語言事實的充分支持。

綜合上述分析，“一量一量 b”的派生來源可圖示如下：

圖 3　“一量一量 b”的派生來源



5. “一 - 量”重疊格式的結構歧義反映兩類定語的範疇對立

在第 4 節中，我們利用第 3 節列舉的差異一至差異四，論證了“一 - 量”重疊格式具有如下結構歧義：表達個體接續義的“一量一量 a”派生自“一 - 量”短語的並列格式“一量又一量”，即此時的“重疊”源於並列性副詞“又”的隱現，是一種偽重疊現象，且雙音步的“一量一量 a”在特定的韻律結構中還可進一步緊縮為單音步的“一量量”；表達形態描摹義的“一量一量 b”實際上是雙音節的“數 - 量”短語經歷 ABAB 式重疊構造出的狀態詞。

從兩者各自的派生來源可推知，在名詞短語結構中，“一量一量 a”及其派生格式與一般的數量名結構中的“數 - 量”短語位置相同，而“一量一量 b”則與一般的屬性定語位置相同。實際上，第 3 節列舉的差異五和差異六反映的就是這一點。差異五顯示，“一量一量 a”及相關派生格式不能與數量詞或“數 - 量”短語共現，而“一量一量 b”則可以與數量詞或“數 - 量”短語共現，這直接說明了“一量一量 a”本質上就是一種數量定語。差異六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一量一量 a”不能進入“是……的”結構，相反“一量一量 b”可以進入“是……的”結構，而一般的數量定語和屬性定語的也表現出平行的差異（朱德熙 1956）：

(23) a. 數量定語：* 蘋果是三個的 / 許多的 / 大部分的。[15]
　　b. 屬性定語：蘋果是大個的 / 紅色的 / 酸的。

實際上，已有很多研究指出，“數 - 量”短語自身就有數量定語和屬性定語兩種分佈（Jiang 2008；Li 2013；金晶 2016；張福通、李旭平 2019），舉例如下：

[15] 可以說“蘋果是很多的”，但這裡的“的”是表達確認語氣的“的”，不是“的 $_3$”。

(24) a. 數量定語：他一口氣吃了五磅的西瓜。
b. 屬性定語：他每次只挑五磅的西瓜，三磅的不要。

在上述例句中，當“五磅”作數量定語時，指的是西瓜的總重量，而作屬性定語時，指的是單個西瓜的重量。

數量定語之後的“的”不強制出現，並且當“的”出現時，其後中心語名詞不能承前刪略；相反，屬性定語之後的“的”強制出現不能刪除，並且這個“的”可以允准中心語名詞承前刪略（Li 2013；金晶 2016）。[16] 舉例如下：

(25) 數量定語和屬性定語之後“的”的強制性差異
a. 數量定語：他一口氣吃了五磅西瓜。
b. 屬性定語：* 他每次只挑五磅西瓜，三磅的不要。
(26) 數量定語和屬性定語“的”後中心語承前省略的差異
a. 數量定語：* 西瓜，他一口氣吃了五磅的。
b. 屬性定語：西瓜，他每次只挑五磅的，三磅的不要。

有趣的是，“一量一量 a”及其派生格式與“一量一量 b”展現出完全平行的對立。首先，“一量一量 a”以及“一量又一量”“一量量”之後的“的”字不強制出現，而“一量一量 b”之後的“的”字強制出現，相關論述已見第 3 節差異三；其次，“一量一量 a”以及“一量又一量”“一量量”之後出現“的”時，中心語名詞不能承前刪略，而“一量一量 b 的”之後的中心語名詞可以承前刪略。舉例如下：

(27) a. * 蘋果，小張吃完了一袋又一袋的 / 一袋一袋的 / 一袋袋的。
b. 蘋果，小張吃完了一瓣一瓣的，留下了整隻的。

這種平行性進一步說明，“一 - 量”重疊格式與一般的“數 - 量”短語一樣，可以分佈於數量定語和屬性定語兩種句法位置。

---

[16] Li（2013）對上述現象的解釋是：屬性定語之後的“的”是修飾語標記“的$_3$”（朱德熙 1961），而數量定語之後的“的”是一種後句法的音系插入成分，之所以插入“的”，是為了在音系層面表徵“數 - 量”成分的焦點地位，因此只有“數 - 量”成為焦點時才出現；這種後句法操作在發生時機上晚於名詞刪略——如果在句法上已發生名詞的承前刪略，就意味著“數 - 量”成分在音系層面已經具有了獨立的地位，那麼“的”字插入也就失去了促使其發生的音系動因。因此，Li 指出，嚴格來說，並不是“的”字插入不能允准名詞刪略，而是名詞刪略不能允准“的”字插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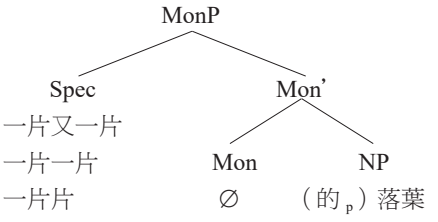
從理論上看，這兩類定語的句法位置和語義解讀均有顯著差異。Schwarzschild（2006）在英語中對這一句法語義差異的本質做出了深刻的揭示。英語中“數詞 - 單位詞”短語如“four feet”（四呎）在名詞結構中也有兩種分佈：一是與名詞形成偽部分結構（pseudo-partitive），如“four feet of string”（四呎繩子），二是與名詞形成屬性修飾結構，如“four-foot string”（四呎的繩子）。在這兩種結構中，“數詞 - 單位詞”短語測定的物理量有顯著的本體性質差別：在偽部分結構中，“four feet”指的是事物的總長度，在屬性修飾結構中，“four-foot”指的是事物個體的長度。Schwarzschild 用單調性（monotonicity）概括這兩種測量維度的區別：總長度的量隨著事物自身數量的增加而單調遞增，如“four feet of string”加“four feet of string”是“eight feet of string”；而個體的長度卻不隨事物數量的增加發生改變，如“four-foot string”加“four-foot string”不是“eight-foot string”，而只是“(two) four-foot strings”。

Schwarzschild 進一步指出：句法方面，表個體長度的“four-foot”是名詞的屬性修飾語，即名詞的附接語，證據是其中的單位詞“foot”沒有數的形態變化，這是附接語環境的典型特點（對比“three-year old children”）；而表總長度的“four feet”是名詞的某種內論元，其語義角色可以刻畫為“測量者”，由功能中心語 of 引入，其語類標籤 Schwarzschild 記為 Mon，即單調性的前三個字母，以表徵其語義屬性，four feet 位於 Spec MonP 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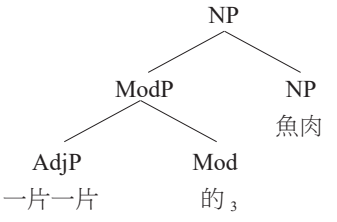
本文揭示的“一 - 量”重疊格式的異構現象，在語義上完全平行於英語“數詞 - 單位詞”短語的兩種解讀，即事物總量和事物個體屬性；二者在句法表現上也表現出顯著對立，如形態描摹義的“一量一量 b”強制要求修飾語標記“的$_3$”出現，說明這一句法 - 語義鏈結具有跨語言的平行表現。平行地，“一量一量 a”“一量一量 b”這兩種同形異構格式的句法分佈可依照 Schwarzschild 的方案表徵如下：

(28) “一 - 量”重疊格式的兩種句法分佈

a. 一片（又）（一）片（的$_p$）落葉



b. 一片一片的$_3$魚肉



6. 拓展：量詞重疊的同形異構現象

量詞重疊（個個都好 | 朵朵葵花向太陽）是如何派生出來的？對於這一問題，第 2 節介紹的宋玉柱（1981a）給出了一項十分有代表性的分析。該研究認為，“量量”同

樣派生自“一量”短語並列格式“一量又一量”，即“量量”位於系列簡縮操作“一量又一量→一量一量→一量量→量量”的末端，這四個格式表義的平行性，參第 2 節例（4）。

然而，從第 4 節提出的工作假設出發，我們發現，“量量”的派生來源並沒有這麼單純。從句法分佈的角度看，“量量”的分佈模式雖然基本平行於“一量（又）（一）量”，但也有重要差異。“量量”格式具有以下句法分佈：作主語、作謂語、直接作定語、帶“的”作定語、直接作狀語、帶“地”作狀語。舉例如下：

(29) “量量”的句法分佈

a. **作主語：**工人們說：“過去一人一把尺，把把不準確；現在是一人一把尺，把把都一致。”（BCC）

b. **作謂語：**這時正值天色傍晚，四顧茫茫，足下山路崎嶇、頭上霞雲朵朵，遠望煙霧繚繞之中，果有兩松挺立青翠魁偉。（CCL）

c. **直接作定語：**杯杯清涼可口的泉水，更增添了工人們欲與天公試比高的幹功。（CCL）

d. **帶“的”作定語：**院圍豔麗的玫瑰，叢叢的花木都經過湯姆精心栽種和修剪。（CCL）

e. **直接作狀語：**“波地”的一聲，宙斯將全身勁力爆出，把小蛇震得截截斷碎。（CCL）

f. **帶“地”作狀語：**在劇情發展中，終於層層地剝去了“阻力”的外殼，而顯露出支助的實際力量，成全了愛的願望。（CCL）

刪去不相干的形態描摹義“一量一量 b”，將“量量”的句法分佈情況補入第 4 節的表 1，得到：

表 2 “量量”與“一量（又）（一）量”句法分佈比較

	一量又一量	一量一量 a	一量量	量量
作主語	＋	＋	＋	＋（多）
作賓語	＋	＋	＋	－
作謂語	＋	＋	＋	＋（四字格）
作補語	－	－	－	－
直接作定語	＋	＋	＋	＋（四字格為主）
帶“的”作定語	＋	＋	＋	＋（少）
直接作狀語	＋	＋	＋	＋（四字格為主）
帶“地”作狀語	＋	＋	＋	＋（少）

從上表展示的對應情況可知，“量量”與表達個體接續意義的“一量（又）（一）量”表現出兩點差異：

（一）“量量”作謂語限於四字格形式（霞雲朵朵 | 鼓樂陣陣 | 鮮花束束），且這種四字格都有較強的書面語色彩。在定語和狀語位置上，“量量”與其後的中心語絕大多數情況下也形成四字格（種種現象 | 節節敗退）。馮勝利（2010）、劉麗媛（2024）指出，漢語正式語體的基本韻律構造是“[$_{\text{foot}}$σσ] [$_{\text{foot}}$σσ]”這種左右平衡（均為雙音節）的複合音步，典型例子如“消極怠工、進行改寫、準確把握、務實之舉”等。因此，“量量”在除主語外的句法位置的四字格要求，反映出從“一量量”到“量量”的緊縮，本質上是語體驅動的複合音步構造過程。[17]

（二）“量量”表現出十分明顯的主賓語不對稱現象——“量量”獨立作主語的例子在語料庫中十分普遍，出現頻率遠遠高於“一量又一量”“一量一量 a”“一量量”獨立作主語的情況，同時“量量”絕不充當賓語，這也與“一量又一量”“一量一量 a”“一量量”不同。我們認為，這一主賓語不對稱的現象反映出“量量”還有另外一種派生來源，即獨立作主語的“量量”並非來自於“一量量”的緊縮。

當“量量”格式獨立出現在主語位置，其功能一般是回指前文中的名詞成分，或者作為小主語複指同一小句中的大主語，舉例如下：

(30) “量量”作主語起回指功能舉例
　a. 她使用半自動步槍 60 秒打 40 發子彈，發發 10 環。（CCL）
　b. 他寫了一封又一封信，封封遭到拒絕。（CCL）
(31) “量量”作主語起複指功能舉例
　a. 應試教育下的家長個個心急如火，孩子學習成績成為家庭的頭等大事，而且，也要列入家庭的重要經濟支出計劃。（CCL）
　b. 肉好功夫高的，成品片片完整，乾香鮮辣，蒜香撲鼻。（CCL）

以上各例中，“量量”作為主語表達分配性的全稱量化意義——先行詞的每個個體都具有謂語所表達的屬性。

第 2 節中提到，“一量一量 a”及其派生格式在主語位置也能取得“每一”的解讀，這種解讀實際上是個體接續意義和主語位置互動產生的綜合義。那麼，相同的邏輯是

17　感謝匿名審稿人提供相關分析思路和前人文獻。實際上，除作主語這一分佈外（這一分佈另有派生來源，見下文），“量量”在其他句法位置上也有正式體的要求，這進一步說明“一量量”到“量量”的韻律過程是語體驅動的。

否能平行地用於分析例（30）（31）中的現象呢？我們認為不能。首先，這種平行性在賓語位置無法建立起來，“一量（又）（一）量”也能在賓語位置表達回指/複指（當然在賓語位置無周延解讀），但“量量”絕不出現在賓語位置。其次，這種平行性得不到使用頻率的支援：“量量”在主語位置作回指詞/複指詞是十分普遍的現象，是“量量”最為典型的用法，但“一量（又）（一）量”獨立作論元表達回指/複指的用例在語料庫中較為稀少，如果認為二者獨立作論元是平行的現象，很難解釋為何存在如此大的使用頻率差異。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這種平行性也得不到意義表達的支持，隋娜、胡建華（2017: 30）指出，在以下兩種用法中，“量量”格式所表達的數目存在差異：[18]

(32) a. 河裡生長著朵朵蓮花。
b. 那河中的蓮花，朵朵停靠著一隻蜻蜓。

例（32a）中“朵朵”表達的實際上就是本文所說的個體接續意義，這一意義一定附帶著數目“多”的伴隨義（回看第 2 節），即場景中的蓮花一定是很多朵；但是在例（32b）所描述的場景中，蓮花的數目可以是兩三朵這種小數目。

我們贊同隋、胡文的語感判斷。語料庫中的真實語料也能支持這一判斷：

(33) a. 來，咱們再痛飲三杯，杯杯見底兒，底兒不乾的受罰！（CCL）
b. 愛人嫌煙霧太大，問：“你點了兩盤還不夠，怎麼盤盤兒都是兩頭點，兩頭冒煙？”（CCL）

上述現象反映出，當“量量”格式獨立作主語時，其分配性全稱量化意義是該格式自身的語法意義，並不是個體接續意義與主語位置互動產生的綜合義。因此，“量量”格式實際上也是一種同形異構格式，表達個體接續義的“量量 a”派生自“一量又一量”的一系列緊縮，而全稱量化意義的“量量 b”另有其派生來源。

實際上，在漢語中，單音節名詞的重疊也能表達分配性的全稱量化意義，舉例如下：

---

[18] 例（32b）中的句子，隋、胡文中的原句是“朵朵蓮花上都有一隻綠色的蜻蜓”，在我們的語感裡，這句話依然有“多量”意義。我們認為，只有在回指/複指用法裡，“量量”表達的才是真正的分配量化意義。

(34) a. 記者在採訪時所看到的春節後開往廣東的包車幾乎車車超載。（CCL）
b. 洋山大隊改進評工記分辦法，並加強政治思想工作之後，進一步推動了生產，出現了隊隊爭上游，人人爭出勤的新氣象。（BCC）
c. 更直接地說，就是：罵聲、怨聲、讚聲，聲聲都聽；好事、難事、窩囊事，事事都幹。（CCL）
d. 對此，馬鴻鳴把這形象地比喻為“千手佛”，即長起千隻手，手手都稱雄。（CCL）

例（34）列出的名詞重疊現象和全稱義的量詞重疊現象之間存在一系列平行性：（一）表義方面，二者都表達分配到個體的全稱量化意義；（二）韻律方面，二者的基式都必須是單音節形式；（三）分佈方面，二者都只能用於主語位置；（四）用法方面，二者都用為回指詞或複指詞。[19] 此外，這兩種重疊格式在語篇中常常形成對舉關係：

(35) a. 於是乎桌桌開懷暢飲、人人放聲高歌，彼此都一掃往日的矜持和端莊，熱鬧呀。（BCC）
b. 5 年來，小到像霍憲庭這樣一家一戶的事，大到涉及百萬市民利益的事，市政府都通過市長公開電話這條熱線，基本做到件件有著落，事事有回音。（CCL）

上列對舉現象的存在，能夠佐證這兩種重疊現象派生自同一種句法機制。

名詞和量詞的共性是什麼？ Chierchia（1998）基於漢語中普遍的光桿名詞論元現象，指出漢語的名詞應分析為實體詞；而另一方面，量詞也有實體詞的用法，例如：

(36) a. 蘋果論個賣還是論斤賣？
b. 小攤上有成堆的花生。

上例中，量詞作動詞“論、成”的賓語，指涉作為一類抽象實體的單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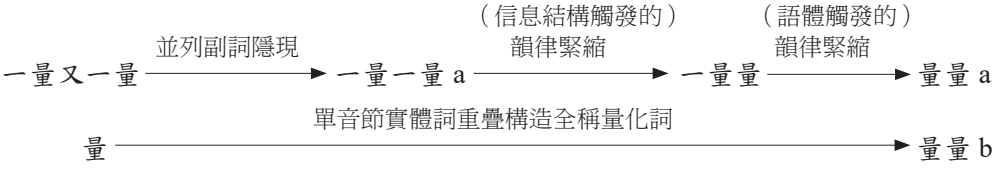
---

[19] 一位匿名審稿人提出，在他的語感裡，名詞重疊並不強制用作回指詞或複指詞，但就我們搜集的真實語料來看，名詞重疊幾乎總是回指或複指用法（參考例（34）（35）中的句子），唯一的例外可能是“人人”（如：保護環境，人人有責），這很可能是“人人”這一格式獨有的特點。

因此，以上例舉的名詞重疊和量詞重疊，本質上都是單音節實體詞重疊，這種重疊得到帶有複指 / 回指功能的全稱量化詞。

綜合上述分析，量詞重疊格式的同形異構可以圖示如下：

圖 4 量詞重疊的同形異構



7. 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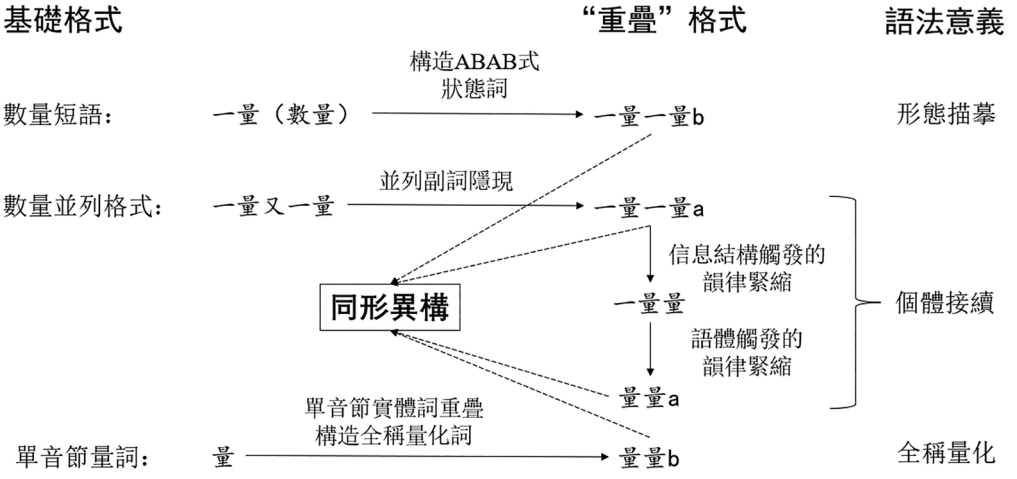
本文的主要觀點可以總結如下：

（一）表達個體接續意義的“一 - 量”重疊格式（一片一片的樹葉）派生自數量並列格式“一量又一量（的名）”（一片又一片的樹葉），因此是一種偽重疊現象；該格式在特定信息結構或語體環境下可進一步緊縮派生出“一量量（的名）”（一片片的樹葉）和“量量（的名）”（樹葉片片墜落），後者即表達個體接續意義的量詞重疊格式，本質上也是偽重疊。（宋玉柱 1981a）這一系列格式在漢語名詞短語中充當數量定語，表達中心語名詞的單調維度性質（總體性質），句法上是名詞的測量義內論元。

（二）表達形態描摹意義的“一 - 量”重疊格式（一片一片的魚肉）和表達全稱量化意義的量詞重疊格式（魚肉片片完整）是真正的重疊現象：前者由基式“一 - 量”經歷 ABAB 式重疊派生而來，其中的數詞不限於“一”（兩層兩層的樓房 | 半截半截的卡片），這一派生過程反映的是重疊雙音節詞彙或短語構造狀態詞的句法機制，漢語中平行的現象如重疊雙音節擬聲詞構造狀態詞（轟隆→轟隆轟隆），該重疊形式在漢語名詞短語中充當附接語，表達中心語名詞的非單調維度性質（個體性質）；後者由基式“量”經歷 AA 式重疊派生而來，反映的是重疊單音節實體詞構造全稱量化詞的句法機制，漢語中平行的現象如重疊單音節名詞表達全稱量化意義（人人有責 | 事事關心），這種全稱量化詞只能獨立作主語論元，起到複指或回指功能。

綜合全文的分析，我們在與量詞相關的重疊（與偽重疊）現象中，發現了兩組同形異構格式。全文的觀點可總起圖示如下：

圖 5 各類包含量詞的“重疊”格式之間的派生關係



鳴謝

本文蒙郭銳先生、李大勤先生指導，兩位匿名審稿專家和任荷、陳海妮、楊井璨等學友給與重要修改意見，謹致謝忱。文責自負。

參考文獻

車飛、宗守雲。2026。主觀性敏感標記“的”：以“數量 + （的）+ 名”為例。世界漢語教學 3。352–366。Fei Che & Shouyun Zong. 2026. Zhuguanxing mingan biaoji “de”: Yi “shuliang + (de) + ming” wei li. *Shijie Hanyu Jiaoxue* 3. 352–366.

馮勝利。2010。論韻律文體學的基本原理。當代修辭學 1。25–36。Shengli Feng. 2010. Lun yunlüwentixue de jiben yuanli. *Dangdai Xiucixue* 1. 25–36.

郭繼懋。1999。再談量詞重疊形式的語法意義。漢語學習 4。6–9。Jimao Guo. 1999. Zaitan liangci chongdie xingshi de yufa yiyi. *Hanyu Xuexi* 4. 6–9.

郭銳。2018。現代漢語詞類研究（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Rui Guo. 2018. *Xiandai Hanyu Cilei Yanjiu*, xiuding be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郭銳。2022。虛詞義項劃分的原則。世界漢語教學 4。435–450。Rui Guo. 2022. Xuci yixiang huafen de yuanze. *Shijie Hanyu Jiaoxue* 4. 435–450.

金晶。2016。漢語“度量短語 + ‘的’ + 名詞”的再分類。當代語言學 2。216–232。Jing Jin. 2016. Hanyu “duliang duanyu + ‘de’ +mingci” de zaifenlei. *Dangdai Yuyanxue* 2. 216–232.

李豔惠、馮勝利。2015。“一”字省略的韻律條件。語言科學 1。1–12。Yanhui Li & Shengli Feng. 2015. “Yi” zi shenglüe de yunlü tiaojian. *Yuyan Kexue* 1. 1–12.

劉麗媛。2024。漢語正式體的基本韻律構造：平衡律與複合音步。語言教學與研究 2。61–74。Liyuan Liu. 2024. Hanyu Zhengshiti de jiben yunlü gouzao: Pinghenglü yu fuhe yinbu.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2. 61–74.

宋玉柱。1981a。關於數詞“一”和量詞相結合的重迭問題。見現代漢語語法論集，1–19。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Yuzhu Song. 1981a. Guanyu shuci “yi” he liangci xiang jiehe de chongdie wenti. In *Xiandai Hanyu Yufa Lunji*, 1–19. Tianjin: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宋玉柱。1981b。關於量詞重迭的語法意義。見現代漢語語法論集，126–132。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Yuzhu Song. 1981b. Guanyu liangci chongdie de yufa yiyi. In *Xiandai Hanyu Yufa Lunji*, 126–132. Tianjin: Tianjin Renmin Chubanshe.

隋娜、胡建華。2017。量詞重疊的句法。中國語文 1。22–41, 126–127。Na Sui & Jianhua Hu. 2017. Liangci chongdie de jufa. *Zhongguo Yuwen* 1. 22–41, 126–127.

吳芸莉。2018。現代漢語情態語義分析。北京：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Yunli Wu. 2018. *Xiandai Hanyu qingtai yuyi fenxi*. Beijing: Beijing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張福通、李旭平。2019。“數 + 量 + 之 / 的 + 名”的歷時語義演變。語言暨語言學 3。470–493。Futong Zhang & Xuping Li. 2019. “Shu + liang + zhi/de + ming” de lishi yuyi yanbian. *Yuyan ji Yuyanxue* 3. 470–493.

朱德熙。1956。現代漢語形容詞研究。語言研究 1。83–111。Dexi Zhu. 1956. Xiandai Hanyu xingrongci yanjiu. *Yuyan Yanjiu* 1. 83–111.

朱德熙。1961。說“的”。中國語文 12。1–16。Dexi Zhu. 1961. Shuo “de”. *Zhongguo Yuwen* 12. 1–16.

Chierchia, Gennaro. 1998. Reference to kinds across languages.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6(4). 339–405.

Jiang, Li. 2008. Monotonicity and measure phrases in Chine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1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IsCLL-11),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Taiwan, 23–25 May.

Li, Yen-Hui Audrey. 2013. P-insertion and ellipsis.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34(2). 99–128.

Schwarzschild, Roger. 2006. The role of dimensions in the syntax of noun phrases. *Syntax* 9(1). 67–110.

Zhang, Niina Ning. 2013. *Classifier structures in Mandarin Chinese*. Berlin & Boston: De Gruyter Mouton.

The Categorical Contrast between Two Types of Modifiers in Chinese Noun Phrases: A Study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Homonymy in "*Yi*-Classifier" Reduplication

Qi Hao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structural homonymy in "*yi*-classifier" reduplication as its point of departure, analyzing two types of modifiers within Chinese noun phrases – quantificational and attributive – with respect to their distinct syntactic behaviours and semantic properties. The "*yi*-classifier" reduplication is an ambiguous construction that encodes either the meaning of "sequential individuation" (e.g., *Weifeng chuiluo yi-pian-yi-pian de shuye* 'The breeze blew down the leaves one by one') or the meaning of "appearance depiction" (e.g., *Xiao Zhang zhi chi yi-pian-yi-pian de yurou* 'Xiao Zhang only eats fish in thin slices'). These two interpretations exhibit systematic syntactic differences. Building on these syntactic contrasts, we argue that the "*yi*-Cl-*yi*-Cl a" with sequential-individuation reading derives from a reduced form of the coordinative quantificational structure "*yi*-Cl *you yi*-Cl", which can further condense into "*yi*-Cl-Cl" and "Cl-Cl". In contrast, the "*yi*-Cl-*yi*-Cl b" with appearance-depiction reading is a state adjective derived via ABAB-style reduplication of the Num-Cl phrase "*yi*-Cl". This structural homonymy reflects a fundamental categorial opposition between quantificational and attributive modifiers in noun phrase structure: "*yi*-Cl-*yi*-Cl a" (as a quantificational modifier) expresses collective properties of entities, occupying the syntactic postion of the internal argument of NP, whereas "*yi*-Cl-*yi*-Cl b" (as an attributive modifier) encodes individual properties, occupying an adjunct postion of NP. Our analysis also sheds light on the derivational origins of bare classifier reduplication (Cl-Cl).

Keywords

"*yi*-classifier" reduplication, bare classifier reduplication, structural homonymy, quantificational modifier, attributive modifier

通訊地址：北京 海淀區 首都師範大學 文學院
電郵地址：6834@cnu.edu.cn

收到稿件日期：2025年11月11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6年7月21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6年7月30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6年9月1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10月30日

2026年10月　第105卷 第4期　　1055
October 2026　Volume 105 Number 4　　DOI: 10.65961/crcl-2026-0050

漢語猜測行為及其認識立場標記“我猜”

方清明[i*]、陳　鈺[i, ii]

華南師範大學[i]、廣西幼兒師範高等專科學校[ii]

提要

文章認為“猜測”是一種與推理、判斷並列的重要的認知行為，猜測行為具有不確定性、主觀性、快速自動性、易出錯等特徵。漢語猜測動詞具有 [+ 不確定性][+ 趨果性][+ 證據不充分性] 等語義特徵，句法上一般不接受否定刻畫，也無程度之別；既可以與低確信情態成分共現，也可以與高確信情態成分共現。我們通過 200 個對話用例描寫“我猜”類立場標記，發現不同序列位置上“我猜”的功能不盡相同。起始位置“我猜”用於回應與繼續相關話題，表達推斷性發現或結論；中間位置“我猜”用於插入或擴展相關話題，引出一個新的推測性結論；末尾位置“我猜”作為追補成分，用於補充相關話語，明示話輪結束。“我猜”後續小句主要是表達概率的事件小句。整體上，“我猜”具有委婉緩和功能。“你猜”“你猜怎麼著”具有交互主觀功能。文章認為，立場標記並非預先準備好的，而是在話語序列中構建的，在主體間對話交織中浮現的。

關鍵詞

猜，猜測，我猜，認識立場標記，話語組織

* 方清明為本文通訊作者。

© 2026 方清明、陳鈺。本文根據 Creative Commons 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 禁止改作 4.0 國際協議授權。

1. 引言

方梅（2005）指出，認證義動詞帶有“到、完”這類準時體標記的動詞如果有謂詞賓語，一般為一個短語，其中的一個例子是“我猜到你今天會來，而且還不是一個人來”。方文認為“猜”是認證義動詞，並描寫其帶後續小句的特點。金世穎（2006）認為“猜測”具有 [+ 心理活動][+ 可能性][– 根據] 等特徵，但我們認為這並不準確，“猜測”在話語中，並非一定沒有根據。姚雙雲（2024）提出可以從“行為本位”進行口語語法研究，並對行為進行了層級分類，其中在推理行為中提及猜測。

多部詞典對猜測動詞有基礎性釋義和辨析，如張壽康、林杏光（2002: 97）列出了“猜”的多種搭配情況。王還（2005: 79）認為“猜”在口語中最常用，不能做主語、賓語，不能受定語修飾；“猜測”可以做主語、賓語；“猜想”除推測，還表示估計、想像，可做主語、賓語，並可用於科學推測命題。馬燕華、莊瑩（2002: 177）認為“估計”是根據客觀存在的情況，對大事小事的未來進行推測，還可以做名詞，指預測的結果；“猜”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一般是對小事的設想，也可以是已經知道結果的情況下故意問別人。

近年來，學界對“我 + 認知 / 感知動詞”充當認識立場標記的情況進行了多角度深入研究，涉及“我覺得、我看、我認為、我相信、我想、我以為、我知道”等。相關重要成果，漢語的如陶紅印（2003），郭昭軍（2004），劉麗豔（2006），徐晶凝（2012, 2020, 2022, 2023），方清明、萬世姣（待刊）等。國外英語的如 Schiffrin（2007 [1987]: 295–309）對 *I mean* 的經典考察，Aijmer（1997）、Simon-Vandenbergen（2000）、Fetzer（2008, 2014）對 *I think* 的持續研究。此外，Kärkkäinen（2007）從話語標記、話語組織對 *I guess* 進行了細緻描寫。上述研究成果加深了人們對這類標記的認識，不過客觀而言，我們發現仍有個案值得深入探討。就目力所及，漢語學界尚未深入系統考察認識立場標記“我猜”的語用功能。

綜上，本文聚焦以下三個問題：1）漢語猜測行為的一般性特徵；2）漢語猜測動詞的句法、語義特徵；3）漢語裏“我猜”的認識立場標記功能。

2. 漢語裏的猜測行為與猜測動詞

2.1. 漢語裏的猜測行為

《現代漢語詞典》（第 7 版）（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 2016: 117）把“猜”解釋為“根據不明顯的線索或憑想像尋找正確的解答”。若要

下一個操作性的定義，我們認為“猜測”就是在不充分或缺乏確定證據的情況下，憑藉有限線索、主觀經驗或直覺，對事物的真相、原因、結果或未來狀態做出或然性的推測。

猜測與推理、判斷都涉及個人心理，但嚴格意義來說三者的內涵有較大不同。在認知心理學上，“推理”是“指個人在思維時根據已有經驗去從事新的推論解釋的心理歷程”（張春興編 2019: 387），推理強調邏輯過程和充分前提，一般來說結論的確定性也較強。如“根據這些腳印和指紋，推出嫌疑人身高約 180cm”，該例的“推出”就不好替換為“猜出”。“判斷”是“根據價值標準或是非標準對人、事、物所作出的善、惡或對、錯等選擇的心理歷程”（張春興編 2019: 410），判斷是對事物情況的斷定（金岳霖主編 1979: 69），判斷需要一定標準，並給出確定的看法或結論。如“根據上述證據，法官認為嫌疑人有罪”，該例中的“認為”就不能替換為“猜測”。

那什麼是“猜測”呢？我們認為猜測是一個心理思維過程，它與“推理”“判斷”相關，如漢語有“猜測”“推測”“推斷”等語義相互關聯的詞語。但值得注意的是，猜測本身並不是推測或判斷，而是與推測、判斷並列的思維形式。根據卡尼曼（2012: 3–11），大腦有兩套系統，直覺性的“系統 1”和理性的“系統 2”。“猜測”大致屬於“系統 1”，易出錯，不確定性強，但是快速、自動。而“推理”“判斷”大致屬於“系統 2”，講究有效性、真實性、正確性，但與此同時也較為緩慢、耗力。由此可見，我們可以進一步認為，“猜測”是當個體面臨不確定性時，無法或不願進行完整的邏輯推理、判斷時，轉而採用一種更為快速、更為省力的心理運作過程，它可以用來填補“不知道”的信息空白，從而形成一個暫時的結論。猜測行為具有不確定性、主觀性、自動性、快速性、易出錯等特徵。

2.2. 漢語猜測動詞的語義特徵

漢語裏猜測動詞大致包括“猜、猜測、猜度、猜想、揣測、揣摸、揣摩、揣想、估測、估計、推測、預測、預計”等，本節以動詞“猜”“猜測”為主要對象，必要時也會涉及其他猜測動詞。

第一，猜測具有不確定性。戴耀晶（2001）指出，猜度句的語義特點是不確定。只有具備不確定性內涵的對象才可能充當猜測的賓語。根據張壽康、林杏光（2002: 97）分析，“猜”的賓語可分為以下五類：1）內心意圖，如“目的、想法、心理、心事、意思、意圖、用心、用意、真意”等；2）事情狀態，如“根由、來龍去脈、內幕、內情、內容、實情、原因、真相、蛛絲馬跡”等；3）與人有關的，如“話語、年齡、身份、職務、職業”等；4）結果類，如“答案、成績、分數、後果、結局、結尾、前

景、運氣”等；5）事情變化，如“減少、降低、提高”等。上述五類賓語都或多或少蘊含不確定性。下面相關用例：

(1) a. 多方猜測普里戈任墜機之謎。| 普里戈任墜機之謎引多方猜測。[1]
b. * 多方懷疑普里戈任墜機之謎。| * 普里戈任墜機之謎引多方懷疑。
c. * 多方相信普里戈任墜機之謎。| * 普里戈任墜機之謎引多方相信。
(2) a. 多方猜測普里戈任墜機與暗殺有關。
b. 多方懷疑普里戈任墜機與暗殺有關。
c. 多方相信普里戈任墜機與暗殺有關。
(3) a. 你猜猜今年的產量有多大？
b. * 你懷疑今年的產量有多大？
c. * 你相信今年的產量有多大？
d. 你覺得今年的產量有多大？

分析例（1）–（2）可知，“普里戈任墜機”是一個客觀事實，但是語言表達層面卻有不同選擇。如“……之謎”具有明顯的不確定性，“猜測”可以與其搭配，而“懷疑”“相信”不能與其搭配，如例（1）。“懷疑”與“相信”均需要說出具體事由，如“與暗殺有關”等，如例（2）。猜測動詞與疑問小句能自然共現，因為疑問小句本身就是不確定的，如例（3）。

第二，猜測具有趨果性。即猜測往往與結果的產生與否有關，形式表現就是，猜測動詞經常與結果類成分搭配。肯定式有“猜出、猜出來、猜到、猜得出、猜得透、猜對了、猜著了、猜中了”，否定式有“猜不出、猜不出來、猜不到、猜不透”。檢索“北京語言大學 BCC 語料庫”發現，肯定形式的“猜出”“猜到”“猜中”頗為高頻，它們都強調猜測結果的達成性，即通過猜測行為，得出說話人之前未知的結論或答案。否定形式的“猜不出”“猜不透”也較為高頻，它們表達說話人由於某種原因，認知受阻或對象複雜，從而導致無法得到某種結果。“猜”一般不與普通補語成分搭配，如不說“猜好、猜壞、猜不好”等。

第三，猜測的證據不充分性。即人們可以有根據地猜測，也可以毫無根據地猜測。如“猜謎”“猜謎語”中的“猜”表示猜測行為，屬於概率遊戲，可以不需要線索或思考。猜測行為不是嚴格的邏輯推理行為，也不是準確的判斷行為。表現在搭配上就

[1] 相關語料來自“北京語言大學 BCC 語料庫 · 對話”（簡稱“BCC· 對話”）、中國傳媒大學“媒體語言語料庫”（簡稱“MLC”）以及我們自己搜集的日常口語語料，共計 200 例，舉例時均標記出處。

是，人們可以說“大膽猜、胡猜、胡亂猜、亂猜、盲目地猜、任意猜、隨便猜、隨意猜、無端猜測”，但是一般不說“亂肯定、隨便判斷、隨意推測”等。猜測不一定需要證據，說話者可能基於他人影響或單純出於意願而做出某些猜測行為，因此猜測也具有快捷性特徵。

2.3. 漢語猜測動詞的句法特徵

“猜測”一般不接受否定刻畫。相比較而言，“相信”類動詞可以受肯定和否定刻畫，並可以構成程度等級連續統，如“特別相信、非常相信、相信、不太相信、不相信”。“猜”與“相信”不同，首先，它不接受否定刻畫，一般不受否定詞限制，“我不猜”“我沒猜”等否定形式的頻率極其低頻。如我們可以說“我猜明天是個晴天”，但是一般不說“我不猜明天是個晴天”。人們的心理默認不啟動猜測行為，只有在某種事物、行為或話語等的刺激下，人們需要啟動“猜測”時，猜測行為才可能出現，這時自然以肯定形式出現。如果啟動猜測的同時，又否定這種啟動，那麼認知上是矛盾的。如“我不猜明天是個晴天”這種否定性行為，在人們的內心是默認的，無需說出的，況且說出“我不猜明天是個晴天”不能提供交際價值，現實情況下基本不用“我不猜 + 小句賓語”。較為特殊的情況是，明確在猜測語境下，當“猜”充當實義動詞，用於針對性回答時可以出現否定形式，如“A：你猜不猜”“B：我不猜”這類用法。這是 B 主動控制“猜”或“不猜”這一行為。

猜測動詞也無程度之別，一般不受程度副詞修飾。不說“* 不太猜測、* 非常猜測、* 很猜測、* 特別猜測、* 有些猜測、* 最猜測”。但可以對猜測的次數、時間進行量化，如“猜了半天、猜了很多次、猜了很久、猜兩次、猜一次、反覆猜、一直猜”等。

猜測既可以與低確信情態成分共現，也可以與高確信情態成分共現。如例（4）和例（5）：

(4) 吧、不一定、大概、或許、可能、也許、應該
(5) 百分之百、會、就是、肯定、一定[2]

[2] 我們還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猜測與高確信情態成分共現存在兩種情況，一是“猜”位於高確信情態成分之前，如“（我）猜百分之百、（我）猜會、（我）猜就是、（我）猜肯定、（我）猜一定”等；二是高確信情態成分插入“我”與“猜”之間，如“我百分之百猜、我會猜、我就是猜、我肯定猜、我一定猜”等。前者的總體頻率遠遠高於後者，且前者“我猜”粘合在一起，表示主觀推斷或發現，漸漸虛化。後者的“猜”基本都是實義動詞用法。

因為猜測本身就有不確定性，因此例（4）的共現用例很好理解。那為何例（5）的用例也很合理呢？徐晶凝（2012）探討“我覺得”時，已經敏銳指出“我覺得”自身表低確信，但在語篇中，它卻並非總是用於引出低確信的看法。低確信的“我覺得”與它所在上下文情態成分的“高確信”，這是看似矛盾的現象。

我們要進一步說明的是，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不止發生在“我覺得”上，也發生在“我猜”上，如例（5）。我們以例（5）中的“（我）猜一定”為例，“猜”具有 [+ 不確定] 的語義特徵，而“一定”卻是確定的，那為何可以說“猜一定”，如“我猜一定會贏”。“猜一定”表面上看似矛盾，但在實際使用中卻非常自然。這啟發我們，儘管“猜”和“一定”都與確信度相關，它們都參與話語的認識立場表達，但是它們很可能處於話語的不同層次和維度。認識立場是通過不同層次，如認識情態標記、證據性標記、評價性辭彙及情感標記共建的。下面進一步看“猜一定”共現的實例：

(6) a. 他贏了。
b. 他會贏。
c. 他一定會贏。
d. 他猜一定會贏。
e. 我猜他一定會贏。
我猜，他一定會贏。
我猜呀，他一定會贏。
他一定會贏，我猜哈。

分析上述例句，（6a）是一個命題，客觀陳述一個已然的事實，與此形成對比的是，（6b）–（6e）都不是客觀陳述，且都不是已然時態，都不能添加表實現的助詞“了”。（6b）表示主觀認定；（6c）中的“一定”加強了這種主觀認定；（6d）中的“他猜”說明這種主觀認定的來源是猜測，而不是基於某種前提條件進行的推理、判斷，因此“猜”與“一定”能共現，表面看似矛盾，實際上因使用層次不同，而能和諧共現。不同句法位置反映出不同的語義及語用功能，因此“我猜”在句子中的位置是解釋其高層謂語化和立場標記功能的重要線索。（6e）中“猜”高層謂語化，“我猜”凸顯言者視角，已經虛化為立場標記。“猜”與“一定”共現，二者的分工不同，“猜”用於建立推測性、主觀性框架。“一定”用於表達確定性、必然性認識。“猜”和“一定”這種看似矛盾的共現，說明語言不是邏輯命題的簡單堆砌，而是一個基於認知和交際的複雜動態生成過程。我們可以認為，“我猜”用於構建一個大的認知立場，其後續部分可以出現其他立場標記。

總之，從句法、語義特徵來看，漢語猜測動詞具有不確定性、趨果性、表現證據的不充分性，一般不接受否定刻畫，也沒有程度之別。“我猜”既可以與低確信情態成分共現，也可以與高確信情態成分共現。

3. 漢語裏“我猜”認識立場標記功能

3.1. “我猜”從實義的主謂結構到認識立場標記

“我猜”在語法化進程中仍保留著原始辭彙意義的痕跡，語義並未完全漂白（bleached），其虛化並不徹底。如“我猜猜、我猜測、我猜出來了、我猜到了、我猜對了、我猜了又猜、我猜想、我猜一下、我猜中了”等實例中“我”為主語，“猜”為謂語，具有實義動詞用法，表示猜測。這些用例中的“我”和“猜”都還保留著字面意義。

不過，“我猜”發生虛化是不爭的事實。曹秀玲（2010）集中探討了“我 / 你 V”從主謂結構到話語標記的演變情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猜”也經歷了從主謂結構虛化為認識立場標記的過程。“我猜”的虛化主要表現如下。

“我猜”的固化與虛化具有高頻效應，高頻是保證某個成分固化的前提條件。我們檢索“BCC 語料庫 · 對話”，漢語裏指涉說話者自身的立場標記較多，頻率如表 1：

表 1 相關立場標記的頻率表現

序號	動詞	我 + 動詞	你 + 動詞	他 + 動詞
1	想 1898275	我想 206584（10.88%）	你想 94419（4.97%）	他想 3444（0.18%）
2	知道 849174	我知道 72049（8.48%）	你知道 48952（5.76%）	他知道 2075（0.24%）
3	覺得 554540	我覺得 19354（3.49%）	你覺得 36593（6.6%）	他覺得 1635（0.29%）
4	以為 166344	我以為 48510（29.16%）	你以為 19955（12%）	他以為 473（0.28%）
5	猜 100413	我猜 17450（17.38%）	你猜 45695（45.51%）	他猜 45（0.04%）
6	相信 75340	我相信 12286（16.31%）	你相信 1922（2.55%）	他相信 33（0.04%）
7	認為 24912	我認為 3571（14.33%）	你認為 3077（12.35%）	他認為 176（0.71%）

整體上看，表 1 的數據都較為龐大，這些心理認知動詞都是口語中的超高頻詞語，其中指涉說話者自身的第一人稱立場標記——如“我猜”“我覺得”“我認為”“我相信”“我想”“我以為”“我知道”均是口語中的超高頻立場類短語。“我猜”有 17450 例，“你猜”有 45695 例。“我猜”這種超高頻共現，為固化連用和虛化奠定了堅實基礎。

從句法位置來看，以前文（6e）為例，“我猜”其位置漸漸左移，其轄域越來越大，其受單句的約束就越來越小，主觀性也越來越強。“‘我猜’從句內主謂結構，到句首，再到句首前位”（方清明 2019: 136），還可以用於句末。作為認識立場標記的“我猜”，不再是對句子的某部分進行主觀性評價，而是對整個句子命題的主觀評價。動態句法觀認為“語言的某個句法結構的線上排列是有限的，當某一成分膨脹，另一部分就很有可能被擠兌”（方清明 2012: 49）。“我猜”的虛化也是由於其他句法成分的膨脹、擠兌造成的。

從語義、語用功能上看，“我猜 + 小句”中的“我猜”發生了明顯虛化。在“我猜 + 小句”中，“我猜”不再是主要成分，“猜”由實義動詞、主要動詞虛化為背景動詞，表示主觀立場。“我猜”之後不能加“了、著、過”結構助詞，不能帶“一下、很久”時量成分。“我猜”不再表達具體行為的猜測，而是引出主觀認定的後續句，並同時表明這個心理歷程是說話者個人的、主觀的，而非基於確鑿證據的。

從插入成分來看，“我猜 + 小句”結合緊密，並無明顯的“主謂結構鬆散”（朱德熙 1982: 95）特點。少量成分可以插入，如“我老猜、我心裏猜、我一直猜”等，但一般不說“* 我倒猜、* 我還真猜、* 我也是猜”。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上述插入成分都能插入“我覺得”。此外，“我猜 + 小句”中，其後可以有停頓，也可以加相關語氣詞。

從語音韻律上看，“我猜 + 小句”中“我猜”可以被編碼為一個獨立的“語調單位”（Tao 1996）。在“我猜”表達中，儘管說話者用“我”來指自身，但主語“我”還是發生了一定的指稱弱化，表現在語音上，“我”一般不重讀，聲調特徵並不實足飽滿。

虛化的“我猜”符合認識立場標記的常規判斷，如：1）常用於話語起始位置（Schiffrin 2007 [1987]: 32）；2）表達一種主觀性和程式性意義，對其進行刪除，不影響句子命題意義；3）作用於語用層面，與語境密切相關；4）能夠組織會話進程，搭建認識立場框架。要說明的是，實義的“我猜”與認識立場標記“我猜”二者並非替代與被替代關係，而是並行使用的互補關係，因為二者自身還有其獨特的語義、語用功能。

3.2. “我猜”的認識立場標記功能

所謂話語標記（discourse markers）是指“話語層面的標記手段，是依存於前言後語、劃分說話單位的界標”（任紹曾 2007: 14）。“我猜”有話語標記用法，本文直接稱為認識立場標記。“我猜”主要是標記信息的主觀猜測性，協調交際中的認知立場和人際互動。本節聚焦“我猜”在日常真實互動中的用法。

首先看不同位置上“我猜”的分佈，如表 2：

表 2 “我猜”話輪位置使用情況

	起始位置	中間位置	末尾位置
用例	114	75	11
百分比	57%	37.5%	5.5%

3.2.1. 不同序列位置上“我猜”的功能

“不同序列位置上語言形式的話語功能有差異”（朱軍 2025: 2）。Kärkkäinen（2007）亦指出，英語“*I guess*”處於話輪首位時，它通常為即將表明的立場或較長的觀點序列構建框架；處於話輪次位時，則預示另一位說話者將提出不同視角。表 2 顯示，漢語裏的“我猜”常用於話輪起始和中間，較少用於話輪末尾。

第一，話輪起始的“我猜”：回應與繼續相關話題，表達推測性發現或結論。我們觀察到的語料顯示，在多個話輪序列中，“我猜”通常不用於第一個話輪，而用於回應話輪。“我猜”在回應話輪中用於起始位置，不僅標誌著一個新話輪的啟動，更意味著承接上一個話輪、繼續相關話題。例如：

(7) G：自己的房本和戶口本一直在兒媳婦手裏攥著，這是要幹什麼啊。
M：戶口本是因為要每月換煤氣，所以自己一直拿著。
G：兒媳婦總是找理由拿著自己的戶口本，說不這樣，戶口本能拿得回來嗎。
M：肯定是老太太指使的，為什麼要這樣，感覺自己被欺騙了。
……
F：我猜他們就是要賣房，猜測，一切陰謀都是為了賣房子。
G：他們就是要霸佔房屋，他們是要把房子賣了。（四月飛絮，2008.04.20）

在詞語搭配層面可以說“任意猜測、無端猜測”，但是在即時話語層面，“我猜”往往基於上一話輪提供的信息進行推測，是一種有因猜測，表現出一種弱證據性、非親歷性。在話語中，說話者會比較關注證據來源，一個“有根據的猜測”遠比一個“隨

機猜測”更適切。“我猜”大致可以解釋為“根據先前話輪、背景信息、當前語境或社會大環境等信息，說話人採用‘我猜’進行推測”。例（7）裏的“我猜”在話輪起始位置，用於回應“關於房子的論述”，並基於上一話輪的信息作出新的推測。自然對話具有時間上的即時性，話語的動態生成性，“我猜”體現了心理上的快速、省力運作的特點。使用“我猜”與否，話語建構的效果不同。若不用“我猜”，那麼例（7）裏“他們就是要賣房”為直接主觀判斷，而使用“我猜”，則明示了說話者的心理猜測過程。

第二，話輪中間的“我猜”：用於插入或擴展相關話題，引出一個新的推測性結論。當一個話輪較長時，說話人講述事件時可以用“我猜”引入一個插入的新話題並展開敘述。“這個話題可能構成一個相對於主故事線索及其發展軌跡的旁支序列或相關題外敘述”（Kärkkäinen 2007: 203–204）。這時“我猜”接近傳信標記，用於開啟稍微的離題或旁支序列，具有即時性、新近發生性。例如：

(8) 竇文濤：香江四少，你們倆到這來。
梁文道：他，再強調一遍。家輝很好，特別為我準備了，找到一本已經絕版的，我猜應該是一個老版本的胡適的《四十自述》，很有意思，而且他知道我喜歡胡適。
竇文濤：遠東圖書。（鏘鏘三人行，2010.12.24）

例（8）中“我猜”用於話輪中間，插入一個旁支話題，即“找到一個老版本的胡適的《四十自述》”。說話人用“我猜”標記上述話題是一個新的推測性結論，這也與“猜”具有趨果性語義特徵有關。

第三，話輪末尾的“我猜”：用於補充相關話語，明示話輪結束。這類用例較少，“我猜”具有話語收束性，語調上呈現降調趨勢。例如：

(9) A：為什麼小麥都已經低頭了，可是玉米苗還那麼小呢？
B：種的時間不一樣吧，我猜。
A：麥子是不是冬麥？是你老家嗎？
B：應該是……冬麥吧。”（BCC 語料庫 · 對話）

例（9）的“我猜”用於話輪末尾，補充說明相關話語來源於猜測。話輪末尾的“我猜”是一種話語延伸（張文賢 2025），具有調節立場的功能。

3.2.2. 從後續小句看“我猜”的功能

我們對 200 例“我猜”的後續小句數量進行了統計，如表 3：

表 3 “我猜”帶後續小句情況

	不帶	1 個	2 個	3 個或以上
用例	11	122	38	29
百分比	5.5%	61%	19%	14.5%

分析表 3 可知，第一，“我猜”有 5.5% 的概率不帶後續小句，也就是用於話輪末尾的情況，此時猜測內容出現在“我猜”之前，“我猜”用於回指前述命題。第二，“我猜”有 61% 的概率帶一個後續小句。第三，“我猜”有 33.5% 的概率帶兩個或兩個以上後續小句。這時候“我猜”對多個後續小句構成的一段話進行立場說明，為整段話定下了主觀猜測的基調。例如：

(10) 主持人：那我們有必要再說回來這 150 年（刑期），因為麥道夫今年 71 歲，即便他能夠活到 100 歲的話，也只能再消受 29 年的刑期。咱們揣測一下，美國之所以對他進行重判，希望要達到一個什麼樣的目的？

申志華：我猜，覺得這個事情是非常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是一個罪孽深重的，麥道夫本人這樣子的做法，我覺得某種意義上要超過次貸，因為他一開始就是處心積慮，所以他判這麼重的刑就是要告誡老百姓，這個事情是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我想通過這個能夠達到這方面的目的吧。（新聞 1+1《麥道夫騙局，拷問的是誰？》2009.06.30）

例（10）裏的“我猜”後的“長後續成分無法從句法上認定它們屬於內嵌成分，因此很難用‘賓語’這個概念來說明它”（方梅 2005: 499）。

我們進一步對“我猜”後續小句的性質進行了分析，如表 4：

表 4 “我猜”後續小句的性質

	概率事件	概率事件與評價兼有	評價小句
用例	176	22	2
百分比	88%	11%	1%

分析表 4 可知，“我猜”的後續小句主要是表達概率的事件小句，部分是在表達概率事件小句時兼有評價，很少帶純粹評價小句。例如：

(11) 陳魯豫：你認為世界上誰最時尚，最時尚的？就是世界上最時尚的男人，女人。
唐娜泰拉：我覺得明星穿范思哲時裝穿的都不錯，男人，我猜應該有很多的男人。
陳魯豫：明白。（魯豫有約，2011.08.29）

(12) 黃歡：這個我估計是真的。
主持人：你就猜吧。
丁廣泉：這個村估計是真的。
黃歡：我猜你是對的。
主持人：他是真的。正確答案是？
王柏林：我是真的。（鄉約，2012.03.02）

例（11）用例很典型，“我猜”的後續小句是“應該有很多的男人”，這是一個概率事件小句，而非直接評價。巧合的是，例（11）中也有“我覺得”用例，它帶後續小句“明星穿范思哲時裝穿的都不錯”，是一個評價小句，而非概率事件小句。上例中的“我覺得”不太能替換為“我猜”，這說明“我猜”的後續小句主要表示概率事件。由於概率事件中很可能也有評價，因此“我猜”後續小句有兩者兼有的情況，如（12）“我猜”後續小句“你是對的”確實是個評價，但是整個話語也表達猜測，因此“我猜”的後續小句兼有概率事件與評價功能。如果對評價取寬泛定義，或許猜測也是一種評價，其重點不是對好壞、對錯的評價，而是一種對概率事件的評價。

Van Valin（2005: 183）和 Guerrero（2008）從語言類型學角度指出，因賓語從句類型的不同會帶來與主要動詞緊密度之間的差異，即賓語從句具有層級性。如從事件層級來看，簡單性事件短語 > 並列性事件 > 序列性事件（sequential）> 非具體性事件（“>”表示緊密度高於），“所謂控制度是指動詞對它引導的賓語小句的影響程度，表現為引導賓語小句的動詞與其後續小句之間的共變關係”（方梅 2005: 499）。共性方面，“我猜”與“我覺得”都屬於評價，都屬於較弱控制度等級。差異方面，“我覺得”可帶多個評價小句、有多種停頓位置、可以易位。與之相比，“我猜”多數時候帶一個概率事件小句、其後停頓較少、較少易位。“我猜”的控制度要稍強於“我覺得”。[3]

[3] 值得注意的是，“覺得”與“猜”在作為實義動詞時亦有差異，“覺得”後一般不帶時體標記，而“猜”後可以帶準時體標記“到、完”等，如可以說“我猜到、我猜完”，但一般不說“* 我覺得到、* 我覺得完”。

3.2.3. “我猜”具有委婉緩和功能

“猜”具有不確定性，低確信意味著話語留有餘地，因此“我猜”整體是具有委婉緩和功能。例如：

(13) a. 你這樣做是錯的。
b. 我猜你這樣做是錯的。
c. 我猜這樣做可能會有點問題……（自擬）

例（13a）具有面子威脅性，是顯性斷言，語氣強硬，容易引發聽話人的反感。例（13b）裏的“我猜”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這種威脅性。例（13c）則採用了更加委婉的策略，減弱話語的強加性，表達委婉與協商，主動降低說話人話語的確定性，以維護和諧的對話氛圍，從而給雙方留有餘地。當話輪內容涉及觀點、建議、批評或拒絕時，“我猜”可以起到緩和作用，使話語聽起來不那麼武斷、直接。表示委婉緩和的“我猜”前後可以有相關低確信成分共現，如“吧、大概、或許、會不會、可能、可能性、是吧、是不是、也許、應該、有可能”等。例（13c）出現的低確信成分是“可能”。

3.2.4. “你猜”“你猜怎麼著”的交互主觀功能

我們統計的語料中，還發現“你猜”“你猜怎麼著”等標記表達了一種交互主觀性功能（inter-subjectivity function），所謂“‘交互主觀性’就是在言語交際過程中說話人對聽話人‘自我’的關注，即關注聽話人對所說內容可能持有的態度及其‘面子’或‘形象需求’”（Traugott 2003: 128），表現為說話人在言語過程中會考慮聽話人的交際背景與預期反應。“你猜怎麼著”主要是從聽話人視角進行言說，說話人認為相關信息是聽話人所不知道的，這時說話人使用“你猜怎麼著”以開啟新話題，敘述新信息。例如：

(14) 立新：地面人員呢，也不知道飛機裏面出什麼事了，他們就按著自己應該有的步驟過去之後，把這艙門一打開，打開之後，一看裏面那場面，啊，怎麼這樣了？
初陽：怎麼了？
立新：你猜怎麼著，裏面十幾個乘客打成一鍋粥了。（話裏話外，2010.10.09）
(15) 宋洋：我剛一出門，問咱們台同事，我說超市開門嗎？說不知道，可能今天早下班，我說我去看看吧。結果你猜怎麼著？裏邊人山人海，超市最多的人在哪兒？就是賣乾果的地方，大家都在買瓜子、夏威夷果。（城市零距離——奧運會，2008.08.09）

例（14）說話人用“你猜怎麼著”，不僅告訴聽話人新信息“乘客打成一鍋粥”，而且把這種新信息作為一種結果進行敘述。例（15）“你猜怎麼著”前面出現了“結果”標記，且“裏面人山人海”是出乎說話人意外的信息，說話人把這個信息包裝成新信息，並作為一種結果介紹給聽話人。上述用法的“你猜怎麼著”虛化程度很高，相關構成成分的辭彙義幾乎完全虛化，它不是真讓對方猜測，也與疑問無關，說話人使用該標記是為了引入後續信息內容，開啟新話題，吸引聽話人注意。因為是意外信息，因此具有賣關子的意味。相對於聽話人而言，說話人把信息處理為新信息，具有新信息發佈的優勢。“你猜我發現了什麼”“你猜我發現了啥”等相關短語，也有這種主觀交互性。

饒宏泉（2025: 17）指出，“認識不對稱是驅動會話的關鍵，說話人往往需要假設受話人的知識狀態，這種受話人設計使得說話人對受話人知識狀態的理解在話語形成中至關重要，即瞭解相互都知道的和並非相互都知道的信息，是成功交際的關鍵”。從知識狀態（姚雙雲 2024；饒宏泉 2025）看，“大家都知道、人們都知道、人所共知、我們都知道、我們知道、眾所周知”等屬於共用知識標記語（劉雲、郭海瑞 2025）。“我猜”顯然不是共用知識標記，它是說話人處於不完全 [K+]，而表達出推測性發現或結論，此時聽話人的知識狀態有待確認。而“你猜怎麼著”是說話人處於 [K+]，而向聽話人發佈信息或結論。說話人把聽話人當作 [K–] 狀態，這有點類似於“你知道吧、你知道嗎”等立場標記語。

4. 餘論

本文探討了漢語猜測行為的特徵。傳統的邏輯學（形式邏輯）、認知心理學教科書一般都會探討推理、判斷，認為它們是思維的常見形式。本文認為“猜測”也是思維的常見形式，儘管它不如推理、判斷那麼強調理性、嚴謹，也不講究有效性、真實性、正確性，但是猜測行為具備啟動快速、省力的心理運作優勢。我們認為，猜測行為應該作為與推理行為、判斷行為並列的一種普通思維形式，值得學界重視並繼續深入研究。

關於猜測動詞，我們還可以從辭彙類型學角度考察。人類的語言中，肯否、疑信語義程度不僅構成一個連續體，而且處於連續統中的詞語可以發生串用，語義上可以轉換。即一個詞可以表達另外一個詞的意思。如“半信半疑、猜、猜測、猜想、猜疑、否定、懷疑、肯定、相信”這些詞語裏，“半信半疑”顯示信與疑相關；“猜想”顯示猜與想相關；“猜疑”這一構詞顯示猜與疑相關；“懷疑”一定程度上就是否定；“相信”一定程度上就是肯定。普通話中“懷疑”既可表示不相信，也可表示猜測。方言中亦有此現象，如江西浮梁方言中“疑懷”兼具懷疑與猜測雙重功能。祝曉宏（2016:

171–172）指出新加坡話語的“相信”具有猜測義用法。要說明的是，上述詞語串用往往發生在相鄰詞語之間，跨距越大，可接受度越低。如“猜想”“猜疑”，這說明“猜”與“想”“疑”距離較近。“猜信”不成詞，說明猜就不能信，信就不能猜，二者語義相互抵牾。

本文通過描寫“我猜”立場標記的功能發現，立場標記的研究須放到更長的話語序列中考察，這樣才能更加準確全面發現其話語功能。如本文將包含“我猜”言語行為的話輪，擴展至上下毗鄰話輪，甚至延伸至特定情境下的整個言語活動。話輪展開過程中，相關話語馬上得到參與者的解讀，而非待完全產出後方可理解（Lerner 1996）。話語互動是話語參與人之間立場協商、線上修正的過程（assessment activity）。說話人既與自我進行認知互動，又同步向聽話人公開其推理過程及對事態的發現。立場標記並非預先準備好的，而是在話語序列中構建的，在主體間對話交織中浮現的。

鳴謝

本文得到 2023 年度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型式語法視域下漢語易混淆詞比較研究”（項目編號：23BYY049）；國家語委 2022 年度項目“中華思想文化術語的當代闡釋與價值引領研究”（項目編號：YB145-51）；華南師範大學 2024 年度重大培育項目“中國政治話語關鍵詞的百年變遷、國際傳播及數據庫建設研究”（項目編號：ZDPY2403）；2023 年度廣西高校中青年教師科研基礎能力提升項目“語言接觸視域下廣西地方普通話中‘得’字的多角度研究”（項目編號：2023KY1002）；廣西幼兒師範高等專科學校 2023 年度教學改革專項課題“師範專業認證標準下小學語文教育專業語言類課程改革研究”（項目編號：2023YZKTGM05）的支持。承蒙《中國語文通訊》編輯部和匿名評審專家為本文提出的寶貴修改意見，謹致謝忱！文責自負。

參考文獻

曹秀玲。2010。從主謂結構到話語標記——“我 / 你 V”的語法化及相關問題。漢語學習 5。38–50。Xiuling Cao. 2010. Cong zhuwei jiegou dao huayu biaoji: “Wo/ni V” de yufahua ji xiangguan wenti. *Hanyu Xuexi* 5. 38–50.

戴耀晶。2001。漢語疑問句的預設及其語義分析。廣播電視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87–90, 97。Yaojing Dai. 2001. Hanyu yiwenju de yushe ji qi yuyi fenxi. *Guangbo Dianshi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2. 87–90, 97.

方梅。2005。認證義謂賓動詞的虛化——從謂賓動詞到語用標記。中國語文 6。495–507, 575。Mei Fang. 2005. Renzhengyi weibin dongci de xuhua: Cong weibin dongci dao yuyong biaoji. *Zhongguo Yuwen* 6. 495–507, 575.

方清明。2012。論現代漢語“XP 的是，Y”有標格式。語言教學與研究 1。44–51。Qingming Fang. 2012. Lun xiandai Hanyu “XP de shi, Y” youbiao geshi.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1. 44–51.

方清明。2019。論漢語句首前位語用敏感的位置。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 1。134–137。Qingming Fang. 2019. Lun Hanyu jushou qianwei yuyong mingan de weizhi. *Jilinsheng Jiaoyu Xueyuan Xuebao* 1. 134–137.

方清明、萬世姣。待刊。易混淆詞語“相信—信任”的語義特徵與形式搭配辨析。漢學與國際中文教育。Qingming Fang & Shijiao Wan. Forthcoming. Yi hunxiao ciyu “xiangxin–xinren” de yuyi tezheng yu xingshi dapei bianxi. *Hanxue yu Guoji Zhongwen Jiaoyu*.

郭昭軍。2004。現代漢語中的弱斷言謂詞“我想”。語言研究 2。43–47。Zhaojun Guo. 2004. Xiandai Hanyu zhong de ruo duanyan weici “wo xiang”. *Yuyan Yanjiu* 2. 43–47.

金世穎。2006。漢韓表“猜測”類動詞對比。延吉：延邊大學碩士學位論文。Shiying Jin. 2006. *Han-Han biao “caice” lei dongci duibi*. Yanji: Yanbian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金岳霖（主編）。1979。形式邏輯。北京：人民出版社。Yuelin Jin et al. (eds.). 1979. *Xingshi Luoji*.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卡尼曼。2012。思考，快與慢，胡曉姣、李愛民、何夢瑩（譯）。北京：中信出版社。Daniel Kahneman. 2012. *Sikao, Kuai yu Man* [Thinking, fast and slow], trans. by Xiaojiao Hu, Aimin Li & Mengying He. Beijing: Zhongxin Chubanshe.

劉麗豔。2006。話語標記“你知道”。中國語文 5。423–432, 479–480。Liyan Liu. 2006. Huayu biaoji “ni zhidao”. *Zhongguo Yuwen* 5. 423–432, 479–480.

劉雲、郭海瑞。2025。漢語學術語篇介入標記語的使用特徵與發展趨勢。語言文字應用 3。50–62。Yun Liu & Hairui Guo. 2025. Hanyu xueshu yupian jieru biaojiyu de shiyong tezheng yu fazhan qushi. *Yuyan Wenzi Yingyong* 3. 50–62.

馬燕華、莊瑩（編）。2002。漢語近義詞詞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Yanhua Ma & Ying Zhuang (eds.). 2002. *Hanyu Jinyici Cidian*.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饒宏泉。2025。從共同基礎與時間場域看“對吧”的功能及塑造。漢語學報 1。15–28。Hongquan Rao. 2025. Cong gongtong jichu yu shijian changyu kan “duiba” de gongneng ji suzao. *Hanyu Xuebao* 1. 15–28.

任紹曾。2007。話語標記．導讀。見 Deborah Schiffrin，話語標記，13–39。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Shaozeng Ren. 2007. Huayu biaoji, daodu. In Deborah Schiffrin, *Huayu Biaoji*, 13–39. Beijing: Shijie Tushu Chuban Gongsi.

陶紅印。2003。從語音、語法和話語特徵看“知道”格式在談話中的演化。中國語文 4。291–302, 383。Hongyin Tao. 2003. Cong yuyin, yufa he huayu tezheng kan “zhidao” geshi zai tanhua zhong de yanhua. *Zhongguo Yuwen* 4. 291–302, 383.

王還（主編）。2005。漢語近義詞典。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Huan Wang et al. (eds.). 2005. *Hanyu Jinyi Cidian*. Beijing: Beijing Yuyan Daxue Chubanshe.

徐晶凝。2012。認識立場標記“我覺得”初探。世界漢語教學 2。209–219。Jingning Xu. 2012. Renshi lichang biaoji “wo juede” chutan. *Shijie Hanyu Jiaoxue* 2. 209–219.

徐晶凝。2020。“我看”在交際互動中的分佈及其語用特點。漢語教學學刊 2。74–88, 153。Jingning Xu. 2020. “Wo kan” zai jiaoji hudong zhong de fenbu ji qi yuyong tedian. *Hanyu Jiaoxue Xuekan* 2. 74–88, 153.

徐晶凝。2022。尋求特定信息類特指問的回應方式。語言教學與研究 6。79–88。Jingning Xu. 2022. Xunqiu teding xinxi lei tezhiwen de huiying fangshi.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6. 79–88.

徐晶凝。2023。媒體談話語篇中的“我 + 感知動詞”立場標記。漢語語言學（第四輯）。1–22。Jingning Xu. 2023. Meiti tanhua yupian zhong de “wo + ganzhi dongci” lichang biaoji. *Hanyu Yuyanxue*, disi ji. 1–22.

姚雙雲。2024。“行為本位”與口語語法研究。漢語學報 1。31–45。Shuangyun Yao. 2024. “Xingwei benwei” yu kouyu yufa yanjiu. *Hanyu Xuebao* 1. 31–45.

張春興（編）。2019。張氏心理學辭典（第 2 版）。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Chunxing Zhang (ed.). 2019. *Zhangshi Xinlixue Cidian*, di 2 ban. Hangzhou: Zhejiang Jiaoyu Chubanshe.

張壽康、林杏光（主編）。2002。現代漢語實詞搭配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Shoukang Zhang & Xingguang Lin et al. (eds.). 2002. *Xiandai Hanyu Shici Dapei Cidia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張文賢。2025。互動性與可能性：漢語話語延伸的形式與功能。漢語學報 4。15–23。Wenxian Zhang. 2025. Hudongxing yu kenengxing: Hanyu huayu yanshen de xingshi yu gongneng. *Hanyu Xuebao* 4. 15–23.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2016。現代漢語詞典（第 7 版）。北京：商務印書館。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Yuyan Yanjiusuo Cidian Bianjishi (ed.). 2016. *Xiandai Hanyu Cidian*, di 7 ba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朱德熙。1982。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Dexi Zhu. 1982. *Yufa Jiangyi*.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朱軍。2025。序列環境與互動表達規約化的聯動關係。漢語學報 3。2–16。Jun Zhu. 2025. Xulie huanjing yu hudong biaoda guiyuehua de liandong guanxi. *Hanyu Xuebao* 3. 2–16.

祝曉宏。2016。新加坡華語語法變異研究。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Xiaohong Zhu. 2016. *Xinjiapo Huayu Yufa Bianyi Yanjiu*. Beijing: Shijie Tushu Chuban Gongsi.

Aijmer, Karin. 1997. I think — an English modal particle. In Toril Swan & Olaf J. Westvik (eds.), *Modality in Germanic languages: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1–48.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Fetzer, Anita. 2008. “And I think that is a very straightforward way of dealing with it”: The communicative function of cognitive verbs in political discourse.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27(4). 384–396.

Fetzer, Anita. 2014. I think, I mean and I believe in political discourse: Collocates, functions and distribution. *Functions of Language* 21(1). 67–94.

Guerrero, Lilián. 2008. Alternative expressions of “want” complements. In Robert D. Van Valin, Jr. (ed.), *Investigations of the syntax-semantics-pragmatics interface*, 321–336.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Kärkkäinen, Elise. 2007. The role of I guess in conversational stancetaking. In Robert Englebretson (ed.), *Stancetaking i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evaluation, interaction*, 183–219.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Lerner, Gene H. 1996. On the “semi-permeable” character of grammatical units in conversation: Conditional entry into the turn space of another speaker. In Elinor Ochs, Emanuel A. Schegloff & Sandra A. Thompson (eds.), *Interaction and grammar*, 238–27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hiffrin, Deborah. 2007 [1987]. *Discourse markers*.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Facsimile reprint of the 198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dition.)

Simon-Vandenbergen, Anne-Marie. 2000. The functions of *I think* in political discour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0(1). 41–63.

Tao, Hongyin. 1996. *Units in Mandarin conversation: Prosody, discourse, and grammar*.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2003. From subjectification to intersubjectification. In Raymond Hickey (ed.), *Motives for language change*, 124–1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an Valin, Robert D., Jr. 2005. *Exploring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uessing Behaviour in Chinese and the Epistemic Stance Marker *Wocai*

Qingming Fang[i] and Yu Chen[i, ii]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i], Guangxi College for Preschool Education[ii]

Abstract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guessing" is an important cognitive act on a par with reasoning and judgment, and the act of guessing is characterized by uncertainty, subjectivity, rapid automaticity, and error-proneness. Chinese conjecture verbs bear such semantic features as [+uncertainty], [+result-directedness], and [+insufficiency of evidence]. Syntactically, they generally resist negative characterization and exhibit no gradability; they can co-occur with both low-certainty and high-certainty modal elements. Drawing on 200 conversational examples, we examine the *wocai*-type epistemic stance marker and show that its function varies across sequential positions. In initial position, *wocai* responds to and continues the ongoing topic, expressing an inferential finding or conclusion. In medial position, it inserts into or expands the topic to introduce a new speculative conclusion. In final position, *wocai* acts as an afterthought that supplements the preceding discourse and explicitly signals turn completion. The clauses following *wocai* are primarily event clauses expressing probability. Overall, *wocai* serves a mitigating function, whereas *nicai* and *nicai zenmezhao* serve an intersubjective function.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epistemic stance markers are not ready-made; rather, they are constructed in the sequential organization of discourse and emerge from the interweaving of intersubjective dialogue.

Keywords

guessing, epistemic inference, *wocai*, markers of epistemic stance, discourse organization

通訊地址：廣州 天河區 華南師範大學 國際文化學院
電郵地址：fangqingm@126.com（方清明）
chenyu9512235@163.com（陳鈺）
收到稿件日期：2025年12月20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6年6月14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6年6月24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6年7月6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10月30日

2026年10月　第105卷 第4期　　1075
October 2026　Volume 105 Number 4　　DOI: 10.65961/crcl-2026-0051

以漢字為媒介的漢日語言接觸研究
——以漢語複合介詞“基於”為例

郝　洋[i]、盛文忠[ii*]

內蒙古工業大學[i]、上海外國語大學[ii]

提要

在語言接觸的影響下，近代以來複合介詞大量興起。其中有關依據義複合介詞“基於”的來源脈絡仍待進一步考察。本文以日語漢文訓讀為起點，結合近代日譯漢書、漢譯日書、英華辭典、英和辭典等歷史文獻資料，充分考察了漢日語言接觸過程中“基於”的產生條件和契機。研究發現，在肯定外源說的基礎上，應將“基於”劃分為語言回流現象。早期在漢字“本”的影響下，日語訓點資料以及與中國思想文化相關的本土文獻中出現“motozuku（モトヅク）”，表記為“本ヅク”，直至 19 世紀 60–70 年代，其表記方式發生轉變，逐漸使用漢字“基”。這一表記方式的轉變，通過英和辭典和漢譯日書促進了漢語“基於”作為介詞用法的產生和發展。進一步深化了漢日語言接觸過程中漢字的重要作用。

關鍵詞

“基於”，語言接觸，日語表記，回流，“motozuku（モトヅク）”

---

* 盛文忠為本文通訊作者。

© 2026 郝洋、盛文忠。本文根據 Creative Commons 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 禁止改作 4.0 國際協議授權。

1. 引言

近代以來，漢語中複合介詞大量興起，其出現不僅豐富了漢語詞彙，更影響了漢語整體結構的演變和發展，沈國威（2011: 147）提出，“體謂詞轉換的實現及複合式介詞的使用使漢語的定語修飾功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強。漢語定語修飾成分的複雜化是漢語近代化進程中最具本質的變化，可以說很多重要的變化都是由此引起的”，可見複合介詞的重要作用。因此，明確其演變脈絡和發展路徑是深入探討複合介詞功能的必要前提。

目前，圍繞複合介詞的來源，學界主要有“內源說”和“外源說”兩種主張。外源說又可根據來源語的差異分為“日化”和“歐化”。但相關研究仍集中在對“對於”、“關於”等關聯對象義介詞的探討，如吳玉芝（2016）、陳彪（2017）、潘世文（2024）、薛桂譚（2024）等。“基於”作為介引根據的複合介詞，雖然在現代漢語中大量使用，但目前學界關注度並不高，仍處於內源說和外源說競爭的初級階段。

有關“基於”的內源說研究主要有汪如東（2009）、汪如東（2013）、張成進（2014）等，主張介詞“基於”來源於動介跨層結構“基＋於”。外源說主要有王立達（1958）、黃興濤（2002）、王翠（2017）等研究，提出“基於”是近代翻譯日語的過程中創造的新詞。

首先，如張成進（2014: 3）中所述，清代以前“基”做動詞用法表示“起始，導源”義。19 世紀末才開始出現表示動作行為根據的介詞用法。這種短時間內的快速發展不符合語言自身演變的漸進性。王翠（2017: 2）也提出，語法化、詞彙化是個漸變的過程，需要經歷長期的緩慢發展，不可能一蹴而就，短期內迅速發展成熟。再者，語法化與使用頻率密切相關，使用頻率越高，越容易虛化，語法化程度越高。然而事實卻是，跨層結構“基＋於”的使用率並不高。綜上所述，本文贊同“基於”的產生並非完全來自其自身演變。

另一方面，外源說的主張也並不充分。雖然從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內源說對演變速率的忽視，但缺少對漢日語言接觸的複雜性和完整性的關注。尤其忽視了日語借由漢文訓讀吸納了大量漢語詞彙這一歷史事實。因此，有必要在外源說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其作為“回流詞”的可能性。

全面考察漢日語言接觸過程中“基於”及相關表達在兩種語言中的使用情況，不僅對探討複合介詞“基於”的起源有補充性價值，對於漢日語言接觸的基本方式和本質認識也有重要意義。本研究結合文獻和辭典，通過考察漢日語中“基於”相關表達的使用情況，試圖釐清該類詞的源流和路徑，探討語言接觸的潛在動因和模式。

2. 漢日語言接觸階段劃分與文獻選擇

關於近代漢日語言接觸的分期問題，已有前人研究提出不同方案。如陳力衛（2019: 23）提出漢日詞彙交流過程可分為四個階段，並指出漢語書籍單向向日本輸出的下限為 1875 年。沈國威（2010: 23）提到，中國“新漢語詞”的形成分為五期，其中 1880 年以前的前三期為漢語影響日語時期，1895 年以後的日語導入期則為日語進入漢語的時期，處於中間的停滯期二者皆有可能。

本文沿襲前人研究，從影響主體和方向出發，將 1895 年以前定為漢語影響日語主導期，1895 年之後視作日語影響漢語主導期。其中，漢語影響日語主導期跨越時間範圍大，這一過程中主要影響媒介發生了轉變。在 16 世紀以前，主要以典籍、佛經的傳播為主。16 世紀以後，隨著西方傳教士的到來，天文地理等西學書籍大量興起。這一時期，西學書籍逐步成為漢語影響日語的主要媒介。據此，漢日語言接觸可分為兩大時期，三個階段，具體如下。

第一時期：漢語影響日語主導期（1895 年以前）

階段 1　以典籍佛經的傳播為主（16 世紀以前）

階段 2　以漢語西學書籍的傳播為主（16 世紀以後）

第二時期：日語影響漢語主導期（1895 年以後）

階段 3　以日本書籍資料的傳播為主

如上所述，漢日語言接觸前期以漢語對日語的影響為主導，下限為 19 世紀 80 年代左右，後期主要為日語對漢語的影響，上限為 1895 年。這一轉變不僅反映了漢日語言之間的緊密關係，更催生了中→日→中語言回流現象的存在。即漢日語言接觸過程中，存在一類語言現象，早期在古漢語中已有使用，日語通過與漢語的接觸，借用了相關表達，而後在近代衍生出新的語義用法，又對漢語產生了影響。

對於這一語言現象，前人研究中早有關注，如高名凱、劉正琰（1958），王立達（1958），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漢語教研組（1959），王力（1980），沈國威（2010）等均有相關記述和舉例。但目前還沒有統一的命名方式，“詞僑歸國”、“回歸詞”、“回流外來詞”、“中日互動詞”等術語並行。其中，“回歸詞”和“回流外來詞”均來自史有為（2000），該研究認為，如果該詞由日語回歸漢語，而仍保持借出時的原義，這樣的詞應稱為“回歸詞”，而“回流外來詞”則經歷了日語的改造，如“經濟”、“革命”等。本研究贊同對二者進行區分，並在史有為（2000）的基礎上，對漢語複合介詞“基於”的演變脈絡進行梳理。另一方面，考慮到“回流外來詞”中，“回流”已經包括了由日到中的傳遞過程，且對於“外來詞”一語，學界還存在音譯和意譯之爭，

故本研究省去“外來”，使用“詞彙回流”指中→日→中這一完整的漢日語言接觸過程，使用“回流詞”指具有上述過程的詞彙。

具體而言，本研究將分別考察漢籍 / 佛經訓點資料，近代日譯漢書和漢譯日書文獻中，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和漢語“基於”及其相關表達的對應情況。此外，本研究還參考中日大型歷史語料庫，近代英華辭典、英和辭典作為以上翻譯文本的補充資料，力圖貫通文獻的時空縱深，系統性追蹤“基於”類表達在中日語言交流過程中的流變軌跡。

3. 漢語對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的影響

“外源說”主張日語動詞“motozuku（モトヅク）”及由其衍生出的複合助詞“nimotozuite（ニモトヅイテ）”[1] 促進了漢語“基於”的產生。前人研究如王立達（1958）、王翠（2017）等均有所記述。對此本論文將在第 4 小節進一步舉證說明。本節將集中探討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的出現和使用是否受到漢語的影響。

根據第 2 小節的階段劃分，漢語對日語的影響，可以分為以漢文訓讀為媒介的第一階段，和以近代日譯漢書為媒介的第二階段。3.1 節和 3.2 節將分別列舉各自時間範圍內的文獻證據進行說明。3.3 節將對早期日本本土文獻中出現的“motozuku（モトヅク）”進行舉例說明。

3.1. 漢文訓讀對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出現的影響

日語動詞“motozuku（モトヅク）”[2] 的表記方式較為複雜，根據《日本國語大辭典（第二版）》[3] 記載，有“本、原、源、厚、索、根、本附”等。其中“本”使用較多，提及範圍最為廣泛，涉及《色葉字類抄》、《類聚名義抄》、《倭玉篇》等辭書。根據築島裕（2009）記載，“motozuku（モトヅク）”多用於訓讀漢字“本”。如下例（1）–（3）：

(1) 本生於巳。（五行大義元弘三年點）
(2) 莫不本乎五行。（五行大義元弘三年點）
(3) 本於《六經》。（文鏡秘府論保延四年點）

---

1 關於“nimotozuite（ニモトヅイテ）”這一類表達的命名方式，學界並未統一。除本文採用的“複合助詞”，以及類似的“複合格助詞”之外，還有一部分學者將其中的動詞部分命名為“後置詞”，如鈴木重幸（1972）、金子尚一（1983）、村木新次郎（1983）等。

2 從構詞法來看，日語動詞“motozuku（モトヅク）”可進一步分析為由“モト”與“ツク”複合而成。

3 本文使用的《日本國語大辭典（第二版）》為 JapanKnowledge 線上知識庫中收錄的電子版本。

上述《五行大義》和《文鏡秘府論》分別於 1333 年和 1138 年添加訓點。除此之外，築島裕（2009）還記載了 1134 年的《三教指歸注長承三年點》、1241 年的《古文孝經仁治二年點》、1386 年《法華經音訓至德三年點》等訓點資料中有關漢字“本”訓讀為“motozuku（モトヅク）”的用例。

但是另一方面，訓點資料中並未見到“motozuku（モトヅク）”用來訓讀漢字“基”的相關用例，這說明該階段漢文訓讀僅促成了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的產生，但漢字“基”與“motozuku（モトヅク）”之間還未建立一定的關聯性。

3.2. 近代以前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的使用

通過檢索日本國立國語研究所歷史語料庫（以下簡稱 CHJ 語料庫）發現，在明治維新以前，日語原創文本中已經出現了“motozuku（モトヅク）”，其使用最早可追溯到 1712 年的《養生訓》，如下例（4），意為依據某部經典，提出“陽有餘陰不足論”的理論。該書是撰寫於江戶中期的公眾衛生書籍，作者貝原益軒是日本江戶時代初期儒學家、博物學家、平民教育家，早年專講朱子學，晚年對朱熹提出懷疑，轉而接近於唯物主義。本橋京子、魯兆麟（2009）也指出，《養生訓》一書中眾多觀點借鑒了中國古代養生思想，包括儒家的“中庸”以及道家的“順其自然”等。

(4) 丹渓の陽有餘陰不足論は何の經に本づけるや、其本據を見ず。（養生訓 巻第二 天地の理陽は一陰は二也）（翻譯：丹溪的“陽有餘陰不足論”是基於哪一部經典呢？我未能找到依據。）

該時期有關“motozuku（モトヅク）”的用例並不多，在 CHJ 語料庫中共檢索到 1800 年以前用例共 5 例，除《養生訓》外，其餘均來自 1732 年的《駿台雜話》，如下例（5）–（7）：[4]

(5) 何時によらず車を作り出すは、車の理常にほろびずしてある故に、それに本づきて作り出すにあらずや。（駿台雜話 扁鵲薬匙をすつ）（翻譯：無論何時造車，都是因為造車的原理始終存在，所以人們才能依據它製造出來，難道不是這樣嗎？）
(6) 日月も約束のごとく運ればこそ、それに本づきて、上代に暦をも作り出し。（駿台雜話 扁鵲薬匙をすつ）（翻譯：因為日月總是如約運行、分毫不差，所以古人基於此，在上古時代就創造出了曆法。）

[4] 另外一例中“motozuku（モトヅク）”為“獲取，到達”義，與本文無關，故省略。

(7) ただ躬に省み内に求めて、心の誠に本づき給はば、下学の功積て上達せらるべし。（駿台雑話 鬼神の徳）（翻譯：只要反躬自省、向內探求，以心中的真誠為本，積累基礎學問，自然能夠通達高深的境界。）

上述 4 例均出自《駿台雜話》，該書記敘了室鳩巢在駿台宅邸與門人講學的內容。室鳩巢與貝原益軒同為日本江戶時期的儒學家，屬朱子學派。

另一方面，通觀上述例句，“motozuku（モトヅク）”的謂語用法和狀語用法各佔一半。例（4）、（7）為句子謂語成分，例（5）、（6）中則作狀語，表示以前文提到的造車原理，日月運行為依據繼續後續行為，與現代日語中複合助詞“nimotozuite（ニモトヅイテ）”用法基本一致。

由此可見，“motozuku（モトヅク）”在日本原創文本中的早期用例均來自儒學者，所涉及的作品也均受到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影響。綜上，在漢語影響日語主導期的第一階段，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的使用，來源於對漢文“本”字的訓讀，直至江戶時期“motozuku（モトヅク）”的使用也與中國有密切關係。另一方面，“motozuku（モトヅク）”在日語中發展出了狀語用法。

3.3. 近代日譯漢書中的對譯情況

前文探討了漢文訓讀和早期日文文獻中“motozuku（モトヅク）”的使用情況，研究發現漢文訓讀對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的產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且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在江戶時期已發展出狀語用法。但漢字“基”與“motozuku（モトヅク）”的關係並不明晰。本節將繼續考察 19 世紀 80 年代以前，在漢語影響日語主導期的第二階段，漢語“基於”和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的對應情況。

本研究參考譚汝謙（1981），收集了 1895 年以前的非文學類日譯漢書，總計 43 本，通過窮盡式調查，發現其中 4 部作品的日譯本中有“motozuku（モトヅク）”相關用例，共計 34 例。原文和譯文的具體信息和例句分佈情況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近代日譯漢書中“motozuku（モトヅク）”用例出處

原本	原本 成書時間	原作者	譯本	譯本 成書時間	譯者	用例數
《瀛環志略》	1848 年	徐繼畬	『俗解絵入瀛環史略』	1874 年	平井正	1
《萬國公法》	1864 年	丁韙良	『萬國公法釋義』	1868 年	堤殼士志	10
《萬國公法》	1864 年	丁韙良	『和訳萬國公法』	1870 年	重野安繹	6
《格物入門》	1868 年	丁韙良	『格物入門和解』	1877 年	柳河春三等	17
總計						34

其中“motozuku（モトヅク）”與漢文訓讀資料一樣，仍然缺少“基”的相關形式。只見“本”、“原”兩種表記方式。表記為“本”的用例佔據首位，共 29 例，剩餘 5 例表記為“原”。主要承擔句子的謂語成分，如下例（8）–（10）：

(8) 原文：萬國之人莫不本此性法。（《萬國公法》第一卷第一章第九節發氏大旨）
譯文：萬國ノ人コノ天然ノ性法ニ本ツカサルコトナシ。[5]（『和訳万国公法』）
(9) 原文：問燈爛之光原於何物（《格物入門》六編化學三第十七問）
譯文：燈爛ノ光ハ何物ニ原ヤ（『格物入門和解』）
(10) 原文：故其說本於英法，不本於公法也。（《萬國公法》第二卷第二章第十節船隻行於大海均歸本國管轄）
譯文：其説ハ英法ニ本ヅキ、公法ニ本ヅカズ。（『萬國公法釋義』）

值得注意，當漢語原文本中，“本”、“原”出現在連動句時，日語譯文則傾向以連用形擔任句子的狀語成分。功能與現代漢語複合介詞“基於”基本一致。如下例（11）、（12）：

(11) 原文：竊思布氏所言國使之權利，分為二種：或本於天性，而不可犯；或本於常例，而隨可改者。（《萬國公法》第一卷第一章第五節理同名異）
譯文：作者竊カニ思フニ。布氏カ言フトコロ。国使ノ権利分チテ二種トシ。或ハ天然ノ性法ニ本ツイテ。犯スヘカラス。或ハ諸国ノ常例ニ本ツイテ。随テ改ムヘシト。
(12) 原文：則化學本於煉丹而所造愈備也。（《格物入門》六編化學四第六問）
譯文：即チ化学ハ煉丹ニ本ヅキテ造ル所愈備ハレリ。（『格物入門和解』）

此外，在近代日譯漢書中，除了動詞“本”、“原”及相關動介短語“本於”、“原於”等被譯作“motozuku（モトヅク）”外，更有“憑”、“按”等引介依據義的介詞被譯作“motozuku（モトヅク）”，並主要對應連用形 II，即譯作“nimotozukite（ニモトヅキテ）/ nimotozuite（ニモトヅイテ）”。上述日譯漢書中出現的 34 例對譯例句中，有如下 2 例分別對應介詞“憑”、“按”。這一用法與現代日語中的“nimotozuite（ニモトヅイテ）”，近現代漢語中“基於”的介詞用法一致，可見在該時期，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在功能上已經發展成熟，不僅能承擔句子的謂語成分，還可作修飾成分。但在該類文獻中，仍未見“基”與“motozuku（モトヅク）”對應的用例。

---

[5] 該例句中，“motozuku（モトヅク）”寫作“本ツ”，等同於“本ヅ”。古代日語在書寫無清濁音標註符號，江戶以後濁點才逐漸普及。下例（11）同理。

(13) 原文：流輿源可平按此理設有何用（《格物入門》初編水上十三問）
譯文：流ト源ト平カナルベキ理ニ本ヅキテ用ヲナスベキ事アリヤ（『格物入門和解』）
(14) 原文：此合盟與憑盟而制之法，並盟約章程，憑國權而立者，即為國內無上之法。（《萬國公法》第一卷第二章第二十四節美國係眾邦合一）
譯文：且此盟ヒ又ハ此盟ヒニ本ヅキテ制スルノ法ト並ビニ約个條ナドノ国権ニ依リテ立ツ者ト之ヲ国内無上ノ法トス。（『萬國公法釋義』）

綜上所述，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最早出現於漢文訓讀文獻，用來訓讀漢字“本”，但是，受到漢文原文用法的局限，“motozuku（モトヅク）”在訓點資料中多為句子的謂語，出現在句末。日語中出現“motozuku（モトヅク）”一詞後，幾乎同期發展出複合助詞“nimotozuite（ニモトヅイテ）”的用法，承擔句子的狀語成分。在近代日譯漢文本中，“motozuku（モトヅク）”除對譯動詞“本”、“原”外，也發展出對譯“憑”、“按”等依據義介詞的用法。但至此尚未見到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表記為漢字“基”的相關用例。

4. 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對漢語的影響

4.1. 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表記的變化

根據前文調查可知，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受漢文影響而出現，一直以來大多寫作漢字“本”，在近代日譯漢書中，偶爾出現漢字“原”的相關寫法。但並未見到表記為“基”的相關用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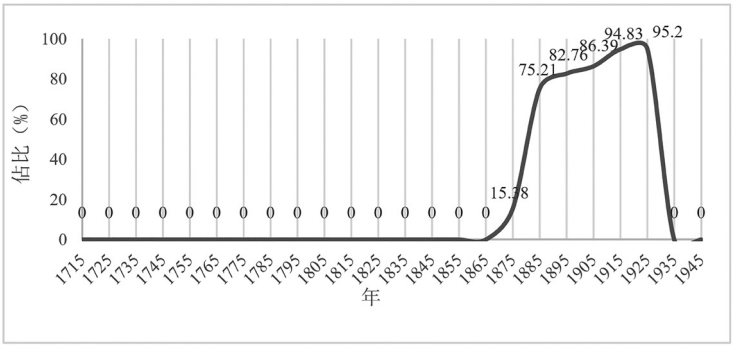
通過調查“motozuku（モトヅク）”的書寫情況，可以瞭解到，漢字“基”這一表記方式在考察文獻範圍內，最早出現於 19 世紀 70 年代後期。如下例（15）所示的口語資料『よりあひばなし』。

(15) 自主自由の権とやら申す事に基づいての御所置と見へますが。（『よりあひばなし』初編上）（翻譯：此舉看似是基於所謂“自主自由之權”的處理。）

下圖 1 展示了 CHJ 語料庫中“motozuku（モトヅク）”例句中，漢字“基”表記佔比情況的歷時變化趨勢。19 世紀 60、70 年代開始短時間內快速攀升，直至 20 世紀初已幾近 100%。[6]

[6] 隨著語法化程度的加深，在 20 世紀中葉，其主導地位逐漸被平假名所取代。

圖 1 CHJ 語料庫中漢字“基”表記的分佈情況 [7]



此外，還補充調查了部分近代英和 / 和英辭典，結果顯示《英和對譯袖珍辭書》、《和譯英辭書》、《附音插圖英和字彙》三部辭典中存在“motozuku（モトヅク）”表記為“基”的相關內容。雖不是單獨條目，但用法與現代日語複合助詞“nimotozuite（ニモトヅイテ）”，和現代漢語“基於”基本一致。時間上基本與上述文獻鎖定的 19 世紀 70 年代一致，具體內容如表 2 所示。

表 2 英和 / 和英詞典中“motozuku（モトヅク）”的詳細記錄 [8]

序號	辭典	編者	時間	記錄
1	英和對譯袖珍辭書	堀達之助	1862	From the best：ヨキ記錄者ヨリ（善キ記者ノ書ニ基ヒテノ意）
2	和譯英辭書	高橋新吉等	1869	From the best：ヨキ記錄者ヨリ（善キ記者ノ書ニ基テノ意）
3	附音插圖英和字彙	柴田昌吉等	1873	Ecclesiastically, adv. 法教ニテ。法教ニ基キテ

由此可見，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最早使用漢字“基”進行表記的例證出現於 19 世紀中後期。對於表記方式短時間內由漢字“本”為主導急遽轉向漢字“基”這一現象，其背後也存在著語言演變的動因，具體將另作他文探討。但無論如何，表記方式的轉變，漢字“基”表記的出現作為既定結果，在形式上與漢語複合介詞“基

7 對日本國立國語研究所歷史語料庫（CHJ 語料庫）收錄的奈良到昭和時期的文獻進行檢索，發現該語料庫中，該語料庫中，“motozuku（モトヅク）”一詞最早出現於 1712 年，本圖展示了 1712 年以來，各時間段內，“motozuku（モトヅク）”表記為“基”的佔比情況。從 1712 年開始，十年為一組，圖中年份為組中值。

8 《附音插圖英和字彙》中還有“基”的單獨條目，但對譯英語的實義動詞“build”和“hinge”，與本文考察的依據義關係較遠，故不作探討。

於”建立了關聯性。這也為漢日語之間依託漢字進行接觸和產生影響提供了可能性，奠定了漢語“基於”和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的關聯的基礎。

4.2. 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對漢語“基於”的影響

4.2.1. 英和辭典對英華辭典的影響

前文通過調查近代文獻和辭書，確定日語“基”表記出現於 19 世紀中後期。這一時期，英和辭典對英華辭典產生了重大影響。相關研究中也有所提及，如周菁（2020）對近代英華詞典進行調查，發現“偉大”一詞最早出現於顏惠慶的《英華大辭典》（1908），且使用數量高達 22 次，推測其可能取自日本辭典。陳力衛（2012）以“共和”一詞為例，展示了在英和辭典的影響下，其對譯範圍不斷擴大的過程。並進一步指出，《英華大辭典》（1908）、《英華合解辭彙》（1915）、《漢英新詞典》（1918）等辭典的例言部分均明確記載，在編纂過程中參考了英和辭典。因此，有必要對英華詞典中“基於”的使用情況進行調查，並對比英和辭典的出現時間，明確二者的影響方向。

本文使用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開發的《英華字典資料庫》，調查了其中包含“基於”的所有條目，結果顯示，漢外辭典中“基於”最早出現於顏惠慶的《英華大辭典》，共 7 例，且均出現在釋義和例句部分。具體記錄如下表 3 所示。

表 3 顏惠慶《英華大辭典》中的“基於”

序號	條目	例句	漢語
1	Astrotheology	Theology founded on observation of the celestial bodies	基於觀測天象之神學
2	Experimental	Derived from or founded on experiment	基於實驗的，自試驗得的
3	Empiric, Empirical	Resting on experience, or experiment	基於經練的，歷練的
4	Patronymic	Derived from the name of a father or an ancestors	承姓氏的，父祖之名轉成的，基於父祖之名的
5	Build	To raise or rear	基於，倚靠，建立
6	Bottom	To rest upon	立，基於，安置，安上
7	Base	To put on a base or basis	基於，立基址，設，放

顏惠慶（1908）在例言八則部分，針對《英華大辭典》參考的文獻資料做如下解說：“是編採用諸書。暨所參考，不下數十百種。有為中國教育會者。有為江南製造局本者。有為嚴氏所著本者。有為英和字典本者”，明確表明其成書受到英和字典的影響。據此，我們可以推測，近代英華辭典創作過程中，對英和辭典的借鑒，是漢語介詞“基於”出現的重要契機。這條路徑與前人研究中主張的漢譯日書一起推動了漢語複合介詞“基於”用法的固定和使用的擴大。

4.2.2. 漢譯日文本中“基於”的對譯

王翠（2017: 43）列舉了 20 世紀早期新式報刊中漢語“基於”的用例，指出其與日本的密切關係：“不僅大部出自留日學者之手，且絕大多數譯自日語，源出在日出版報刊，如《民報》，《法政雜誌》，《新民叢報》等。”並且以《新民叢報》為例，調查了“基於”所在的文本的翻譯情況，結果顯示，相比於原創作品，介詞“基於”更多地出現在譯作中，且多出現在純譯文中。這在一定程度上，佐證了日語翻譯影響了複合介詞“基於”的出現。但是作為翻譯促進語言接觸的直接證據，需要進一步關注漢譯日文本中“基於”的對譯情況。

據此，本研究調查了部分近代漢譯日書，結果顯示，“motozuku（モトヅク）”直接對譯為漢語“基於”的用例在 20 世紀初已經出現，如 1901 年王國維翻譯的《法學通論》，該書由日本人磯谷幸次郎撰寫於 1896 年。以及梁啟勳 1907 年翻譯的松平康國的《世界近世史》等。具體對譯情況如下例（16）–（19）所示：

(16) 原文：普通法は各国普通の法理に基づきたるものにして。
譯文：普通法基於各國普通之法理。（1901《法學通論》磯谷幸次郎著 王國維譯）
(17) 原文：これ皆神意に基づきたるものと信認せり。
譯文：皆以為基於神意。（1901《法學通論》磯谷幸次郎著 王國維譯）
(18) 原文：此れ全く羅馬ジヤスナニアン帝の意見に基きたるものあり。
譯文：此全基於羅馬若斯的尼安帝之意見者也。（1901《法學通論》磯谷幸次郎著 王國維譯）
(19) 原文：これに基づく。
譯文：實基於此。（1907《世界近世史》松平康國著 梁啟勳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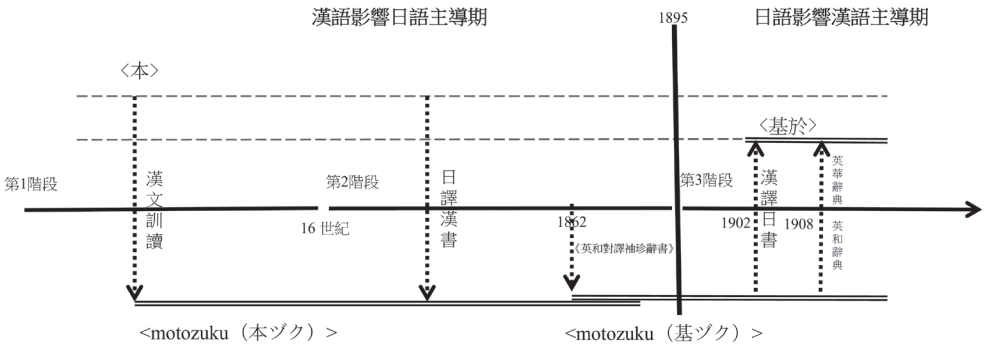
綜上所述，無論是近代英華字典中出現的“基於”，還是漢譯日書中“基於”的使用，都與日語有密切關係，這與前人研究中提出的新興報刊中的日語相關用例呼應，進一步證實了近代漢語“基於”一詞的使用是受到日語翻譯的影響。

5. 結語

本研究從遠及近依次考察了漢文訓讀資料、近代日譯漢書、漢譯日書、英和辭典、英華辭典等漢日語言接觸相關的重要文獻資料，對漢語複合介詞“基於”的產生路徑做了詳細梳理。中日之間的具體演變和交流關係如下圖 2 所示。以 1895 年為界，1895 年以前為漢語影響日語主導期，1895 年以後為日語影響漢語主導期。位於中間的三段加粗橫線代表漢日語言接觸的三個階段。時間線以上為漢語，以下為日語，跨

越時間線的虛線箭頭為語言接觸的影響方式，未跨越時間線則代表語言內部自身的演變條件。

圖 2 漢日語“基於”類相關表達的產生路徑



在漢日語言接觸第一時期的第 1 階段，受到漢字“本”的影響，日語訓點資料中開始出現“motozuku（モトヅク）”，但僅出現使用“本”進行表記的“motozuku（本ヅク）”，並未建立與漢字“基”的關係。“motozuku（本ヅク）”進入日語後，不僅作謂語使用，還可以以“nimotozuite/nimotozukite”的形式承擔句子的狀語修飾成分，該功能等同於現代漢語中複合介詞“基於”。隨後在 19 世紀中後期，英和辭典和明治時期的文獻資料中陸續可見用漢字“基”表記“motozuku（モトヅク）”的用例，並且，漢字“基”表記在“motozuku（モトヅク）”用例中的佔比短時間內快速增長。這一現象對英華辭典和近代漢譯日書中“基於”的使用產生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如顏惠慶《英華大辭典》，以及《法學通論》，《世界近世史》等漢譯日書中，可見大量用“基於”對譯“motozuku（モトヅク）”的用例，進一步證實了漢語“基於”作為介詞用法的產生發展與日語關係密切。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考察了漢日語中複合介詞“基於”相關表達的演變情況。依照漢日語言接觸的歷時發展路線，從漢日語兩方面收集文獻資料，明確了漢語“基於”不是簡單的借詞，而是借由日語表記的轉變，以辭典和漢譯日書為媒介，從漢語原有表達蛻變而來的詞彙回流現象。

傳統語法化路徑多關注單一語言內部的語義漂白與範疇轉移，而“基於”的演變顯示，日語“motozuku（モトヅク）”的演變對漢語“基於”的介詞化起到了關鍵催化作用。這一發現拓展了語法化理論對外部動因的解釋力。其次，既有借詞研究多聚焦於實詞或文化詞彙的借貸，而“基於”的案例表明，語法詞同樣可透過書面翻譯對譯實現系統借用。此外，漢日語言接觸歷史淵遠長久，其影響關係不是單一的輸入輸

出，在重視橫向交流的基礎上，仍需關注歷時發展脈絡，才能全面完整地呈現漢日語之間的互動路徑，發掘語言演變的規律。

附錄

線上資料庫

1. 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index.jsp）
2. 國立國語研究所歷史語料庫（https://chunagon.ninjal.ac.jp/chj/search）
3. 古典籍綜合數據庫（古典籍総合データベース https://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
4.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數位館藏（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 https://dl.ndl.go.jp/）
5. 日本知識庫 JapanKnowledge（https://japanknowledge.com/library/）
6. 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英華字典資料庫》（https://mhdb.mh.sinica.edu.tw/dictionary/）

鳴謝

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語言類型學視野下的日語教學語法體系建構”（項目編號：24YJA740038）支持。

參考文獻

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漢語教研組。1959。五四以來漢語書面語言的變遷和發展。北京：商務印書館。Beijing Shifan Xueyuan Zhongwenxi Hanyu Jiaoyanzu. 1959. *Wusi Yilai Hanyu Shumian Yuyan de Bianqian he Fazha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本橋京子、魯兆麟。2009。初探日本江戶時代的養生思想。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誌 7。494–495。Kyoko Motohashi & Zhaolin Lu. 2009. Chutan Riben Jianghu shidai de yangsheng sixiang. *Zhongguo Zhongyi Jichu Yixue Zazhi* 7. 494–495.

陳彪。2017。現代漢語“日化”現象研究——以魯迅譯著為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Biao Chen. 2017. *Xiandai Hanyu “Rihua” xianxiang yanjiu: Yi Lu Xun yizhu wei li*. Shanghai: Huadong Shifan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陳力衛。2012。英華辞典と英和辞典との相互影響：20 世紀以降の英和辞書による中国語への語彙浸透を中心に。超域的日本文化研究 3。78–98。Liwei Chen. 2012. Ei-Kajiten to Ei-Wajiten to no sogo eikyo: Nijisseiki iko no Ei-Wajisho ni yoru Chugokugo e no goi shinto o chushin ni. *Choikiteki Nihon Bunka Kenkyu* 3. 78–98.

陳力衛。2019。東往東來：近代中日之間的語詞概念。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Liwei Chen. 2019. *Dong Wang Dong Lai: Jindai Zhong-Ri zhijian de Yuci Gainian*.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村木新次郎。1983。日本語の後置詞をめぐって。日語學習與研究 3。1–9。Shinjiro Muraki. 1983. Nihongo no kochishi o megutte. *Riyu Xuexi yu Yanjiu* 3. 1–9.

高名凱、劉正埮。1958。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Mingkai Gao & Zhengcheng Liu. 1958. *Xiandai Hanyu Wailaici Yanjiu*. Beijing: Wenzi Gaige Chubanshe.

黃興濤。2002。近代中國新名詞的研究與詞彙傳統的變革問題——以輸入日本新名詞為中心的討論。日本學研究 12。11–17。Xingtao Huang. 2002. Jindai Zhongguo xinmingci de yanjiu yu cihui chuantong de biange wenti: Yi shuru Riben xinmingci wei zhongxin de taolun. *Ribenxue Yanjiu* 12. 11–17.

金子尚一。1983。日本語の後置詞。国文学解釈と鑑賞 48(6)。133–146。Hisakazu Kaneko. 1983. Nihongo no kochishi. *Kokubungaku Kaishaku to Kansho* 48(6). 133–146.

鈴木重幸。1972。日本語文法 · 形態論。東京：むぎ書房。Shigeyuki Suzuki. 1972. *Nihongo Bunpo Keitairon*. Tokyo: Mugi Shobo.

潘世文。2024。漢語“（NP1）對（於）NP2 之 N<X>”格式的第一批用例及其語碼複製現象。外國語（上海外國語大學學報） 1。48–57。Shiwen Pan. 2024. Hanyu “(NP1) dui(yu) NP2 zhi N<X>” geshi de diyi pi yongli ji qi yuma fuzhi xianxiang. *Waiguoyu*, Shanghai Waiguoyu Daxue xuebao 1. 48–57.

沈國威。2010。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製、容受與共享。北京：中華書局。Guowei Shen. 2010. *Jindai Zhong-Ri Cihui Jiaoliu Yanjiu: Hanzi Xinci de Chuangzhi, Rongshou yu Gongxiang*. Beijing: Zhonghua Shuju.

沈國威。2011。現代漢語“歐化語法現象”中的日語因素問題。東アジア文化交涉研究，別冊，第 7 號。141–150。Guowei Shen. 2011. Xiandai Hanyu “ouhua yufa xianxiang” zhong de Riyu yinsu wenti. *Higasi Ajia Bunka Kosho Kenkyu*, supplemental volume 7. 141–150.

史有為。2000。漢語外來詞。北京：商務印書館。Youwei Shi. 2000. *Hanyu Wailaici*.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譚汝謙（主編）。1981。日本譯中國書綜合目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Yue Him Tam et al. (eds.). 1981. *Riben Yi Zhongguoshu Zonghe Mulu*.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

汪如東。2009。“基於”的語法化及其相關結構研究。見王惠玲、盧惠惠（主編），語言學理論與商務漢語教學研究，316–327。上海：學林出版社。Rudong Wang. 2009. “Jiyu” de yufahua ji qi xiangguan jiegou yanjiu. In Huiling Wang & Huihui Lu et al. (eds.), *Yuyanxue Lilun yu Shangwu Hanyu Jiaoxue Yanjiu*, 316–327. Shanghai: Xuelin Chubanshe.

汪如東。2013。“基於”的虛化、語體特徵及泛用現象研究。見袁暉、路越、鄧春（編），語體風格研究和語言運用，307–319。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Rudong Wang. 2013. “Jiyu” de xuhua, yuti tezheng ji fanyong xianxiang yanjiu. In Hui Yuan, Yue Lu & Chun Deng (eds.), *Yuti Fengge Yanjiu he Yuyan Yunyong*, 307–319. Hefei: Anhui Daxue Chubanshe.

王翠。2017。接觸引發的演變——再談介詞“基於”的來源。語言研究 1。41–48。 Cui Wang. 2017. Jiechu yinfa de yanbian: Zaitan jieci “jiyu” de laiyuan. *Yuyan Yanjiu* 1. 41–48.

王力。1980。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Li Wang. 1980. *Hanyushi Gao*. Beijing: Zhonghua Shuju.

王立達。1958。現代漢語中從日語借來的詞彙。中國語文 2。90–95。Lida Wang. 1958. Xiandai Hanyu zhong cong Riyu jielai de cihui. *Zhongguo Yuwen* 2. 90–95.

吳玉芝。2016。介詞“關於”源於日語說。語言教學與研究 6。92–102。Yuzhi Wu. 2016. Jieci “guanyu” yuanyu Riyu shuo.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6. 92–102.

薛桂譚。2024。漢日語言接觸視域下新興介詞“對於”的形成。日本學研究 1。109–123, 367。Guitan Xue. 2024. Han-Ri yuyan jiechu shiyu xia xinxing jieci “duiyu” de xingcheng. *Ribenxue Yanjiu* 1. 109–123, 367.

張成進。2014。介詞“基於”的詞彙化及相關問題。語文研究 4。28–32。Chengjin Zhang. 2014. Jieci “jiyu” de cihuihua ji xiangguan wenti. *Yuwen Yanjiu* 4. 28–32.

周菁。2020。“偉大”的詞源及詞義變遷——基於漢日語言接觸的視角。日語學習與研究 3。50–58。Jing Zhou. 2020. “Weida” de ciyuan ji ciyi bianqian: Jiyu Han-Ri yuyan jiechu de shijiao. *Riyu Xuexi yu Yanjiu* 3. 50–58.

築島裕（編）。2009。訓點語彙集成 第八卷。東京：汲古書院。Hiroshi Tsukishima (ed.). 2009. *Kunten Goi Shusei* 8. Tokyo: Kyuko Shoin.

Sino-Japanese Language Contact via Chinese Characters: A Case Study of the Compound Preposition *jiyu*

Yang Hao[i] and Wenzhong Sheng[ii]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i],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ii]

Abstract

Language contact catalyzed the rapid emergence of compound prepositions in modern Chinese. However,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mpound preposition *jiyu* 'based on' still require further investigation. Taking Japanese *kanbun kundoku* (classical Chinese reading traditions in Japan) materials as its starting point and drawing upon historical documents, such as modern Japanese-translated Chinese texts, Chinese-translated Japanese text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ies, and English-Japanese dictionaries, this paper thoroughly explores the conditions and catalysts for the emergence of *jiyu* during Sino-Japanese language contact. The study finds that, while affirming its exogenous origin, *jiyu* is best classified as a reborrowed word. Initial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ben*, Japanese *kunten* materials and native texts related to Chinese thought and culture featured the verb *motozuku*. By the 1860s and 1870s, its representation shifted, gradually adopting the character *ji*. Facilitated by English-Japanese dictionaries and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Japanese works, this shift promoted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jiyu* as a preposition in Chinese. The findings further highlight the crucial role played by Chinese characters in Sino-Japanese language contact.

Keywords

jiyu, language contact, Japanese notation, language return, *motozuku*

通訊地址：呼和浩特 金川開發區 內蒙古工業大學 外國語學院（郝洋）
上海 松江區 上海外國語大學 日本文化經濟學院（盛文忠）
電郵地址：haoyang827@hotmail.com（郝洋）
swz_42281@163.com（盛文忠）

收到稿件日期：2025年8月3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6年5月20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6年6月3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6年8月13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10月30日

2026年10月　第105卷 第4期
October 2026　Volume 105 Number 4

DOI: 10.65961/crcl-2026-0052

甲骨文“乍（作）”句法語義研究

朱生玉
天津大學

提要

甲骨文中之“作”主要用作動詞，其後可接名詞性成分：後接一個名詞時，“作”表示“建造”“鑄造”“建立”“擔任”“產生”等意義；後接兩個名詞成分時，“作”表達一種“致使”義；“作”還可為名詞成分的定語。“作”之後又可接謂詞性成分，有兩種情況：一是後接祭祀動詞或非祭祀動詞；二是後接主謂式；此時“作”表達“進行”“致使”義。“作”之詞義演變與句法組配密不可分，“作”進入句法後與表達事件義的輕動詞共同作用，顯現出不同的句法語義；其雙賓結構及“致使”義的產生更離不開輕動詞的句法運作。辭例歸納為探討“作”的詞彙語義提供了充分的描寫，輕動詞理論則為句法語義提供了解釋的視角與工具。在充分描寫語言事實的基礎上，進一步從理論層面探究其形成機制與內在規律，才能深化對語言現象的認識與理解。

關鍵詞

甲骨文，乍（作），句法，語義

© 2026 朱生玉。本文根據 Creative Commons 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 禁止改作 4.0 國際協議授權。

甲骨文中“乍”及相關字有如下三組：[1]

A.  H20546、H1404、H31993

B.  H11525、H31981、H23586

C.  H20624、H29690、H37474

從字形上看，B 比 A 多“”形，而 C 又比 B 多了“攴”形。C 可隸定作“𢦏”。徐中舒（1989: 888）以為 A 組“象作衣之初僅成領襟之形”，B 組之“”則“象縫紉之線跡”，C 組所從之“攴”“象以手持針形”；陳年福（2019: 463）亦採用此說。朱歧祥（2013: 5·330）以為“本象正在完成當中的衣服”。總而言之，就構形而言，上舉三組字形皆體現“作衣之意”，本義當為“製作”。林義光（2012: 134）認為“即作之古文”。王子楊（2013: 132）認為以上三組字形表現為不同組類的用字差異。學界基本認同將上引諸字釋為“作”，但該字在甲骨卜辭中有哪些實際用法，不同學者則有不同的意見，茲列舉如下：[2]

表 1 不同學者所歸納的“作”的意義

出處	用法
徐中舒（1989: 888–889）	①作；②為也、興起也；③人名；④讀如則，連詞
崔恒昇（2001: 174–175）	①製造；②釀造；③建立、建造；④鑄造；⑤編建；⑥人名；⑦用為“祚”，祭祀名，賜福（一說用作“酢”，謝神之祭）；⑧用為“則”，那麼；⑨作冊，職官名；⑩作方，方國名
陳年福（2001: 60–61）	①製作；②興建；③從事（農事）；④作為、充當；⑤組建或整治；⑥發生、發作；⑦始
郭鳳花（2003: 30）	①製作；②建造；③從事、進行（農事）；④作為、充當；⑤組建或整治；⑥發生、發作
王曉鵬（2018: 285）	①作、造；②作為、當作
張玉金（2024）	①製作；②建造、興建；③製造、為；④建立、創建；⑤開墾；⑥興起、發動；⑦進行、舉行；⑧演奏
張宇衛（2024）	①修作、興建；②產生、興起；③舉行、進行

1 字形引自劉釗等（2014: 203, 732–733）。本文所引甲骨卜辭來源及簡稱如下：H= 甲骨文合集、T= 小屯南地甲骨、HD= 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Y= 英國所藏甲骨集。

2 為節省篇幅，只列出觀點出處及用法，相應辭例請查閱各家原文。

張玉金（2025b）	①製作、釀造、鑄造；②建造、興建；③製造、為；④建立、創建；⑤開墾；⑥興起、發動；⑦進行、舉行
陳年福（2025: 264, 817–818）[3]	①製作；②組建、制定；③興建、建造；④農作、耕作；⑤起來、起身；⑥設立；⑦發生、產生；⑧活動、進行；⑨擔任、充任；⑩開始；⑪初、剛剛；⑫變、改變；⑬疑連詞；⑭讀“疟”；⑮人名；⑯演奏；⑰從事；⑱讀“柞”，指芟除草木

從上表不難看出，各家所歸納的“作”的用法數量不同，且有同有異，[4] 尚無定論。其中差異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對用法（或義項）概括的細密程度不同；二是對是否具有某些用法存在分歧；三是對某些字是否應釋讀為“作”存有爭議。以上研究中在句法方面以張玉金（2024, 2025b）、張宇衛（2024）的研究最為詳盡，在歸納甲骨文“作”的義項的同時，對其句法表現也做了描寫，所不同的是張玉金側重描寫，而張宇衛則做出了一定的解釋，但仍有值得商榷與深入解釋之處，如其認為“作”為非賓格動詞（unaccusative verb）的觀點恐難成立。非賓格動詞有如下特點：（1）是不及物動詞（不能指派賓格）；（2）表層結構的主語在深層語義上為受事或客體。而事實上，卜辭中“作”的句法表現，並不符合以上特點，[5]“作”是二元及物動詞，具有指派賓格的能力。詳實的描寫是句法研究的前提，但仍需更進一步的解釋，目前對甲骨文“作”的一些句法表現仍缺乏解釋，如“作”為什麼可以帶雙賓語、“作”的不同用法之間的演化關係是什麼、“作”的致使用法的來源等；本文將圍繞上述問題，從句法—語義介面的角度對甲骨卜辭中“作”的用法及句法語義做一番探究。

1.“作”後接名詞性成分

1.1. 作 + NP

“作”後接一個名詞性成分，為“作”的賓語，受“作”的支配（dominate）。上文已提到“作”之本義為“製作”，依據“作”所出現的實際語境，動詞“作”表現出“建造”“鑄造”“建立”“擔任”“產生”等意義。下文將結合具體辭例予以分析。

---

[3] ①–⑮見於“乍”字下，⑯–⑱見於“𠂤”字下。“𠂤”字下本列有“開始”一義，因其也見於“乍”字下，故不重複列出。

[4] 對同為動詞的“乍”，各家歸納其用法的細密程度亦有不同，如陳年福對不同用法的區分較為細密，而王曉鵬的區分較為概括。此外，其他學者對“作”及相關卜辭亦有論說，將在下文適當揭示。

[5] 張宇衛引用了楊作玲（2014: 272–278）對上古漢語傳世文獻中非賓格動詞“作”的分析，但需注意的是，楊作玲分析的是“站起”與“興起”義的“作”，若將之擴大化用於其他意義上的“作”進而認為是非賓格動詞，顯然是不合適的。

第一，表示“建造”

卜辭中“作”表示“建造”的用法十分常見，搭配也較多，主要有如下一些表達：

作宀

(1) 辛未卜，乍（作）宀。（H22246，婦女類）

作邑

(2) 王乍（作）邑于牛鼎。（H20275，師小字）
(3) 己亥卜，內貞：王𠂤（有）石才（在）宙北東，乍（作）邑于之。
王𠂤（有）石才（在）宙，乍（作）邑于之。
乍（作）邑于宙。（H13505，賓一）
(4) 庚午卜，內貞：王乍（作）邑，帝若。八月。
庚午卜，內貞：王勿乍（作）邑在茲，帝若。
貞：王乍（作）邑，帝若。八月。
貞：<王>勿乍（作）邑，帝若。（H14201，典賓）

作亳

(5) 辛<卯卜，殼貞：基>方缶乍（作）亳，不𢦏，其𠯿。
辛卯卜，殼貞：基方缶乍（作）亳，不𢦏，弗𠯿。
辛卯卜，殼貞：基方<缶>乍（作）亳，不𢦏，弗𠯿。
辛卯卜，殼貞：勿㠯基方<缶>乍（作）亳，子商<戈>。
辛卯卜，殼貞：勿㠯基方缶乍（作）亳，子商戈。四月。（H13514 正甲，賓組）

作宗

(6) □子卜，爭貞：乍（作）王宗。（H13542，賓三）
(7) 其乍（作）亞宗。（H30295，無名組）
(8) 甲辰<卜>：弜□才（在）茲乍（作）宗，若。（H34139，歷一）
(9) 叀大新，其乍（作）宗。
叀小新。（HD292，子組）

例（9），朱歧祥（2020: 196）云“此卜問興建宗廟，是用大的斷絲抑小的斷絲以祭”。

作宮

(10) 壬子卜：子其告𣪊，既𢀛丁。子曾告曰：丁族𠂤𠂤宅，子其乍（作）丁雝（宮）于𣪊。
壬子卜：子戠，弜告𣪊，既𢀛于＜丁＞，若。
壬子卜：子宧于𣪊，弜告于丁。
壬子卜：子內，其乍（作）丁雝（宮）于𣪊。（HD294，子組）

朱歧祥（2020: 198）以為以上卜辭是關於為武丁興建行宮的，若此說可信，“作丁宮”從句法上來說則可理解為“為武丁興建行宮”，“宮”為“作”之賓語，“丁”為受益對象。

作寢

(11) 乙巳卜，宁貞：王去乍（作）宲（寢）。（H13568，賓三）

作官（館）

(12) 其乍（作）官（館），鰻東？（HD113，子組）

朱歧祥（2020: 66）認為該辭是卜問花東子興建行館，並在行館以東捕魚。[6]

作𪒨

(13) □□卜：王其乍（作）𪒨[7]栔于廄……吉。（H30266，無名組）
(14) 王其乍（作）𪒨于旅□邑人，其受又（佑）。（H30267，無名組）
(15) 于机宿，亡𢦏。
于莆乍（作）𪒨，亡𢦏。大吉。（T2152，無名組）

6　朱歧祥（2020: 262）云“其乍宮鰻東”意即“準備興建行館於鰻地以東”，其對同一辭條的解釋雖前後不一致，但都將“作”理解為“興建”。

7　按，“𪒨”字又可作動詞用，如：
(i)　於盂𪒨，不雨。
(ii)　乙不雨。
(iii)　茲不雨。（H30271）
(iv)　……𪒨于茲丘……（H30272）
“𪒨”作動詞當為建造𪒨這種建築物。

姚孝遂云“卜辭累見‘作𡆥’于某地，又祖妣亦多有‘𡆥’，乃宗廟類之建築”（于省吾 1996: 3135），朱歧祥（2013: 5·228）亦云“用為宗廟類建築專名”，此說可從。

作宧

(16) 貞：乍（作）宧于𡍮。[8]
　　貞：㠯（勿）乍（作）宧于𡍮。（H1655 反，典賓）
(17) 戊午卜，㱿貞：我勿乍（作）宧。（H15191，賓一）
(18) 甲戌卜，爭貞：我勿自茲邑宧巳乍（作），若。（H13525，賓一）[9]

關於“宧”字，[10] 島邦男（2006: 589）認為應該是“家室或祠廟之義”；張玉金（1996）認為“宧”的本義指“人待或人住的房子”，而“作”在這裡是“建造”的意思；高島謙一（2004）認為“宧”指“賓館”或“宗廟”的意思，“作宧”即“建造賓館或宗廟”。另，“作”可訓“為”，卜辭中又見“為宧”，如 H1288、H15179、H15185–15188 等。例（18），沈培（2015）指出可以肯定“宧”是相當於“寢”“室”一類的建築，並認為“宧”是偏正結構，“宧巳作”為受事主語句，可以轉換為“巳（改）作宧”或“巳（改）宧作”；方稚松（2021: 90）同意沈說，並云卜辭大意是說“不要在茲邑建或設（某一建築形式），更改建造‘賓’這一建築形式，這樣，帝是否會若”。

其他

(19) 其乍（作）龍于凡田，有大雨。（《安明》1828）[11]
(20) 其乍（作）龍于凡田，有雨。（H29990，無名組）
(21) 令尹乍（作）大田。
　　勿令尹乍（作）大田。（H9472，典賓）
(22) 貞：乎（呼）乍（作）[12]于專。
　　勿乍（作）于專。（H11274，典賓）
(23) 乍（作）。（HB4351 正，賓組）
(24) 其呼乍（作）北。（HD85）

---

[8] 拓片模糊，陳年福（2010: 235）摹作“”，隸作“”。
[9] 與 H13526、H13527、H13528 同文。
[10] 舊釋“賓”之字異體繁多，這裡僅指從宀從丐（如“”“”）的一類字形。
[11] 引自張煒、詹鄞鑫（2001）。
[12] 曹錦炎、沈建華（2006: 1353）隸作“”，陳年福（2010: 1071）摹作“”，無隸定。

例（19）（20）“作龍”，許進雄（1991: 13）認為是“卜問建造土龍以祈雨的儀式”，並提及董仲舒《春秋繁露》詳載建造土龍祈雨之事。《山海經 · 大荒東經》：“大荒東北隅中，不得複上，故天下數旱。旱而為應龍之狀，可得大雨。”《左傳 · 昭公二十九年》：“龍，水物也。”《淮南子 · 說山訓》：“若為土龍以求雨。”例（21）“作田”，彭邦炯（1997: 372）以為“所謂‘作大田’即建造大面積的土田”；張玉金（2024, 2025b）以為指開墾田地。例（22）的“”字，學界有兩種隸定形，或作“圂”，或作“”。從字形來看，口中之“豕”的腹部有一橫筆貫穿。學者一般將之與《說文》“圂”聯繫起來，如王襄、饒宗頤、胡厚宣、姚孝遂均從此說（于省吾 1996: 1584）。《說文》：“圂，豕廁也。”“作圂”即營造豕舍。例（23）同版又有卜辭“勿禦于四帚嬴”，[13] 從辭例看，“四”當指地點。“”與“”當為一字異體，從構形看，該字或指某種建築物，張玉金（2025a）認為指酒窖。例（24），姚萱（2006: 125）認為“”字有兩種分析的可能性：一是分析為從“”聲，讀為“臺”；二是分析為“”“”二字合文，卜辭即“作臺北”。姚氏認為第二種分析可能性較大。無論哪種分析，“作”當為“建造”之意，朱歧祥（2020: 52）亦以為該條卜辭是關於建築的。

第二，表示“鑄造”

“作”表示“鑄造”，後接樂器、武器名詞，如：

(25) 叀（惠）小乙乍（作）美庸用。（H27352，無名組）
(26) 万其牉（作）庸，𠂤惠……。（H31018，無名組）
(27) ……于盂，不冓大風。
　　于翼日壬迺牉（作）庸，不冓大風。
　　弜翼日壬，其風。（H30270，無名組）
(28) 甲戌卜：子乍（作）戚分卯于丁用（HD372，子組）
(29) 甲午卜：子乍分卯其告丁若。
　　甲午卜：子乍分卯子弜告丁用若。（HD391，子組）
(30) 丁亥卜，大＜貞＞：其鑄黃呂，乍（作）凡（盤），利，叀（惠）……（H29687，何組）

張玉金（2021）說例（26）之“万”為主語，“牉（作）庸”即製作大鐘。對例（28）卜辭的釋文及句讀，學界存有分歧，洪颺（2016: 287）作“子作戚分卯，[告] 于丁，亡 [以]。用”，朱歧祥（2020: 235）作“子乍（作）戉，分卯于丁？用”，認為該辭

[13] 又見 H2832。

“是卜問花東子鑄造兵器，剖牲以獻武丁一事的吉否”。例（29）“”字《釋文》作“玉”，姚萱（2006: 345）作“琡”，洪颺（2016: 287）作“戚”，朱歧祥（2020: 246）作“戉”，以為“作”有“鑄造”意，言花東子製造斧鉞工具。例（30），燕耘（1973）以為該條卜辭是說“用黃呂作盤”，[14] 若此說可信，則“作”即“鑄造”之義；張玉金（2025b）亦從此說。

第三，表示“建立”

“作”表示“建立”時主要用於官職、軍隊，如：

(31) 癸巳＜卜＞，□貞：……乍（作）多亞。（H21705，子組）
(32) ＜貞＞：……我乍（作）多亞。（H21707，非王圓體類和劣體類）
(33) 丁酉貞：王乍（作）三𠂤（師）：又（右）、中、𠂇（左）。（H33006，歷二）

例（31）（32），李雪山（2001: 29–31）歸納卜辭中“亞”有 4 種用法，“多亞”指爵稱，並認為“作多亞”是說“建立多個亞也即多個諸侯”。例（33），趙誠（1988: 82）認為“作”有“建立”的意思，此說影響甚大；沈長雲（1990）則認為“作”應為“興起”或“徵發”之義。張玉金（2025b）認為（31）–（33）之“作”為“建立”之義。

第四，表示“產生”

卜辭“作”後可接表示“災禍”“憂患”一類的詞，這時侯“作”可理解為“產生”“遭受”之義，如：

(34) 丙辰＜卜＞，貞：子雍不乍（作）嬉（艱），不殟。（H3122，賓出）
(35) 貞：子妾不乍（作）堇（艱）。（H22067，午組）
(36) 庚戌卜，貞：彗不乍（作）艱。（H7188，賓出）
(37) 其乍（作）害。
其乍（作）害。
其乍（作）害大示。（H34101，歷二）
(38) 戊辰卜：今日雝己夕其乎（呼）工。大吉。
弜乎（呼）工，其乍（作）拇（吝）。
……工於雝己……（T2148，無名組）
(39) 乙酉卜，彻貞：我亡乍（作）口。（H21615，非王圓體類和劣體類）

[14] 原文發表時署名“燕耘”，後又收入林澐（1998: 44–45）。

(40) 丙戌，子卜，貞：我亡乍（作）囗。（H21727，非王圓體類和劣體類）
(41) 囗子，子卜，朕在臣＜歸＞。
　　丙子，子卜：唯丁乍（作）茲囗。（H21740，子組）[15]

例（34）–（36）為“作艱”，高景成（2008: 389）說“作”有“產生、興起”義。“子雍”為商王武丁之子。趙誠（2007）據花東卜辭認為子雍是一個活著的人。“子雍不乍（作）嬉（艱）”不大可能是卜問在世的子雍是否會製造災禍，而應該理解為子雍是否會產生（遭受）某種災禍。換言之，這種災禍是由神靈或外在因素導致發生在子雍身上。例（37）（38）“作害”“作咎”即產生禍害、產生憂患。例（39）–（41）“作囗”，李學勤（1958）在討論“至囗”時提及“作囗”，云“是一種災禍的名稱，意義不明”；沈培（1992）云“囗”大概有“災害”意；王貴民（2001）明言“作囗”是一動賓詞組，以“作”有“興起”之義，因而將“作囗”理解為“某種口舌和議論的興起”。卜辭中有“亡囗”與“亡疾”對卜的情形，這裡的“囗”應表示災禍之類的意思。張玉金（2025b）列舉了可出現於“作”後的 16 個災咎義名詞，將“作”的語義概括為“製造、為”；並提及“作”後可以帶雙賓語，一是成事賓語（即所製造的災咎），二是對象賓語。[16] 然而其認為“‘乍’後的當事賓語可以省略，這樣‘乍’後就只剩下成事賓語”，“省略”必然要以一個結構為基礎，從其表述似乎是認為“作 + $NP_{2\,(災咎)}$”是在“作 + $NP_{1\,(對象)}$ + $NP_{2\,(災咎)}$”的基礎上衍生而來的。這一觀點有可商榷之處。本文認為二者是兩個獨立的結構，並無省略或衍生關係。

第五，表示“擔任”

“作”後接“丁臣𣪊”，僅見於花東卜辭，如：

(42) 戊卜：子乍（作）丁臣𣪊，其作子艱。
　　戊卜：子乍（作）丁臣𣪊，弗作子艱。（HD75，子組）

時兵（2007: 209）認為“𣪊”是“囗”的異構，其理由有二：一是與“作茲囗”文例相同，二是據何琳儀（2003: 219）指出戰國文字中有“增繁無義偏旁”時增添“𠂤”的情況。但以上兩條理由值得商榷：首先，時兵所說文例相同是將上引花東卜辭與 H21740 相比較來說的，後者作“丙子，子卜：唯丁作茲囗”，與之文例並不相同；其次，增添“𠂤”而不區別意義是戰國文字的現象，不宜拿來衡量甲骨文。張宇衛

[15] 釋文據黃天樹（2006: 76）。
[16] 張玉金並未給出“作”後只跟災咎義名詞的具體例子，只給出了“作”後跟雙賓語且一個賓語為災咎義名詞的例子。

（2024）認為“子乍（作）丁臣𣏌”是一完整的主謂結構，該結構整體作“其作子艱 / 弗作子艱”的主語，其句法結構分析可備一說，但其認為“子乍（作）丁臣𣏌”的具體語義尚不清楚。張玉金（2025b）同意釋“𣏌”為“中”之異體，表示“旗幟”，而將“子作丁臣𣏌”理解為雙賓語結構，意即為丁臣製作旗幟。但問題是該對貞卜辭卜問的焦點是是否會給花東子帶來艱困，為丁臣製作旗幟而給花東子帶來艱困，於辭意難通。朱歧祥（2020: 47）對該條卜辭的處理有所不同。首先表現在句讀方面，將“其作”“弗作”與後面的“子艱”之間點斷；其次，在“𣏌”後括注為“中”，顯然是認為該字相當於“中”，云“‘臣中’指臣官集團的中官（官名專稱），或泛指眾臣的核心長官，又簡稱作‘中’”，認為以上卜辭是卜問花東子出任“臣中”一職是否會有艱困。其說較為合理。另，“作”在古書中亦有“擔任”之義，如《尚書 · 堯典》“伯禹作司空”。

1.2. 作 + NP，“作”修飾 NP

卜辭中又見“作 + NP”作為一個整體跟在“𠂤”“亡”之後的情況，如：

(43) 辛亥卜，王貞：𠂤乍（作）囚。（H21299，師小字）
(44) 貞：舌方出，隹（唯）我𠂤（有）乍（作）囚。（H6086，典賓）
(45) 辛卯卜，內貞：王𠂤（有）乍（作）囚。
　　卯卜，爭貞：王亡乍（作）囚。（H536，賓一）
(46) 貞：其𠂤乍（作）害。（H17050，賓出）
(47) ……𠂤乍（作）𩵦。（H19738，典賓）
(48) ……隹𩵦，𠂤乍（作）……（H13469，賓組）

從例（44）不難看出，“舌方出”才是“囚”的致因。例（45）具體是誰給王導致的憂患則不得而知，也不是該條卜辭所關心的焦點。例（48）沈長雲（1990）引《卜通》418“隹𩵦有作”，以為“卜問是否有陰霾興布”。其所引卜辭斷句或有誤。依武亞帥（2020）研究，卜辭存現動詞“𠂤（有）”的賓語既可以是名詞，也可以是動詞或動詞短語。“亡”是一個動詞，指“沒有”；“作囚”應該理解為動詞作定語的偏正結構，即“導致的憂患”。從句法結構上來說，“作 + NP”作為整體充當了“𠂤”或“亡”的賓語。以上“作”可理解為動詞直接做定語，義為“產生的”“導致的”。

1.3. 作 + NP_1 + NP_2

卜辭“作”後可接兩個名詞性成分，沈培（1992: 80）、楊逢彬（2003: 45–46）、齊航福（2015: 117）稱為雙賓語句，並根據賓語性質分為兩種句式：一是作 + IO + DO；二是作 + DO + IO。其中 IO 為間接賓語，DO 為直接賓語。

第一，作 + IO + DO

從語義角色來說，IO 所代表的名詞是動詞“作”所涉及的經事，DO 所代表的名詞是“作”的客體。齊航福（2015: 117）指出“‘作’字句中的表物成分大多是抽象而且不好的事物”。如：

(49) 甲午貞：其令多尹乍（作）王𡆥。（H32980，歷二）
(50) 乙亥卜，出貞：乍（作）王寢，告……。（H24953，出一）
(51) 庚戌卜：乍（作）啻庚祊。
　　乍（作）乍（作）祊。（H32030，歷二）
(52) 丙申卜，出貞：乍（作）小𠂤日，東癸。八月。（H23712，出一）
(53) □辰卜，王貞：千隹（唯）乍（作）余囚。（H21295，師小字）
(54) 癸亥卜，爭貞：洹弗乍（作）＜茲邑囚＞。
　　癸亥卜，爭貞：洹其乍（作）茲邑＜囚＞。（H7853，典賓）
(55) 貞：千弗其乍（作）方囚。（H8424，師賓間）
(56) 貞：不唯帝令乍（作）我囚。
　　□貞：方𢦏圍，唯帝令乍（作）我囚。三月。（《綴興集》83，典賓）[17]
(57) 貞：帝其乍（作）我孽。（H14184，賓組）
(58) □酉卜，殼貞：帝其亦令乍（作）我𠯿。
　　貞：帝不亦令乍（作）我𠯿。
　　＜王占＞曰：吉，其□。（《醉古集》100，典賓）
(59) 戊卜：𡍮奠其乍（作）子。
　　戊卜：𡍮奠不乍（作）子。（HD284，子組）

例（49）（50）“作王啻”以及前引例（10）“作丁雝（宮）”都是指為王或丁建造寢宮。（50）“作王寢”，張玉金（2025b）當作雙賓語，指“為時王建造寢宮”，[18]但其將（51）（52）看作“乍 + 定語 + V”結構，即將“啻庚祊”中的“啻庚”當作“祊”的定語，理解為“啻庚的祊祭”、將“小𠂤日”中的“小𠂤”當作“日”的定語，理解為“小𠂤的日祭”。本文以為，此說值得商榷。從句法結構來看，（51）（52）與（50）一致，沒有理由有兩種處理方式。“作啻庚祊”即為啻庚舉行祊祭、“作小𠂤日”即為小𠂤舉行日祭，均為雙賓語結構。（49）（50）的“王”與（51）（52）

[17] 引自方稚松（2022）。
[18] 張玉金（2025b）一文引了《東文》12 一條卜辭“貞：＜勿＞作＜父＞□宗”，認為該辭中的“＜父＞□”為“宗”的定語，義為“父□的宗廟”。按，“作＜父＞□宗”的句法結構與例（56）“作王宗”一致，不應有兩種處理方式。

的“啼庚”“小𠂤”都是間接賓語，即受益對象。[19] 而例（53）–（59）則不同，其間接賓語是受害對象。例（53）–（56）“作囚”、例（57）“作孽”均指造成災難或憂患。例（58），方稚松（2022）云“作”即“作孽”。以上諸例中，“作”後緊跟的是遭受災難或憂患的對象。一般將例（59）之“”釋作“齒”，但學界對其在上述辭例中的理解稍有分歧，大體有兩種觀點：一是認為表示“災禍”義，如孟世凱（2009: 625）、陳年福（2019: 34）、[20] 陳劍（2024）；二是認為齒指居所，如朱歧祥（2020: 185）云“字或理解為上古居住之所。‘乍子’可能指興建花東子的住所”。張玉金（2025b）贊同第一種解釋，但未給出有力論證。本文亦贊同第一種觀點，主要理由有二：第一，H5658 有卜辭云“王占曰：‘不吉，其以齒’”，“其以齒”是導致“不吉”的原因，可知“齒”表示負面意義；又 H11006 卜辭云“王夢，唯齒”，卜辭多見“王夢，唯囚”，[21] 辭例相同，可知“齒”當與“囚”之義相類。第二，上引 HD284 為正反對貞卜辭，根據 Serruys（1974）“其”字規則，“作子齒”應是占卜者不願意看到的情形，亦可推知“齒”指不好的意思。[22]

第二，作 + DO + IO

與第一式不同的是，客體 DO 緊跟動詞“作”，而經事 IO 位於客體之後。這一式的“作”字辭例相較第一式數量要少得多。如：

(60) 丁卜：施二牛禦伐，乍（作）宁妣庚。（HD236，子組）
(61) 庚寅卜，大貞：乍（作）喪小𠂤，終。八月。
辛卯卜，大貞：乍（作）小𠂤，亡榆（渝）。（《綴集》98 + H15432，[23] 出一）
(62) < 癸 > 巳卜，大貞：乍（作）小𠂤，徹……。（《合集》23586 +《合補》7094 +《存補》7.3.1，[24] 出一）
(63) < 甲 > 午卜，出貞：乍（作）小𠂤，屮徹示見，< 弗 > 大左。（H23709，出一）

---

19 “王”受到的益處是寢宮，而“啼庚”“小𠂤”受到的益處是一種祭祀。前者具體，後者抽象。

20 陳年福在“齒”字下雖未收錄 HD284 辭例，但收有類似“”之字；其所列第二個音義項云“卜辭或用作‘齧’，讀作‘孽’，又災害義”。

21 如 H272、H456、H974、H1185、H10345 等。

22 類似的對貞卜辭又如 H419“貞：其屮來 < 齒 > ／貞：亡來齒”。

23 劉影《甲骨新綴第 196–199 組》第 198 組，先秦史研究室網站（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5212.html），訪問日期：2023 年 11 月 15 日。

24 引自方稚松（2022: 51）。

例（60）姚萱（2006: 294）認為該條卜辭是說為建造“宧”這種建築而向妣庚祭祀；時兵（2007: 97）認為據姚萱的解釋，則“作宧妣庚”可譯作“為妣庚建造一所迎接她聖靈降臨的聖殿”，並指出“宧”為客體賓語、“妣庚”為受惠者賓語；齊航福（2015: 119）亦採用了時兵對該條卜辭的譯法；朱歧祥（2020: 142–143）則有不同意見，認為“賓”有“迎賓”之義，“作賓”指進行賓迎（迎神）的儀式。如前文所述，“宧”是一種建築，“作宧妣庚”宜理解為為妣庚建造“宧”這種建築。沈培（1992: 85）也提及例（61）（62），他肯定“小𠂤”是人名，但對“作𡆥小𠂤”“作喪小𠂤”能否看作雙賓語則有猶疑。按動詞語義特徵，雙賓語動詞包括三類：給予類、取得類、既非給予類也非取得類。沈培（1992: 80）以“作”屬第三類。齊航福（2015: 119）認為第一式中的“作”有“帶來”“帶給”意，可劃歸給予類，而認為第二式中的“作”系為動用法，故二式可稱作“為動雙賓語”。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例（58）“作我𡆥”與例（61）–（63）“作𡆥小𠂤”所表達的事件較為接近，均涉及某一對象遭受災殃，但二者的句法形式不同：前者為“作 + IO + DO”，後者為“作 + DO + IO”。這說明甲骨文“作”的雙賓結構中，直接賓語與間接賓語可以呈現不同的線性次序。根據 Goldberg（1995: 3）“語法形式無同義原則”，“作我𡆥”與“作𡆥小𠂤”在語義或語用上應該有微觀差異。例（58）對貞卜辭的焦點是“令”抑或“不令”，“作我𡆥”是包含在焦點之內的；而例（61）–（63）的焦點在辭末，如例（61）“終”“亡榆”才是焦點，“作𡆥小𠂤”並非焦點所在。但從現有有限的辭例看這種差異是否與賓語語序形成穩定對應，目前尚缺乏足夠材料加以證明，其具體制約因素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2. “作”後接謂詞性成分

卜辭中“作”後面也可以接謂詞性成分，大體有兩種情況：一是直接跟 VP；二是跟主謂結構，即 NP + VP。

2.1. 作 + VP

從詞義角度來說，甲骨文中的動詞可分為祭祀動詞與非祭祀動詞兩大類。“作”後既可接以祭祀動詞為核心構成的謂詞短語，又可接以非祭祀動詞為核心構成的謂詞短語。

第一，作 + 非祭祀動詞

卜辭中，“作”後謂詞成分的核心為非祭祀動詞的例子如：

(64) 辛未 < 貞 >：王乍（作）令或不直。（H32877，歷二）

(65) 貞：今艸（早）王勿乍（作）从＜望＞乘伐下危，下上弗若，不我其受又。（H6506，典賓）
(66) ＜貞＞：乍（作）告疾于祖辛，正。（H13852，典賓）
(67) □□卜，貞：眾乍（作）耤，不喪□……（H8，賓三）
(68) 己＜醜＞卜，殼貞：帝乍（作）伐……（H14185，典賓）
(69) ……＜令＞𠂤乍（作）執。（H5947，典賓）
(70) 庚午卜，賓貞：旁方其乍（作）。（H6666，賓三）
(71) 貞：歸，其乍（作）戎。（H6923，典賓）
(72) 辛卯卜，其乍（作）戎。（H7750，師賓間）
(73) 貞：曰子商至于𠂤乍（作），。
勿曰子商至于𠂤乍（作），。（H6571 正，賓一）
(74) 王乍（作）令𠂤不橐。（H4499 正乙，賓組）
(75) □□卜，□貞：令畢眾犬徂（延）乍（作）𠬪。五月。（H4636，賓出）
(76) 丁卯卜：王其乍（作）各从茲，有正，王受祐。吉。
弜乍（作）各，亡若。（H31230 + H31908 + H31895，無名組）[25]
(77) 癸酉，子卜，高乍（作）不若。（H21826，非王圓體類和劣體類）
(78) 丙卜：子其往灑𣪊，乃畬，於乍（作）廼來？（HD16，子組）

例（64）“作”之後有表示役使義的動詞“令”。例（65），高島謙一（2013: 304）認為“作”是一個表達“使令”義的顯性語素。[26] 例（66）可以理解為作“告疾于祖辛”這件事；例（67）可理解為眾人作“耤”這件事；例（68）可理解為帝發起了征伐這件事；例（69）即進行執捕；例（70）“”，陳夢家（2016: 2）釋作“戎”，劉釗等（2014: 719）亦釋“戎”，今從之。胡厚宣（1976）云“戎”有伐義，趙誠（2000: 9）以為“表示征伐、暴亂之義”，孫亞冰（2003: 212）亦云有侵伐義。“戎”在卜辭中有作動詞的用法。[27]“作戎”即進行征伐。學界對例（73）的釋讀分歧較大，主要有三處：首先，“”“”字的釋讀存在分歧，有釋“丁”“口（圍）”“城”等不同意見；其次，“”與“𠂤”的順序有不同安排，或“”在“𠂤”前，或“𠂤”在“”前；

[25] 拼合及釋文見黃天樹（2013: 326）。
[26] 高島謙一認為說“從”通過詞尾 *-s 來表達使動的功能已“不再起作用”，因此需要一個顯性的表達“使令”義的“作”。
[27] 參如下卜辭：
(i) 戉其戎。
(ii) 不＜隹＞戎。（H7748）
(iii) 戉午卜，其戎。（H7752）

第三，“”字有釋“山”“火”兩種意見。對此，王蘊智（2020）已有詳細的探討，同意釋為“作火”，指一種作戰方法，即“火攻”。若此說可信，“作火”的句法結構應理解為“火”名詞用作動詞以後再與“作”結合。例（74）“橐”字作“”，劉釗等（2014: 386）釋作“橐”。該字又見於 H4284，王恩田（2021: 395）認為當讀為“惰”，引申有遲緩義；張玉金（2025b）則認為“橐”有災禍義。例（75），張玉金（2025b）讀“㚔”為“耘”，意即命令畢和犬進行耕耘。例（76）“各”有“來、至”義，張玉金（2025b）以為“作各”就是“進行格至”之義。例（77），高島謙一（2013: 129）認為這裡的“不若”是受使役語素“作”限制的動詞片語。照以上分析，例（78）“作”可理解為進行這種活動。

從以上諸例不難看出，“作”的意義較虛，其有無並不影響句義的完整性，主要起一種語法上的作用。高島謙一（2009: 67）認為“作”是一個使役語素，這種“作 + VP”結構表示“引起一個動作行為發生”。

第二，作 + 祭祀動詞

卜辭中，“作”後謂詞性成分的核心為祭祀動詞的用例如：

(79) 庚辰卜，貞：衣（卒）升歲乍（作）餗自且（祖）乙至於丁。十二月。（H377，賓出）
(80) 甲子卜，穷貞：乍（作）屮于匕（妣）甲，正。（H13658，典賓）
(81) 甲子卜，穷貞：乍（作）屮于妣甲，正。（H13658 正，典賓）
(82) 乙酉卜，亙貞：乍（作）禦庚，不殟。（H17086，典賓）
(83) 己卜：其酌三牛乍（作）祝，叀之用妣庚？用。一二
己卜：其酌三牛乍（作）祝，叀之用妣庚？用。三（HD286，子組）[28]
(84) ……大乙、大丁、大甲，其乍（作），乍（作）豐庸，又＜正＞。（H27137，無名組）[29]
(85) 叀（惠）升公乍（作）豐庸，於又正，王受＜又＞。（H30961，何組）
(86) 其乍（作）豐又正。
□乍（作）豐。（H31067，無名組）
(87) □□貞：日于且（祖）乙其乍（作）豐。（H32557，歷二）
(88) 丁卜：今庚其乍（作）豐，（速）丁畬（飲），若。一二
丁卜：今庚其乍（作）豐，（速）丁畬（飲），若。三（HD501，子組）

[28] 釋文及句讀據朱歧祥（2020: 187）。
[29] 釋文及句讀據裘錫圭（2012: 40）。本文引用時改“豐”為“豐”。

(89) 禦牧于匕（妣）乙盧豕，匕（妣）癸彘，匕（妣）丁，匕（妣）乙。
乍（作）匕（妣）丁……
禦眾于且（祖）丁牛，匕（妣）癸盧豕。
禦且（祖）癸，且（祖）乙彘，且（祖）戊。
乍（作）父乙，匕（妣）壬豚，兄乙豚，化彡。
兄甲豚，父庚豕。（H31993，屯西子卜辭）

(90) 其乍（作）雰于……（H30073，無名組）

(91) 弜乍（作）雰。
于喪，王弗每（悔）。（H30074，無名組）

(92) 癸……
弜（登），于之若。
其乍（作）才（在）二祼，王受又（佑）。
于宗又正，王受又（佑）。
隹（惠）用祝，又正，王受又（佑）。
弜用祝。
王賓。
弜賓。（T2345，無名組）

裘錫圭（1992: 201）將例（84）（85）中的“”“”釋作“豐”，指一種大鼓，並云：“卜辭中所說的‘作豐’‘作庸’，大概多數與《禮記》的‘作鐘鼓’同意，是指作樂而言的。其中是否有應該當製作豐、庸講的，還需要研究。”可見，裘先生理解的“作豐”應是演奏大鼓的意思，對於是否可理解為製作大鼓尚不確定。林澐（1985, 2018）論證了古文字中“豐”“豊”本為不同的兩個字，認為卜辭該字應釋作“豊”。釋“豊”之說為目前學界所接受，如劉釗等（2014: 300）、李學勤（2013: 431–432）。[30] 林澐（2018）指出“豐庸”可理解為“行禮時用的‘庸’”。甲骨卜辭中除了“作豐庸”，還常見“作豐”，如例（86）–（88）。蔡鋒（2004）及朱彥民（2014: 496）均認為“作豐”即釀造醴酒。例（87）先說“作豐”，又說“飲”，可見，將“豐”當作“醴”講是能夠講通的。“作豐（醴）”有兩種理解的可能性：一是按照字面理解為“製作（釀造）醴酒”；二是理解為舉行醴酒相關的祭祀儀式。本文以為第二種理解的可能性更大一些。首先，“豐”可被作為祭品來用，如：H15818“癸未卜，貞：餗豐隹出酉（酒）”、[31]H30725“隹茲豐用 / 弜用茲豐”、H32536“丙

[30] 李學勤先生主編《字源》中，“豊”“豐”字條由金國泰撰寫。

[31] 拓片原字形作“”，姚孝遂（1988: 363）摹作“”，釋文作“酒”；曹錦炎、沈建華（2006: 1869）作“酏”；陳年福（2010: 1474）摹作“”，釋文作“奠”。

戊卜：𢀛新豐用 / 𢀛舊豐用”、H27459“壬戌卜，狄貞：王父甲□其豐，王受又（祐）”等，裘錫圭（2012: 40）指出 H27459“其豐”應理解為“其用豐”，並說“卜辭裡這種名詞作動詞用的情況很常見”。其次，“作”可用在動詞前，表示“舉行、進行”或“引起某一動作行為”，前文已有論述。第三，從上舉卜辭來看，“作豐”之後有的有關於是否“又正”“王受又”的卜問，這與通過舉行某種祭儀之後卜問是否能夠獲得禎祥、佑助的習慣是相輔的。如果將“作豐”理解為釀造醴酒，則是卜問釀造醴酒之後是否獲得禎祥、佑助，於情理似有隔閡難通之處。例（89）第 5 條卜辭“作”後之“”字，裘錫圭（1972）以為有可能是“禦疾”之“禦”的專字或“禦疾”的合文，例（88b）“作”後應是省略了類似“”的動詞。例（90）（91）的“雩”字，姚孝遂以為用為祭名（于省吾 1996: 1167）。“雩”與求雨之祭有關。“雩”字又見於 H30065“其㠯奉雨，在盂雩，有大雨”、H30075“小雩𢀛豕 / 𢀛羊”、H30444“𢀛雩酌奉雨”，從“雩”的句法分佈，不難看出“雩”應為動詞。“在盂雩”即在盂地舉行雩祭；“小雩𢀛豕”即卜問是否用豕進行小規模的雩祭；“雩”與“酌”連用亦是明證。例（92）“”字，姚孝遂以為當隸作“”，用作祭名（于省吾 1996: 2730）；朱歧祥（1989: 365）云：“從人置於鼎彝之中，象烹人牲之形。《說文》字偽作，隸作鼏：‘鼎之絕大者，從鼎乃聲。’卜辭用本義。字又泛指用鼎彝烹牲以祭之意。字兼用作動詞。”陳劍（2008）釋作“肆”，卜辭中用作祭名或祭祀動詞，與“分解牲體”或“進所解牲體”義有關。“作”可分析為“作”後接祭祀動詞“”。[32]

2.2. 作 + NP + VP

“作”之後可跟一個主謂結構，該主謂結構的核心動詞既可以是非祭祀動詞，也可以是祭祀動詞。這一類結構在卜辭中相對較少。核心動詞為非祭祀動詞的例子如：

(93) 乙酉卜，內貞：子商基方。三月。
　　丙戌卜，內：我乍（作）基方……（H6570，賓一）
(94) □□卜，㱿貞：我其已賓乍（作）帝降若？
　　□□＜卜＞，㱿貞：我勿已賓乍（作）帝降不若？（H6497，典賓）

高島謙一（2009: 70）將例（93）命辭譯作“我們將使基方製造”，可見，他是將“”理解做“製造”義的。例（94）對貞卜辭曾一度引起了學界的爭論，觀點紛出。對辭

[32] 陳先生說到 T2276“尊進于（祼）”的“（肆）”與“作于二（祼）”的“（肆）”與《顒卣》金文“于乃姑（祼）”的“（肆）”可能是同一種祭祀。從其表述可知，其將“作”視為動詞。

句中的“作”的理解主要有四種觀點：一是將“作”理解為動詞，相當於“為”，如：葉玉森以“作帝即作禘祭”（于省吾 1996: 3246）；于省吾（1943: 37）以“我其祀賓乍”即“我其為巳賓”之倒語。二是以“作”與“帝（禘）”同義，以吳其昌（2008: 302）為代表。三是以“乍”相當於“則”。胡光煒（1928: 21）認為卜辭假“乍”為“則”，此觀點影響較大，遵從者較多，[33] 如郭沫若（1983: 365）於“乍”前點斷，讀“乍”為“則”，理解為連詞，侯敏（1983）亦同郭說。四是以“乍”為“酢”。唐鈺明（1986）在“乍”後句讀，讀為“酢”，理解為祭名；張玉金（1999）句讀與唐鈺明同，但將“巳賓乍”分析為動賓結構，即“巳”為祭祀動詞，“賓乍”為其賓語；張玉金（2021: 106）說“‘巳賓乍’是指為人居所的建造而舉行祭祀”。本文傾向於認為“作”仍具有動詞性，用於“帝降若／不若”之前，表示致使關係；前一分句“我其祀賓／我勿祀賓”表示致因事件，後一分句“帝降若／帝降不若”表示相應的結果。全辭大意是：我舉行祀賓，是否會因此使帝降若；我不舉行祀賓，是否會因此使帝降不若。這樣理解既無須將“作”讀為“則”或其他字，也使“作”在句中具有明確的句法語義功能，並可與其使役用法相聯繫（詳見後文分析）。

核心動詞為祭祀動詞的例子如：

(95) 乙丑王卜，貞：**𠂤**巫九**𡆥**，乍（作）余**𡉈**，𥘅廿告獻侯黹冊廿……（H36345，黃類）
(96) 甲午王卜，貞：𠂤（作）余𢀛，朕寀𠂤，余步，比侯喜正（征）人方。上下𠬜示受余又=（有祐）。不**譡**𢦏（翦），囚（憂）。告于大邑商，<亡害>才（在）𣪘。王占曰：“吉。”才（在）九月。遘上甲𢦚，隹（唯）十祀。（H36482，黃類）
(97) 己卯卜，貞：羊二𩵦一，乍（作）余往。（《村中南》301）

例（95）（96）的“**𡉈**”“𢀛”為祭祀動詞，卜辭中又見“余作**𡉈**”這一表達，如“乙丑王卜，貞：**𠂤**巫九**𡆥**，余乍（作）**𡉈**，启告侯田冊𠬜方、羌方、羞方、轡方，余其比侯田𢍏戔四封方”（H36528 反）。張玉金（2025b）懷疑“余作**𡉈**”乃“作余**𡉈**”之誤，認為“作”是為動用法，“作余**𡉈**”為雙賓語結構，其中“**𡉈**”為動詞充當受事賓語，意即為我舉行**𡉈**祭；[34] 同理，以“作余𢀛”為“為我舉行𢀛祭”。此說值得商榷，

[33] 李孝定、彭邦炯、趙誠亦贊同此說，以上觀點可參見于省吾（1996: 3247–3253）。

[34] 張先生文中只說“余作**𡉈**”可能是“作余**𡉈**”之誤，可見其並不能肯定；且未能給出進一步的證據。張先生之所以將“作余**𡉈**”理解為雙賓語，一個主要的原因是提到甲骨文中第二人稱代詞“余”一般只做主語和賓語，且“余”位於“作”之後，因此便把“余”分析為為動賓語。實際上，將“余”視作主語也並不違背甲骨文“余”的語法規則。

理由有三：第一，**𡧓**祭、彭祭通常以去世之人為祭祀對象，而這裡的“余”顯然指活人。為活人舉行**𡧓**祭、彭祭，不大合情理。第二，“作”為何有為動用法，缺乏進一步解釋。第三，“**𡧓**”是動詞，為什麼可以充當“受事賓語”，也缺乏必要的解釋。本文以為，這裡的“余**𡧓**”“余彭”均為主謂短語，整體充當“作”的補足語，[35] 其中“余”為後一謂詞的主語，而非“作”的為動賓語。此時“作”的詞彙意義已較為虛化，主要表示使役，即“作余**𡧓**”可理解為“使我進行**𡧓**祭”，“作余彭”即“使我進行彭祭”。例（97）“作余往”結構與之相同，即“使我前往”。關於這類結構的句法語義，詳見後文。

3. “作”後不接任何成分

卜辭中，有少量“作”之後不跟任何成分的用例，如：

(98) 貞：勿求年我。
　　貞：𠭯年于。
　　貞：𢀛禦乍（作）。
　　＜貞＞：求＜年＞我＜宜＞。（H10127，典賓）
(99) 其其退彡日丁，弗乍（作）。
　　弜退，𢦏。（H34445，歷一）
(100) 甲辰卜，疑貞：王賓夕祼至于翼（翌）夙祼不乍（作）。（H25460，出二）
(101) 乙卜：其又伐，于呂乍（作），妣庚各。
　　乙卜：其又十鬯妣庚。
　　乙卜：其又伐，于呂乍（作），妣庚各。（HD276，子組）
(102) 庚午卜：翼（翌）日辛萬其乍（作），不遘大雨。吉。（H30142，無名組）
(103) ……萬其乍（作）……[36]（H29690，無名組）

例（98）的“作”後雖未接任何成分，但實際上應為“作禦”，只不過以“𢀛”為標記將“禦”前置了。例（99），張玉金（2025b）認為“作”之賓語當為“彡日丁”，承前而省。例（100）“作”的賓語當為“夙祼”，亦前置於“作”。例（101），姚萱（2006: 313）云：“此兩辭謂將要又伐於妣庚，如于呂地作此又伐，妣庚是否會降臨。‘作’即‘作祝’‘作禦’之作。”時兵（2007: 208–209）將該條卜辭句

[35] 這裡說的“補足語”指形式句法中的 complement，而非傳統語法所說的“補語”。

[36] 該拓片字跡不清晰，曹錦炎、沈建華（2006: 3309）隸作“**𢦏**”，陳年福（2010: 2642）摹作“”，隸作“𢦏”。

讀為“其又伐于呂，乍（作）妣庚各”，並採納高島謙一關於“作”有使役用法的觀點，將“乍（作）妣庚各”分析為使役結構，意即“使妣庚降臨”。朱歧祥（2020: 180）云：“‘于呂作’，即‘作于呂’的移位元，‘作’字字形正像‘衣’的下半，本意為尚未完成而正在完成當中的衣服。字引申有進行意。句意指到呂地進行殺牲迎神的活動。”總而言之，這一類“作”的意義較虛，可以理解為“舉行”“進行”。從句法上來說，也可以視為“作”後的謂詞性成分被提到了前面或被省略了。“祼不作”相當於“不作祼”、“于呂作”是說“于呂作又伐”。前文引H31018有“萬其𢦏（作）庸”，所以例（102）（103）的“作”後很可能省略了“庸”，張玉金（2025b）也持此觀點。

4. “作”之句法運作及語義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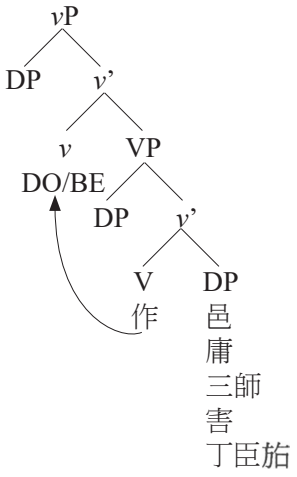
上文對卜辭中動詞“作”的意義及句法分佈做了客觀而詳盡的描寫。對語言事實的歸納與描寫只是語法研究的基礎，還應進一步探究其句法機制及其背後的規律。就本文所論“作”的句法語義來說，至少有三個問題需要解釋：一是“作”後跟名詞性成分時，如何由“製作”義衍生出“建造”“鑄造”“建立”“擔任”“產生”等義，以及這幾個意義之間是什麼關係？二是“作”後接謂詞性成分時為什麼會有“進行”“使役”義？三是“作”為什麼可以帶雙賓語？本節將嘗試對以上問題予以解答。需要說明的是，雙及物、與格及使役結構在形式句法學中均存在不同的分析方案。本文無意對相關理論爭議作全面討論，也不認為所採分析是唯一可能的解釋，而是嘗試以輕動詞理論作為一種分析框架，考察其能否對甲骨文“作”的若干句法語義現象作出較為統一的說明。

4.1. “作”後接名詞性成分

根據形式句法學的觀點，詞彙性的實義動詞是謂語的核心成分，謂語的作用是表達事件義，而事件義的表達離不開輕動詞。黃正德（2008）、鄧思穎（2010: 88）將表示事件語義的輕動詞分為BE、DO、BECOME、CAUSE。下面我們就借助於輕動詞理論來闡釋甲骨文“作”字句的句法結構，同時對其語義演變作出解釋。卜辭中“作”表示“建造”“鑄造”“建立”“產生”“擔任”之義的，有“作邑”“作庸”“作三師”“作害”“作丁臣𣪊”，[37] 其句法結構如下圖所示：

[37] 為使句法樹簡潔清晰，暫省去辭例中不必要的成分，但不影響本文所探討的問題。後文仿此。

圖 1　“作 + NP”的句法結構圖



“邑”“庸”“三師”“害”“丁臣𣪊”是實義動詞“作”的補足語，其事件語義屬活動類（DO），只不過“作”支配對象的語義類別不同。[38]“丁臣𣪊”雖也是“作”的補足語，但其上的輕動詞卻不是表示活動性的 DO，而是表示狀態的 BE。是輕動詞的不同，導致“作丁臣𣪊”中“作”的語義解讀與上述其他情形有所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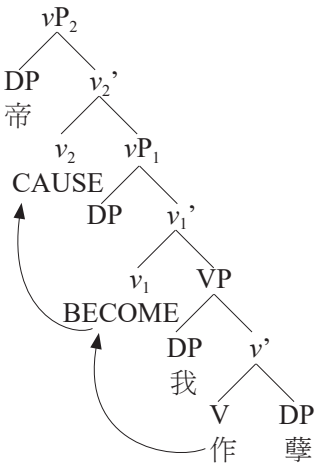
詞義的演變與其在句中的使用息息相關，具體來說，是詞的搭配關係影響詞義的發展。與及物動詞關係最為密切的則為其賓語論元。束定芳（2014: 53）指出“動詞可以根據與其共現的名詞論元的不同而改變意義”。“作”之“建造”“鑄造”“建立”“擔任”“產生”義都是與不同類型的賓語論元搭配時而衍生出的。高島謙一（2013）即指出“作”後的名詞有兩類：一類物理 / 具體的，一類是心理 / 抽象的。“鑄造”“建立”“擔任”“產生”四個義位均以“製作”為起點衍生而出，具體來說，“鑄造”和“建立”是“製作”的方式，只是適用對象不同；從事於“製作”這種工作、工種，即“擔任”，也可理解為主體處於“製作”的狀態；“製作”往往會產生製成品，“產生”即側重於結果。因此，“鑄造”“建立”“擔任”“產生”均可看作“製作”義在不同語境下的衍生義。本文開篇介紹到不同學者所歸納的“作”的義項各有不同，一方面是對有些字詞的理解不同所致，如崔恒昇（2001: 174）將“作豐”釋為“作豊（醴泉）”，進而認為“作”有“釀造”義；另一方面，主要是因為基於語料概括的疏密

[38] 張宇衛（2024）將“作 + NP（實體名詞）”的外部論元（主語）的語義角色分析為致事，這是不合適的，實際應當是施事。表層結構上來看，施事、致事均佔據主語的位置，但二者在深層結構中的句法位置是不同的。詳見下文。

程度不同罷了，如張玉金（2025b）依據“作田”這一表達認為“作”有“開墾”義；[39] 還有的是對同一意義的表述不同，如郭鳳花（2003: 30）的“發生”即本文的“產生”。

“作”後跟兩個名詞性成分時構成的雙賓式更離不開輕動詞的運作。馮勝利（2016: 113–114）指出“凡是動詞後帶兩個賓語的必定存在輕動詞的運作：移位後兩個動詞合併成一個的結果”。“作 + IO + DO”與“作 + DO + IO”在表層語序上有所不同，可能反映了其句法組織方式的差異。下文嘗試分別對兩類結構作出分析，先以“帝其作我孽”為例探討“作 + IO + DO”的句法運作及“致使”義的產生。本文採用 CAUSE、BECOME 結構分析“帝其作我孽”一類句式，主要是基於其事件語義。“作孽”並非典型的給予事件，而是致事者實施某一行為，使經事者進入遭受災殃的結果狀態。因此，本文以 CAUSE 表示致使關係，以 BECOME 表示致使所產生的結果。如下圖所示：[40]

圖 2 “作 + IO + DO”的句法運作示意圖



“孽”是“作”的補足語，“作孽”這個事件的施行者是“帝”，是致事；也就是說，帝做了一件事，即“製造災殃”，產生了一個結果，即讓我遭受了這種災殃。圖中涉及兩個輕動詞，CAUSE 表示“致使”，“致使”一般會產生一定的結果，BECOME 這個輕動詞是表示致使所產生的結果。由於這裡的輕動詞無語音形式，促發了它們所控制的下屬實義動詞“作”向上移位，最終形成表層的“帝作我孽”表達式。[4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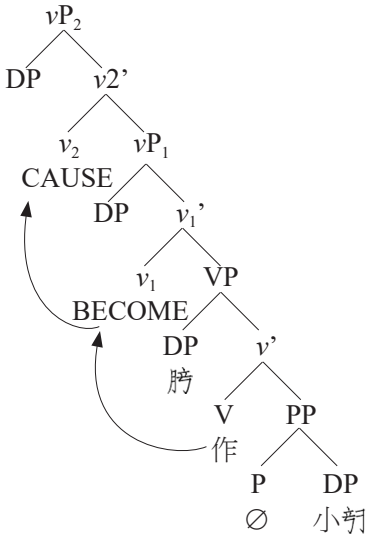
[39] 考慮到語義的傳承性及概括性，傳世文獻中“作”並無“開墾”一義，故本文未將之單獨析出。

[40] 這只是對該類結構的一種可能分析，並不排斥其他句法解釋。

[41] 馮勝利（2016: 162）對“帝其作我蘗”亦有簡單分析。

“作 + DO + IO”與上述結構有所不同，下文以“作𠰁小𠬜”為例予以分析：

圖 3　“作 + DO + IO”的句法運作示意圖



“作 + DO + IO”是間賓位於直賓之後，此現象在文獻中非常少見，通常情況下，間賓位於直賓之後時，間賓前一般有介詞引介，如《論語 · 顏淵》“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政”是“問”的真賓語，“孔子”是“問”所關涉的對象。在《史記 · 張釋之馮唐列傳》“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句中，“上林尉”是“問”的對象，“諸禽獸簿”是“問”的真賓語。[42] 另外，鄧思穎（2003: 75–84）指出粵語中有“動詞 + DO + IO”的結構，並認為它是一種省略了介詞的與格結構。結合上古漢語及粵語中相關與格格式，本文暫將此類結構分析為帶有空介詞的與格結構，以說明其“作 + DO + IO”的表層語序。如此則“作𠰁小𠬜”中的“作”是以介賓結構為補足語的，只不過這個介詞為“空介詞”；在輕動詞的運作下，動詞“作”上移，便形成了“作𠰁小𠬜”的表層形式，其表達的意思可理解為“某神靈（帝）作𠰁（給）小𠬜”；同理，“作穵妣庚”即“某神靈（帝）建造穵（給）妣庚”。“空介詞”可以實現為語音形式，即如“問政於孔子”“告紂之罪於天”，雖二者的語音形式均實現為“於”，但有所不同，前一個“於”引介信息的來源，後一個“於”表達信息向終點轉移。這裡的“空介詞”表達的是直賓向間賓的轉移。

---

[42] 關於“問”的例句引自梅廣（2018: 431）。梅先生指出上古漢語的問告類動詞“問”“告”有用介詞組和不用介詞組兩種結構，關於“告”的例句如《史記 · 魯周公世家》“告紂之罪於天”、《左傳 · 隱西元年》“且告之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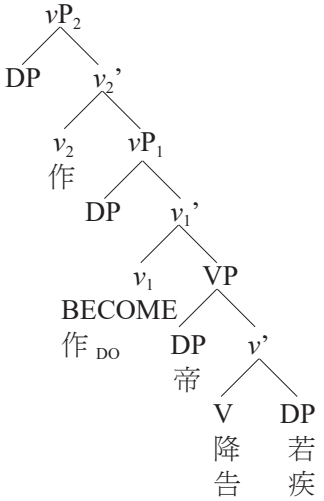
4.2. “作”後接謂詞性成分

“作”後接謂詞性成分的結構中，“作”的作用是什麼，學界較少有人給予解釋。郭鳳花（2003: 30）指出“作”帶謂詞賓語時表示“從事、進行、發生”等抽象詞義；張玉金（2025b）在郭氏基礎上歸納為“進行、舉行”義，並認為“作”後所接的單個動詞為“作”的賓語；李發（2015）認為是虛義動詞；張宇衛（2024）認為 VP 充當“作”的當事賓語，且此時的主語轉為致事，但未進一步解釋為何“作”可以以 VP 作賓語以及致使義是如何產生的。高島謙一（2009）的觀點很有啟發性，認為謂詞前的“作”是一個使役語素，其解釋還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指出“製造”與“使役”在語義上有緊密聯繫。第二，認為使役結構中的動詞配價是變動的，是增價而不是減價。這一論述與形式句法中輕動詞增價裝置原理一致。第三，認為“作 + VP”的底層結構中，“作”後面隱含了一個 NP，且這個 NP 與“作”前的主語同指；而“作 + NP + VP”中的 NP 與“作”前的主語不同指。因此，“作 + VP”中的“作”有“引起”的意義，而“作 + NP + VP”中的“作”之“引起”義不明顯。然而，以上都只是對謂詞性成分前“作”的句法意義的表述，依然沒有解釋為什麼“作”有“進行”“引起”或“使役”的用法。[43] 時兵（2007: 209）認為“作”字句從雙賓結構到使役結構“肯定經歷了一個重新分析的過程”。本文承認“作”有“使役”義，且認為“使役”義是從“製造”義衍生來的。這一點具有語言類型學上的證據，如英語“make”、德語“machen”、荷蘭語“maken”、西班牙語“hacer”、法語“faire”、義大利語“fare”、葡萄牙語“fazer”、韓國語“만들었다”、俄語“делать”、印地語“बनाना（banaana）”等均既有“製作、製造”義，又有“致使”義。黃成龍（2014）指出表示“做”的動作在東亞、東南亞、歐亞、大洋洲和非洲部分地區語言中均可表達致使義；李靜波（2020）談及製作義動詞是致使標記的主要來源之一；袁善來（2024）考察了壯侗語族語言“做”義動詞演變為致使標記的情形。需要指出的是，“作”的“製作”義與“使役”義之間的語義聯繫，不僅得到跨語言材料的支持，其使役用法也可以借助 CAUSE、BECOME 等輕動詞結構予以解釋。下面再以“作帝降若”“作告疾于祖辛”為例予以分析。

---

[43] 高島謙一（2013）提到“作”是一個“句法運符（grammatical operator）”，但未解釋是如何運作的。

圖 4　“作”後接謂詞成分的句法結構



“作帝降若”與“帝其作我孽”結構類似，只不過底層的實義動詞為“降”，且“若”名物化後做了“降”的補足語。所不同的是，此時的“作”可以分析為顯性輕動詞，[44] 佔據了原來 CAUSE 的位置，所以此時起“致使”作用的是“作”；實義動詞“降”上移至表示結果的輕動詞 BECOME，“帝”上移至 vP_1 的指示語 DP，即獲得“作帝降若”這一表層形式。同樣的分析也適用於“作余彭”“作余往”一類結構。其中“余彭”“余往”均為主謂性成分，“余”是嵌入小句的主語，“作”則位於其上層，表示使役義。因此，“作余彭”即“使我進行彭祭”，“作余往”即“使我前往”。由此看來，“作 + NP + VP”中的 NP 並非“作”的間接賓語，而是後一 VP 的主語；“作”以整個 NP + VP 為補足語，表達使某一主體實施某一行為或進入某一狀態。與“作帝降若”不同，“作告疾于祖辛”只有一層輕動詞“作 $_{DO}$”，即只涉及上圖 vP_1 及其以下部分。此時的“作 $_{DO}$”是一個表達活動性事件義的輕動詞，即“作”了一件“告疾”的事，其並無致使義，因此，郭鳳花（2003: 30）、張玉金（2025b）等認為這個“作”有“進行、舉行”之義；同時，這也就解釋了高島謙一（2013）說“作 + VP”中的“作”表示“引起動作行為 V”，而在“作 + NP + VP”中“引起”的意義就不明顯了。

[44] 司富珍（2018）稱之為“重式輕動詞”，現代漢語的“打”“搞”以及英語的“make”“take”“have”即屬於此類。

5. 結語

根據甲骨卜辭中動詞“作”的實際使用情況，同時考慮詞義的概括性和傳承性，本文認為甲骨文“作”的義項可歸納為 7 個：①建造；②鑄造；③建立；④產生；⑤擔任；⑥從事、進行；⑦使役。其中① – ⑤是“作”的本義“製作”與不同的賓語論元搭配時所產生的義位變體。在進入句法時，① – ④中的“作”構成的謂語成分表達活動性動態事件（DO），而⑤中的“作”構成的謂語成分表達靜態性狀態事件（BE）。⑥⑦的語義較虛，其中⑥中的“作”以謂詞性成分為補足語，“作”已然演變為一個顯性輕動詞；⑦中的“作”涉及到表“致使”義輕動詞 CAUSE 和表結果義輕動詞 BECOME 的運作，因此而有了“使役”義。總而言之，基於現有材料來看，“作”本為實義動詞，但隨著其搭配對象及句法運作，“作”的語義逐漸虛化，進而有了顯性輕動詞的用法，其演變趨勢可圖示如下：

圖 5 “作”的語義演變路線圖

作 + 具體名詞→作 + 抽象名詞→“作”併入輕動詞→“作”語義虛化→“作”為顯性輕動詞

雖然學界對甲骨文的“作”已有一些研究，對其探討也在逐步深入，但以歸納、描寫為主。對語言現象進行全面、細緻的歸納與描寫，是語法研究的重要基礎；在此基礎上，還應進一步引入適當的理論工具，探究其句法機制及形成原因。語言學領域有各種理論範式，為解釋語言現象提供了不同的理論工具。本文則嘗試以形式句法學的輕動詞理論對甲骨文動詞“作”的句法語義做出解釋。馮勝利（2016: 124）指出“沒有輕動詞理論之前，我們只能局限於具體的現象、作歸納工作，跳不出現象的藩籬看到背後的本質和規律”。本文認為，輕動詞理論對“作”的句法語義提供了一種解釋範式。輕動詞理論不僅能夠對甲骨文“作”字句作出合理的解釋，使之納入句法的普遍原則，也為我們重新認識甲骨卜辭語法乃至先秦漢語語法提供了全新的視角。本文對甲骨文“作”的用法、句法分布及語義類型所作的系統梳理，也可為今後從句法—語義介面進一步探討其論元結構、句法派生及語義演變機制提供較為扎實的語料基礎。

鳴謝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基於實體與事件的古漢語詞義演變路徑研究”（項目號：23YJC740098）的支持。審稿專家為本文提出了寶貴意見，在此誠致謝意。文中仍有疏漏之處，均由作者本人承擔。

參考文獻

蔡鋒。2004。商代釀酒業及其飲酒、酗酒風氣。青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47–51。Feng Cai. 2004. Shangdai niangjiuye ji qi yinjiu, xujiu fengqi. *Qinghai Shifan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3. 47–51.

曹錦炎、沈建華。2006。甲骨文校釋總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Jinyan Cao & Jianhua Shen. 2006. *Jiaguwen Jiaoshi Zongji*. Shanghai: Shanghai Cishu Chubanshe.

陳劍。2008。甲骨金文舊釋“黨”之字及相關諸字新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二輯）。13–47。Jian Chen. 2008. Jiagu Jinwen jiushi “shang” zhizi ji xiangguan zhuzi xinshi. *Chutu Wenxian yu Guwenzi Yanjiu*, di’er ji. 13–47.

陳劍。2024。殷墟卜辭｛禍｝詞覓蹤。中國文字 12。1–13。Jian Chen. 2024. Yinxu buci {huo} ci mizong. *Zhongguo Wenzi* 12. 1–13.

陳夢家。2016。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見陳夢家學術論文集，1–56。北京：中華書局。Mengjia Chen. 2016. Guwenzi zhong zhi Shang Zhou jisi. In *Chen Mengjia Xueshu Lunwenji*, 1–56. Beijing: Zhonghua Shuju.

陳年福。2001。甲骨文動詞詞彙研究。成都：巴蜀書社。Nianfu Chen. 2001. *Jiaguwen Dongci Cihui Yanjiu*. Chengdu: Bashu shushe.

陳年福。2010。殷墟甲骨文摹釋全編。北京：線裝書局。Nianfu Chen. 2010. *Yinxu Jiaguwen Moshi Quanbian*. Beijing: Xianzhuang Shuju.

陳年福。2019。實用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Nianfu Chen. 2019. *Shiyong Jiaguwen Zidian*. Chengdu: Sichuan Cishu Chubanshe.

陳年福。2025。甲骨文詞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Nianfu Chen. 2025. *Jiaguwen Cidian*. Chengdu: Sichuan Cishu Chubanshe.

崔恒昇。2001。簡明甲骨文詞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Hengsheng Cui. 2001. *Jianming Jiaguwen Cidian*. Hefei: Anhui Jiaoyu Chubanshe.

島邦男。2006。殷墟卜辭研究，濮茅左、顧偉良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Kunio Shima, 2006. *Yinxu Buci Yanjiu* [Inkyo bokuji kenkyū], trans. by Maozuo Pu & Weiliang Gu.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鄧思穎。2003。漢語方言語法的參數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Sze-Wing Tang. 2003. *Hanyu Fangyan Yufa de Canshu Lilun*.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鄧思穎。2010。形式漢語句法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Sze-Wing Tang. 2010. *Xingshi Hanyu Jufaxue*.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方稚松。2021。甲骨文“”字含義探析。語言科學 1。87–96。Zhisong Fang. 2021. Jiaguwen “” zi hanyi tanxi. *Yuyan Kexue* 1. 87–96.

方稚松。2022。甲骨文“”“”的用法與含義。文史（第二輯）。45–59。Zhisong Fang. 2022. Jiaguwen “” “” de yongfa yu hanyi. *Wenshi*, di’er ji. 45–59.

馮勝利。2016。漢語歷時句法學論稿。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Shengli Feng. 2016. *Hanyu Lishi Jufaxue Lungao*.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高島謙一。2004。釋賓。見向光忠（主編），文字學論叢（第 2 輯），259–283。武漢：崇文書局。Ken-ichi Takashima. 2004. Shi bin. In Guangzhong Xiang et al. (eds.), *Wenzixue Luncong*, di 2 ji, 259–283. Wuhan: Chongwen Shuju.

高島謙一。2009。商代語言中帶“”（使）字和“”（乍）字的使役結構。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歷史語言學一室（編），何樂士紀念文集，67–90。北京：語文出版社。Ken-ichi Takashima. 2009. Shangdai yuyan zhong dai “” (shi) zi he “” (zha) zi de shiyi jiegou. In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Yuyan Yanjiusuo Lishi Yuyanxue Yishi (ed.), *He Leshi Jinian Wenji*, 67–90. Beijing: Yuwen Chubenshe.

高島謙一。2013。帶“乍”（作）字和帶“史”（使）字的使役結構。見黃德寬（主編），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研究叢書 · 高島謙一卷，118–145。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Ken-ichi Takashima. 2013. Dai “zha” (zuo) zi he dai “shi” (shi) zi de shiyi jiegou. In Dekuan Huang et al. (eds.), *Anhui Daxue Hanyuyan Wenzi Yanjiu Congshu, Gaodao Qianyi Juan*, 118–145. Hefei: Anhui Daxue Chubanshe.

高景成。2008。常用字字源字典。北京：語文出版社。Jingcheng Gao. 2008. *Changyongzi Ziyuan Zidian*. Beijing: Yuwen Chubanshe.

郭鳳花。2003。甲骨文謂賓動詞研究。重慶：西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Fenghua Guo. 2003. *Jiaguwen weibin dongci yanjiu*. Chongqing: Xinan Shifan Daxue shuoshi xuewei lunwen.

郭沫若。1983。卜辭通纂。北京：科學出版社。Moruo Guo. 1983. *Buci Tongzuan*. Beijing: Kexue Chubanshe.

何琳儀。2003。戰國文字通論（訂補）。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Linyi He. 2003. *Zhanguo Wenzi Tonglun*, dingbu. Nanjing: Jiangsu Jiaoyu Chubanshe.

洪颺（主編）。2016。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文類纂。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Yang Hong et al. (eds.). 2016. *Yinxu Huayuanzhuang Dongdi Jiaguwen Leizuan*. Fuzhou: Fujian Renmin Chubanshe.

侯敏。1983。“我其已宀，乍帝降若”試釋。北方論叢 5。92–93。Min Hou. 1983. “Wo qi si bin, zha Di jiang ruo” shishi. *Beifang Luncong* 5. 92–93.

胡光煒。1928。甲骨文例。廣州：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Guangwei Hu. 1928. *Jiaguwen Li*. Guangzhou: Guoli Zhongshan Daxue Yuyan Lishixue Yanjiusuo.

胡厚宣。1976。甲骨文所見殷代奴隸的反壓迫鬥爭。考古學報 1。1–18。Houxuan Hu. 1976. Jiaguwen suojian Yindai nuli de fan yapo douzheng. *Kaogu Xuebao* 1.1–18.

黃成龍。2014。類型學視野中的致使結構。民族語文 5。3–21。Chenglong Huang. 2014. Leixingxue shiye zhong de zhishi jiegou. *Minzu Yuwen* 5. 3–21.

黃天樹。2006。重論關於非王卜辭的一些問題。見黃天樹古文字論集，66–81。北京：學苑出版社。Tianshu Huang. 2006. Chonglun guanyu feiwang buci de yixie wenti. In *Huang Tianshu Guwenzi Lunji*, 66–81. Beijing: Xueyuan Chubanshe.

黃天樹（主編）。2013。甲骨拼合三集。北京：學苑出版社。Tianshu Huang et al. (eds.). 2013. *Jiagu Pinhe Sanji*. Beijing: Xueyuan Chubanshe.

黃正德。2008。從“他的老師當得好”談起。語言科學 3。225–241。C.-T. James Huang. 2008. Cong “ta de laoshi dang de hao” tanqi. *Yuyan Kexue* 3. 225–241.

李發。2015。殷墟卜辭中動詞“作”帶賓語現象——兼談“作”的詞彙意義虛化問題。見張顯成（編），古漢語語法研究新論——出土文獻與古漢語語法研討會暨第九屆海峽兩岸漢語語法史研討會論文集，82–90。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Fa Li. 2015. Yinxu buci zhong dongci “zuo” dai binyu xianxiang: Jiantan “zuo” de cihui yiyi xuhua wenti. In Xiancheng Zhang (ed.), *Guhanyu Yufa Yanjiu Xinlun: Chutu Wenxian yu Guhanyu Yufa Yantaohui ji Dijiu Jie Haixia Liang'an Hanyu Yufashi Yantaohui Lunwenji*, 82–90. Chongqing: Xinan Shifan Daxue Chubanshe.

李靜波。2020。國內外致使結構的類型學研究述評。江蘇海洋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4。103–109。Jingbo Li. 2020. Guoneiwai zhishi jiegou de leixingxue yanjiu shuping. *Jiangsu Haiyang Daxue Xuebao*, renwen shehui kexue ban 4. 103–109.

李學勤。1958。帝乙時代的非王卜辭。考古學報 1。43–74。Xueqin Li. 1958. Diyi shidai de feiwang buci. *Kaogu Xuebao* 1. 43–74.

李學勤（主編）。2013。字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Xueqin Li et al. (eds.). 2013. *Ziyuan*. Tianjin: Tianjin Guji Chubanshe.

李雪山。2001。商代封國方國及其制度研究。鄭州：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Xueshan Li. 2001. *Shangdai fengguo fangguo ji qi zhidu yanjiu*. Zhengzhou: Zhengzhou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林義光。2012。文源。上海：中西書局。Yiguang Lin. 2012. *Wenyuan*. Shanghai: Zhongxi Shuju.

林澐。1985。豐豐辨。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輯）。4–7。Yun Lin. 1985. Li feng bian. *Guwenzi Yanjiu*, dishi'er ji. 4–7.

林澐。1998。林澐學術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Yun Lin. 1998. *Lin Yun Xueshu Wenji*. Beijing: Zhongguo Dabaike Quanshu Chubanshe.

林澐。2018。豐豐再辨。古文字研究（第三十二輯）。12–16。Yun Lin. 2018. Li feng zaibian. *Guwenzi Yanjiu*, disanshi'er ji. 12–16.

劉影。2015。《甲骨新綴第 196–199 組》第 198 組。先秦史研究室網站。Ying Liu. *Jiagu xinzhui di 196–199 zu*, di 198 zu. Xianqinshi Yanjiushi wangzhan. 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5212.html (accessed 15 November 2023).

劉釗（主編）。2014。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Zhao Liu et al. (eds.). 2014. *Xin Jiaguwen Bian*, zengding ben. Fuzhou: Fujian Renmin Chubanshe.

梅廣。2018。上古漢語語法綱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Guang Mei. 2018. *Shanggu Hanyu Yufa Gangyao*.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孟世凱。2009。甲骨學辭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Shikai Meng. 2009. *Jiaguxue Cidian*.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彭邦炯。1997。甲骨文農業資料考辨與研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Bangjiong Peng. 1997. *Jiaguwen Nongye Ziliao Kaobian yu Yanjiu*. Changchun: Jilin Wenshi Chubanshe.

齊航福。2015。殷墟甲骨文賓語語序研究。上海：中西書局。Hangfu Qi. 2015. *Yinxu Jiaguwen Binyu Yuxu Yanjiu*. Shanghai: Zhongxi Shuju.

裘錫圭。1972。讀《安陽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辭》。考古 5。43–45。Xigui Qiu. 1972. Du *Anyang xin chutu de niujiagu ji qi keci*. *Kaogu* 5. 43–45.

裘錫圭。1992。甲骨文中的幾種樂器名稱——釋“庸”“豐”“鞉”。見古文字論集，196–209。北京：中華書局。Xigui Qiu. 1992. Jiaguwen zhong de jizhong yueqi mingcheng: Shi "yong" "feng" "tao". In *Guwenzi Lunji*, 196–209. Beijing: Zhonghua Shuju.

裘錫圭。2012。甲骨文中的幾種樂器名稱——釋“庸”“豐”“鞉”。見裘錫圭學術文集，第一卷：甲骨文卷，36–46。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Xigui Qiu. 2012. Jiaguwen zhong de jizhong yueqi mingcheng: Shi "yong" "feng" "tao". In *Qiu Xigui Xueshu Wenji*, diyi juan: *Jiaguwen Juan*, 36–46. Shanghai: Fudan Daxue Chubanshe.

沈長雲。1990。殷契“王作三師”解。史學集刊 4。1–6, 27。Changyun Shen. 1990. Yinqi "Wang zuo sanshi" jie. *Shixue Jikan* 4. 1–6, 27.

沈培。1992。殷墟甲骨卜辭語序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Pei Shen. 1992. *Yinxu Jiagu Buci Yuxu Yanjiu*. Taibei: Wenjin Chubanshe.

沈培。2015。甲骨文“已”“改”用法補議。古文字與古代史（第四輯）。37–64。Pei Shen. 2015. Jiaguwen "si" "gai" yongfa buyi. *Guwenzi yu Gudaishi*, disi ji. 37–64.

時兵。2007。上古漢語雙及物結構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Bing Shi. 2007. *Shanggu Hanyu Shuangjiwu Jiegou Yanjiu*. Hefei: Anhui Daxue Chubanshe.

束定芳。2014。什麼是語義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Dingfang Shu. 2014. *Shenme Shi Yuyixue*. Shanghai: Shanghai Waiyu Jiaoyu Chubanshe.

司富珍。2018。輕動詞結構的層級製圖。語文研究 1。11–17。Fuzhen Si. 2018. Qingdongci jiegou de cengji zhitu. *Yuwen Yanjiu* 1. 11–17.

孫亞冰。2003。淺論殷墟卜辭中所見東方和南方方國。見中國文物學會、中國殷商文化學會、中山大學（編），商承祚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197–226。北京：文物出版社。Yabing Sun. 2003. Qianlun Yinxu buci zhong suojian dongfang he nanfang fangguo. In Zhongguo Wenwu Xuehui, Zhongguo Yinshang Wenhua Xuehui & Zhongshan Daxue (eds.), *Shang Chengzuo Jiaoshou Bainian Danchen Jinian Wenji*, 197–226. Beijing: Wenwu Chubanshe.

唐鈺明。1986。卜辭“我其已賓乍帝降若”解。中山大學學報 1。149–151。Yuming Tang. 1986. Buci “wo qi si bin zha Di jiang ruo” jie. *Zhongshan Daxue Xuebao* 1.149–151.

王恩田。2021。先秦制度考論。北京：商務印書館。Entian Wang. 2021. *Xianqin Zhidu Kaolu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王貴民。2001。試釋甲骨文的乍口、多口、殉、葬和誕字。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一輯）。122–135。Guimin Wang. 2001. Shishi Jiaguwen de zha kou, duo kou, xun, zang he dan zi. *Guwenzi Yanjiu*, di’ershiyi ji. 122–135.

王曉鵬。2018。甲骨刻辭義位歸納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Xiaopeng Wang. 2018. *Jiagu Keci Yiwei Guina Yanjiu*.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王蘊智。2020。讀《合集》6571 劄記。古文字研究（第三十三輯）。53–59。Yunzhi Wang. 2020. Du *Heji* 6571 zhaji. *Guwenzi Yanjiu*, disanshisan ji. 53–59.

王子楊。2013。甲骨文字形類組差異現象研究。上海：中西書局。Ziyang Wang. 2013. *Jiaguwen Zixing Leizu Chayi Xianxiang Yanjiu*. Shanghai: Zhongxi Shuju.

吳其昌。2008。殷虛書契解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Qichang Wu. 2008. *Yinxu Shuqi Jiegu*. Wuhan: Wuhan Daxue Chubanshe.

武亞帥。2020。甲骨卜辭動詞之前“有”的用法考察。出土文獻 2。16–22, 154。Yashuai Wu. 2020. Jiagu buci dongci zhiqian “you” de yongfa kaocha. *Chutu Wenxian* 2. 16–22, 154.

徐中舒（主編）。1989。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Zhongshu Xu et al. (eds.). 1989. *Jiaguwen Zidian*. Chengdu: Sichuan Cishu Chubanshe.

許進雄。1991。古事雜談。北京：商務印書館國際有限公司。James Chin-hsiung Hsu. 1991. *Gushi Zata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Guoji Youxian Gongsi.

燕耘。1973。商代卜辭中的冶鑄史料。考古 5。299。Yun Yan. 1973. Shangdai buci zhong de yezhu shiliao. *Kaogu* 5. 299.

楊逢彬。2003。殷墟甲骨刻辭詞類研究。廣州：花城出版社。Fengbin Yang. 2003. *Yinxu Jiagu Keci Cilei Yanjiu*. Guangzhou: Huacheng Chubanshe.

楊作玲。2014。上古漢語非賓格動詞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Zuoling Yang. 2014. *Shanggu Hanyu Feibinge Dongci Yanjiu*.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姚孝遂（主編）。1988。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北京：中華書局。Xiaosui Yao et al. (eds.). 1988. *Yinxu Jiagu Keci Moshi Zongji*. Beijing: Zhonghua Shuju.

姚萱。2006。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北京：線裝書局。Xuan Yao. 2006. *Yinxu Huayuanzhuang Dongdi Jiagu Buci de Chubu Yanjiu*. Beijing: Xianzhuang Shuju.

于省吾。1943。雙劍誃殷契駢枝三編。北京：大業印刷局。Shengwu Yu. 1943. *Shuangjianyi Yinqi Pianzhi Sanbian*. Beijing: Daye Yinshuaju.

于省吾（主編）。1996。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Shengwu Yu et al. (eds.). 1996. *Jiagu Wenzi Gulin*. Beijing: Zhonghua Shuju.

袁善來。2024。壯侗語族語言“做”義動詞的致使表達及其語法化。民族語文 2。55–68。Shanlai Yuan. 2024. Zhuang-Dong yuzu yuyan “zuo” yi dongci de zhishi biaoda ji qi yufahua. *Minzu Yuwen* 2. 55–68.

張煒、詹鄞鑫。2001。卜辭陰陽五行考。殷都學刊 3。11–13。Wei Zhang & Yinxin Zhan. 2001. Buci yinyang wuxing kao. *Yindu Xuekan* 3. 11–13.

張宇衛。2024。談甲骨卜辭“作”字句型與詞義。人文中國學報 39。1–42。Yu Wei Chang. 2024. Tan jiagu buci “zuo” zi juxing yu ciyi. *Renwen Zhongguo Xuebao* 39. 1–42.

張玉金。1996。釋甲骨文中的穷。古漢語研究 4。17–23。Yujin Zhang. 1996. Shi Jiaguwen zhong de bin. *Guhanyu Yanjiu* 4. 17–23.

張玉金。1999。卜辭“我其已宧乍帝降若”再解。中國文字研究（第一輯）。172–179。Yujin Zhang. 1999. Buci “wo qi si bin zha Di jiang ruo” zaijie. *Zhongguo Wenzi Yanjiu*, diyi ji. 172–179.

張玉金。2021。論古文字考釋異說檢驗標準。漢語語言學（第一輯）。91–117。Yujin Zhang. 2021. Lun guwenzi kaoshi yishuo jianyan biaozhun. *Hanyu Yuyanxue*, diyi ji. 91–117.

張玉金。2024。出土先秦文獻中“作”意義的歷時考察。語文研究 3。6–13。Yujin Zhang. 2024. Chutu Xianqin wenxian zhong “zuo” yiyi de lishi kaocha. *Yuwen Yanjiu* 3. 6–13.

張玉金。2025a。關於甲骨文合集補編 4351 的釋文與訓釋。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28–39, 152, 2。Yujin Zhang. 2025a. Guanyu Jiaguwen heji bubian 4351 de shiwen yu xunshi. *Beihua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1. 28–39, 152, 2.

張玉金。2025b。殷墟甲骨文“乍（作）”的意義及用法。中國語文 2。232–246, 256。Yujin Zhang. 2025b. Yinxu Jiaguwen “zha (zuo)” de yiyi ji yongfa. *Zhongguo Yuwen* 2. 232–246, 256.

趙誠。1988。甲骨文簡明詞典——卜辭分類讀本。北京：中華書局。Cheng Zhao. 1988. *Jiaguwen Jianming Cidian: Buci Fenlei Duben*. Beijing: Zhonghua Shuju.

趙誠。2000。甲骨文與商代文化。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Cheng Zhao. 2000. *Jiaguwen yu Shangdai Wenhua*. Shenyang: Liaoning Renmin Chubanshe.

趙誠。2007。子組卜辭和花園莊卜辭之子。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四輯）。145–149。Cheng Zhao. 2007. Zizu buci he Huayuanzhuang buci zhi zi. *Minsu Dianji Wenzi Yanjiu*, disi ji. 145–149.

朱歧祥。1989。殷墟甲骨文字通釋稿。臺北：文史哲出版社。Ki-Cheung Chu. 1989. *Yinxu Jiagu Wenzi Tongshigao*. Taibei: Wenshizhe Chubanshe.

朱歧祥。2013。甲骨文詞譜。臺北：里仁書局。Ki-Cheung Chu. 2013. *Jiaguwen Cipu*. Taibei: Liren Shuju.

朱歧祥。2020。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讀本。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Ki-Cheung Chu. 2020. *Yinxu Huayuanzhuang Dongdi Jiagu Duben*. Taibei:Wanjuanlou Tushu Gufen Youxian Gongsi.

朱彥民。2014。商代社會的文化與觀念。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Yanmin Zhu. 2014. *Shangdai Shehui de Wenhua yu Guannian*. Tianjin: Nankai Daxue Chubanshe.

Goldberg, Adele 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erruys, Paul L.-M. 1974. Studies in the language of the Shang oracle inscriptions. *T'oung Pao* 60(1). 12–120.

A Study on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Zuo*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Shengyu Zhu

Tianji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OBIs), *zuo* primarily functions as a verb and can be followed by nominal elements. When followed by a single noun, *zuo* conveys meanings such as 'build', 'cast', 'establish', 'assume', or 'produce'. When followed by two nominal elements, it expresses a causative meaning. Additionally, *zuo* can serve as an attributive modifier for nominal elements. Alternatively, *zuo* can precede predicate elements in two scenarios: first, when followed by sacrificial or non-sacrificial verbs; second, when followed by a subject-predicate structure. In these cases, *zuo* signifies 'conducting' or 'causing'. The semantic evolution of *zuo* is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its syntactic complements. Once integrated into syntax, *zuo* interacts with light verbs expressing event semantics, revealing distinct syntactic semantics. The emergence of its ditransitive structure and causative meaning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syntactic operations of light verbs. By providing a comprehensive description of examples, this paper accounts for the lexical semantics of *zuo*, while employing light verb theory to explain its syntactic semantics. Ultimately,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only by building on a thorough description of linguistic facts and further investigating their underlying mechanisms and internal regularities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can we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linguistic phenomena.

Keywords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zuo*, syntax, semantics

通訊地址：天津 津南區 天津大學 語言科學研究中心
電郵地址：paleography@163.com
收到稿件日期：2025年4月10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6年8月4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6年8月17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6年9月1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10月30日

2026年10月　第105卷 第4期
October 2026　Volume 105 Number 4

DOI: 10.65961/crcl-2026-0053

上古漢語總括副詞“交”的形成

雷衛豪

湖南師範大學

提要

上古漢語總括副詞“交”的形成遵循“‘交叉’＞交互＞協同＞總括”的語法化鏈。“交”由交叉義動詞通過隱喻映射演變為交互副詞，空間交叉的物理圖式投射至抽象交互關係；交互副詞經轉喻弱化相互影響性，演變為表共同行動的協同副詞；最終在“主語抽象化/整體化”及“謂詞非動作化”的臨界環境中，再次通過轉喻實現“協同＞總括”的演變。總括副詞“交”的部分形成路徑可從“互”“相”的平行演變得到佐證。跨語言證據進一步驗證了路徑共性：楚科奇語交互標記“-wəly”源於交叉義動詞，鄂溫克語等語言中的相關演變印證了“交互＞協同”這一演變路徑的類型學特徵，漢語方言“一起”“一下”等詞的演變則凸顯“協同＞總括”的合理性。

關鍵詞

總括副詞，“交”，語法化，隱喻，轉喻

© 2026 雷衛豪。本文根據 Creative Commons 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 禁止改作 4.0 國際協議授權。

1. 引言

“交”的用法多樣，在漢語史中有名詞、動詞、副詞、介詞、連詞等用法。前人對於“交”的各種用法多有關注，如江藍生（2012）考察了“交”的連 - 介詞用法，指出“交”的連詞用法來源於其介詞用法；肖曉暉（2020）、董志翹（2024）對“交”表“即刻”義時間副詞用法及其來源進行了考察；此外，姚振武（2015: 238）、董正存（2020: 246）、李小軍（2021: 196）等均關注到“交”可以用作總括副詞，[1] 但未對總括副詞“交”的具體來源與形成過程展開詳細論述。本文考察發現，總括副詞“交”在上古漢語 [2] 時期已經形成，用法較為成熟，至中古、近代漢語中已經式微。本文擬在前人研究基礎上，考察包括《今文尚書》《詩經》等傳世文獻和清華簡、睡虎地秦墓竹簡等出土文獻在內的上古語料，[3] 參考世界語言中的演變實例，總結總括副詞“交”的形成過程，論述語義演變的認知機制。

2. 總括副詞“交”的歷史形成過程

《說文解字 · 交部》：“交，交脛也。從大，象交形。凡交之屬皆從交。”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交脛謂之交，引申之為凡交之偁……凡兩者相合曰交，皆此義之引申叚借耳。”據此，前輩學者一般以“交叉、交錯”義作為“交”的各項語義演變的起點，如李小軍（2021: 196）、董志翹（2024）等。

李小軍（2021: 196）指出，“交”作總括副詞的用法來源於其“交叉、交錯”義動詞用法，但二者中間存在一些尚未發現的中間環節。本文考察發現，二者之間確實不是直接引申關係，而是經歷了交互副詞、協同副詞等中間階段，具體語法化路徑為：交叉義動詞 > 交互副詞 > 協同副詞 > 總括副詞。本節將對總括副詞“交”的這一歷時形成過程進行論述，同時以“相”“互”的平行演變作為佐證。

2.1. 從“交叉”到交互

2.1.1. “交”表“交叉”義的用法及特徵

“交”表“交叉、交錯”義時，詞性為動詞，例如：

---

1 《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王力古漢語字典》等辭書均將“俱”或“皆”作為“交”的義項之一。

2 本文採用學界一般看法，將“上古漢語”的時間範圍限定為西漢及以前。

3 上古漢語語料的選定以及時代界定參考胡波（2014: 16–26）、王誠（2018: 20–23）等，傳世文獻資料來源於臺灣“中研院”古漢語文獻語料庫（https://ancientchinese.ling.sinica.edu.tw/ASACC_index/），出土文獻資料來源於中國古代簡帛字形、辭例數據庫（http://www.bsm.org.cn/zxcl/）和“古音小鏡”網站古文字字形庫（http://www.kaom.net/），並與紙質文本進行了核對。

(1)　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詩經 · 秦風 · 小戎》）

《毛傳》：“交韔，交二弓於韔中也”，因此，“交韔二弓”意即“使二弓於韔中交叉”。此例中，“交”具有 [+ 致使] 的語義特徵，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使動用法”，上古漢語中表示“交叉、交錯”的“交”多以這種用法出現在文獻中，又如下例中，“交轡”意即“使轡（韁繩）交”：

(2)　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儀禮 · 既夕禮》）

同時，“交”也常用作不及物動詞，如下例中，“交”用於不及物小句：

(3)　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虵交。（《儀禮 · 鄉射禮》）

動詞“交”的語義特徵可總結為兩點：其一，它總是涉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實體；其二，這些實體在空間位置上發生了接觸、重疊、纏繞或相互穿過。陶紅印（1987: 344）認為動作需要多個參與者參加才能實現、句法上要求複數名詞與之發生關係的動詞是相互動詞，可見上古漢語中表示“交叉、交錯”的動詞“交”也是相互動詞。作為相互動詞，“交”在句法上要求複數成分與之共現，語義上具備內在的交互性，這為其後續向“互相”概念隱喻映射奠定了基礎。

2.1.2. “交”作交互副詞的用法及特徵

“交”表“互相”義時，是一個方式副詞（以下稱為“交互副詞”），通常置於動詞之前作狀語，標示該動詞所表示的動作是由相關各方相互施加的。例如：

(4)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詩經 · 小雅 · 角弓》）
(5)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春秋左傳 · 隱公三年》）

例（4）中，“交”與“相”均為表“互相”，“交相”為同義複詞，[4]“交相為瘉”意即“互相殘害”；例（5）中，“交質”意即“互相派人為質”，“交”表“互相”。

[4] 楊樹達（2006: 124）釋此例中的“交相”曰：“此交、相連用，重言也。”可知“交相”是由同樣表“互相”義的“交”和“相”構成的同義複詞。“交相”在意義上與“互相”等同，用法上也與“互相”類似，一般都是用在謂語前作狀語，唐賢清（2006）指出，從歷史演變、主流用法、語言類型學三個方面來看，“互相”“相互”都應認定為副詞，由此可知“交相”的詞性也是副詞。

以上用例中，“交”修飾的動詞都不帶賓語，且都不是內在具有交互性的動詞，這些句子的交互性解讀都是由交互副詞“交”（或“交相”）的語法意義帶來的。

但是，交互副詞“交”也可以修飾交互性動詞，例如：

(6) 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鄰敵矣。（《韓非子 · 飾邪》）

上例中，“交”修飾相互動詞“爭（爭辯）”。從上古漢語中的用例來看，“交”修飾的交互動詞一般僅限於表示“爭辯”“爭鬥”等含義的“爭”。

2.1.3. 從“交叉”到交互的演變

基於前文對“交”作“交叉”義動詞和交互副詞的分別考察，本文認為，二者之間存在直接的語義演變關係。

語義上，“交叉”與“互相”兩個概念在語義核心上具有內在相似性。動詞“交”的語義核心涉及至少兩個實體，並且這些實體在空間上發生了某種形式的匯合、接觸或相互關聯。而副詞“互相”所表達的，正是動作在兩個或多個參與者之間的雙向或多向性。因此，隱含在“交叉”概念中的“多方參與性”和“相互關聯性”，構成了其能夠向“互相”義副詞演變的語義基礎。

認知上，動詞“交叉”的核心意象圖式可視為 LINK（連接）圖式和 CONTACT（接觸）圖式的結合與擴展，它描繪了兩個或多個獨立實體在某個點（或多個點）發生物理性的接觸、交叉、纏繞或連接的狀態，這一意象圖式本身就蘊含了“交互性”的雛形。當這種表示物體空間關係的物理圖景隱喻性地應用於描述主體間的行為互動方式時，“交”便獲得了表達“互相”的副詞功能。

“交”從表示具體物理動作的“交叉”義動詞，演變為表示抽象的相互作用關係的交互副詞，其核心的演變機制是隱喻（metaphor）。Lakoff 和 Johnson（1980: 5）指出，隱喻的本質就是通過另一種事物來理解和體驗當前的事物。[5] Heine et al.（1991: 102）認為，隱喻過程是語法化的“中心策略”，Bybee（2007）、Traugott（2010）等也認為，“隱喻”是語義演變的機制之一。在語義演變過程中，隱喻基於兩個概念中認知上的某種象似性（iconicity），將源域（source domain）內一個相對具體的概念投射（mapping）到目標域（target domain）內的一個相對抽象的概念。具體到“交”由“交叉”義動詞到交互副詞這一語義演變中，所構建的

[5] 原文為：“The essence of metaphor is understanding and experiencing one kind of thing in terms of another.”

核心概念隱喻可以表述為：“抽象的相互關係是物理的交叉形態”（ABSTRACT MUTUAL RELATION IS PHYSICAL INTERSECTION），其源域是具體的、可感知的物理“交叉”行為或狀態，目標域是抽象的“相互”行為、關係或狀態。通過“抽象交互是物理交叉”這一概念隱喻，源域“物理交叉”的結構特徵被系統地投射到目標域“抽象交互”之上：

（一）源域中物理空間裡相互交叉的多個實體，被映射為目標域中抽象關係或行為中的多個參與者。

（二）源域中實體在交叉過程中發生的相互接觸、支撐或影響，被映射為目標域中參與者在交互過程中產生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

在隱喻映射的作用下，“交”的詞彙實義逐漸減弱，而其標示動作或事件“交互性”的語法功能則相應增強。最終這種語法功能在頻繁使用中實現規約化（conventionalization），“交”演變為一個交互副詞。

無獨有偶，漢語中另一個常用的交互副詞“互”，同樣具有“交叉、交錯”義動詞用法。例如：

(7) 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周禮 · 天官 · 司會》）
(8) 百官盤互，親疏相錯。（《漢書 · 谷永傳》）

例（7）中，賈公彥疏曰：“相參交互攷一日之成。”例（8）中顏師古注曰：“盤互，盤結而交互也；錯，間雜也。”可見以上兩例中的“互”都是表“交叉、交錯”義動詞。

解惠全等（2008: 287）、劉雲峰（2023: 40）指出，“互”作交互副詞用法由表“交叉、交錯”的動詞用法演變而來。“交”和“互”所具有的相同的引申路徑，可以窺見“交叉”義動詞與交互副詞在語義上的內在關聯。

2.2. 從交互到協同

2.2.1. “交”作協同副詞的用法及特徵

前人早已注意到，“交”可表示“共同、一起”之義，古代字書韻書多訓“交”為“共”，如《玉篇 · 交部》：“交，共也”，《廣韻 · 肴韻》：“交，共也”；歷代訓釋材料則多以“俱”釋“交”，如《呂氏春秋 · 貴當》“皆交爭證諫”一句，高誘注：“交，俱也”；當代大型辭書如《漢語大字典》（第二版）將“俱；同時”設為“交”的義項之一。

“交”用作協同副詞，表示句子的動作行為是由主語所表示的動作主體共同發出的。如：

(9) 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於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春秋左傳 · 襄公十一年》）
(10) 少間，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晏子春秋 · 景公飲酒酣願諸大夫無為禮晏子諫》）

“交”作協同副詞表“共同”時，與其作為交互副詞的用法既有聯繫，又有差異，試比較以下兩例：

(11) 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春秋左傳 · 隱公三年》）
(12)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春秋左傳 · 昭公二十年》）

例（11）中，“周、鄭交惡”，杜預注：“兩相疾惡”，意即“周、鄭互相厭惡對方”，“交”表“互相”；例（12）中，“齊、晉又交輔之”即“齊、晉又一起輔助之”，“交”表“共同、一起”。郭銳（2017）已經指出，交互結構表達的是複數事件，本文認為，“交”表“共同”時所指稱的事件同樣具有複數性，如上例（12）“齊、晉又交輔之”可以分解為“齊輔之”和“晉輔之”兩個子事件，可见“交”表“互相”和“共同”時均具有 [+ 複數事件] 的語義特徵。差別在於，“交”表“互相”時表達的複數事件分解出的子事件具有對稱性，兩個子事件的參與者在語義角色上也存在對稱的施受關係（郭銳 2017），如上例（11）中“周、鄭交惡”可分解為“周惡鄭”和“鄭惡周”兩個子事件，在這兩個子事件中，“周”和“鄭”均針對對方做出相同的動作行為（“惡”）；而“交”表“共同”時，各個子事件平行而獨立發生，不具備對稱性，事件參與者之間也不具有相互影響性，而是表現為共同關係（周曉君 2018: 34）。

2.2.2. 從交互到協同的演變

本文認為，“交”作交互副詞和協同副詞兩種用法之間存在著演變關係，具體演變路徑為：交互＞協同。

周曉君（2018: 149）指出，當兩種表相互義的成分（如交互副詞與相互動詞）共現時，會產生語義羨餘，這就為交互副詞的語義演變創造了條件。此外，前已論及，交互副詞指涉的事件的參與者之間存在對稱的施受關係，當所在小句是不及物小句時，

由於謂語動詞是不及物動詞，無法指派施事和受事論元，事件參與者之間“互為施受”的特徵不明顯，而“多方參與”這一更為概括的語義特徵則得以凸顯，“交”由此可能被重新解讀為表示行動或狀態的“共同性”。例如：[6]

(13) 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掩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為君子也。（《墨子 · 非儒下》）
(14) 秦三世積節於韓、魏，而齊之德新加與。齊、秦交爭，韓、魏東聽，則秦伐矣。（《戰國策 · 謂魏冉曰楚破秦》）

例（13）中，“兩暴交爭”即“兩暴互相爭鬥”，但由於“爭（爭鬥）”是相互動詞，此句中“交”並未發揮交互副詞的作用，又由於“爭（爭鬥）”具有不及物性，“互相爭鬥”只能分解為“暴（甲）與暴（乙）爭鬥”和“暴（乙）與暴（甲）爭鬥”兩個子事件，此時“兩暴”之間“相互施為”的特點不明顯，因此“兩暴交爭”也可以理解為“兩暴一起爭鬥”。例（14）也是如此，“齊、秦交爭”可以理解為“齊、秦互相競爭”，也可以理解為“齊、秦一起競爭”。[7]

由此可知，“交”用在不及物的相互動詞充當謂語的句子中時，具備解讀為“共同”義的可能。[8] 當這一新的語義和功能逐漸實現規約化，“交”作協同副詞表“共同”的用法就此形成。

在“交”從“交互”到“協同”的語法化過程中，轉喻（metonymy）機制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Lakoff 和 Johnson（1980: 35）指出，轉喻就是用一個實體指代另一個與之相關的實體。[9] 轉喻是語義演變的基本機制之一（Bybee 2007；Traugott 2010 等），如 Traugott 和 König（1991）認為英語 *since*、德語 *infolgedessen*、法語 *puisque*、西班牙語 *pues* 等原因連詞均由原先的時間連詞經轉喻語法化而來。在語義演變過程中，轉喻不同於隱喻的跨域映射，它主要在同一個認知域內部運作，通過

6　前文指出，《左傳》中“交”已有典型的協同副詞用例，而例（13）（14）的年代晚於《左傳》，屬於後現語料，彭睿（2020: 148–160）指出，在歷時語料不充足的情況下，可利用後現語料來推溯歷時演變，這一做法的理論依據包括（i）語法化的裂變原則（divergence 或 split）和並存原則（layering），以及（ii）語法化鏈歷時維度和共時維度的對應關係。彭睿（2020: 160–162）同時指出，這種做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正是因為認識到這一點，本文基於唐賢清等（2018）提出的“普方古民外”立體研究法，儘可能地利用世界語言中的相關演變實例，以增強本文論述的各歷時演變路徑的可靠性（詳見 3.1 節）。

7　例（13）（14）與郭銳（2017）所舉“馬恩相互討論”的例子近似，郭銳（2017）指出這類相互結構中的交互對象為介詞賓語，是非典型相互結構。

8　蒙古語中交互標記與不及物動詞搭配時，也能產生協同義，詳見下文 3.1.2 節。

9　原文為：“using one entity to refer to another that is related to it.”

一個概念實體指代同一域中的另一個相關實體，兩者之間通常存在某種鄰近性或關聯性，正如吳福祥（2025: 9）所說：“‘轉喻化’作為一種演變機制，體現為一個語義成分基於意義感知的鄰接性（contiguity）而發生變化，在性質上具有相關性和索引性（indexical）。”

前文論及，“交”表“互相”和“共同”時具有相同的多主體參與的 [+ 複數事件] 語義特徵，因此，“交”的交互副詞和協同副詞用法都根植於一個共同的、更為寬泛的概念域，即多主體參與事件。“交”由“交互”到“協同”的語義演變可以被視為一種“方面代整體”或更精確地說是“特定互動模式代更泛化的參與模式”的轉喻。在作為輸入端的“互相”義中，“交”不僅指明了有多個參與者，更突出了他們之間行動的雙向性，這是多主體參與事件的一種特定表現形式。任何“互相”事件在更深層面都是“多主體共同參與”事件，這種“共同參與”是“相互互動”的一個固有組成部分或必要前提。轉喻的發生在於：語用過程中，由於句子謂語是不及物動詞，事件參與者之間“互為施受”的關係不明顯，“多方參與”這一更為概括的語義特徵得以凸顯，“交”所指稱的焦點從原先強調的“交互”這一特定方面，轉移到了更為基礎和普遍的“共同參與”這一方面。這種基於概念相關性的焦點轉移促成了“交”由指示具體的互動模式（“互相”）演變為對行為模式的概括（“共同”）。

漢語史中另外兩個常用交互副詞“互”和“相”同樣具有協同副詞用法。楊樹達《詞詮》（2006: 110）“互”字條：“今言互相，因‘互相’又引申為‘群’字之義”。解惠全等（2008: 287）指出，《詞詮》中所謂“群”字之義即“共同”義。《漢語大詞典》將“並”設為“互”的義項之一。例如：

(15) 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後漢書 · 蔡邕傳》）
(16) 各體互興，分鑣并驅。（蕭統《文選 · 序》）

例（15）中，“災變互生”指“各種災禍變亂同時發生”，“互”表示“同時，一起”；例（16）中，“互”與“並”形成對文，均表示“共同，一起”。

“相”同樣可以用為協同副詞，表示“共同、一起”等含義。唐賢清（2006: 6）指出，“相”用作副詞時，有一種用法是表“共相”“相共”之義，表示“（複數主語之間）彼此共同施事”，此即“相”的協同副詞用法。《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分別將“共相”“共”設立為“相”的義項之一。例如：

(17) 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孟子 · 離婁下》）
(18)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韓非子 · 內儲說下》）

以上兩例中，“相”表示句子的動作行為是由主語所表示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主體共同發出的，如例（17）中“泣於中庭”的是“妻與妾”二人，例（18）中“戮力劼昭公”的是“孟孫、叔孫、季孫”三人。

楊樹達（2006: 110）明確指出，“互”的協同副詞用法由交互副詞用法引申而來，解惠全等（2008: 353）認為，“相”也經歷了從交互副詞到協同副詞的演變，由此可見，“交”“互”“相”三個交互副詞共同經歷了“交互＞協同”的平行演變，其中“交”與“互”更是共同具有“‘交叉’＞交互＞協同”的演變。

2.3. 從協同到總括

總括副詞與協同副詞在語義內涵和語法功能上均存在差異，如趙長才（2014: 204）所說，總括副詞通常總是跟句中的論元成分相關，尤其是跟其前面的複數論元聯繫緊密，是以總括的方式對複數論元進行強化；而協同副詞則跟後面的謂詞性成分聯繫緊密，更側重于表示動作行為或狀態的協同方式。但由於二者都與複數論元相關聯，都蘊含“若干主體均具有述語所表示的某一動作或狀態”的意義，且出現的語境和句法位置也大致相同，因此當一個詞同時具備表協同和表總括兩種用法時，其在某些句子中的具體含義往往難以判斷。相關辭書在處理這類詞時，往往僅為其設立一個義項“俱”，而不作具體的區分和說明，正如本文考察的“交”。由於“俱”既可以理解為總括副詞，也可以理解為協同副詞，這樣的處理顯然無法達到準確揭示詞義內涵的目的。本小節將在對“交”用作協同副詞和總括副詞的用例進行嚴格區分的基礎上考察“交”的總括副詞用法的來源。

2.3.1. “交”表總括與表協同的區分

當一個詞兼具總括和協同兩種用法時，要準確判定其在句子中的具體意義，除了根據上下文進行推導，還可以根據總括副詞和協同副詞的搭配對象的不同，建立相關形式標準，如趙長才（2014: 204）提出以下判斷標準：

（一）當某一副詞後跟繫詞時，該副詞是總括副詞而不是協同副詞；

（二）某副詞後跟助動詞，該副詞是總括副詞；某副詞前有助動詞，該副詞是協同副詞；

（三）當某一副詞後跟存現動詞“在”“有”等時，該副詞是總括副詞。

楊榮祥（2017: 392）認為，“俱”修飾的 VP 由形容詞性結構或名詞性結構充當時，不表協同而是表總括。推而廣之，一個同時具備總括和協同兩種用法的副詞修飾形容詞性結構或名詞性結構充當的謂語時，必然是表總括。

本文根據以上判斷標準，結合上下文，對“交”的總括與協同用法進行區分。

2.3.2. “交”表總括的用法及特徵

總括副詞在句法搭配上一般修飾謂詞性成分，語義指向上或前指，或後指，表示與一定行為動作相關的主體（如施事、受事等）的範圍，或只限制行為動作本身而不落實到具體對象上。上古漢語中，“交”表總括時語義一般前指，指向動作行為的施事、受事、當事等，例如：

(19) 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莊子 · 漁父》）
(20) 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上下交撲（樸），以道為舍。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韓非子 · 大體》）
(21) 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今文尚書 · 虞書 · 禹貢》）[10]
(22) 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戰國策 · 秦圍趙之邯鄲》）
(23) 相與鬬，交傷，皆論不殿（也）？交論。（《睡虎地秦墓竹簡 · 法律答問》）

例（19）（20）中，“交”修飾性質形容詞“白”“樸”，所在小句為一個屬性句，“交”表示“全、都”之義，語義前指謂語的當事“鬚眉”和“上下”；例（21）中“庶土交正”一句，屈萬里（2011: 34）譯為“各處土地的優劣都已評定了”，“交”用作總括副詞；例（22）中，“交”用在表示領有的動詞“有”之前，“交”宜作“全、都”解，語義前指句子主語“秦國和梁國”；例（23）中，“交論”同“皆論”，可知“交”也是表總括，語義指向動詞“論”的受事。

2.3.3. 從協同到總括的演變

協同與總括都與複數論元相關聯，因此二者存在密切的語義關聯，漢語史中許多總括副詞都是來源於協同義動詞或協同副詞，如“皆”“並”“俱”等，本文認為，“交”表總括的用法也是由其表協同的用法演變而來。

彭睿（2020: 63）指出，“臨界環境（critical context）”為語法化過程中的語用推理提供條件，語法化項在臨界環境中具有歧解性，臨界環境能夠使語法化項產生目標義。“交”用作協同副詞時，一般修飾具體行為動作動詞，如例（10）（11）中“伐”“舉”

[10] 此例作為“交”用作總括副詞的經典用例，前人著述及各大辭書多有引用，但這一用例的時代需進一步明確。綜合目前學界關於《尚書》的研究，基本可以認定《今文尚書》中《堯典》《皋陶謨》《禹貢》等篇目是戰國中晚期的作品，因此此例應視為戰國中晚期的用例。

等，這是因為協同副詞蘊含著時間上的同一性（趙長才 2014: 209），如表示“動作行為的時間起始點相同”等意義，而具體動作動詞所表示的動作行為在時間上的起始點比較明顯，容易感知（胡勇 2009: 101）。當協同副詞“交”在擴展（extension）機制的作用下，搭配範圍擴大到抽象動詞時，由於動作行為的時間起始點不明顯，“交”也難以被理解為共同義。此外，協同副詞“交”由“交叉”義動詞經“相互”義副詞演變而來，“交”表示這些語義功能時所在小句的主語往往是數量為“二”的個體，在語法化的滯留（persistence）原則影響下，協同副詞“交”也往往出現於主語數量為“二”的句子中，當協同副詞“交”搭配的句子擴展為主語數量大於“二”時，其共同義也相對弱化。總之，以上兩種情況可視為協同副詞“交”語法化的臨界環境，“交”在這種臨界環境中產生歧解性，推動“交”表總括用法的形成，例如：

(24)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孟子·梁惠王上》）
(25) 上以此畜下，下以此事上，上下交期於正，則百姓男女皆與治焉。（《管子·君臣上》）

上例（24）中的“交”，楊逢彬（2017: 4）認為宜理解為“同時、一道”，但訓作“都”也未嘗不可，可見上例是“交”作“協同 / 總括”兩解的典型用例。此例中的“交”具有歧解性，原因在於此例中的“交”正處於其語法化的臨界環境中。“交”所在句子主語為“上下”，雖然這一主語可切分為“上”和“下”兩個主體，但結合句意可知，此處的“上下”是一個包括“王、大夫、士庶人”等在內的群體性名詞主語，“征利”意即“徵求利益”，其動作性較弱，難以分析為主體間同時進行的行為。例（25）也是如此，“上下交期於正”中的“期”意為“期望”，[11] 屬於意願範疇，動作性弱，因此此句既可以理解為“君臣上下共同期望公正（行事）”，也可以理解為“君臣上下都期望公正（行事）”。

當“交”用在主語為抽象性事物的句子中時，由於主語具有 [+ 整體性][- 自主性] 的語義特徵，“交”只能理解為總括副詞，標誌著“交”的總括義用法正式形成。例如：

(26)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老子·六十章》）

[11] 房玄齡注：“君有賢臣，臣有令主，欲求不正，其可得乎？”

(27) 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而後相效，是臣之患也。（《戰國策 · 蘇代為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

以上兩例的主語為抽象名詞“德”和“惡”，“交”只能作總括副詞解。

“交”從表協同到表總括的語義演變中，轉喻是其主要認知機制。其核心路徑可以概括為：從描述“一個集合體內部成員間的共同行為”轉而指稱“該集合體的所有成員（都參與該行為或處於該狀態）”。這是一種從描述行動的方式（共同互動）到指稱行動的參與範圍（所有相關方）的認知視點轉換。這種從“方式”到“範圍”的轉換，是基於兩者在事件框架中的“鄰近性”。一個涉及多方的“共同行動”，必然包含“所有參與方”這一要素。在謂詞表達的行為動作性弱、主語具有整體性的臨界環境中，由於說話者的意圖難以被理解為強調事件參與者之間的互動方式，聽話人便從“共同行動”的表像，解讀出“所有相關方均如此”的深層含義。當這種由轉喻導致的新解讀被廣泛接受並擴展到協同副詞難以出現的語境中時（如主語為抽象事物、謂語由形容詞或領有動詞充當），“交”由協同義到總括義的語義演變就最終完成。

“交”的總括用法形成後，也能用在謂詞為具體動作動詞以及主語可劃分為兩個個體的句子中，但從上下文可以推知，這些用例中的“交”是總括副詞。如：

(28) 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戰國策 · 齊欲攻宋》）
(29) 公何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戰國策 · 韓公仲謂向壽》）
(30) 甲、乙交與女子丙奸，甲、乙以其故相刺傷，丙弗智（知），丙論可（何）殹（也）？毋論。（《睡虎地秦墓竹簡 · 法律答問》）

例（28）中，前已言及“齊陰重趙”“秦亦重趙”，因此“齊、秦交重趙”即“齊、秦皆重趙”。例（29）意在強調韓、楚兩國均“走秦”的事實，因此“交”相當於“皆、都”。例（30）中，“交”用在包含伴隨介詞“與”的事件小句中，但從句意可知，甲、乙二人的行為並不具有同時性、共同性，反而，句子意在強調動作行為是甲、乙二人分別施行，因此此例中的“交”只能理解為總括副詞。

前人考察發現，“相”也具有總括用法。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2012: 712）指出，以下兩例中的“相”訓“胥”，與“皆”同義：

(31) 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戰國策 · 秦攻趙于長平》）

(32) 是時女主獨治，諸呂相王。（《漢書 · 五行志》）

“交”與“相”都具備交互副詞、協同副詞、總括副詞用法，這二者很可能同樣經歷了“交互＞協同＞總括”的平行虛化。

綜上所述，上古漢語中總括副詞“交”的形成路徑可以刻畫為：“交叉”義動詞＞交互副詞＞協同副詞＞總括副詞。漢語史上另外兩個常用交互副詞“互”“相”分別與“交”在語義演變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平行性，為本文所總結的“交”的語義演變路徑提供了有力旁證。

3. 跨語言（方言）視角下總括副詞“交”的形成

3.1. 從跨語言（方言）視角看總括副詞“交”的形成路徑的合理性

唐賢清等（2018）提出漢語歷史語法的“普方古民外”立體研究法，主張在漢語歷史語法研究中廣泛運用現代漢語共同語、現代漢語方言、民族語言和境外語言中的相關語言材料和理論方法，為漢語中的相關歷時演變提供線索和參照，增強演變路徑論證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基於這一理論視角，本小節將利用世界語言中的相關材料，佐證前文總結的總括副詞“交”的形成路徑的合理性。

3.1.1. 從“交叉”到交互

楚科奇語（Chukchi）中的交互義詞綴 -wəly 來源於動詞 wəly-，該動詞具有包括“交錯”在內的一系列含義（Skorik 1960: 147–148，轉引自 Nedjalkov 2007b: 1708）。如：

(33) ətri　　pojy-ə-wəly-ə-yʔɑt.
他們 .ABS[12]　長矛 - 交叉 -AOR.3PL
（他們交叉了長矛。）
（Nedjalkov 2007b: 1689）

(34) ləyen　　tɑŋ-ɑwjetkənkɑ　　nə-penrə-wəly-ə-qenɑt.
簡單地　默默地　　IMPF- 攻擊 -REC-3PL
（（他們）只是默默地相互攻擊。）
（Nedjalkov 2007b: 1708）

---

[12] 本文使用縮略符號及其含義：1PL：第一人稱複數；3PL：第三人稱複數；ABS：通格；ACC：賓格；ADJL：形容詞化標記；AG：施事；ALL：向格；AOR：不定過去時；CONV：副動詞標記；DAT：與格；EMPH：強調詞；IMPF：未完成時；IPFV：未完成體；LNK：連接詞；NFUT：非將來時；NOM：主格；PAT：受事；PAST：過去時；PFV：完成體；PL：複數；PRS：現在時；REC：交互；SOC：共同。

Heine 和 Miyashita（2008）也指出，本身含有交互性的動詞可以演變為交互標記，如日語中的 au“相遇”、紐倫紐蘭語（Nyulnyulan）中的 wanj(i)“交換”等。

3.1.2. 從交互到協同

表示交互功能的語法標記往往可以同時表達協同（sociative）義，“交互 - 協同”多義（polysemy）模式在世界語言中廣泛存在，包括富圖納語（Futuna）、斐濟語（Fijian）、湯加語（Tonga）等南島語系中的諸“海洋”（Oceanic）語（Lichtenberk 2000: 31–58），以及阿爾泰語系的突厥語族、蒙古語族和滿 - 通古斯語族中的相關語言、尼日爾 - 剛果語系的班圖語支的部分語言，還有日語、印尼語、阿依努語（Ainu）、他加祿語（Tagalog）等（Nedjalkov 2007a: 272）。具體到我國的少數民族語言，包括漢藏語系中侗台語族中的水語、黎語（韋學純 2020）、藏緬語族中的尼蘇話、乃蘇話、納蘇話和阿哲話等彝語支語言（王成有 2003；曲木鐵西 2022）以及苗瑤語族中的黔東苗語（唐巧娟 2024），還有阿爾泰語系中的突厥語族各語言、蒙古語族中的土族語、東鄉語、達斡爾語等（宋佳 2023）。

宋佳（2023）指出，蒙古語中有專門的協同標記，但交互標記與不及物動詞一起使用時也可以表示協同義，如下例中不及物動詞 kuju-“跑”和 xoːr-“熱鬧”帶上交互標記“-ltu”後表示同動：

(35) [nair naːtam] pəl-xɔ-tʊ, xuːxət-uːt kuju-ltu-ʧu,
那達慕 成為 -ADJL-DAT 孩子 -PL 跑 -REC-CONV
ʊlʊs-ʊːt xoːr-ltu-nə.
人（群）-PL 熱鬧 -REC-PRS
（在那達慕的時候，孩子們四處跑動，人們（互相交談）熱鬧。）
（宋佳 2023: 69）

Lichtenberk（2000: 58）認為，儘管由於缺乏歷史文獻，海洋語中“交互”與“協同”之間的演變關係難以確定，但“複數性”是它們存在相關性的主要因素。Mithun（1999: 93）以北美薩利什語系（Salishan）的努哈爾克語（Nuxalk）中“交互 - 協同”標記 -max^{w} 為例，認為“交互 > 協同”是原始北美語言中的演變路徑之一；Gerdts（2000: 156）認為，同屬薩利什語系的哈爾魁梅林語（Halkomelem）中的後綴 -təl 的協同用法來源於交互用法；Nedjalkov（2007a: 245）也認為，語言中“交互 - 協同”多義模式的形成大多是由交互標記演變出協同功能，如以下來自鄂溫克語（Evenki）的例子：

(36) a. Bu kuŋɑka-r-ve ana-ldə-re-p.
我們 孩童 -PL-ACC 推 -SOC-NFUT-1PL
（我們一起推那些孩子。）

b. Bu　　ana-ldə-re-p.
　我們　推 -SOC-NFUT-1PL
　（我們互相推搡。）
（Nedjalkov 2007a: 278）

上例中，當協同義詞綴 -ldə 所在小句的動詞不帶直接賓語時，詞綴 -ldə 可作交互義理解。Nedjalkov（2007a: 278）指出，詞綴 -ldə 的協同義由交互義演變而來。

值得注意的是，卡拉恰伊 - 巴爾卡爾語（Karachay-Balkar）中的交互標記 š 不僅能夠表示協同，在某些情況下還可以做“全部、許多（all, many）”義解讀，例如：

(37) a. Eki-si　　dɑ　　səzəl-əš-əb　　ket-di-le.
　二 - 他們的　EMPH　奔走 -REC-CONV　離去 -PAST-3PL
　（他們倆一起倉促離開了。）
b. Sabɑn　išle-ge　　kir-iš-di-k.
　春天　　工作 -DAT　進入 -REC-PAST-1PL
　（我們都開始了春天的農活。）
（Nedjalkov & Nedjalkov 2007: 1003）

郭銳（2017）指出，現代漢語中的“互相”“相互”由交互義演變出“共同、一起”等意義，例如：

(38) 三個和尚互相偷懶不願意去打水。（郭銳 2017: 444）
(39) 這種交往能鍛煉自己使對方開口的本領，尋找相互感興趣話題的本領。（郭銳 2017: 444）

郭銳（2017）認為，以上兩例中的“互相”“相互”在語義上已經不表示對稱關係，而是表示“一起、共同”（together, both）等意義的共同關係。郭銳（2017）還為這一演變路徑舉出維吾爾語和日語中的相關實例。此外，魏海平、黃英（2024）也指出，藏緬語中的“交互 - 協同”多義模式大多是交互義標記演變出協同功能。可見，由交互到協同的演變具有鮮明的類型學特徵。

3.1.3. 從協同到總括

從協同到總括的演變，在漢語中極為常見，李宗江（1998）總結認為，“協同”義是漢語總括副詞的重要語義來源，如“皆”“並”“俱”等在形成之前均經歷了協同副詞階段。下面以漢語方言中的幾個用例對這一演變路徑進一步闡釋。

“一起”是漢語方言中的常用總括副詞，江淮官話、西南官話、蘭銀官話、湘語、贛語、南寧平話等方言中均見有用例，如：

(40) 江淮官話（江蘇南京話）：
不該走的一起不准走。（不該走的都不准走。）（許寶華、宮田一郎主編 1999: 13）
(41) 湘語（湖南衡陽話）：
一起來噠幾個人？（總共來了幾個人？）（田野調查）

李小軍（2021: 390）指出，“一起”的總括義來源於協同義。

“一下”是漢語方言中的一個常用總括副詞，廣泛見於湘語、贛語、西南官話等方言中。例如：

(42) 西南官話（四川成都話）：
剩下的白菜我一下買了。（剩下的白菜我都買了。）（許寶華、宮田一郎主編 1999: 1）
(43) 贛語（江西吉水話）：
把飯跟菜一下倒嘍。（把飯和菜都倒了。）（李桂蘭 2020: 304）

李桂蘭（2020）認為，江西吉水方言中的總括副詞“一下”來源於其協同用法，且該演變路徑也適用於其他方言的“一下”。此外，蘭銀官話中的“一搭”、[13] 中原官話中的“一夥”和安化、邵陽等地的湘語中的“一路”（姜禮立 2025）等，都具有“協同 - 總括”多義模式，其演變路徑也可以構擬為“協同＞總括”。

3.2. 跨語言比較中的共性與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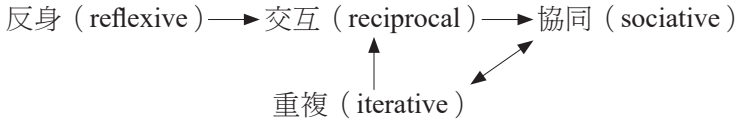
語義演變的跨語言共性，從宏觀層面看，體現在隱喻、轉喻、重新分析和類推等機制的普遍使用以及單向性等原則的廣泛適用（Hopper & Traugott 2003: 39, 99; Traugott 2010）；從微觀層面看，許多演變路徑具有跨語言性，基於語法演變規則具有跨語言共性的假設，Kuteva et al.（2019）總結了 500 多條跨語言反覆出現的語法化路徑。從上一節的考察可知，上古漢語總括副詞“交”的形成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都可以在世界語言中得到驗證，這為本文關於總括副詞“交”的形成路徑的論述提供了有力旁證，同時也展現了世界語言在語法化路徑上的共性。

---

[13] 此蒙邵明園老師告知，謹致謝忱。

前人已經注意到，漢語的語義演變路徑也可能存在異於普遍規律的情形，如吳福祥（2005）發現，漢語中伴隨介詞往往演變為並列連詞，而英語等語言中的伴隨介詞往往經工具介詞演變為方式介詞。在本文的考察中，漢語中的交互標記“交”和“互”均由具有內在交互性的動詞演變而來，世界語言中雖然也有相同案例，但據 Nedjalkov（2007a: 248）、Heine 和 Miyashita（2008）、Kuteva et al.（2019: 486），由身體名詞（body）、“同伴（comrade）”義以及反身義（reflexive）、重複義（repetition）等演變為交互義才是更具跨語言普遍性的演變路徑。Nedjalkov（2007a: 242–255）通過廣泛地跨語言調查發現，世界語言中，交互標記常與反身義、重複義、協同義構成多義模式，這四種意義的演變關係可圖示如下：

圖 1 世界語言中反身、交互、協同、重複義的語義關聯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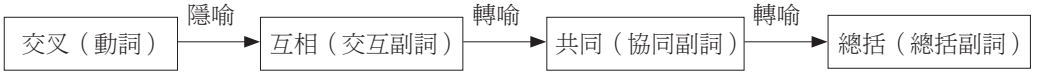


在 Nedjalkov（2007a: 248）列出的上述多義關聯模式中，漢語中僅存在“交互 - 協同”這一組關聯形式。此外，漢語中由協同到總括的演變屢見不鮮，這一演變路徑在世界語言中卻幾乎未見報導。由此可見，上古漢語總括副詞“交”的形成路徑，既有跨語言共性，也體現出漢語語義演變的獨特之處。至於這種獨特性，是否受到漢語的語言類型特徵影響，仍有待進一步考察。

4. 結語

通過內部擬測，結合跨語言（方言）考察獲得的外部證據，本文將上古漢語中總括副詞“交”的形成路徑刻畫為：“交叉”義動詞＞表“互相”義的交互副詞＞表“共同”義的協同副詞＞表“總括”義的總括副詞，如下圖所示：

圖 2 總括副詞“交”的形成路徑示意圖



在總括副詞“交”的形成過程中，首先是交叉義動詞“交”通過隱喻映射演變為交互副詞；交互義中內在的對稱性特徵在不及物小句中弱化，“多方參與”性凸顯，“交”由此在轉喻的作用下演變為協同副詞；最終在“主語抽象化 / 整體化”及“謂詞非動作化”的臨界環境中，再次通過轉喻完成向總括副詞的演變。

本文考察的“交”與“相”“互”均是上古漢語常用交互標記，三者具有一定程度的演化平行性，如“交”與“互”共同經歷了“‘交叉’＞交互＞協同”的演變，“交”與“相”共同經歷了“交互＞協同＞總括”的演變。但“互”並未進一步演變為總括副詞，而“相”在交互用法的基礎上還演變出偏指用法（呂叔湘 1990），這或許與三者的本義不同有關，[14]“交”的本義是“交脛”，而“互”的造字本義是具有相互交錯的結構特徵的絞繩器（劉雲峰 2023: 40），“相”的本義為“省視”，這體現出語法化源概念對語法化終點的選擇性制約。

Hopper 和 Traugott（2003: 96）指出，一個詞彙項的詞彙意義會“滯留”在語法化後形成的語法項中，制約該語法項的分佈。總括副詞“交”形成之後，雖然也可以用於總括“德”“惡”等抽象事物，但由於兩個個體的互動是最為典型的交叉事件，受源義“交叉”的這一語義特徵滯留的影響，總括副詞“交”總括對象的數量往往都是“二”，如前文所說的“上下”“須眉”等，這使得“交”的適用語境較為有限，無法成為常用總括副詞而走向衰落。[15]

鳴謝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湖南及周邊省區漢語虛詞時空立體研究及數據庫建設”（21&ZD291）。本文撰寫蒙導師唐賢清教授悉心指導，初稿曾在第十二屆全國中文學科博士生學術論壇、中國民族語言學會漢藏語言文化專業委員會第五屆學術研討會上宣讀，得到孫洪偉、馬坤、邵明園、黃燕旋等與會專家指正，《中國語文通訊》編輯部和匿名審稿專家提出了專業且詳細的修改意見，在此一併致謝。文中尚存錯謬，概由作者本人負責。

參考文獻

董正存。2020。漢語量化表達的語義來源及演變。北京：華文出版社。Zhengcun Dong. 2020. *Hanyu Lianghua Biaoda de Yuyi Laiyuan ji Yanbian*. Beijing: Huawen Chubanshe.

董志翹。2024。“交”之“即”“將”義的來源——從“交斬美人”談起。語文研究 3。1–5。Zhiqiao Dong. 2024. “Jiao” zhi “ji” “jiang” yi de laiyuan: Cong “jiao zhan meiren” tanqi. *Yuwen Yanjiu* 3. 1–5.

郭銳。2017。複數事件和虛詞語義。世界漢語教學 4。435–447。Rui Guo. 2017. Fushu shijian he xuci yuyi. *Shijie Hanyu Jiaoxue* 4. 435–447.

---

[14] Bybee 等（1994）提出“源頭決定性假說”，認為語法化源概念對語法化路徑及其產生的語法意義具有決定作用。限於篇幅及本文主旨，關於“交”“互”“相”語法化的異同問題，擬另文討論。

[15] 以《戰國策》為例，總括副詞“交”共使用八例，其中一例的主語是群體性對象“諸侯”，一例主語是抽象名詞“惡”，另外六例的主語分別是“楚、魏”“魏、秦”“秦、梁”“齊、秦”“秦、楚”“韓、楚”。從總括副詞“交”的使用受限解釋其衰落的原因，這一點蒙審稿專家提示，謹致謝忱。

胡波。2014。先秦兩漢常用詞演變研究與語料考論。杭州：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Bo Hu. 2014. *Xianqin Lianghan changyongci yanbian yanjiu yu yuliao kaolun*. Hangzhou: Zhejiang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胡勇。2009。“並”的語法化。見吳福祥、崔希亮（主編），語法化與語法研究（四），96–115。北京：商務印書館。Yong Hu. 2009. “Bing” de yufahua. In Fuxiang Wu & Xiliang Cui et al. (eds.), *Yufahua yu Yufa Yanjiu*, si. 96–115.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江藍生。2012。漢語連—介詞的來源及其語法化的路徑和類型。中國語文 4。291–308, 383。Lansheng Jiang. 2012. Hanyu lian-jieci de laiyuan ji qi yufahua de lujing he leixing. *Zhongguo Yuwen* 4. 291–308, 383.

姜禮立。2025。安化方言“一路”的多功能用法及語義演變。漢語學報 4。104–116。Lili Jiang. 2025. Anhua fangyan “yilu” de duogongneng yongfa ji yuyi yanban. *Hanyu Xuebao* 4. 104–116.

李桂蘭。2020。江西吉水（醪橋）方言的“一下”和“儘”。方言 3。303–310。Guilan Li. 2020. Jiangxi Jishui (Laoqiao) fangyan de “yixia” he “jin”. *Fangyan* 3. 303–310.

李小軍。2021。漢語語法化詞庫。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Xiaojun Li. 2021. *Hanyu Yufahua Ciku*.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李宗江。1998。漢語總括副詞的來源和演變。漢語史研究集刊（第一輯）。81–96。Zongjiang Li. 1998. Hanyu zongkuo fuci de laiyuan he yanbian. *Hanyushi Yanjiu Jikan*, diyi ji. 81–96.

劉雲峰。2023。基於類型學視角的明清漢語交互表達研究。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Yunfeng Liu. 2023. Jiyu leixingxue shijiao de Ming-Qing Hanyu jiaohu biaoda yanjiu. Wuhan: Huazhong Keji Daxue Chubanshe.

呂叔湘。1990。相字偏指例釋。見呂叔湘文集（第二卷），103–115。北京：商務印書館。Shuxiang Lü. 1990. Xiang zi pianzhi lishi. In *Lü Shuxiang Wenji*, di’er juan, 103–115.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裴學海。2012。古書虛字集釋。北京：中華書局。Xuehai Pei. 2012. *Gushu Xuzi Jishi*. Beijing: Zhonghua Shuju.

彭睿。2020。語法化理論的漢語視角。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Rui Peng. 2020. *Yufahua Lilun de Hanyu Shijiao*.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曲木鐵西。2022。彝語義諾話的交互範疇。民族語文 6。42–53。Tiexi Qumu. 2022. Yiyu Yinuohua de jiaohu fanchou. *Minzu Yuwen* 6. 42–53.

屈萬里。2011。尚書今注今譯。北京：新世界出版社。Wanli Qu. 2011. *Shangshu Jinzhu Jinyi*. Beijing: Xinshijie Chubanshe.

宋佳。2023。阿爾泰語系語言的互動結構。民族語文 4。63–75。Jia Song. 2023. A’ertai yuxi yuyan de hudong jiegou. *Minzu Yuwen* 4. 63–75.

唐巧娟。2024。黔東苗語反身義 noŋ³¹ 的多功能性及其語法化路徑。民族語文 1。62–75。Qiaojuan Tang. 2024. Qiandong Miaoyu fanshenyi noŋ³¹ de duogongnengxing ji qi yufahua lujing. *Minzu Yuwen* 1. 62–75.

唐賢清。2006。副詞“互相”、“相互”的演變及其原因分析。古漢語研究 4。6–15。Xianqing Tang. 2006. Fuci “huxiang”, “xianghu” de yanbian ji qi yuanyin fenxi. *Guhanyu Yanjiu* 4. 6–15.

唐賢清、姜禮立、王巧明。2018。漢語歷史語法的“普方古民外”立體研究法。古漢語研究 4。43–49, 104。Xianqing Tang, Lili Jiang & Qiaoming Wang. 2018. Hanyu lishi yufa de “pu fang gu min wai” liti yanjiufa. *Guhanyu Yanjiu* 4. 43–49, 104.

陶紅印。1987。相互動詞及相互動詞句。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現代漢語研究室（編），句型和動詞，344–382。北京：語文出版社。Hongyin Tao.1987. Xianghu dongci ji xianghu dongci ju. In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Yuyan Yanjiusuo Xiandai Hanyu Yanjiushi (ed.), *Juxing he Dongci*, 344–382. Beijing: Yuwen Chubanshe.

王誠。2018。上古漢語動詞語義內涵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Cheng Wang. 2018. *Shanggu Hanyu Dongci Yuyi Neihan Yanjiu*.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王成有。2003。彝語方言比較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Chengyou Wang. 2003. *Yiyu Fangyan Bijiao Yanjiu*. Chengdu: Sichuan Minzu Chubanshe.

韋學純。2020。水語“相互義”表達形式。百色學院學報 6。65–68。Xuechun Wei. 2020. Shuiyu “xianghu yi” biaoda xingshi. *Baise Xueyuan Xuebao* 6. 65–68.

魏海平、黃英。2024。藏緬語交互結構“形式 - 語義”多功能現象的語義地圖分析。中國語言學研究（第五輯）。184–213, 321。Haiping Wei & Ying Huang. 2024. Zang-Mianyu jiaohu jiegou “xingshi-yuyi” duogongneng xianxiang de yuyi ditu fenxi. *Zhongguo Yuyanxue Yanjiu*, di’wu ji. 184–213, 321.

吳福祥。2005。漢語語法化演變的幾個類型學特徵。中國語文 6。483–494, 575。Fuxiang Wu. 2005. Hanyu yufahua yanbian de jige leixingxue tezheng. *Zhongguo Yuwen* 6. 483–494, 575.

吳福祥。2025。試談語義演變的機制。古漢語研究 2。2–17, 126。Fuxiang Wu. 2025. Shi tan yuyi yanbian de jizhi. *Guhanyu Yanjiu* 2. 2–17, 126.

肖曉暉。2020。“交斬美人”解。中國語文 4。494–497。Xiaohui Xiao. 2020. “Jiao zhan meiren” jie. *Zhongguo Yuwen* 4. 494–497.

解惠全、崔永琳、鄭天一。2008。古書虛詞通解。北京：中華書局。Huiquan Xie, Yonglin Cui & Tianyi Zheng. 2008. *Gushu Xuci Tongjie*. Beijing: Zhonghua Shuju.

許寶華、宮田一郎（主編）。1999。漢語方言大詞典。北京：中華書局。Baohua Xu & Ichiro Miyata et al. (eds.). 1999. *Hanyu Fangyan Dacidian*. Beijing: Zhonghua Shuju.

楊逢彬。2017。孟子新注新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Fengbin Yang. 2017. *Mengzi Xinzhu Xinyi*.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楊榮祥。2017。副詞“具”“俱”的源流及二者之差異。見張誼生（主編），漢語副詞研究論集（第三輯），380–396。上海：三聯書店。Rongxiang Yang. 2017. Fuci “ju”, “ju” de yuanliu ji erzhe zhi chayi. In Yisheng Zhang et al. (eds.), *Hanyu Fuci Yanjiu Lunji*, disan ji, 380–396.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楊樹達。2006。詞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Shuda Yang. 2006. *Ci Quan*.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姚振武。2015。上古漢語語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Zhenwu Yao. 2015. *Shanggu Hanyu Yufa Shi*.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趙長才。2014。中古譯經的協同副詞及其來源。歷史語言學研究（第八輯）。195–212。Changcai Zhao. 2014. Zhonggu yijing de xietong fuchi ji qi laiyuan. *Lishi Yuyanxue Yanjiu*, diba ji. 195–212.

周曉君。2018。漢語相互結構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Xiaojun Zhou. 2018. *Hanyu Xianghu Jiegou Yanjiu*. Hangzhou: Zhejiang Daxue Chubanshe.

Bybee, Joan. 2007. Diachronic linguistics. In Dirk Geeraerts & Hubert Cuycken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945–98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ybee, Joan, Revere Perkins & William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 of the worl*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erdts, Donna B. 2000. Combinatory restrictions on Halkomelem reflexives and reciprocals. In Zygmunt Frajzyngier & Traci Walker (eds.), *Reciprocals: forms and functions*, 133–160.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 Friederike Hünnemeyer.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eine, Bernd & Hiroyuki Miyashita. 2008.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reflexives and reciprocals: A grammaticalization perspective. In Ekkehard König & Volker Gast (eds.), *Reciprocals and reflexives: Theoretical and typological explorations*, 169–223.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Hopper, Paul J. &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2nd edn.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uteva, Tania, Bernd Heine, Bo Hong, Haiping Long, Heiko Narrog & Seongha Rhee. 2019.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second, extensively revised and update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koff, George & Mark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ichtenberk, Frank. 2000. Reciprocals without reflexives. In Zygmunt Frajzyngier & Traci Walker (eds.), *Reciprocals*, vol. 2, *Forms and functions*, 31–62.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Mithun, Marianne. 1999. *The languages of native North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djalkov, Vladimir P. 2007a. Polysemy of reciprocal markers. In Vladimir P. Nedjalkov (ed.), *Reciprocal construction*, vol. 2, 231–333.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Nedjalkov, Vladimir P. 2007b. Reciprocal constructions in Chukchi (with an appendix on Koryak). In Vladimir P. Nedjalkov (ed.), *Reciprocal construction*, vol. 3, 1677–1713.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Nedjalkov, Vladimir P. & Igor V. Nedjalkov. 2007. Reciprocal, sociative and competitive constructions in Karachay-Balkar. In Vladimir P. Nedjalkov(ed.), *Reciprocal construction*, vol.3, 969–1020.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2010. (Inter)subjectivity and (inter)subjectification: A reassessment. In Kristin Davidse, Lieven Vandelanotte & Hubert Cuyckens (eds.), *Subjectification, intersubjectifica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29–71.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 & Ekkehard König. 1991. The semantics-pragmatics of grammaticalization revisited. In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 Bernd Heine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 1,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189–218.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The Formation of the Universal Adverb *jiao* in Archaic Chinese

Weihao Lei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the universal adverb *jiao* in Archaic Chinese follows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 below: Crossing (verb) > Reciprocal (adverb) > Sociative (adverb) > Universal (adverb). The verb *jiao* with the meaning 'to cross' evolved into a reciprocal adverb through conceptual metaphor mapping, whereby the physical schema of spatial crossing was projected onto abstract reciprocal relations. The reciprocal adverb underwent metonymic weakening of mutual affectivity, shifting to denote joint action as a sociative adverb. Finally, within the critical contexts of "subject abstraction/globalization" and "predicate de-agentivization", *jiao* completed its evolution into a universal adverb via secondary metonymy. Partial validation of this path is provided by parallel developments in *hu* and *xiang*. Cross-linguistic evidence further corroborates its typological plausibility: the reciprocal marker -*wəly* in Chukchi originates from a verb meaning 'to cross', affirming the "crossing > reciprocal" metaphor; languages like Evenki demonstrate the "reciprocal > sociative" shift; while Sinitic dialectal items like *yiqi* and *yixia* exemplify the "sociative > universal" shift.

Keywords

universal adverb, *jiao*, grammaticalization, metaphor, metonymy

通訊地址：長沙 嶽麓區 湖南師範大學 文學院
電郵地址：leiweihao@hunnu.edu.cn
收到稿件日期：2025年10月9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6年3月18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6年3月31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6年6月30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10月30日

2026年10月　第105卷 第4期　　1145
October 2026　Volume 105 Number 4　　DOI: 10.65961/crcl-2026-0054

藏語藏巴哇話的否定結構及其類型

張清禹

北京師範大學

提要

藏語藏巴哇話的否定標記形式上只有標準否定，量化詞或副詞會和否定標記產生轄域歧義，而漢語則不會產生轄域歧義，英語雖然有轄域歧義，但可以通過句法手段分化歧義。本文採用 NegP 分裂的理論觀點分析藏語、漢語和英語之間否定的類型差異，認為藏語只有極性否定，因此否定標記帶有極性否定的句法特徵卻兼有其他類型否定的語義，產生了標準否定的轄域歧義現象；漢語只有量化否定；英語的否定詞“not”則屬於焦點否定。

關鍵詞

標準否定，極性否定，焦點否定，NegP 分裂，藏巴哇話

© 2026 張清禹。本文根據 Creative Commons 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 禁止改作 4.0 國際協議授權。

藏語藏巴哇話的否定現象特點十分明顯，只有標準否定且標準否定具有轄域歧義，漢語則沒有這種否定的轄域歧義現象，英語介乎漢語和藏語之間，既有標準否定的轄域歧義，也有分化該歧義的句法手段。本文擬從此入手，解釋藏巴哇話否定的類型差異。

文章主要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語料描寫，歸納出藏巴哇話的否定特徵；第二部分著重分析藏巴哇話否定轄域的歧義現象，並通過與漢語和英語的對比，分析藏巴哇話的否定類型；第三部分引入 NegP 分裂的理論觀點，分析藏巴哇話的否定標記的融合模式；第四部分在句法上解釋藏巴哇話的否定類型，認為造成漢語、藏語、英語的否定類型差異的深層次原因，在於三者所選取的否定特徵的不同。

1. 語料描寫

藏巴哇話有兩類否定標記，但是基本的否定標記只有一種，即否定前綴。在結構上藏巴哇話有兩種特點：只有標準否定一種形式，沒有構詞否定或成分否定等其他否定形式；量化詞或副詞與否定標記之間存在轄域歧義，且缺乏分化歧義的句法手段。

1.1. 兩類否定標記

藏巴哇話[1]有否定前綴和否定性動詞（negative verbs）兩種類型，否定前綴只有一個語素，但是包含兩種變體 /ma-/ 和 /mə-/。它們可以出現在同一詞根上，並且沒有意義上的對立，如例（1）。

(1) a. pjæ^{13} **ma**-tsu^{13}.
理解 NEG- 了
“理解不了。”
b. pjæ^{13} **mə**-tsu^{13}-ku^{44}.
理解 NEG- 了 -DUR
“理解不了。”
c. ts^{h}ɔ^{44} **ma**-zo^{13}.
吵 NEG- 做
“別吵。”
d. zɻ^{44} **mə**-zo^{13}-ko^{52}.
準確 NEG- 做 -DUR
“不準確。”

[1] 藏巴哇話屬於卓尼藏語的次方言，位於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縣藏巴哇鎮上扎村，通常劃入康方言區。

否定前綴應用範圍較為普遍，在意義上涵蓋了陳述語氣的過去時或現在時（2）、祈使語氣的禁止意義（3）。值得注意的是，陳述語氣中需要區分自主性謂詞和非自主謂詞（non-volitive），否定前綴對於自主性謂詞有時態限制，僅限於過去時，如（2a）（2b）；如果是非自主謂詞則沒有限制，如（2c）表示的是之前一直不吃，即沒有這個習慣，這裡的謂詞只屬於非自主謂詞，表示客觀習慣，（2d）中的“沒吸煙”則既可以是自主謂詞（最近主動選擇不吸烟）、也可以是非自主謂詞（之前一直沒有吸煙）。

(2) a. **ma**-tse^{13}.
NEG- 尋 .PST
“沒尋找。”
b. **ma**-tso^{44}.
NEG- 賣 .PST
“沒賣。”
c. de^{13} ŋɐ^{13} **mə**-tʂʰa^{13}-kə^{52}.
這 1SG.ABS NEG- 吃 .PRS-DUR
“這我不吃。”
d. kʰe^{52} tsɻ^{13}pa^{52} **mə**-tʰu^{13}-ku^{52}.
3SG.ERG 煙 NEG- 吸 -DUR
“他沒吸煙。”

(3) a. **mə**-tsʰɻ^{13}.
NEG- 尋 .FUT[2]
“別尋找。”
b. **mə**-tsʰo^{13}.
NEG- 賣 .FUT
“別賣。”

否定性動詞 /mæ^{13}/ 只能表示陳述語氣，和將來時搭配時只能否定自主性謂詞，表示說話人的主觀意願，可以翻譯為“不”（4a）；和現在時搭配時表示存在或領有的否定，翻譯為“沒”（4b）。這兩種用法都屬於親涉性（egophoricity），默認和陳述

[2] 藏語中有一部分動詞存在屈折形態，傳統文法概括為“三時一式”，即將來時、現在時、過去時和祈使式，但是由於藏語中通常沒有嚴格的時態變化，目前藏語方言中“現在時”“將來時”又基本合併，因此孫天心（Sun 1993）、邵明園（2014）等將原來“三時”的表述更正為“完整體”和“非完整體”。藏巴哇話中個別動詞依然存在“現在”“將來”的分別，加之“藏語無時態”的判斷似仍有商榷餘地，本文暫用原來的“三時一式”的說法。

句第一人稱主語搭配，如果是其他人稱，則需要使用否定前綴（5），但是如果是在疑問句或者轉述句中發生視角轉換，可用否定性動詞表示親涉性（6b）（6c）。

(4) a. ŋɐ^{13} tø^{13}-ɲi^{44} **mæ^{13}**.
1SG.ABS 說 -PROS NEG.COP:EGO
"我不說。"
b. ŋɐ^{13} kʰɐ^{13}ʐɐ^{52} **mæ^{13}**.
1SG.ABS 錢 NEG.EXIST:EGO
"我沒有錢。"

(5) a. kʰe^{13} tø^{13}-ɲi^{44} **ma-ʐe^{13}**.
3SG.ERG 說 -PROS NEG-COP
"他不說。"
b. kʰo^{52} kʰɐ^{13}ʐɐ^{52} **mə-na^{13}**.
3SG.ABS 錢 NEG-EXIST
"我沒有錢。"

(6) a. ŋɐ^{13} tɕi^{13}-tɕi^{44} **mæ^{13}**.
1SG.ABS 去 -PROS NEG.COP:EGO
"我不去。"
b. tɕʰi^{52} tɕi^{13}-tɕi^{44} **mæ^{13}**-ma?
2SG.ERG 去 -PROS NEG.COP:EGO-Q
"你不去嗎？"
c. kʰo^{13} ʂu44ku^{44} **mæ^{13}**-se^{52}.
3SG 紙張 NEG.COP:EGO-QUOT
"他說他沒有紙。"

綜上，藏巴哇話中否定標記的用法可以歸納如下：

表 1 藏巴哇話否定標記的用法

	自主性謂詞			非自主謂詞	
	過去時	現在時	將來時	存在 / 領有 + 親涉	其他情況
否定前綴	√	√			√
否定性動詞			√	√	

在歷史來源方面，否定性動詞是否定前綴的熔合形式，並非基本的否定標記。Payne（1985）指出大多數否定性動詞都來自於繫詞的否定形式（如斐濟語、土耳其語、

亞美尼亞語）。藏巴哇話中的否定性動詞 /mæ[13]/ 其歷時來源除了繫詞的否定式以外，還有存在動詞的否定式。另外現代藏語方言中的否定性動詞也基本如此，分別來源於藏文中否定前綴（mi-）和親涉式存在動詞（yod）的熔合形式以及否定前綴（ma）和親涉式繫詞（yin）的熔合形式（Zeisler 2004）。[3]

否定前綴和否定性動詞的一個重要不同在於，否定性動詞不能直接與動詞連用，中間必須使用將行體（prospective）標記，而否定前綴可以直接用於謂語動詞上。由於藏巴哇話中將行體只能和自主動詞（volitive）搭配，並且具有親涉性（egophoricity），表示自我做某事的意願（intentionality），當它們又和否定性動詞組合，就會表示“我不做某事的意願”。如在一個被邀請去對方家裡做客的語境中，用否定性動詞（7a）導致沒有禮貌、語氣生硬，會讓對方覺得以後也不可能去，這是由謂語的意願性和親涉性共同造成的；用否定前綴（7b）則會表現出委婉而又舒緩的語氣，潛在的意義是現在沒時間去，一有時間就去做客，這是因為否定前綴不含有親涉性，（7b）通常與非第一人稱主語搭配，表示“別來、沒來”等意義，用於第一人稱主語屬於標記性用法，產生了委婉或降格否定的意義。[4]

(7) a. o[13]-tɕi[44]　　**mæ[13]**.
　　來 -PROS　　NEG.COP:EGO
　　“不來。”
　b. **mə**-o[13].
　　NEG- 來
　　“不來、別來、沒來。”

在句法上，否定性動詞可以單獨出現，有獨立的述謂功能（此時表示存在否定），而否定前綴則不能。這種對立也證明，否定性動詞是否定標記與存在動詞的熔合形式，體現出存在動詞的語法功能。

(8) a. **mæ[13]**.
　　NEG.EXIST:EGO
　　“沒有。”

3　劉丹青（2005）將否定詞與其他語素熔合（fusion）成新的否定詞項稱為否定標記的詞彙化或專化（specialization），Dahl（1979）將其形容為否定的併合語子（portmanteau）的實現。

4　感謝審稿專家的意見，否定性動詞帶有親涉性，該語境（第一人稱主語）中使用否定性動詞是更為自然的選擇，屬於非標記項，熟人之間不加客套會用（7a）；而否定前綴是與親涉性無關，在該語境（第一人稱主語）中暗含示證意義，表示受到某種客觀條件的限制，具有委婉拒絕的語用功能。

b. **mə-*** (na^{13}).
NEG-*（EXIST）
“沒有。”

因此，藏巴哇話的基本否定標記是否定前綴，後文中討論否定類型時，將不再涉及否定性動詞。

1.2. 只有標準否定

藏巴哇話的否定標記有兩種，否定前綴和否定性動詞，其句法分佈都有一定的規律可循。上一節指出，否定性動詞屬於否定前綴和存在動詞或繫詞的熔合形式，其句法分佈主要受到存在動詞或繫詞的影響，位於句末的中心謂語的位置。本節主要討論否定前綴的句法分佈特點，以期得到藏巴哇話否定標記的句法分佈特點。

否定前綴的分佈位置通常和謂語動詞相關。如是單一的謂語動詞而無其他語法成分，否定前綴出現在謂語之前，如例（9）；若是動詞和體標記的組合形式，只有當動詞之後是完整體（prefective）/ta^{52}/ 時，否定前綴出現在完整體之前，如例（10），其他體標記如完成體（10b）或持續體（11），否定標記都是位於動詞上。為什麼只有完整體可以添加否定前綴而完成體或持續體卻不行？藏巴哇話中完成體（prefect）都帶有示證意義（evidentiality），[5] 屬於句末助詞，結構上和謂語不屬於同一句法層次；而持續體（durative）屬於黏附性的後綴，它有多種語音變體（11a）（11b），且不能添加重音、只能弱讀，因此和否定前綴一樣，都需要附著於謂語動詞上。因此，藏巴哇話體標記中，只有完整體屬於謂語動詞，準確來說，是助動詞。

(9) ŋɛ^{13} ʂo^{44}tɕi^{44} **ma**-dɐ^{44}.
1SG.ERG 手機 NEG- 看 .FUT
“我沒看手機。”

(10) a. tʂ^{h}a^{13} t^{h}u^{13} **mə-ta^{52}**-tʂɻ^{52}.
酒 喝 NEG-PFV-PRF.FAC
“酒沒喝完。”

b. tʂ^{h}a^{13} **mə-**t^{h}u^{13}**-tʂɻ^{52}**.
酒 NEG- 喝 -PRF.FAC
“酒沒喝。”

---

[5] 生成句法將句子的基本層次分為 VP-TP-CP，其中時態 T 是小句的中心語，小句是時態短語 TP，表達一個完整的命題；句末詞通常屬於 CP 層，承擔如示證、疑問、焦點等語用功能。

(11) a. de^{13}　a^{44}li^{44}　**mə**-tʂʰa^{13}-**kə**^{52}.
　　這　貓　NEG- 吃 .PRS-DUR
　　“貓不吃這個。”
　b. tsɻ^{13}pa^{52}　**mə**-tʰu^{13}-**ku**^{52}.
　　煙　NEG- 吸 -DUR
　　“沒吸煙。”

如果有情態助動詞，否定前綴則附著在情態助動詞之上（12）。另外動詞和輕動詞（light verbs）組合時，否定前綴也是加諸輕動詞的位置，如（13）。如果是諸如連謂結構（14a）、動補結構（14b）、使動結構（14c）等複雜謂語結構，否定前綴都出現在第二個謂語上。無一例外，這些複雜謂語結構中主要謂詞都是在最後的動詞，這符合藏語中心語居後的類型特徵。

(12) a. pa^{44}　**mə**-do^{13}-ko^{52}.
　　掉　NEG-ASSU-DUR
　　“掉不下去。”[6]
　b. sʰɨ^{44}　**mə**-dʑo^{13}-ko^{52}.
　　遲　NEG-SPEC-DUR
　　“不可能遲。”[7]
(13) tsʰɻ^{13}　**ma**-dʑo^{13}.
　找 .FUT　NEG- 去
　“別去找。”
(14) a. ʂʰo^{13}wɐ^{52}　de^{13}　ʂo^{13}　**mə**-o^{13}-tʂɻ^{52}.
　　旱獺　這　出　NEG- 來 -PRF.FAC
　　“這隻旱獺**沒有出來**。”[8]
　b. dʐu^{13}　de^{13}　djø^{13}-li^{44}　**mə**-sɻ^{44}-ŋɤ^{52}.
　　騾子　這　跑 -PART　NEG- 快 -DUR
　　“這頭騾子**跑得不快**。”
　c. dʑo^{13}　**ma**-tʂu^{44}.
　　去　NEG- 讓
　　“**沒 / 別讓**去。”

6　ASSU 即 assumptive，表示客觀推理，屬於認識情態，略相當於英語的 would。
7　SPEC 即 speculative，表示主觀猜測，同屬於認識情態，可信度最低，略相當於英語的 could。
8　這裡分析“連謂”“動補”的區分標準為前者沒有任何介引成分，後者需要補語標記。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同一個連謂結構，在沒有助動詞的情況下否定標記黏附於第二個動詞上（15a），如果後面有情態助動詞，否定標記則必須黏附於助動詞上（15b），而不能位於連謂結構的第二個動詞上面（15c），因為在有助動詞的時候，助動詞是主要的謂語動詞。

(15) a. ço^{13} **mə**-o^{13}-ko^{52}.
出 NEG- 來 -DUR
"出不來。"
b. ço^{13} o^{13} **mə**-do^{44}-ko^{52}.
出 來 NEG-ASSU-DUR
"不能出來。"
c. *ço^{13} **mə**-o^{13} do^{44}-ko^{52}.
出 NEG- 來 ASSU-DUR
"可以不出來。"

對於比較結構的否定，否定標記位於形容詞上（16），而不能像漢語一樣位於比較標記之前，這也體現出藏語的否定標記必須附著於主要的謂語性成分之上的特點。

(16) ŋi^{44} na^{13}so^{13} tʂa^{13}sɨ^{52}=lɐ^{44} **mə**-tʂʰe^{52}-kə^{52}.
1SG.GEN 年齡 扎西 =COMPR NEG- 大 -DUR
"我的年齡不比扎西大。"

綜上所述，藏巴哇話否定標記只位於主要的謂語動詞之上，通常這個位置稱作"謂頭"位置，是小句的中心語所在（徐杰 2006）。漢語的謂頭在主要的謂語動詞之前，即位於主語和謂語之間，但是藏語屬於中心詞居後的語言，謂頭位於主要的謂語動詞之後，句末助詞之前。藏巴哇話的否定標記是前綴，因此附著於主要謂語動詞之前。

藏巴哇話否定標記只能位於謂頭的位置，因此產生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對於不能充當謂語性成分的詞類，如後置詞短語（17a）、名詞（17b）、[9] 非謂形容詞（17c）、[10] 副詞（17d）等，則不能被否定前綴否定，也沒有專門的構詞否定等特殊否定標記可供使用，若要表達相應的否定意義，只能通過句法的手段來間接表達，如通過否定繫詞或其他主要謂詞來實現，如例（18）所示。

---

[9] 對於名詞的否定是直接對於名詞的否定，形式上否定語素併入到名詞中，如"不科學""不正義"以及英語的 unemployment 等，不包括否定性存在動詞對於名詞的否定。

[10] 非謂語形容詞如表形狀的 tʂʰɔ^{52}（大）、a^{44}ɲu^{44}（小）以及顏色詞 mɛ^{44}mɛ^{44}（紅色）、kɛ^{44}kʰɛ^{44}（白色）等，它們只能做名詞性成分的定語或者繫詞補足語，且不能被副詞修飾。

(17) a. ***ma-**tsʰa^{13}te^{13}=la^{44}ka^{52}-na^{52}.
NEG- 炕 = 上面 -LOC
“不在炕上面。”
b. ***ma-**bɐ^{13}tsɐ^{52}-tsɔ^{52}.
NEG- 男人 -PL
“不男人。”
c. ***ma-**so^{13}mɐ^{52},　mə-ɲɨ^{44}pʰɐ^{52}.
NEG- 新　NEG- 舊
“不新不舊。”
d. ***ma-**ŋɤ^{13}mæ^{52}　tø^{44}-ŋə^{52}.
NEG- 好好地　說 -DUR
“不好好說話。”

(18) a. tʂo^{44}tsʰɛ^{44}=la^{44}ka^{52}　**ma-**ʐe^{13},　tʂo^{44}tsʰɛ^{44}=wu^{13}la^{52}　ʐe^{13}.
炕桌 = 上面　NEG-COP　炕桌 = 下面　COP
“不是炕桌上，是炕桌下面。”
b. bɐ^{13}tsɐ^{52}-tsɔ^{52}　**ma-**ʐe^{13}.
男人 -PL　NEG-COP
“不是個男人。”
c. so^{13}mɐ^{52}　**ma-**ʐe^{13},　ɲɨ^{44}pʰɐ^{52}　**ma-**ʐe^{13}.
新　NEG-COP　舊　NEG-COP
“不是新的，不是舊的。”
d. za^{13}pe^{13}　mə-tø^{44}-ŋə^{52}.
好好地　NEG- 說 -DUR
“不好好說話。”

綜上，藏巴哇話否定標記只能位於謂頭位置，沒有其他的否定形式，語法學界將這種形式的否定稱為“標準否定”（standard negation），顧名思義即是句子否定的典型形式，即對於陳述性的動詞性的主句（declarative verbal main clauses）的否定（Miestamo 2005: 1）。[11] 最典型的句子否定適用於最小且最基本的句子，如僅有一個謂語和盡可能少的名詞短語、狀語，但這並不能作為判定標準否定的標準。Payne

[11] 有時候標準否定並非句子否定，如英語“? John often doesn’t pay taxes.”（Payne 1985: 201）。但是這不足以忽視標準否定和句子否定的普遍對應關係，句子否定最普遍的表現形式是標準否定，但是句子否定還可以通過量化詞、副詞的否定形式等途徑來實現；標準否定主要表達句子否定，但是也可以表達成分否定。感謝審稿專家的指正。

（1985: 198）指出英語中形式上否定詞 not 直接位於強制性助動詞（如 do/be）之後或者是出現否定語綴形式（n't），就屬於標準否定。我們發現，無論是強制性助動詞"do/be"抑或是否定語綴形式"n't"，它們都只能出現在時態句中，且位於英語的謂頭位置。因此，標準否定的判定需要確定否定標記是否處於謂頭的位置。如本節前文所述，藏巴哇話完全滿足此條件。而且在形態上，標準否定在大多數語言中都以否定前綴的形式出現（Payne 1985: 226），藏語中也是如此。

張新華、張和友（2013）認為否定詞主要用於名、動、形等實義範疇，不直接作用於虛詞。標準否定則是將否定的直接作用對象限定為動詞性成分，其他成分的否定則只能通過標準否定的句法形式間接表達。這其中值得關注的則是副詞和量化詞的否定，構成了藏語藏巴哇話的第三個特點：標準否定的轄域歧義，即下一小節的內容。

1.3. 否定轄域的歧義解讀

Payne（1985）指出，每種語言都至少有一種標準否定，但是並非所有語言都有對於量化詞和副詞的否定形式。藏巴哇話中沒有量化詞和副詞的否定形式，相應的語義是採用標準否定的形式表達的。首先我們將副詞分為飾謂副詞和飾句副詞兩種，在否定句中兩者具有不同的表現。

飾謂副詞是修飾動作的方式等副詞，在否定句中它們只有一種解讀，即處於否定轄域之內，根據輔重原則，它們成為句子焦點，繼而成為否定的對象。

(19) a. kʰe^{52} ja^{13}kʰo^{13} ma-ja^{13}.
3SG.ERG 認真 NEG- 學
"他不認真學。"
b. kʰe^{52} kʰo^{13}tɕe^{52} za^{13}pe^{13} mə-tø^{44}-ŋə^{52}.
3SG.ERG 話 好 NEG- 說 -DUR
"他不好好說話。"

飾句副詞是表示時間、頻率等意義的副詞，在否定句中有兩種歧義解讀，一種是處在否定轄域之內，成為否定的對象，即否定的寬域解讀（20a）；另一種則不在否定轄域內，即否定的窄域解讀（20b）。相似的例句還有（21）。

(20) a. ŋa^{13} **ɲɻ^{13}me^{44}-tɕa^{13}=la^{52}** kʰa^{13}pa^{52} mə-so^{13},
1SG.ABS 日子 - 完 =LOC 家 NEG- 去
tʂa^{44}xu^{44}=kɤ^{13}tʂɻ^{52} so^{13}-pɛ^{52}.
次 = 幾 去 -PRF.EGO
"我**不是天天**回家，只去了幾次。"

b. ŋa^{13}　**ɲɻ^{13}me^{44}-tɕa^{13}=la^{52}**　kʰa^{13}pa^{52}　mə-so^{13},
1SG.ABS　日子 - 完 =LOC　家　NEG- 去
tʂa^{44}xu^{44}=tʂɻ^{52}　je^{44}　mə-so^{13}.
次 = 一　也　NEG- 去
“我天天不回家，一次也沒去。”

(21) a. ŋɛ^{13}　**ɲɻ^{13}me^{44}-tɕa^{13}=la^{52}**　tʂʰa^{13}　mə-tʰu^{13}.
1SG.ABS　日子 - 完 =LOC　酒　NEG- 喝
“我沒有每天喝酒 / 我天天沒喝酒。”

b. a^{44}jæ^{13}　**jã^{13}ŋɤ^{52}**　mæ^{13}　mə-tʰu^{13}-ku^{44}.
孩子　經常　藥　NEG- 喝 -DUR
“孩子不經常吃藥 / 孩子經常不吃藥。”

綜上所述，就藏語藏巴哇話的語料來看，否定現象有三個主要特點：首先，否定標記有否定前綴和否定性動詞兩種形式，前者是基本形式，後者是熔合形式；其次，只有標準否定；最後，在對量化詞或副詞的否定方面，標準否定具有轄域歧義。

2. 否定的轄域問題

上節呈現了藏語藏巴哇話的否定特點，但是為什麼標準否定會產生轄域歧義，以及對比漢語和英語，藏巴哇話的否定類型是什麼？本節擬討論這些問題。

2.1. 標準否定的轄域歧義

標準否定會產生轄域歧義應與句子否定和焦點否定有關，標準否定和句子否定、焦點否定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為了重新審視標準否定的歧義現象，首先分析句子否定在自然語言中的解讀過程。通常一個簡單句就是一個命題，因此句子否定就對應著命題否定。但是自然語言中的句子可以包含多個謂詞，每一個謂詞都可以成為單獨的命題，比如例句（22）“我慢慢吃飯”包含三個謂詞（22a）：“我”“慢慢”“吃飯”，該句的語義刻畫應是“存在一個個體‘我’，並且吃飯，並且慢慢地。”即一個小句實際上是三個簡單命題的交集（22b），那麼邏輯上對於該小句的否定則是三種簡單命題否定形式的併集（22c），即實際上只要否定其中的一個即可。具體要選擇哪一個選項，則要取決於焦點的解讀（Payne1985: 199; Puskás 2012: 622; De Clercq 2013: 102）。通常根據輔重原則，主語和謂語是小句的核心成分，而副詞作為修飾是輔助性成分，屬於自然焦點，天然地獲得焦點解讀，成為否定的中心，因此例句（22）優先否定的是副詞“慢慢地”。因為（22）中“慢慢地”屬於飾謂副詞，使得被修飾的謂語“吃飯”不會產生焦點解讀，從而成為了預設，只有謂語“吃飯”為真，飾謂副詞“慢慢地”的真假才有討論的意

義，因此不會成為否定的中心。主語“我”則是謂語“吃飯”的預設（謂語是主語的謂述，只有主語為真討論謂語的真假才有意義），因此更不會產生焦點解讀。

(22) 我慢慢吃飯。
a. A= 我，B= 吃飯，C= 慢慢。
b. 原命題 =A ∧ B ∧ C
c. 原命題的否定 =¬（A ∧ B ∧ C）=¬A ∨ ¬B ∨ ¬C（德摩根律）
d. 原命題的否定 =A ∨ B ∨ ¬C（自然焦點的選擇）

如果是飾句副詞，如（23）中的“天天”，這樣整個句子的否定雖然在默認條件下仍舊選擇“天天”為否定的焦點（23a）–（23d），但若有小句之外的語境因素，謂語部分“吃飯”也可以獲得焦點解讀，成為否定的中心（23e），但是主語“我”依舊是謂語的預設，不易產生焦點解讀，除非動用特殊的句法手段，如元語言否定。

(23) 我天天喝酒。
a. A= 我，B= 喝酒，C= 天天。
b. 原命題 =A ∧ B ∧ C
c. 原命題的否定 =¬（A ∧ B ∧ C）=¬A ∨ ¬B ∨ ¬C（德摩根律）
d. 原命題的否定 =A ∨ B ∨ ¬C（自然焦點的選擇）
e. 原命題的否定 =A ∨ ¬B ∨ C（語境產生的焦點）

由此，修飾句子的副詞在否定句中產生歧義解讀跟焦點的選擇有關，標準否定雖然形式上是對整個句子的否定，但是具體的語義解讀需要焦點的參與，因此會產生否定焦點的歧義現象。那麼標準否定究竟是句子否定還是焦點否定？或許我們可以認為，如果句子的自然焦點是否定的焦點，那麼該句則是否定句，該句的否定即是句子否定；反之，句子的焦點和否定的焦點不同，則該句仍是肯定句，該句的否定即是焦點否定或成分否定。

我們上述的考慮在藏巴哇話中是可以找到例證的，除了 1.3 節中所述的兩種副詞以外，還有情態詞和量化詞可以說明。首先藏巴哇話中表達命題發生概率的推測情態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副詞性的 /xa^{44}pa^{52}/，一種是助動詞性質的 /tço^{13}-ko^{52}/。對於副詞性的，其語義解讀只能位於否定轄域之外（24a）；而對於助動詞性質的，則只能成為否定的焦點（24b）。這是因為認識情態和修飾句子的副詞在語義上所起的作用相同，因此否定焦點既可以選擇推測情態詞，也可以選擇謂語動詞。但是句法上助動詞又和副詞不同，助動詞和題元動詞（即實義動詞）是句法上的中心語與補足語的關係（動賓關係），而副詞和動詞的關係是修飾語和中心語的關係（狀中關係），因此對於助動

詞 /tɕo^{13}-ko^{52}/ 而言，只有題元動詞為真，助動詞的討論才有意義，題元動詞為助動詞提供了預設，助動詞屬於焦點，成為否定的中心；而對於副詞性的 /xa^{44}pa^{52}/ 而言，一方面已經有助動詞形式的推測情態詞專門表達否定的寬域解讀（即“不可能”），另一方面修飾句子的副詞本身可以表達否定的窄域解讀（即“可能不”），出於表達的經濟性，副詞性的 /xa^{44}pa^{52}/ 成為否定的窄域解讀的專門形式，不再有歧義解讀。

(24) a. tʂa^{13}sɻ^{52}　**xa^{44}pa^{52}**　mə^{13}-o^{13}-tʂɻ^{52}.
　　扎西　可能　NEG- 來 -PRF
　　“扎西**可能不**來。”
　b. tʂa^{13}sɻ^{52}　o^{13}　mə^{13}-**tɕo^{13}-ko^{52}**.
　　扎西　來　NEG- 可能 -DUR
　　“扎西**不可能**來。”

另外對於表示全稱量化的 /zɻ^{13}k^{w}a^{13}/，其轄域取決於其所修飾的成分。如（25）中 /zɻ^{13}k^{w}a^{13}/ 意為“全部”，既可以修飾主語，也可以修飾謂語，當主語是不可數的物質時，/zɻ^{13}k^{w}a^{13}/ 修飾謂語，即屬於飾謂副詞，其解讀只能位於否定轄域之內做否定的焦點，如（25a）的解讀，此時“酒”是不可數的物質名詞，屬於定指的集合，如（26）中所給出的語境；但如果主語是可數的個體時，/zɻ^{13}k^{w}a^{13}/ 修飾主語，而主語屬於謂語的預設，不會獲得焦點解讀，修飾主語的 /zɻ^{13}k^{w}a^{13}/ 也不能成為否定的焦點，因此其解讀在否定轄域之外，如（25b）的解讀，此時“酒”是可數的個體名詞，所指為一瓶瓶單獨包裝的酒，具體語境可見（27）。

(25) tʂ^{h}a^{13}　zɻ^{13}k^{w}a^{13}　t^{h}u^{13}　mə-ts^{h}a^{13}-tʂɻ^{52}.
　　酒　全部　喝　NEG- 完 -PRF.FAC
　　a. “酒沒有全部喝完。”（集合義）
　　b. “酒全部沒喝完。”（分配義）
(26) tʂ^{h}a^{13}　zɻ^{13}k^{w}a^{13}　t^{h}u^{13}　mə-ta^{44}-tʂɻ^{52},
　　酒　全部　喝　NEG-PFV-PRF.FAC
　　tʂæ^{44}ŋu^{44}　tʂɻ^{52}-ɲi^{52}-tʂɻ^{52}　la^{44}-tʂɻ^{52}.
　　酒盅　一 - 二 -INDF　剩下 -PRF.FAC
　　“酒**沒有全部**喝完，剩了一兩盅。”
(27) tʂ^{h}a^{13}　zɻ^{13}k^{w}a^{13}　t^{h}u^{13}　mə-ta^{44}-tʂɻ^{52},
　　酒　全部　喝　NEG-PFV-PRF.FAC
　　tʂ^{w}o^{13}tsɻ^{13}-du^{13}ji^{13}=la^{44}ka^{44}-na^{52}　tʂ^{h}a^{13}　zɻ^{13}k^{w}a^{13}　la^{44}-tʂɻ^{52}.
　　桌子 - 全部 = 上面 -LOC　酒　全部　剩下 -PRF.FAC
　　“酒**全部沒有**喝完，所有桌子上的酒全部剩下了。”

與此相對比的是，作為天然可數的名詞做主語，/zɻ^{13}k^{w}a^{13}/ 則只能修飾它們，通常不會產生歧義解讀，如（28）中的主語“羊”是可數的個體，所以 /zɻ^{13}k^{w}a^{13}/ 只能修飾“羊”，焦點的解讀只能選擇謂語部分“上山”。例句（29）也證實了我們的猜測，量化詞 /zɻ^{13}k^{w}a^{13}/ 無法成為否定的焦點，因為它不屬於修飾謂語或句子的狀語性成分。

(28) ʐa^{13}ʐu^{13} zɻ^{13}k^{w}a^{13} ʐe^{13}ŋo^{13} mə-so^{13}-tʂɻ^{52}.
羊 全部 山裡 NEG- 去 -PRF
“羊全部沒有上山。”

(29) ʐa^{13}ʐu^{13} zɻ^{13}k^{w}a^{13} ʐe^{13}ŋo^{13} mə-so^{13}-tʂɻ^{52},
羊 全部 山裡 NEG- 去 -PRF
*tɕɑ̃^{13} kɤ^{13}tʂɻ^{13} la^{44}-tʂɻ^{52}.
剛 幾個 剩下 -PRF.FAC
“羊**沒有全部**上山，只剩下了幾隻。”

2.2. 與英語、漢語的比較

我們觀察到自然語言表達的否定句，其語義理解大多會有歧義，如（30）（31）所示的英語中標準否定的轄域和量化詞或副詞的轄域之間的歧義解讀，但是漢語普通話中沒有標準否定的歧義現象，因此可以用漢語分化這種歧義現象。

(30) John doesn’t often pay taxes.
(Payne 1985: 200)
a. 約翰**不經常**繳稅。（否定詞寬域解讀）
b. 約翰**經常不**繳稅。（否定詞窄域解讀）

(31) Every student didn’t pass.
(Payne 1985: 203)
a. **不是每名學生**都通過了。（否定詞寬域解讀）
b. **每名學生都沒有**通過。（否定詞窄域解讀）

英語中可以通過句法的方式分化歧義，如將否定詞和副詞同時提到句首來分化這種轄域歧義（32b）（33b），此時句子焦點即否定詞之後的副詞，從而成為否定的對象，產生否定轄域取寬域的唯一解讀。不同於標準否定（32a）（33a），這種處理否定標記的句法方式被稱為焦點否定，焦點否定可以分化標準否定的歧義。

(32) a. Many students did not pass.
b. **Not many** students passed.
(Payne 1985: 203)

(33) a. John doesn't often pay taxes.
(Payne 1985: 200)
b. **Not often** do I pay taxes.
(Payne 1985: 205)

但是漢語的情況則較為特殊，出現了“線性否定”的現象，即漢語中否定詞的否定轄域和其線性句法位置總是相關的，否定詞的轄域只包括其後的句法成分，如副詞或量化詞出現在否定詞之前，如（34a）（35a），則不在否定轄域之內。因此，漢語中不存在標準否定的歧義現象，或者說，漢語沒有標準否定，只有焦點否定。

(34) a. 我一直沒生病。
b. 我沒一直生病。
（呂叔湘 1985: 246）
(35) a. 他天天不上班。
b. 他不天天上班。
（呂叔湘 1985: 246）

綜合藏語（藏巴哇話）和英語、漢語的語料，三種語言的否定轄域和量化詞或副詞的轄域互動可以分為三種不同的類型：藏語中標準否定具有轄域歧義且句法上沒有可以分化歧義的形式；英語中量化詞或副詞與標準否定有轄域歧義且可以通過焦點否定分化該歧義；漢語中沒有標準否定也沒有轄域歧義。

表 2 標準否定與焦點否定的三種語言類型

	藏語	英語	漢語
標準否定的轄域歧義	有	有	無
焦點否定	無	有	有

值得注意的是，英語有逐漸分析化的趨勢，標準否定的轄域歧義在逐漸減少，產生了通過語序辨別轄域大小的趨勢。如否定詞和副詞的組合比較自由，否定詞位於副詞之前屬於傳統語序類型，傾向於表示否定轄域大於副詞的語義轄域，同時否定詞也可以位於副詞之後，表示否定轄域中不含副詞。對於量化詞也有類似的現象，英語母語者將否定轄域佔廣域的情況稱為“不合邏輯式解讀”（the “illogical” NEG-Q reading, Neukom-Hermann 2016），並且人們在情感態度上傾向於通過語序辨別轄域，但是語料庫統計表明，這種不合邏輯式的解讀在英語中仍舊佔一定的地位（Neukom-Hermann 2016）。

(36) a. ??John often doesn't pay taxes.
b. John doesn't often pay taxes.
(Payne 1985: 200)
(37) a. All of its provisions do not directly concern us.
b. Not all of its provisions concern us directly.
(Neukom-Hermann 2016: 80)

另外對於漢語，雖然沒有標準否定、只有焦點否定，但是焦點否定也可以造成歧義解讀。這是由焦點的不同而決定的。雖然否定詞之後如果有量化詞或副詞與動詞短語的時候不會產生歧義，因為量化詞或副詞本著輔重原則天然地獲得焦點解讀，從而成為否定的對象，但是當否定詞之後有兩個動詞短語 VP1 和 VP2 時，如（38a）中的"蒙著頭"和"睡覺"，焦點可以在這兩個動詞短語當中選擇，因此就會產生焦點否定的歧義解讀，既可以是蒙著頭沒睡覺，也可以是睡覺時沒有蒙著頭。分化這種歧義的方法是進一步縮小焦點的範圍，即限制否定詞之後的動詞短語數量，如（38b）（38c），否定詞之後只有一個動詞短語，那麼該短語只能成為焦點，成為否定的中心。

(38) a. 張三昨天中午**沒**蒙著頭睡覺。
b. 張三昨天中午蒙著頭**沒**睡覺。
c. 張三昨天中午睡覺**沒**蒙著頭。
（王曉娜 2024: 84）

這裡也簡略陳述句子焦點和否定焦點的關係。徐杰、李英哲（1993）認為否定的焦點就是句子焦點，袁毓林（2000, 2018）、胡建華（2007）等認為否定的焦點並非句子的焦點。至於否定焦點與句子焦點是否相同，這個話題如果跨語種地來看可能會明晰一些。漢語中沒有標準否定，只有焦點否定，焦點否定的範圍僅限於短語內部而不涉及整個句子，因此句子可以有句子的焦點，在被否定的短語內否定可以有否定的焦點，二者並沒有直接關聯（徐杰、張帆 2024）。但是以藏語來說，藏語只有標準否定，否定標記只出現於謂頭位置，因此否定的中心（即否定焦點）只能取決於句子的焦點。

至此，我們清楚了漢語、藏語和英語在否定類型上的不同，但是對這種類型差異應該如何進行解釋？

3. 否定的內部結構

我們打算用 NegP 分裂（Poletto 2008; Haegeman & Lohndal 2010: 199; De Clercq 2013）來解釋上述漢語、英語以及藏語在否定現象上的不同。

3.1. 四種否定特徵

在納米句法和分佈式形態學框架下，NegP 分裂是將否定詞 Neg 分為四種，即極性否定 Pol^{Neg}、焦點否定 Foc^{Neg}、程度否定 Deg^{Neg} 和量化否定 Q^{Neg}。

極性否定的否定轄域是限定性的時態短語 TP，而焦點否定的轄域是 TP 之下的 vP，即不含時態成分的非限定性謂語。英語中極性否定和焦點否定都用“not”表示，但是區分起來也比較容易，可以通過肯定式附加問句、“也不”式附加語和“not even”附加語等句法測試來檢驗（Klima 1964），如例（39），當表示極性否定時，附加疑問句只能用肯定形式（is she?），而表示焦點否定時，附加問句是否定形式（isn’t she?）。這實際上反映了句子否定（sentential negation）和成分否定（constituent negation）[12] 的區別（Klima 1964；Payne 1985；Zanuttini 1991；徐杰、張帆 2024）。

(39) Kim is not happy, is she/ isn’t she?
(Horn 1989: 517)

另外，焦點否定還有其他的形式特徵，如副詞、量化詞等自然焦點 [13] 或者特有的強調重音（De Clercq 2013: 31）。例（40a）是 not 和副詞、量化詞等連用，例（40b）是帶有強調重音。

(40) a. not long ago, not everybody, not very often
b. Kim is NOT VERY happy, isn’t she?
(De Clercq 2013: 31)

與極性否定、焦點否定不同，程度否定和量化否定都屬於構詞否定，如（41）中 nonprofessional，否定標記 non 只能否定 professional，而不能否定副詞 very。程度否定和量化否定在英語中有不同的形式標記，程度否定用 non- 表示，而量化否定用 in-/dis-/ir-/im-/il- 等詞綴（同位語素）表示，如 inhuman、ir-relevant、im-mature、im-portant、il-logical 等，程度否定所構建的語義關係是“正”與“反”的二元關係，屬於矛盾式否定，[14] 如“科學”“非科學”，量化否定所構建的語義關係則是連續統式

---

[12] 成分否定在 Klima（1964）等文獻中還包括構詞否定，準確的稱呼應是非句子否定（non-sentential negation，見 Payne 1985）。

[13] 量化詞或副詞根據輔重原則（祁峰 2014: 47）成為句子焦點，也是否定的焦點。

[14] 按照邏輯關係可以將自然語言的否定分為矛盾式（contradictory negation）和反對式（contrary negation），矛盾式否定滿足排中律（the Law of the Excluded Middle）和矛盾律（the Law of Contradiction），要求兩者的交集為空、併集構成全集。反對式否定則不能滿足排中律，只能滿足矛盾律，僅要求兩者的交集為空即可，可以同真或同假。

的漸變關係，如漢語中的“科學”“偽科學”“不科學”“反科學”等，屬於反對式否定，如英語中的 happy 和 unhappy 之間還有其他的可能性存在（42）。

(41) She is very nonprofessional. =She is [very [¬ professional]].
(De Clercq 2013: 31)
(42) She is neither happy, nor unhappy.
(De Clercq 2013: 35)

不同的否定特徵，其堆棧能力（Stacking）並不一樣，反映了它們之間的包含關係，極性否定 Pol^{Neg} 可以否定 $Foc^{Neg}/Deg^{Neg}/Q^{Neg}$，如（43），堆棧能力最高；而焦點否定 Foc^{Neg} 不能否定極性否定，只能否定 Deg^{Neg}/Q^{Neg}；同理，程度否定 Deg^{Neg} 只能否定量化否定 Q^{Neg}，如“noninfinite/Nonunhappy”等；而量化否定 Q^{Neg} 不能進一步否定其他三類否定特徵。堆棧能力越高，反映了其句法層級越高。

(43) She is**n't NOT un**happy.
(De Clercq 2013: 33)

最後不同的否定特徵所承擔的功能也不相同，極性否定表示對於一個命題的否決（denial），焦點否定表示修飾（44a）或者對比（44b），程度否定表示二元性的分類（classifying），量化否定表示在量級性的刻畫（characterizing）。

(44) a. a not very happy man, not long ago,
b. John was not happy, but sad.
(De Clercq 2013: 37)

綜合以上所述，否定分裂所涉及的四個否定特徵，分別在轄域、堆棧能力、語義類型以及功能方面有不同的區分特徵，如表（3）所示。

表 3 NegP 分裂中的四種否定特徵之比較（De Clercq 2013: 38）

否定標記 / 性質	轄域位置	堆棧能力	語義類型	功能
極性否定（Pol^{Neg}）	限定性的謂語	$Foc^{Neg}/Deg^{Neg}/Q^{Neg}$	矛盾式	否決
焦點否定（Foc^{Neg}）	非限定性謂語	Deg^{Neg}/Q^{Neg}		對比或修飾
程度否定（Deg^{Neg}）	詞項	Q^{Neg}		分類
量化否定（Q^{Neg}）	詞項	無	反對式	刻畫

3.2. 否定特徵融合模式

以上我們介紹了 NegP 分裂的基本框架，在此框架下，任一語言中，否定的特徵都有且只有這四種，但是卻表現為自然語言否定現象的千差萬別，這是由於語音表徵的不同所造成的，一些語言對於四種不同的否定特徵都有不同的語音形式（如希臘語），也有的語言使用同一種語音形式表示四種不同的否定特徵（如捷克語），而用來表示不同否定特徵的同一語音形式通常被稱為融合體（syncretism），自然語言否定類型的不同可以用否定特徵融合模式來表示。

在藏語（藏巴哇話）中，如 1.1 節所述，雖然有兩類否定標記，鑒於否定性動詞是否定前綴與繫詞或者存在動詞熔合的形式，因此藏巴哇話中只有一種否定標記，即否定前綴，故而藏巴哇話的否定類型與捷克語相類似，由否定前綴同時表達極性否定（45）、焦點否定（46）、程度否定（47a）和量化否定（47b）。

(45) k^he^{52}　　$tɕi^{13}$-$tɕi^{44}$　　**ma-**$ʐe^{13}$.
3SG.ERG　去 -PROS　NEG-COP
“他不去。”

(46) $dzɐ^{13}$　t^hu^{13}-$tɕi^{44}$　**mə-**$ʐe^{13}$,　$tʂ^ha^{13}$　t^hu^{13}-$tɕi^{44}$　$ʐe^{13}$.
茶　喝 -PROS　NEG-COP　酒　喝 -PROS　COP
“不是喝茶，是喝酒。”

(47) $ŋɐ^{13}$　　$tʂ^ho^{13}$-li^{44}　　**mə-**za^{13}-$kə^{52}$.
1SG.ABS　跳舞 -PART　NEG- 好 -DUR
“我跳舞跳得不好。”
a. ‘I do **not** dance **well**.’（矛盾式否定）
b. ‘I dance **poorly**.’（反對式否定）

另外，儘管只有標準否定一種否定標記，藏巴哇話也會出現不同否定語義的堆棧現象，如（48），“不是不高興”是焦點或程度否定（“不是”）對於量化否定（“不高興”）的堆棧。

(48) k^ho^{52}　　$sẽ^{13}k^ha^{52}$　　$mə$-$s^hɨ^{13}$-$kə^{52}$,
3SG.ABS　心　NEG- 笑 -DUR
$sẽ^{13}k^ha^{52}$　　**mə-**$s^hɨ^{13}$-li^{44}　　**ma-**$ʐe^{13}$.
心　NEG- 笑 -COMP　NEG-COP
“他既不是高興，也**不是不高興**。”

值得注意的是，藏巴哇話形式上不區分反對式和矛盾式否定，如（47），筆者沒有發現有專門表達反對式否定或者隱性否定（inherent negation）如“差”這樣的詞彙，母語者主要通過語用環境來區分反對式和矛盾式，如（47）中因為主語是第一人稱，通常採用（47a）解讀，表示自謙的含義，如果是第三人稱主語，則多是（47b）解讀，表示客觀評價。另外漢語中也不區分反對式和矛盾式，如“不高興”既可以表示“not happy”也可以表示“unhappy”等（De Clercq 2013: 52），但是漢語可以通過隱性否定來表達反對式否定的意義，如“不喜歡”的反對式意義可以用“厭惡”來表達，而藏巴哇話則沒有專門表達“厭惡”的詞彙。

另外，形式語言中矛盾式和反對式有著截然區分，但是自然語言的表現卻更為複雜，兩者的區分並不明顯，在具體的語言使用中用矛盾式可以表達反對式的這種現象其實相當普遍，只不過藏語的表現更為極端，在形式上也不區分這兩種否定類別。De Clercq（2013: 52）舉了漢語普通話的例子，“不”既可以表示矛盾式否定（49a），也可以表示反對式否定（49b）；英語中也有類似的表達，如（50）所示。這種“矛盾式包裝之下的反對式”是一種語用策略，可以通過用程度更泛化、語義相對模糊的矛盾式表達程度更強、語義更精確的反對式，語氣上顯得更加中立和溫和，屬於語義部門在邏輯形式（LF）對否定的重新分析（Horn 1989: 330–337; Leech 1983:101–102; De Clercq 2013: 95–99）。

(49) 她是不快樂。
　　a. ‘She is NOT happy.’
　　b. ‘She is unhappy.’
(50) I don’t agree ⇒ I disagree.
　　(De Clercq 2013: 96)

至此，我們可以重新解釋藏語、漢語和英語在否定類型上的不同，並重新審視標準否定和上述四種否定語素之間的對應關係。如果對於一種語言來說，四種否定特徵都有不同的否定形式表示，那麼標準否定無疑對應著語義上的極性否定，語義上的焦點否定對應著形式上的焦點否定（成分否定），形式上的構詞否定也可以按照意義的不同分為程度否定和量化否定兩種形式。

但是藏語只有一種否定形式，即標準否定，語義上卻表示四種否定意義，因此標準否定會產生歧義解讀，這種解讀在短語層面表現為極性否定和焦點否定之間的歧義，不涉及程度、量化否定的解讀。當否定轄域取寬域時，否定標記實際上屬於極性否定，整個句子屬於否定句，否定的中心就是句子的焦點；當否定轄域取窄域時，否定標記實際上屬於焦點否定，整個句子是肯定句，否定的中心並非句子的焦點。具體採用哪種解讀，要根據語境條件而定。藏語中沒有專門表達焦點否定的形式，所以無法分化歧義句。

漢語中到底有幾種否定標記呢？De Clercq（2013: 39）認為漢語區分短語層面的否定和構詞層面的否定，前者用“不”表示，[15] 後者用“非”標記，但這與其所觀察到的“不”可以表示構詞層面否定的漢語事實相悖，如“不快樂”既可以表達短語層面的極性否定、焦點否定，也可以表達構詞層面的程度否定和量化否定（De Clercq 2013: 52–53）。事實上如果排除了來自古漢語的因素，現代漢語通常只使用“不”作為構詞否定的標記，如我們只說“不科學”“不權威”“不鹹不淡”，不說“非科學”“非權威”“非鹹非淡”。因此漢語也同樣是一個否定標記“不”表示四種不同的否定意義。

參照 De Clercq（2013: 39）所述，英語中用四種不同的否定標記分別表示極性、焦點、程度和量化四種否定特徵，但是英語中否定詞“not”比較特別，兼表焦點否定和極性否定，因此造成了英語中否定轄域的歧義解讀（但如果是語綴形式“n't”，則只能表示極性否定）。因此，英語事實上是三種否定標記，“not”表示極性和焦點否定，“non-”表示程度否定，“un-”表示量化否定。

綜上，通過比較藏語藏巴哇話、漢語、英語的否定特徵融合模式，我們可以得出表 4。藏巴哇話只用一種否定標記（ma-）表達四種不同的否定語義，這是造成藏巴哇話否定類型差異的形態原因。

表 4　藏語、漢語和英語否定特徵的融合模式

	極性否定（Pol^{Neg}）	焦點否定（Foc^{Neg}）	程度否定（Deg^{Neg}）	量化否定（Q^{Neg}）
藏語	ma-			
漢語	不			
英語	not		non-	un-

但是目前仍不能解釋藏巴哇話否定類型在句法方面的特點，如藏巴哇話的否定標記只能用於標準否定、漢語沒有否定轄域的歧義現象（但是英語和藏語有）。除了否定標記本身，我們還需要聯繫否定標記之外的句法操作來尋求解釋。

4. 否定的句法操作

否定有自己的句法投射，在現在學術界普遍採用的 NegP 分裂的理論模型中（De Clercq 2013; Puskás 2026），否定短語 NegP 位於 vP 和 VP 之間，否定標記基礎生成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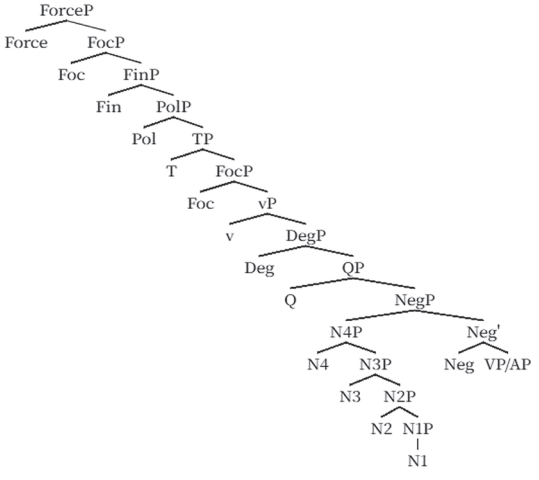
[15] 否定詞“沒”被認為是“不 + 有”的綜合形式，因此不納入基本的否定標記之中（De Clercq 2013: 53）。

否定短語 NegP 的指示語[16] 位置，N1P、N2P、N3P、N4P 分別是量化、程度、焦點以及極性否定標記，它們分別對應了四種不同的句法層次：PolP、FocP、DegP、QP。句法上表示極性否定的 PolP 是 CP 層最低的功能性短語，默認取值為 [肯定]，如果其成分統治（c-command）域中有極性否定標記，則取值為 [否定]；表示焦點否定的 FocP 是在 TP 之下的功能性短語，不同於 CP 層的全句的焦點短語 FocP ，具有 EPP 特徵，需要焦點否定標記從 NegP 指示語移位至 FocP 的指示語位置；DegP 和 QP 都是位於 vP 內的功能性短語，分別與程度否定、量化否定標記進行一致性操作即可獲得賦值。

基於 NegP 分裂的小句的句法結構如圖 1 所示，該結構是普適性的，藏語雖然是中心語居後的語言，但是除了語序方面採用綫性對應公理（LCA）略作調整以外，並無根本的分別。

藏巴哇話中，否定前綴基礎生成於 vP 內，然後通過句法移位到焦點否定的 FocP 指示語位置，通過和 Pol 的一致性操作從而使整個句子成為否定句，這是標準否定的生成過程。由於藏巴哇話中極性否定（N3P）、焦點否定（N4P）的標記都用否定前綴表示，否定前綴移位到 FocP 指示語位置，既可以和 Foc 進行一致性操作，經過賦值產生焦點否定的解讀；也可以和 Pol 進行一致性操作，經過賦值產生極性否定的解讀，因此造成了標準否定的歧義解讀。

圖 1 基於 NegP 分裂的小句的句法結構（De Clercq 2013: 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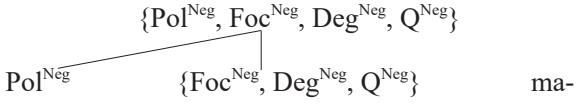


[16] 指示語（specifier）和中心語的關係最初來源於主語和謂語，後來指示語成為一個承載功能性算子的句法位置，如英語 wh- 詞需要移位到句首，即是移位到語力短語（ForceP）的指示語位置承擔疑問算子的功能。NegP 分裂理論將否定語素設置在 NegP 指示語位置，也是仿疑問算子的句法位置設置的否定算子。

我們需要解釋藏語的否定類型。普遍語法規定了自然語言中否定特徵只有四種，即 {Pol^{Neg}, Foc^{Neg}, Deg^{Neg}, Q^{Neg}}。每種語言選取哪幾種否定特徵則取決於參數差異，選取何種特徵，其對應的否定結構就帶著該特徵所對應的句法性質，但是否定結構在表意方面並不存在語際差異，只有一種否定特徵的語言，與具有四種否定特徵的語言，在否定的語義方面不存在差別。自然語言之間否定的類型差異只是由於否定特徵的選取不同而造成的表層句法形式的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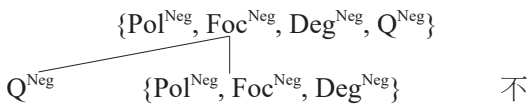
形式上，藏語藏巴哇話中沒有分化標準否定歧義解讀的句法手段，只有標準否定一種句法格式。我們認為藏語藏巴哇話選取了否定的極性特徵 Pol^{Neg} 作為其唯一的否定標記，如圖 2 所示，語音拼讀為否定前綴“ma-”。句法上藏語的否定結構即 Pol^{Neg} 所投射的短語結構 PolP，表現在表層句法形式上，即只有標準否定、否定前綴只能出現在謂頭的位置。意義方面藏語的否定結構仍需表達極性否定之外的焦點、程度、量化否定等意義，因此造成了標準否定的歧義現象，且沒有分化歧義的句法手段。

圖 2　藏語藏巴哇話的否定類型



漢語沒有否定轄域的歧義解讀。我們認為漢語僅選取了否定的量化特徵 Q^{Neg}，拼讀為否定詞“不”，因此在句法上具有量化否定的句法特徵，卻在意義上表達了量化、程度、焦點和極性否定的語義。量化否定屬於構詞否定的一種，漢語的否定結構只有構詞否定一種形式，這樣可以解釋很多經驗層面的問題，如“不”有較為靈活的句法分佈、否定轄域與語序嚴格一致、否定詞和否定中心之間通常是綫性毗鄰的，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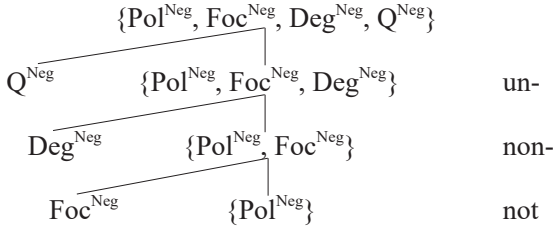
圖 3　漢語的否定類型



英語中具有三種類型的否定標記，首先和漢語一樣，英語選取了否定的量化特徵 Q^{Neg}，拼讀為“un-”或者“in-”等音位變體；其次選取了程度特徵 Deg^{Neg}，拼讀為“non-”；最後選取了焦點特徵 Foc^{Neg}，拼讀為短語層面的否定詞“not”，由於極性特徵尚未被選取，因此發生了融合現象，“not”雖然帶有焦點否定的句法特徵，但可以表達極性否定的語義，這導致形式上英語的量化詞或副詞在標準否定形式中

會產生歧義解讀。“not”可以直接作用於量化詞或副詞等短語成分，使用位置靈活，是典型的焦點否定的形式。因此英語可以使用句法手段分化否定轄域的歧義，如句子焦點和否定焦點一致時否定標記和焦點可以一起移位到句首位置將否定詞和焦點提到句首。

圖 4 英語的否定類型



5. 結語

本文圍繞著藏語藏巴哇話的否定結構和特點，通過與漢語、英語的對比，得出其否定類型，並通過引入 NegP 分類的理論觀點來解釋藏巴哇話否定的類型特點。

藏巴哇話的否定標記在形式上只有標準否定的這一種形式，即否定標記只能出現在謂頭的位置，而且標準否定和量化詞或副詞具有轄域歧義。相較而言，漢語則焦點否定的特點更為突出，否定詞和量化詞或副詞之間不會產生轄域歧義；英語介於漢語和藏語之間，既有標準否定的轄域歧義，又可以通過焦點否定的句法手段來分化歧義。

NegP 分裂的理論模型主張否定特徵分為極性否定、焦點否定、程度否定和量化否定四種，各種語言在意義上都具有這四種否定意義，只是具有不同的融合模式，如漢語的否定詞“不”和藏語的否定前綴“ma-”都是否定的極性、焦點、程度、量化特徵的融合；英語的“not”是否定的極性特徵和焦點特徵的融合。但是否定標記的融合模式不能解釋藏巴哇話否定的句法特點，為什麼藏語和漢語的否定標記擁有相同的融合模式卻表現出完全不同的句法特點？

為了進一步解釋藏巴哇話否定的類型特點，我們考察了四種否定特徵的句法實現機制，並根據藏語、漢語和英語的相應句法表現，揭示了三種語言之間否定結構差異的深層次因素。藏語選取了否定的極性特徵，但是語義上仍然表達其他三種否定的意義，因此在短語層面的否定方面造成了形式上只有標準否定的句法形式、意義上卻有極性否定和焦點否定兩種解讀的歧義現象。漢語則是選取了否定的量化特徵，雖然意義上仍然表達其他三種否定的語義，但由於量化否定屬於構詞層面的否定，沒有造成短語層面的歧義現象，呈現出否定詞與其轄域綫性相關的類型特點。英語否定標記

“not”是否定的焦點特徵的拼讀形式，但在意義上融合了極性否定和焦點否定，因此英語具有標準否定的轄域歧義，同時可以使用句法手段分化歧義。

附錄

本文藏語語料均來自筆者田野調查，調查地點位於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縣藏巴哇鎮上扎村雞兒溝自然村，主要的母語老師是：

ZYX（1985–），男，小學文化程度；
ZGC（1968–），男，小學文化程度；
ZDZ（1981–），男，大學文化程度；
ZDJ（1983–），男，大學文化程度。

本文所涉及的語法標注有：

1/2/3：第 1/2/3 人稱（person）
ABS：通格（absolutive）
ASSU：推定情態（assumptive modal）
COMP：標句詞（complementizer）
COMPR：比較標記（comparative marker）
COP：繫詞（copula）
CVB：副動詞（converb）
DUR：持續體（durative）
EGO：親涉式（egophoric）
EXIST：存在（existential verb）
ERG：作格（ergative）
FAC：陳實式（factual evidential）
FUT：將來時（future）
GEN：屬格（genitive）
INDF：不定指（indefinite）
NEG：否定標記（negative）
NVIS：非視覺感知（non-visual sensorial evidentials）
PART：小品詞（particle）
PFV：完整體（perfective）
PST：過去時（past）
PRF：完成體（perfect）
SG：單數（singular）

SPEC：猜測情態（spectulative modal）
PL：複數（plural）
PROG：進行體（progressive）
PROS：將行體（prospective）
PRS：現在時（present）
Q：疑問標記（question）
QUOT：引述標記（quotative）
VIS：視覺感知（visual sensorial evidentials）

鳴謝

本文受到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學術團隊項目“語言接觸視域下西北民族地區瀕危和接觸語言研究”（24VJXT016）資助。本文主要觀點曾受 Genoveva Puskás 教授否定系列講座（北京語言大學，2026）和 Thomas Leu 教授比較形態學系列講座（北京語言大學，2026）的啓發，並蒙兩位教授惠賜講稿，謹此致謝。另外本文的相關內容曾在漢語句法語義理論研究學術研討會（成都，2023）匯報過，琚鳳魁老師、陳振宇老師提出了寶貴意見。本文在導師張和友老師的指導下完成，審稿專家指出了建設性的意見，同門吳童傑也提供過修改建議，賀巖學長曾就焦點問題回答了作者疑問，對此謹致謝忱。

參考文獻

胡建華。2007。否定、焦點與轄域。中國語文 2。99–112, 191。Jianhua Hu. 2007. Fouding, jiaodian yu xiayu. *Zhongguo Yuwen* 2. 99–112, 191.

劉丹青。2005。漢語否定詞形態句法類型的方言比較。中國語學 252。1–22。Danqing Liu. 2005. Hanyu foudingci xingtai jufa leixing de fangyan bijiao. *Zhongguoyu Xue* 252. 1–22.

呂叔湘。1985。疑問 · 否定 · 肯定。中國語文 4。241–250。Shuxiang Lü. 1985. Yiwen, fouding, kending. *Zhongguo Yuwen* 4. 241–250.

祁峰。2014。現代漢語焦點研究。上海：中西書局。Feng Qi. 2014. *Xiandai Hanyu Jiaodian Yanjiu*. Shanghai: Zhongxi Shuju.

邵明園。2014。安多藏語阿柔話的示證範疇。天津：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Mingyuan Shao. 2014. *Anduo Zangyu Arouhua de shizheng fanchou*. Tianjin: Nankai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王曉娜。2024。漢語連動結構的形式句法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Xiaona Wang. 2024. *Hanyu Liandong Jiegou de Xingshi Jufa Yanjiu*. Beijing: Jiuzhou Chubanshe.

徐杰。2006。句子的中心與助動詞佔據的謂頭語法位置。漢語學報 3。51–61, 96。Jie Xu. 2006. Juzi de zhongxin yu zhudongci zhanju de weitou yufa weizhi. *Hanyu Xuebao* 3. 51–61, 96.

徐杰、李英哲。1993。焦點和兩個非線性語法範疇“否定”“疑問”。中國語文 2。81–92。Jie Xu & Yingzhe Li. 1993. Jiaodian he liangge feixianxing yufa fanchou “fouding” “yiwen”. *Zhongguo Yuwen* 2. 81–92.

徐杰、張帆。2024。否定類型及與此相關的句法語義問題。語言學論叢 3。3–13。Jie Xu & Fan Zhang. 2024. Fouding leixing ji yu ci xiangguan de jufa yuyi wenti. *Yuyanxue Luncong* 3. 3–13.

袁毓林。2000。論否定句的焦點、預設和轄域歧義。中國語文 2。99–108, 189。Yulin Yuan. 2000. Lun foudingju de jiaodian, yushe he xiayu qiyi. *Zhongguo Yuwen* 2. 99–108, 189.

袁毓林。2018。漢語否定表達的認知研究和邏輯分析。北京：商務印書館。Yulin Yuan. 2018. *Hanyu Fouding Biaoda de Renzhi Yanjiu he Luoji Fenxi*.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張新華、張和友。2013。否定詞的實質與漢語否定詞的演變。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4。122–130。Xinhua Zhang & Heyou Zhang. 2013. Foudingci de shizhi yu Hanyu foudingci de yanbian. *Zhongguo Renmin Daxue Xuebao* 4. 122–130.

Dahl, Östen. 1979. Typology of sentential negation. *Linguistics* 17(1–2). 79–106.

De Clercq, Karen. 2013. *A unified syntax of negation*. Gent: Universiteit Gent dissertation.

Haegeman, Liliane & Terje Lohndal. 2010. Negative concord and (multiple) agree: A case study of West-Flemish. *Linguistic Inquiry* 41(2). 181–211.

Horn, Laurence R. 1989. *A natural history of negation*.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Klima, Edward S. 1964. Negation in English. In Jerry A. Fodor & Jerrold J. Katz (eds.),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246–323.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Leech, Geoffrey N.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Miestamo, Matti. 2005. *Standard negation: The negation of declarative verbal main clauses in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Neukom-Hermann, Anja. 2016. *Negation, quantification and scope: A corpus study of English and German all...not constructions*. Zurich: University of Zurich dissertation.

Payne, John R. 1985. Negation. In Timothy Shopen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1, *Clause structure*, 197–24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letto, Cecilia. 2008. On negative doubling.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Venice.

Puskás, Genoveva. 2012. Licensing double negation in NC and non-NC languages. *Natural Language & Linguistic Theory* 30(2). 611–649.

Puskás, Genoveva. 2026. The handouts for the lectures on negation,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21–24 April.

Sun, Jackson T.-S. 1993. Evidentials in Amdo Tibet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63(4). 945–1001.

Zanuttini, Raffaella. 1991. *Syntactic properties of sentential neg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omance languag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dissertation.

Zeisler, Bettina. 2004. *Relative tense and aspectual values in Tibetan languages: A comparative study*. Berlin &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The Structure and Types of Negation in Gtsangpaba Tibetan

Qingyu Zha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Gtsangpaba Tibetan, the negation markers formally encode only standard negation; nevertheless, scope ambiguities can arise between the negation marker and quantifiers or adverbs. Chinese, by contrast, exhibits no such scope ambiguity. English, although it does exhibit scope ambiguity, can disambiguate the readings by syntactic ways. Adopting the NegP-splitting analysi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ypological differences in negation among Tibetan, Chinese, and English. It argues that Tibetan possesses only polarity negation; consequently, its negative markers carry the syntactic features of polarity negation while bearing the semantic properties of other types of negation, which gives rise to scope ambiguity in standard negation. In contrast, Chinese features only quantificational negation, whereas the English negative marker "not" belongs to focus negation.

Keywords

standard negation, polarity negation, focus negation, NegP-splitting, Gtsangpaba Tibetan

通訊地址：北京 海淀區 北京師範大學 文學院
電郵地址：qyzhang20@outlook.com
收到稿件日期：2025年12月24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6年5月19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6年6月21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6年10月5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10月30日

2026年10月　第105卷 第4期
October 2026　Volume 105 Number 4

DOI: 10.65961/crcl-2026-0055

甘青河湟地區漢語方言能性標記“下 [xa^{112}]”的來源及語法化機制——以青海門源漢語方言為例

俄華楠、敏春芳 *

蘭州大學

提要

能性標記“下 [xa^{112}]”是甘青河湟地區漢語方言的區域共享特徵之一。在門源漢語方言中，該標記可附於述補結構 VC（結果 / 趨向補語）和“V 下（動相補語）”之後，構成“VC 下”“V 下下”，用以表達能性意義。文章通過系統考察門源漢語方言能性意義的表達格式，並結合同西北地區漢語方言以及甘青河湟語言區域諸少數民族 SOV 語言的比較，揭示了後置於動詞性成分的能性標記“下”的語法化機制：“下”經歷了“動相補語 > 傀儡（能性）補語 > 能性標記”的演變，其中動相補語“下”在未然語境中通過回溯推理獲得能性解讀，被重新分析為傀儡（能性）補語；進而受到周邊 SOV 語言“動詞性成分 + 情態動詞 + 語氣詞”結構的接觸影響，擴展至 VC 後發展為專職的能性標記。研究認為，門源漢語方言後置於動詞性成分的能性標記“下”的形成是漢語內部機制與語言接觸協同作用的結果，既是漢語自身語法化的產物，也是甘青河湟語言區域接觸影響的典型表現。

關鍵詞

青海門源，漢語方言，能性標記，語言接觸，語法化

* 敏春芳為本文通訊作者。
© 2026 俄華楠、敏春芳。本文根據 Creative Commons 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 禁止改作 4.0 國際協議授權。

1. 引言

門源回族自治縣（以下簡稱“門源縣”）地處青藏高原東北、青海省東北部，隸屬於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縣內有漢、回、藏、土、蒙古等 26 個民族。截至 2020 年末，全縣總人口數為 16.23 萬人，漢族佔 34.62％，回族佔 48.56％，其他民族佔 16.82％。[1] 根據《中國語言地圖集（第 2 版）：漢語方言卷》（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等編 2012），門源漢語方言屬於中原官話秦隴片，從其語法系統看，具有諸多 SOV 語言的特徵，如小句基本語序為 SOV，後置詞佔優勢，使用格標記等。本文調查的是門源當地漢族人口的漢語方言，不包括回民漢語。文中所引例句均已注明出處，其中未注明方言點的例句均為門源漢語方言，係筆者調查所得。[2]

能性意義是指表達動作結果、動作趨向或動作本身實現的可能性。其表達形式既包括情態動詞（也稱“助動詞”）、情態副詞、語氣詞，也包括漢語所獨有的述補結構，如“V 得 / 不 C”“V 得 / 不了”“V 得 /V 不得”等。而在門源漢語方言中，能性意義的表達形式主要有 a、b 兩類：

(1) a. 傢二百斤的東西也**背動咧** [lia^{0}]。（他連二百斤重的擔子都背得動。）
b. 傢二百斤的東西也**背動下** [xa^{112}] **咧** [lia^{0}]/ **著** [tʂɛ^{0}]。
(2) a. 棚棚兒再大著一掛掛，豬娃兒們就**圈下** [xa^{112}] **咧** [lia^{0}]。（這個棚子再大一點就能圈下這些小豬了。）
b. 棚棚兒再大著一掛掛，豬娃兒們就**圈下** [xa^{0}] **下** [xa^{112}] **咧** [lia^{0}]/ **著** [tʂɛ^{0}]。

可以看到，門源漢語方言中能性意義的表達主要由“VC/ 下咧”（如 a 例），和“VC/ 下下”（如 b 例）兩種格式承擔。由此引發兩個關鍵問題：

第一，述補結構“VC”是否能獨立表示能性意義，若不能，是否需要依賴語氣詞“咧”標示的未然、非現實語境？

第二，“V 下下”中的兩個“下”分別是什麼性質？各自能否獨立承擔能性意義？其來源和語法化路徑如何？是漢語自身發展的產物，還是語言接觸的結果？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門源漢語方言例句中，“下”作動相補語（文中記作“下$_{C}$”）時弱讀為輕聲 [xa^{0}]，如“贏下著 / 了 [in^{24}xa^{0}tʂɛ^{0}/liɔ^{0}]”；作傀儡（能性）補語或能性標記

---

1 引自門源回族自治縣人民政府網：http://www.menyuan.gov.cn/jsmy/index.html，訪問日期：2026 年 2 月 25 日。

2 本文發音合作人主要有三位：（1）ZMA，男，漢族，1952 年 7 月生，農民，小學文化。（2）LYX，女，漢族，1964 年 8 月生，小學退休教師，中師文化。（3）YZY，男，漢族，1960 年 4 月生，中學退休教師，中師文化。調查時間為 2022 年 7–8 月、2023 年 7–8 月，核查時間為 2025 年 7–8 月。

（文中記作“下$_{N}$”）時重讀為 [xa^{112}]（與單字調一致），如“贏下嗝 [in^{24}xa^{112}lia^{0}]”，“贏下下嗝 / 著 [in^{24}xa^{0}xa^{112}lia^{0}/tʂɛ^{0}]”。在功能上，“下”與甘肅臨夏話“下”（音“哈$^{=}$”）相似（敏春芳 2025），可作趨向動詞、趨向補語、動相補語，並在不同語境中沿兩條路徑語法化：已然 / 現實語境中虛化為體標記（如“贏下著 / 了”）；未然 / 非現實語境中發展為傀儡（能性）補語，進而固化為獨立的能性標記（如“贏下$_{C}$嗝”>“贏下$_{C}$下$_{N}$嗝”）。句末語氣詞“嗝 [lia^{0}]”標示未然、非現實語境，“著 [tʂɛ^{0}]”標示已然、現實語境，二者形成語境對立。為保持行文簡潔，下文例句中“下”“嗝”“著”均以漢字呈現，不再逐一標注國際音標。

2. 能性述補結構及能性標記“下”的句法分佈

如前所述，門源漢語方言結果 / 趨向補語結構的能性意義表達主要有二：第一，述補結構 VC 在未然、非現實語境中可表能性意義，即“VC 嗝”，該類屬於臨時性表達，是否表達能性意義需結合具體語境。第二，在述補結構 VC 後可以添加能性標記“下”或“不（下）”等，即肯定形式“VC 下”和否定形式“VC 不下 /V 不 C”等，分別表示肯定和否定的能性意義，該類則可突破語境、時態限制，能性意義得以凸顯。本節在描寫句法分佈的基礎上，進一步考察其能性意義的表達格局。

這裏，我們區分能性述補結構和能性標記，能性述補結構是指補語成分處在動詞後，依靠未然、非現實語境便可表示能性意義。能性標記是指在述補結構後面添加的專表能性意義的標記詞（本文“VC 下$_{N}$”“V 下下$_{N}$”中的“下$_{N}$”即屬此類，本文統一稱作“能性標記”），無需依靠語境便可直接表示能性意義。[3]

為清晰呈現門源漢語方言能性表達的基本格局，現將各類結構的對立關係歸納為表 1。

表 1 門源能性意義表達格式對比

結構類型	語境	肯定形式	示例	否定形式	示例	語義解讀
VC（結果 / 趨向補語）	已然 / 現實	VC 著 / 了	走完著 / 了	沒 VC	沒走完	結果 / 趨向已經實現
	未然 / 非現實	VC 嗝	走完嗝	V 不 C	走不完	結果 / 趨向可能實現

[3] “能性標記”亦稱“能性補語標記”“能性助詞”，指直接放在動詞 V 或述補式 VC 之後表達“能性”意義的助詞（柯理思 1995）。既可指現代漢語共同語能性述補結構“V 得 / 不 C”“V 得 / 不了”中的“得”，也可指漢語方言（如河南浚縣方言）中能性述補結構“VC 了”中的“了”（辛永芬 2006）。

VC+ 下（能性標記）	不受語境限制	VC 下咧 / 著	走完下咧 / 著	VC 不下	走完不下	專表能性
V 下（動相補語）	已然 / 現實	V 下著 / 了	贏下著 / 了	沒 V 下	沒贏下	動作 / 狀態已經實現
	未然 / 非現實	V 下咧	贏下咧	V 不下	贏不下	動作 / 狀態可能實現
V 下 + 下（能性標記）	不受語境限制	V 下下咧 / 著	贏下下咧 / 著	V 下不下	贏下不下	專表能性

2.1. 能性述補結構

門源漢語方言中的能性述補結構可以分為兩類：“VC（結果補語、趨向補語）”與“V 下（動相補語）”，其否定形式分別對應“V 不 C”“V 不下”。這兩類述補結構必須在未然、非現實語境下才能實現能性意義的表達，而該語境一般由標示未然、未現實語境的語氣詞“咧”[4] 承擔。例如：

(3) a. 我飯哈**吃飽咧**。（我能吃飽飯。）
b. 我飯哈**吃飽著 / 了**。（我吃飽飯了。）
(4) a. 傢我哈一把**提起來咧** / 提不起來。（他把我一把抓得起來 / 抓不起來。）
b. 傢我哈一把**提起來著 / 了** // 沒提起來。（他把我一把抓起來了 / 沒抓起來。）

上述兩例分別為結果補語、趨向補語結構，除在已然、現實語境中表示結果義或趨向義外，在未然、非現實語境中時，可表示能性意義。例（3a）“吃飽”為動結式，“飽”是“吃”的結果補語；例（4a）“提起來”為動趨式，“起來”為動詞“提”的趨向補語。這種動結、動趨式若要直接表示肯定能性意義，需在述補結構後加上表未然、非現實事件的語氣詞“咧”，才能表示“能吃飽”“能提起來”。其否定形式與現代漢語共同語一致，即“吃不飽”“提不起來”。

下面幾例則是動相補語結構“V 下”表示能性意義的情況。例如：

(5) a. 這個比賽我們保險**贏下咧 / 贏不下**。（這場比賽我們肯定贏得了 / 贏不了。）
b. 這個比賽我們保險**贏下著 / 了 // 沒贏下**。（這場比賽我們肯定贏了 / 沒贏。）
(6) a. 傢來下咧？（他能來不能？）——**來下咧 / 來不下**。（來得了 / 來不了。）
b. 傢來下著 / 了嗎？（他能來不能？）——**來下著 / 了 // 沒來下**。（來了 / 沒來。）
(7) 我的病好脫了哈，床上倆**下來下**咧。（我的病好了的話，就能下床了。）

[4] 關於門源漢語方言能性述補結構“VC/ 下（下）咧”中“咧（哩）”的性質，詳見 3.3 節。

(8) 趁我還**動彈下**著，你的娃娃哈多看一掛；等**動彈不下**哈，再想看也看不下呀。（趁我還能動彈，就多替你照顧照顧孩子；等動彈不了了，想照顧也照顧不了了。）

前兩例（5a）（6a）為未然語境，“贏下嗬”“來下嗬”就是“贏得了”“來得了”，“贏不下”“來不下”就是“贏不了”“來不了”，表示能性意義。（5b）（6b）為已然語境，“贏下著”“來下著”表示“已贏”“已來”這一已然、現實事件，“沒贏下”“沒來下”則是對“已贏”“已來”這一已然、現實事件的否定。例（7）為條件假設句，“下來下嗬”在這種非現實假設中表示“能下來”這一能性意義。例（8）通過肯定式“動彈下著”與否定式“動彈不下”的對舉，實現了能性意義的規約性表達。單獨使用時，“動彈下著”中的“著”標示現實語境，表明“動彈”為已實現狀態，但同時隱含主體在該狀態下具備的能力，即“能動彈”。此時“V 下”兼有結果義與能性意義，現實語境使結果義成為主要解讀。與之對舉的否定式“動彈不下”則僅表能性否定，即“不能動彈”。在肯定否定對舉中，否定式“V 不下”的單義性限定了肯定式“V 下”的多義性，使其最終指向現實狀態下唯一的能性意義，即“能夠動彈”。

2.2. 能性標記“下”

門源漢語方言中，“下”（及其否定形式“不下”）除了作動相補語外還可作為專職的能性標記，附於述補結構後表示能性意義，即：“VC/V 下 + 能性標記（下 / 不下）”。下面具體來看。

2.2.1. 能性標記“下”的肯定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門源漢語方言中，上述動結、動趨式表示能性意義時，更多地是在述補結構 VC/ 下後加上能性標記“下”，即“VC/ 下下”。這時“VC/ 下下”表示能性意義時便可不受語境和時態的制約。例如：

(9) 我飯哈**吃飽下**嗬 / 著。（我能吃飽飯。）
(10) 傢我哈一把**提起來下**嗬 / 著。（他能夠把我一把抓起來。）
(11) 這個比賽我們保險**贏下下**嗬 / 著。（這場比賽我們肯定能贏。）
(12) 傢**來下下**嗬？（他能不能來？）——**來下下**嗬 / 著。（能來。）

上述（9）（10）兩例在動結式“吃飽”、動趨式“提起來”後添加能性標記“下”，即“吃飽下”“提起來下”。此時能性意義的表達便不再受語境、時體的制約。句末語氣詞“嗬”與“著”均可使用（但為與未然、非現實語境對應，還是以“嗬”為常）。（11）（12）兩例“贏下下”“來下下”亦是如此。需要注意的是，“VC 下”“V 下下”中的能性標記“下”雖然不具有強制性，但在自然口語中還是以加上

為常。若省略能性標記“下”，則需高度依賴未然、非現實語境，即只能是“VC 嘚”“V 下嘚”，如前例（3a）–（6a）。

2.2.2. 能性標記“下”的否定形式

那麼，“VC 下”“V 下下”的否定形式是什麼呢？當“VC”“V 下”加上能性標記“下”構成“VC 下”“V 下下”表能性意義時，其否定形式有兩種：一是形式上的否定“VC 不下”“V 下不下”（見 a 例）；二是意義上的否定“V 不 C”“V 不下”（見 b 例）。例如：

(13) a. 你剛傢哈叫一掛哈對著，你各家**幹完不下**。（你剛應該把人家叫一下的，你自己一個人幹肯定是幹不完的。）
b. 你剛傢哈叫一掛哈對著，你各家**幹不完**。
(14) a. 傢那門ᵐ價苦吃下哩著，我不相信傢工作哈**尋上不下**。（他那麼能吃苦，我不信他找不上工作。）
b. 傢那門ᵐ價苦吃下哩著，我不相信傢工作哈**尋不上**。
(15) a. 這個尕草草兒感冒哈**治下不下**。（這個小草不能治感冒。）
b. 這個尕草草兒感冒哈**治不下**。
(16) a. 這個棚棚兒再阿門ᵐ大著，這兩個豬娃兒也**圈不下**。（這個棚子再怎麼大也圈不下這兩個小豬崽。）
b. 這個棚棚兒再阿門ᵐ大著，這兩個豬娃兒也**圈不下**。

在門源漢語方言中，上述 a、b 兩種否定形式均成立。a 例“VC 不下”“V 下不下”是能性標記結構的形式否定；而 b 例“意義否定”的“V 不 C”“V 不下”實際上是對應能性述補結構“VC 嘚”“V 下嘚”的否定式。在自然口語中，由於共同語“V 不 C”的廣泛影響，且“VC 不下”“V 下不下”在形式上略顯冗餘，門源方言更傾向使用意義否定“V 不 C”“V 不下”。尤其是“V 下不下”，第一個“下”為動相補語，第二個“下”為能性標記。這類形式否定雖成立，但實際使用較少。

2.3. 已然、現實語境下的能性意義的表達

與普通話一樣，門源漢語方言能性意義一般在未然、非現實語境中體現，但在一定條件下也可在已然、現實語境中體現。此時，並不強調已然事件的結果或實現狀態，而是強調主體在已然事件中所具備的能力或條件（王自萬 2023: 11）。例如：

(17) a. 張明<u>尕的會裏</u>一頓三個餅（哈）**吃掉 / 完 / 上下嘚**。（張明小時候一頓飯能吃完三張餅。）
b. 張明<u>尕的會裏</u>一頓三個餅（哈）**吃掉 / 完 / 上下著（啊）**。

該句的背景信息限定在“尕的會裏”（小時候）這一已然語境，但並非陳述張明小時候“某一頓飯吃了三個餅”的具體事件，而是強調他小時候具有“一頓飯吃三個餅”的能力。述補結構“吃掉 / 完 / 上”加上能性標記“下”後，句末語氣詞“嗬”與“著”均不影響其能性意義的表達。可見，動結、動趨式表示能性意義時，必須添加能性標記“下”，具有強制性。

3. 西北地區漢語方言及 SOV 語言能性意義表達的類型學考察

上文我們分析了門源漢語方言中能性意義的兩種表達形式，下面我們通過同西北漢語方言以及該地區少數民族 SOV 語言能性意義表達形式的比較，考察門源漢語方言能性標記的產生條件及其影響因素。

3.1. 西北漢語方言能性意義的表達形式

西北漢語方言能性意義的表達形式主要有“能 V（C）”“V 得 C”“VC 嗬”“V 下嗬”以及“VC 下”“V 下下”等。為行文方便，我們主要考察與門源漢語方言相關的後四種形式。同樣地，可將其分為能性述補結構與能性標記“下”兩大類。

3.1.1. 能性述補結構：VC/ 下嗬（倆 / 哩 / 呢 / 嘞 / 咧）

(18) 羊羊們好價錢個得呵，今年一院院房房就**起來下嗬**。（如果羊能賣個好價錢，今年就能蓋起來新房子。）（西寧城北話，馬夢玲 2023 :172）
(19) 拿動啊嗬？（拿得動嗎？）——腦 = **拿動嗬**，家 = 拿不動。（我拿得動，他拿不動。）（貴德河陰話，馬夢玲 2025: 141）
(20) 你人啊罵不下，你老奶奶啊**罵下哩**吵？（你不能罵別人，就能罵老奶奶嗎？）（楊永龍、趙綠原 2021: 510）
(21) 定金你**拿著出來呢**嗎拿不著出來？（定金你能不能拿出來？）（臨夏話，敏春芳、付喬 2022: 846）
(22) 這天陰給了一天了，**下下哩**嗎下不下是？（天氣陰了一整天，不知道會不會下雨？）（天祝話，宋珊 2022: 176）
(23) **辦成哩**（辦得成）| **看清哩**（看得清）（同心話，張安生 2006: 295）
(24) 這撚兒炭我們兩個**抬回去嘞**。（這點兒煤我們倆能抬回去。）（神木話，邢向東 2020: 694）
(25) 這個問題我**答上咧**。（這個問題我能回答。）（烏魯木齊話，徐春蘭 2005: 147）

可以看到，“VC/ 下嗬”這一格式在西北地區分佈廣泛，見於青海西寧、貴德，甘肅臨夏、天祝，寧夏同心，陝西神木及新疆烏魯木齊等地方言。

3.1.2. 能性標記：VC/ 下 $_{C}$ 下 $_{N}$ 倆（倆 / 哩 / 呢 / 啦）

(26) 個眼眼裏**鑽著過去下倆**？（這個洞能鑽過去嗎？）（西寧城東話，安麗卿 2019: 119）
(27) 你的書寫的好著很哩，急趕**賣掉下哩** / 嘀。（你的書寫得很好，很快就能賣掉。）（貴德周屯話，周晨磊 2025: 77）
(28) 今個把假期作業一掛**做完下哩**。（今天就能把假期作業全部做完。）（天祝話，宋珊 2022: 176）
(29) 我一個小時**扎掙下下哩**。（我能堅持一小時。）（甘溝話，楊永龍、趙綠原 2021: 513）
(30) 傢黑了呵一個人家裏**坐下下著**。（他天一黑一個人能 / 敢待在家裏。）（祁連“托茂”話，雷雨 2019: 276）
(31) 天天思謀吃肉呢，這麼**辦到下啦**不者？（天天想吃肉，這能不能辦到呀？）（臨夏話，王森 1993: 375）
(32) 橋**搭上下哩**搭不上哪裏問去哩說？（橋能不能搭上，去哪裏問？）（唐汪話，徐丹、冉啟斌 2019: 235）
(33) 他們**做下下**的，我們也**做下下哩**。（他們做得了，我們也做得了。）（唐汪話，徐丹、冉啟斌 2019: 219）
(34) 白日晝夜地連著挖麼，那就那**挖開下下哩**。（晝夜不停地連著挖，那山就能挖開。）（唐汪話，徐丹、冉啟斌 2019: 235）
(35) 這阿門是就這它在這洞**打開下下哩**巴拉。（怎麼辦才能把這洞打開。）（唐汪話，徐丹、冉啟斌 2019: 234）

“VC/ 下下 $_{N}$”這一格式主要分佈在青海的西寧話、甘溝話，甘肅的臨夏話、唐汪話、天祝話等。這裏需要說明的是唐汪話，例（34）“挖開下下”、例（35）“打開下下”可看作對“V 下下”格式的類推擴展。在“V 下下”（如“做下下”）中，“下下”已凝固為一個整體能性標記；說話人將此格式類推至動補結構 VC 上，形成“VC 下下”（如“挖開下下”“打開下下”）。這類類推在西北方言中並不少見，反映了 SOV 語序下結構擴展的開放性。不過，由於“下下”直接附於 VC 之後，不參與 VC 內部的結構調整，其形成機制與本文所論證的“V 下下”演變路徑不盡相同，具體機制尚待進一步研究。

至此，通過上述對西北漢語方言能性表達形式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到，除了助動詞“能”表達能性意義屬常式外，臨時性的能性述補結構“VC/ 下倆”在西北地區屬於一般式，分佈更廣，使用更普遍。這一點，跟王毅等（2004）提到的“甲式：（能 +）

V + 著 + 趨”大體一致。[5] 實際上，甲式表能性意義的核心機制與北方方言（如山東、山西、河南、河北等方言）的“VC 了$_2$”結構相同，即依靠未然、非現實語境賦予能性意義，只是該結構本身尚未凝固，仍屬臨時性表達（具體見 3.3 節）。不同的是，甘青河湟地區的語氣詞“嗬”功能更為專一，專門標示未然、非現實語境。因此，該區域的“VC/ 下嗬”可視為一種半固化的能性述補結構。

3.2. 甘青河湟語言區域諸少數民族語言能性意義的表達形式

同時，我們發現，能性標記“下”的分佈範圍主要集中在甘肅青海交界的甘青河湟地區。這與王毅等（2004: 283）指出的“乙式（及其否定式）在多民族雜居地區使用，是特殊式”[6] 這一論斷是基本吻合的。該區域少數民族語言主要包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的藏語、阿爾泰語系蒙古語族的蒙古語、東鄉語、土族語等，這些語言同當地漢語方言不斷地接觸融合從而形成了較為特殊的“語言區域”（Linguistic Area），即“甘青河湟語言區域”（楊永龍 2022）。下面，我們來看甘青河湟地區的諸少數民族語言的情態表達形式，所引例句格式皆從原文。

(36) ŋa^{L}　ʈ̪ɛ̃^{L}dɑʔ=ziʔ　wuoʔ^{L}=tʰi ‖ ʈ̪ə^{L}ni^{H}　ŋa^{L}　tʰɛ̃^{H}　**ʈ̪o^{L}**　ma^{L}-tʰi.
1SG　事情 =IDF　EXT=SENP　然後　1SG　到　**能**　NEG-SENP
（我有些事情，所以沒能來。）
（玉樹藏語（拉布話），孫凱 2019: 454）

(37) ən　ʤɑmɑ-ɑːr　ɔɪ-d　xur-ʧ　**ʧɳdă**-n　ʊː.
這　路（沿著路）　森林　到達　**能**　嗎
（通過這條路能不能到森林？）
（蒙古語，阿不都熱西提 · 亞庫甫、張定京主編 2013: 406）

---

[5] 其例如下：
(i) 你的車子房子裏**能推著進來**嗎？——（**能**）**推著進來呢**。（寧夏海原，王毅等 2004: 283）
(ii) 我們的車子屋子裏也**推著進去**呢。（甘肅蘭州，王毅等 2004: 283）
這裏能性意義的表達看似是由助動詞“能”或標記詞“著”來承擔，可是細究便可發現：助動詞“能”可有可無，不影響能性意義的表達；而“著”也並非像普通話“得”那樣的能性述補結構標記，而是源自副動詞結構標記，其本身不承擔能性意義。

[6] 乙式肯定式為 V + 著 + 趨 + 下 [xa]，如：
(i) 你的車子房子裏**推著進去下啦**？（你的車子能推進房子裏嗎？）——推著進去下呢。（能推進去。）
否定式為 V + 著 + 趨 + 不 + 下 [xa]，如：
(ii) 蒼蠅哈**趕著出去不下**。（把蒼蠅趕不出去。）（王毅等 2004: 284）

(38) bi niə dʐəhɑn ətʂi-**ʂidɑ**-nə.
我 一個 人 去：**能** - 未完成體
（我能一個人去。）
（東鄉語，阿不都熱西提 · 亞庫甫、張定京主編 2013: 406）

(39) bu ɕdʑəɢaːr ɕdʑə **ʂda**guna.
我 獨自 去 **能**
（我能自己去。）
（土族語，阿不都熱西提 · 亞庫甫、張定京主編 2013: 402）

Greenberg（1984: 50）從類型學的角度指出世界語言的共性：“在以 SOV 為優勢語序的語言中，有屈折變化的助動詞總是跟在主要動詞之後。”即“動詞性成分 + 助動詞”是 SOV 語言的共性。可以看到，甘青河湟語言區域內諸少數民族語言（包括藏語、蒙古語、東鄉語、土族語）的助動詞（即“能性動詞”）正是一律後置於動詞性成分，如玉樹（拉布）話的“ʈoˈ”、蒙古語的“-tʃɪd”、東鄉語的“ʂidɑ”、土族語的“ʂda-”等，皆是如此。

更進一步，我們也可以通過甘青河湟語言區域內的“五屯話”與“唐汪話”來說明。“五屯話”是一種漢、藏混合語，其詞彙多來源於漢語，語法則來源於安多藏語（陳乃雄 1989）。五屯話中表示能性意義的助動詞為“**tɕhɛn**^{44}”，其位置在動詞性成分之後，同樣符合藏語情態動詞居於動詞性成分之後的特點。例如：

(40) ŋj^{51} lɛ^{24} **tɕhɛn**^{24} ja^{21}? ŋo^{51} lɛ^{24} **tɕhɛn**^{24} jɯɣ^{21}.
你 來 **能夠** - 疑問語氣 我 來 **能夠** - 確認 / 自我中心情態
（你能來嗎？我能來。）
（五屯話，意西微薩 · 阿錯）[7]

同樣，唐汪話也被認為是一種混合語，[8] 其詞彙多源於漢語，語法多源於東鄉語（阿 · 伊布拉黑麥 1985）。唐汪話中的“xa（下）”“puxa（不下）”[9] 與東鄉語能性

---

[7] 引自“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採錄展示平臺”，網址為：https://zhongguoyuyan.cn/point/60M05，訪問日期：2026 年 3 月 1 日。

[8] 唐汪話是否為混合語目前還存在爭議，孫宏開等（2007）認為唐汪話與倒話、五屯話一樣，均為“混合語”。徐丹、貝羅貝（2018）則從句法借貸的角度進行量化分析，認為唐汪話還未達到混合語的標準。此處是為了與東鄉語進行對比。

[9] 原文“xa”“puxa”按語義標注為“能”“不能、不了”，但同時指出其語素來源於漢語的“下”“不下”。因此，本文將其直接標注為“下”“不下”（見阿 · 伊布拉黑麥 · 陳元龍 2017）。

助動詞“ʂɻta（能）”和“ta（不能，不了）”在詞義和用法上完全一致，後置於核心動詞。這一點亦可作旁證。例如：

(41) a. tʂʻulɛ　xa-li;　　xalɛ　puxa.
出來　下 - 未完成體　下來　不下
（唐汪話，阿 · 伊布拉黑麥 · 陳元龍 2017: 115）
b. qʻɯtʂə　**ʂɻta-nə**;　　pətʂə　**ta-nə**.
出來　能 - 未完成體　下來　不能 - 未完成體
（能出來；下不來，無法下來。）
（東鄉語，阿 · 伊布拉黑麥 · 陳元龍 2017: 115）

綜上可見，門源漢語方言中的能性標記“下”後置於核心動詞性成分，是受到甘青河湟語言區域諸少數民族語言“情態動詞居於動詞之後”的接觸性影響。該區域少數民族語言的情態動詞常處於語氣詞“li”“nə”之前，形成了“動詞性成分 + 情態動詞 + 語氣詞”的語法格式。這一外部動因，使門源漢語方言既沒有採用“能 V（C）”式的前置標記，也沒有像 B 型方言那樣將“VC”與未然語氣詞“嗬”凝固為“VC 嗬”並發展為獨立的能性標記（參見 3.3 節），而是在“VC”與“嗬”之間插入了專用的能性標記“下”。至於“下”的性質、來源及語法化機制，詳見第 4 節。

3.3. 現代漢語能性表達的三種類型

辛永芬（2006: 299）將現代漢語能性述補格式分為兩大類型：A 型以“得”為標記（V 得 C / V 不 C），主要分佈在西南官話、江淮官話等區域，現代漢語普通話即屬之；B 型以“了”及其變體為標記（VC 了 $_2$ / V 不 C），主要分佈在河北、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的部分方言區。在此基礎上，通過對前文西北漢語方言及甘青河湟語言區域諸少數民族語言能性意義表達形式的考察，可歸納出第三種類型，即以門源等甘青河湟漢語為代表的 C 型，該型方言以“下”為能性標記，格式為“VC 下嗬 / VC 不下”，是在 B 型“VC 了 $_2$（嗬）”基礎上受周邊 SOV 型語言接觸影響而形成的。以下將三種類型歸納為表 2。

表 2　現代漢語能性表達的三種類型

類型	代表方言	語序類型	表達格式	標記位置	標記性質
A 型	普通話、西南官話等	VO	V 得 C / V 不 C	動詞 V 與補語 C 之間	能性標記“得”

B 型	河北、山西方言等	VO	VC + 了$_2$ / V 不 C	位置靈活 VC 了$_2$ / VCO 了$_2$ / V 了$_2$	能性標記“了$_2$”，從完成體標記語法化而來
C 型	門源及甘青河湟漢語方言等	OV	VC + （下）+ 嗬 / VC 不下	述補結構 VC 與“嗬”之間	能性標記“下 [xa^{112}]”，從動相補語在接觸中語法化而來。（也可由“VC 嗬”這一能性述補格式直接承擔。）

通過表 2 可知，門源漢語方言的“VC 嗬”與 B 型方言的“VC 了$_2$”結構相同，但 B 型的“了$_2$”已發展為獨立能性標記，而門源“嗬”始終是標示未然、非現實語境的語氣詞。二者均未凝固，屬高度依賴語境的臨時性能性述補結構。正是由於這種不穩定性，能性意義需要一種更為穩固的表達方式。C 型“VC 下嗬”正是在這一需求驅動下，於“VC 嗬”的基礎上，在“VC”與“嗬”之間插入標記詞“下”而形成的。

那麼，門源為何沒有走上像 B 型方言那樣將句末語氣詞發展為能性標記的道路？

先看 B 型方言的情況。以河南林州方言、河北武邑方言為例：

(42) 一碗大米飯她**吃完咾** [lau^0]。（一碗大米飯她吃得完。）（河南林州，谷向偉 2006: 99）
(43) 我**瞧清**黑板上嘞字兒**咾** [lau^0]。（我看得清黑板上的字。）（河南林州，谷向偉 2006: 99）
(44) 一瓶兒茅臺他**喝咾** [lau^0]。（一瓶兒茅臺他喝得了。）（河南林州，谷向偉 2006: 100）
(45) 這籃子菜我**拿動咾** [lau^0]。（這籃子菜我拿得動。）（河北武邑，張曉靜 2019: 40）
(46) 明天星期天，我**看完**這本小說**咾** [lau^0]。（明天星期天，我看得完這本小說。）（河北武邑，張曉靜 2019: 40）
(47) 這籃子菜我**拿咾** [lau^0]。（這籃子菜我拿得了。）（河北武邑，張曉靜 2019: 40）

可見，B 型方言的“了$_2$（咾）”在表達能性意義時，既可以是“VC 了$_2$”（如例（42）（45）），也可以是“VCO 了$_2$”（如例（43）（46）），還可以是“V 了$_2$”（如例（44）（47））。無論格式如何變換，“了$_2$”均已發展為獨立能性標記。與之相比，門源方言的“嗬”只能出現在“VC 嗬”中，“VCO 嗬”與“V 嗬”均不成立。這是為何？

第一，賓語位置的限定。B 型方言為 VO 語序，賓語位置靈活，既可前置於動詞性成分作話題成分（“OVC 了$_2$”），也可處於常規 VO 語序（“VCO 了$_2$”）。而門源方言為 OV 語序，賓語必須前置，語氣詞“嘛”只能緊貼述補結構 VC，無法遠離，即“OVC 嘛”（如“我這碗飯哈**吃完嘛**（我能吃完這碗飯）。”不能說成“* 我**吃完**這碗飯**嘛**。”）。這一語序差異，使門源方言無法構成與 B 型“VCO 了$_2$”對應的“VCO 嘛”格式，從而失去了“嘛”獨立為能性標記的句法前提。

第二，“了$_2$”與“嘛”的不同演化路徑。B 型方言的“了$_2$”因賓語 O 插入“VC”與“了$_2$”之間，形成“VCO 了$_2$”格式，隔絕了“VC”與“了$_2$”的緊密聯繫。長此以往，能性意義的表達重心從整個述補結構轉移到了句末的“了$_2$”上，使其最終發展為獨立的能性標記，可直接附於動詞後形成“V 了$_2$”，如（44）（47）。這一過程可形式化為：VC 了$_2$ > VCO 了$_2$ > V 了$_2$。

而門源方言的“VC 嘛”因 OV 語序限制，賓語 O 因固定前置，無法插入“VC”與“嘛”之間，因此“嘛”始終緊貼述補結構 VC，失去了成為獨立能性標記的可能。加之“嘛”功能日益專職化為標示未然、非現實語境，其向能性標記的語法化進程被徹底阻斷。如“我這碗飯哈吃**嘛**。”在門源話中只表將來義（即“我要吃這碗飯”），無法解讀為能性意義（即“我能吃這碗飯”）。

進一步來看，學界對“嘛（哩）”的性質雖有不同看法，但共同點是其標示未然、非現實語境（參見趙綠原 2021；王雙成 2025；周晨磊 2025）。門源漢語方言的“嘛”在陳述句中相當於事態助詞“了$_2$”，可用“哩”替代，如“我飯哈吃嘛 / 哩”即“我要吃飯了”；在疑問句中相當於疑問語氣詞“嗎”，可用“哩嗎”替代，如“你飯哈吃嘛 / 哩嗎？”即“你要吃飯嗎？”因此，“嘛”只提供未然、非現實語境，[10] 不承擔能性意義的表達。

綜上，門源方言的語氣詞“嘛”已被鎖定為單純的標示未然、非現實語境的標記，無法承擔能性功能。僅靠臨時性的“VC 嘛”表達能性意義，是不夠穩固的。正是上述語序與功能的雙重限制，迫使門源漢語方言另尋他途。在需要專職能性標記的情況下，語言接觸為門源方言提供了新的結構模式。如前文 3.2 節所述，甘青河湟地區諸少數民族語言普遍採用“動詞性成分 + 情態動詞 + 語氣詞”的結構表達能性意義。門源長期處於多民族語言接觸之中，當地漢語方言深度複製了周邊 SOV 型語言的這一結構模式。受此影響，門源方言必須在“VC”與“嘛”之間填充一個專職的能性標記成分，即“VC +（能性標記）+ 嘛”。這一結構空位恰好由漢語自身發展而來的動相補語“下”填補。

---

[10] 正如前文提到的，未然、非現實語境主要由語氣詞“嘛”標示，但也可通過正反問句（如：你吃下吃不下？）等方式體現。

4. 能性標記“下”的性質、來源及語法化機制

如前文 3.3 節所述，門源漢語方言因 OV 語序限制和語言接觸的結構制約，必須在“VC”與“嘛”之間插入一個專職的能性標記成分。至於為何選擇“下”而非其他，本節予以討論。

吳福祥（2010）指出“下”在西北方言中的語法化路徑為：趨向動詞 > 趨向補語 >（結果補語）> 動相補語 > 傀儡（能性）補語 > 能性助詞（即本文的“能性標記”）。本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討論門源漢語方言能性標記“下”具體是如何從動相補語發展為傀儡（能性）補語，又如何進一步發展為專職的能性標記。

4.1. 動相補語 > 傀儡（能性）補語

“動相補語”相較於強調動作結果的結果補語來說，更強調動作 / 狀態的實現或完成，表示較為空泛的結果義。而“傀儡（能性）補語”的作用在於使可能式成為可能（吳福祥 2010）。二者的區別在於：動相補語表示已然、現實語境下的實現義，傀儡（能性）補語則表示未然、非現實語境下的能性義。門源漢語方言的“下”從表實現義的動相補語到表示能性義的傀儡（能性）補語正是經歷了“實現 > 可能”的演變。但需說明的是，這一演變並非詞義的直接更替，而是在未然語境中通過回溯推理（abduction）驅動的語境吸收而實現。[11]

如前所述，門源漢語方言的能性意義的表達方式有二：第一，臨時性的能性述補結構“VC 嘛”“V 下嘛”。第二，在述補結構後添加能性標記“下”。這裏先看第一種。“VC”“V 下”在已然、現實語境中表示動作 / 行為的完成或狀態的實現，在未然、非現實語境中則由表實現義轉變為表能性意義。那麼這種未然、非現實語境的形成，一個重要途徑便是句末語氣詞“嘛”。下面來看：

門源漢語方言中結果、趨向述補結構 VC 從表動作結果、趨向的完成 / 實現義到能性意義高度依賴整個結構所處的語境。無論是“著”標示的已然、現實語境還是“嘛”標示的未然、非現實語境，其補語 C 本身並未發生語義演變。例如：

---

[11] 從語義演變的普遍規律看，信息量較大的“實現”義通常不會直接演變為信息量較小的“可能”義。本文所論的“實現 > 可能”演變，實質是語法形式在特定句法環境中發生的功能轉移，其核心機制是回溯推理（abduction）驅動的語境吸收：由於客觀事理上，“事件 e 已然實現”（S_1）必然蘊含“事件 e 可能實現”（S_2），因此當說話人在未然語境中使用原本編碼“實現”義的格式時，聽話人可通過語用推理將“可能”義解讀為該格式的臨時義。這種推理反復出現並固化，導致格式獲得新的“可能”義。換言之，“實現 > 可能”是“實現”義格式在未然語境中被語境賦予的“可能”義逐步吸收、固化的結果。這在漢語方言中並非孤例，前文 3.3 節中北方方言“VC 了 $_2$”表能性的現象即為旁證。

(48) a. 這個路哈我**走完著 / 了吧**？（這條路我走完了吧？）——走完著 / 了 // 沒走完。（走完了 / 沒走完。）
b. 這個路哈我**走完嗯吧**？（這條路我能走完吧？）——走完嗯 / 走不完。（走得完 / 走不完。）
c. 這個路哈我**走完下嗯 / 著吧**？（這條路我能走完吧？）——走完下嗯 / 著 // 走完不下 / 走不完。（走得完 / 走不完。）

該例句尾“吧”為疑問語氣詞，表示“信大於疑”。“走完”為述補結構，“完”是“走”的結果補語。三句的區別在於“走完”後所接成分不同：（48a）句後接完成體標記“了”（即“了$_1$”），詢問“是否已走完”，屬已然、現實語境；（48b）句後接未然語氣詞“嗯”，使“走完”處於未然、非現實語境，表達“能否走完”的能性意義；（48c）句在“走完”與“嗯 / 著”之間插入能性標記“下”，能性意義得以凸顯，且不受語境限制，即“嗯”與“著”均可成立。

再看“V 下”從表“實現”到表“可能”的情況。從客觀事理上看，已然事件必然蘊含其實現的可能性。因此，當“V 下”出現在由語氣詞“嗯”標示的未然語境中時，原本的“實現”義在語境壓制下退居背景，而通過回溯推理得出的“可能”義則成為前景解讀。正是這種在未然語境中反復進行的語用推理，使得“V 下”中的動相補語“下”逐漸沾染、吸收了語境的能性色彩。例如：

(49) a. 真的我的公公婆婆哈我**孝順下**著 / 了。（我確實孝順了我的公公婆婆。）
b. 真的我的公公婆婆哈我**孝順下**嗯。（我確實能孝順我的公公婆婆。）
c. 真的我的公公婆婆哈我**孝順下下**嗯 / 著。（我確實能孝順我的公公婆婆。）

該例“孝順下”為述補結構，“孝順”為形容詞，“下”為“孝順”的動相補語，表示“孝順的實現”。例（49a）與（49b）的唯一區別在於句末語氣詞的不同：（49a）句的“著”標示已然、現實態，表示對“孝順公公婆婆”這一已然事件的事實陳述；（49b）句的“嗯”標示未然、非現實態，在未然語境中表達“能孝順公公婆婆”的可能性。此時，“下”在未然語境中逐漸沾染上了能性意義；（49c）在“孝順下”和“嗯 / 著”之間插入能性標記“下”，能性意義得以凸顯，且不受語境限制。

可見，“VC”和“V 下”在已然語境中表實現，在未然語境中表可能。門源方言的語氣詞“嗯”標示未然、非現實語境（詳見 3.3 節）。正是“嗯”提供的未然語境，使“V 下”中的動相補語“下”在回溯推理作用下逐漸獲得能性意義。由於動相補語“下”語義較虛，在未然語境中長期受到語氣詞“嗯”的語義感染，其“實現”義與語境的“未然”義之間形成語義不協調。聽話人通過回溯推理將能性意義解讀為“下”

在該語境下的臨時義，這種推理反復進行，最終導致“下”被重新分析為傀儡（能性）補語。這一過程可形式化為：

[V 下$_{動相補語，表實現}$] + [唡$_{未然}$] > [V] + [下$_{傀儡（（能性）補語），表可能}$唡$_{未然}$]

此時，“下”雖已獲得能性意義，但其表達仍高度依賴由“唡”標示的未然語境，尚處於傀儡（能性）補語階段。[12] 它要發展為獨立、專職的能性標記，還需進一步的句法擴展，而這正是語言接觸所提供的契機。

4.2. 傀儡（能性）補語 > 能性標記

前文 4.1 節論證了“下”如何在未然語境中通過回溯推理獲得能性意義，被重新分析為傀儡（能性）補語。然而，此時的“下”仍高度依賴由“唡”標示的未然語境，尚處於傀儡（能性）補語階段。它要發展為獨立、專職的能性標記，還需進一步的句法擴展。

那麼，這一句法擴展何以可能？漢語動補結構本身就是右分支的，補語虛化為黏著標記後置是常見路徑。但門源漢語方言的特殊之處在於：如果僅靠內部演變，“VC 唡”本可走上與 B 型方言相同的道路，即讓句末語氣詞“唡”語法化為能性標記。事實卻非如此：“唡”始終是未然語氣詞（“我吃唡”僅表“我要吃”），而一個專職的能性標記“下”被插入“VC”與“唡”之間，形成“VC 下唡”。這一差異的關鍵在於周邊 SOV 語言“動詞 + 情態動詞 + 語氣詞”的結構制約：在 B 型方言的 VO 語序中，句末成分可以演變為能性標記；而在門源方言的 SOV 語序中，受接觸影響，能性功能必須由緊貼動詞的後置成分承擔，句末語氣詞只能保留語氣功能。因此，接觸影響並非簡單地“觸發”了“下”的後置（後置本是漢語特點），而是決定了“能性功能由哪個成分承擔、在什麼句法位置實現”，將其從“句末語氣詞”轉移到“緊貼動詞的後置標記”的位置。這為“下”從傀儡（能性）補語發展為能性標記提供了結構空位和外部動因。

那麼，“下”是如何填補這一結構空位並發展為專職能性標記的？本文分兩個步驟進行論證：首先描述“下”填補空位並降級的過程，最後補充語音與韻律證據。

4.2.1. “下”填補空位與降級為能性標記

為說明傀儡（能性）補語“下”與能性標記“下”在共時平面上確屬不同性質的語法成分，我們設計了以下句法測試（不合語法者以“*”標示），見表 3。

---

[12] 這裏的傀儡（能性）補語在本質上仍屬於動相補語，但相較於“VC 唡”中的結果、趨向補語 C 而言，動相補語“下”語義更虛，更易受到“唡”所標記的未然語境的語義感染，從而帶上能性義。

表 3 傀儡（能性）補語“下”與能性標記“下”的性質差異表

測試項目	傀儡（能性）補語“下$_C$”	能性標記“下$_N$”
1. 能否獨立表示能性意義	必須依賴“嘸” （V 下嘸 / *V 下著）	可脫離“嘸” （VC 下著）
2. 能否省略	不可以 （*V 嘸）	可以，省略後由“VC/ 下嘸”承擔 （VC 嘸 / V 下嘸）
3. 句法位置	緊接動詞 V 後 （V 下嘸）	附於述補結構之後 （VC 下嘸 / 著；V 下下嘸 / 著）
4. 否定形式	“V 不下” （贏不下）	“VC 不下”“V 下不下” （吃完不下 / 吃下不下）
5. 語音形式	重讀 [xa^{112}]	重讀 [xa^{112}]

以上測試表明，傀儡（能性）補語“下”與能性標記“下”的核心區別在於獨立性、省略能性詞、句法位置、否定形式四個維度。前者尚依賴標示未然、非現實語境的語氣詞“嘸”，句法位置緊接動詞，省略後能性意義無法表達；後者已可獨立表能性，句法位置擴展至附於述補結構之後，省略後能性意義可由“VC/ 下嘸”這一語法格式承擔。二者在共時平面上已是不同性質的語法成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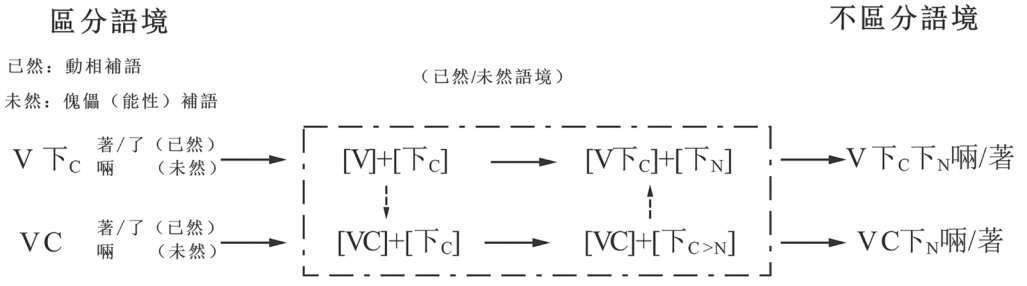
正是由於語氣詞“嘸”的功能被限定為單純的未然語境標記，無法像 B 型方言那樣走向“VC 嘸”的凝固化，門源方言必須在“VC”與“嘸”之間填充一個專職的能性標記成分，以匹配周邊 SOV 語言“動詞 + 情態動詞 + 語氣詞”的結構模式。這為能性標記“下”的進入提供了結構空位。那麼，“下”是如何填補這一空位的？

第一，語言接觸產生的空位。如前文 3.2 節所述，甘青河湟地區諸少數民族語言普遍採用“動詞性成分 + 情態動詞 + 語氣詞”的語法格式。長期的接觸使得門源漢語方言複製了這一結構，但漢語原有的臨時性能性述補結構“VC 嘸”無法與之對應，從而形成缺位，即“VC（ ）嘸”。因此，門源漢語方言必須在“VC”與“嘸”之間插入一個專職的能性標記，即“VC +（能性標記）+ 嘸”。

第二，傀儡（能性）補語“下”的擴展。前文“V 下嘸”中的動相補語在未然、非現實語境中受到語氣詞“嘸”的語義感染已發展為傀儡（能性）補語，即“[V 下$_{動相補語，表示實現}$] + [嘸] > [V] + [下$_{傀儡（（能性）補語），表可能}$嘸]”。而臨時性的“VC 嘸”中的結果 / 趨向補語 C 無法像“下”那樣發展出能性意義，即“[VC] + [嘸] > [V] + [C 嘸]”無法成立。為凸顯能性意義、佔據“VC +（ ）+ 嘸”中能性標記的空位，“下”作為傀儡（能性）補語的搭配範圍開始擴大，插入到作為整體的結果 / 趨向補語結構 VC（即動詞性成分 VP）與語氣詞“嘸”之間，形成了“[VC] + [下$_C$] + 嘸”。然而，動詞 V 後的補語位置已經被 C 佔據，因此 [VC] 後的傀儡（能性）補語“下”受到擠壓，從而被迫“降級”發展為專表能性意義的標記“下$_N$”，即“VC 下$_{C>N}$ 嘸”。

第三，“下”降級為能性標記後的類推擴展。同樣由於能性標記缺位的影響，表能性意義的動相補語結構“V 下（ ）啊”也需要能性標記來填補空位，於是從“VC 下 $_N$ 啊”借回已經發展為能性標記的“下 $_N$”，在平行類推的作用下形成了“V 下 $_C$ 下 $_N$ 啊”格式。至此，能性標記“下”的語法化最終完成。此時，由於能性標記“下”的產生，“VC 下”“V 下下”所表達的能性意義便不再受語境的制約，可脫離表未然、非現實的語氣詞“啊”而獨立存在。如圖 1 所示：

圖 1



至於門源漢語方言中能性意義的否定表達形式“VC 不下”“V 下不下”的“不下”則是對能性標記“下”的否定。這一點不再贅述。

4.2.2. 語音分化與韻律證據

“下”在語法化過程中，其語音形式經歷了從輕聲到重讀的演變。動相補語“下”在自然語流中弱讀輕聲 [xa^0]，符合漢語“實詞虛化 > 語音弱化”的一般規律；當“下”演變為傀儡（能性）補語後，其語音形式已轉變為重讀本調 [xa^{112}]，但句法上仍依賴標示未然、非現實的語氣詞“啊”才能表示能性意義，如例（50）；當“下”進一步發展為專職的能性標記後，重讀得以保持，句法上則可脫離“啊”獨立表能性，如例（51）。這一語音分化在“V 下啊”“V 下下啊”的對比中最為直觀：

(50) 傢**來下** [xa^{112}] **啊**？（他能不能來？）——來下啊。（能來。）
(51) 傢**來下** [xa^0] **下** [xa^{112}] **啊**？（他能不能來？）——來下下啊 / 著。（能來。）

這種語音形式的分化具有重要意義：它從形式上證明，動相補語“下”與能性標記“下”已是兩個不同性質的語言單位，而非同一成分在不同語境中的臨時變體。語音的“異化”是語法化過程中“分裂”的典型表現。

需要說明的是，這一語音分化模式並不違背語法化“虛化 > 語音弱化”的普遍規律。關鍵在於，能性標記“下”的重讀並非由輕讀動相補語直接演變而來，而是動相

補語在不同語境中分化發展的結果。敏春芳（2025）對臨夏話“哈 ⁼”的研究表明，已然、現實語境中的“下”可進一步虛化為體標記（如“贏下著 / 了”）。而在未然、非現實語境中，動相補語“下”沾染能性意義後（詳見 4.1 節），因需與已然路徑中的體標記“下”形成功能對立，必須從語音上加以區分，遂由輕讀轉為重讀，獲得能性意義的形式表徵，進而發展為專職能性標記。這一解釋可由共時最小對立對驗證：“我吃下 [xa^{0}] 著”表已然發生，“我吃下 [xa^{112}] 咧”表能性，語音輕重是區分兩種功能的唯一形式特徵。重讀在“V 下 [xa^{0}] 下 [xa^{112}] 咧”中進一步得到固化（第一個“下”輕讀表動相，第二個“下”重讀表能性），成為能性標記的韻律標誌。因此，能性標記“下”的重讀是功能分化的形式手段，而非對語法化規律的違背。

進一步從韻律角度看，“V 下下”格式中，弱讀的第一個“下”與前面的重讀動詞構成一個雙音節音步“V 下 [xa^{0}]”，符合漢語“重一輕”的節奏模式；重讀的第二個“下 [xa^{112}]”則自身構成一個獨立音步。整體形成 [2 + 1] 的韻律結構。根據馮勝利（1998）的自然音步理論，漢語單音節不足以構成獨立音步，因此弱讀的“下 [xa^{0}]”必須貼附於前面的動詞 V，而重讀的“下 [xa^{112}]”則作為獨立音步存在。這種韻律結構正是“V 下下”得以凝固的語音基礎。至於甘青河湟漢語方言中出現的“VC 下下”格式（如唐汪話“挖開下下”“打開下下”），則是在“V 下下”（如唐汪話“做下下”）基礎上進一步類推的結果，可視為門源漢語方言發展方向的延伸（參見第 3.1.2 節）。

值得注意的是，傀儡（能性）補語“下”在語音上已與能性標記趨同（均重讀），但其句法行為仍保留動相補語的某些特徵（緊接動詞 V 後、依賴“咧”等）。這表明語音演變往往先於句法演變，是語法化連續統中不同層面演變速度不一的典型表現。

5. 結語

辛永芬（2006: 299）將漢語能性述補格式分為兩大類型：A 型“V 得 C / V 不 C”和 B 型“VC 了$_{2}$ / V 不 C”。本文在此基礎上，通過對門源及甘青河湟漢語方言（包括臨夏話、唐汪話、西寧話、甘溝話等）的考察，歸納出第三種類型：C 型“VC 下咧 / VC 不下”。我們認為，這一類型是在 B 型“VC 咧（了$_{2}$）”的基礎上，受語言接觸影響插入能性標記“下”而形成的（詳見 3.3 節表 2）。

在 B 型方言中，“VC 了$_{2}$”因高頻使用而逐漸凝固，加之賓語位置靈活（可插入“VC”與“了$_{2}$”之間，形成“VCO 了$_{2}$”），使“了$_{2}$”最終發展為獨立的能性標記。與之不同，門源方言因 SOV 語序（賓語必須前置），語氣詞“咧”始終緊貼述補結構 VC，無法獲得獨立。在同甘青河湟地區諸少數民族 SOV 語言的接觸影響下，門源方言複製了其“動詞性成分 + 情態動詞 + 語氣詞”的結構模式，形成“VC + （ ）+ 咧”的能性表達格式，必須在“VC”與“咧”之間插入一個專職的能性標記成分。這一結構空位恰好由漢語自身發展而來的動相補語“下”填補。

至於該空位為何是“下”而非其他，則是漢語自身發展的結果。動相補語“下”在未然語境中通過回溯推理獲得能性解讀，被重新分析為傀儡（能性）補語；進而被借用到結果 / 趨向補語結構“VC”之後填補空位，最終“降級”發展為專表能性意義的能性標記。由於類推作用，已發展為能性標記的“下”進而擴展到動相補語結構“V 下”之後，形成了“V 下下”結構。能性標記“下”的出現，使能性表達可突破語境限制，最終形成“VC 下嗬 / 著”“V 下下嗬 / 著”等格式。

綜上，門源乃至整個甘青河湟地區漢語方言中後置於動詞性成分的能性標記“下”，既與漢語自身動相補語“下”在未然、非現實語境中獲得能性意義並最終發展為能性標記的演變有關，也與周邊 SOV 型少數民族語言“動詞性成分 + 情態動詞 + 語氣詞”的接觸性影響密切相關，是漢語內部機制與語言接觸協同作用的產物，也是甘青河湟地區漢語方言共用的語言區域特徵之一。

鳴謝

本文係 2024 年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學術團隊項目“語言接觸視域下西北民族地區瀕危和接觸語言研究”（項目號：24VJXT016）的階段性成果之一。在寫作修改過程中，承蒙編輯部和匿名審稿專家提出寶貴修改意見，謹此致謝。如有訛誤，概由筆者負責。

參考文獻

阿 · 伊布拉黑麥。1985。甘肅境內唐汪話記略。民族語文 6。33–47。A Ibrahim. 1985. Gansu jingnei Tangwanghua jilüe. *Minzu Yuwen* 6. 33–47.

阿 · 伊布拉黑麥 · 陳元龍。2017。關於唐汪話的幾個問題。西北民族研究 3。99–118。A Ibrahim Chen Yuanlong. 2017. Guanyu Tangwanghua de jige wenti. *Xibei Minzu Yanjiu* 3. 99–118.

阿不都熱西提 · 亞庫甫、張定京（主編）。2013。阿爾泰語系語言情態系統的功能 – 類型學研究：分析性對比語料 400 句。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Abdurishid Yakup & Dingjing Zhang et al. (eds.). 2013. *A'ertai Yuxi Yuyan Qingtai Xitong de Gongneng-Leixingxue Yanjiu: Fenxixing Duibi Yuliao 400 Ju*. Beijing: Zhongyang Minzu Daxue Chubanshe.

安麗卿。2019。西寧城東話語法研究。蘭州：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Liqing An. 2019. *Xining Chengdonghua yufa yanjiu*. Lanzhou: Lanzhou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陳乃雄。1989。五屯話的動詞形態。民族語文 6。26–37。Naixiong Chen. 1989. Wutunhua de dongci xingtai. *Minzu Yuwen* 6. 26–37.

馮勝利。1998。論漢語的“自然音步”。中國語文 1。40–47。Shengli Feng. 1998. Lun Hanyu de "ziran yinbu". *Zhongguo Yuwen* 1. 40–47.

Greenberg, Joseph H.。1984。某些主要跟語序有關的語法普遍現象，陸丙甫、陸致極（譯）。國外語言學 2。45–60。Joseph H. Greenberg. 1984. Mouxie zhuyao gen yuxu youguan de yufa pubian xianxiang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trans. by Bingfu Lu & Zhiji Lu. *Guowai Yuyanxue* 2. 45–60.

谷向偉。2006。河南林州方言中表可能的情態助詞“咾”。殷都學刊 4。98–101。Xiangwei Gu. 2006. Henan Linzhou fangyan zhong biao keneng de qingtai zhuci "lao". *Yindu Xuekan* 4. 98–101.

柯理思。1995。北方官話裏表示可能的動詞詞尾“了”。中國語文 4。267–278。Christine Lamarre. 1995. Beifang guanhua li biaoshi keneng de dongci ciwei “le”. *Zhongguo Yuwen* 4. 267–278.

雷雨。2019。青海托茂人語言研究。蘭州：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Yu Lei. 2019. *Qinghai Tuomaoren yuyan yanjiu*. Lanzhou: Lanzhou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馬夢玲。2023。青海西寧方言的“呵 [xɔl]”及其來源。中國方言學報（第十期）。170–178。Mengling Ma. 2023. Qinghai Xining fangyan de “[xɔl]” ji qi laiyuan. *Zhongguo Fangyan Xuebao*, dishi qi. 170–178.

馬夢玲。2025。青海河湟地區語言生態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Mengling Ma. 2025. *Qinghai Hehuang Diqu Yuyan Shengtai Yanjiu*.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敏春芳。2025。甘肅臨夏話多功能標記“哈ㄱ”的用法及溯源。方言 4。463–471。Chunfang Min. 2025. Gansu Linxiahua duogongneng biaoji “ha” de yongfa ji suyuan. *Fangyan* 4. 463–471.

敏春芳、付喬。2022。語言接觸視角下甘肅臨夏話和東鄉語述補結構研究。當代語言學 6。844–858。Chunfang Min & Qiao Fu. 2022. Yuyan jiechu shijiao xia Gansu Linxiahua he Dongxiangyu shubu jiegou yanjiu. *Dangdai Yuyanxue* 6. 844–858.

宋珊。2022。甘肅天祝縣（華藏寺鎮）漢語方言參考語法。蘭州：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Shan Song. 2022. *Gansu Tianzhuxian (Huazangsizhen) Hanyu fangyan cankao yufa*. Lanzhou: Lanzhou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孫宏開、胡增益、黃行。2007。中國的語言。北京：商務印書館。Hongkai Sun, Zengyi Hu & Xing Huang. 2007. *Zhongguo de Yuya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孫凱。2019。玉樹藏語方言（拉布話）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Kai Sun. 2019. *Yushu Zangyu fangyan (Labuhua) yanjiu*. Tianjin: Nankai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王森。1993。甘肅臨夏話作補語的“下”。中國語文 5。374–376。Sen Wang. 1993. Gansu Linxiahua zuo buyu de “xia”. *Zhongguo Yuwen* 5. 374–376.

王雙成。2025。甘青方言 -li（哩）的功能、性質及來源。第十一屆西北方言與民俗學術研討會，甘肅政法大學，7 月 18 日。Shuangcheng Wang. 2025. Gan-Qing fangyan “-li” de gongneng, xingzhi ji laiyuan. Di Shiyi Jie Xibei Fangyan yu Minsu Xueshu Yantaohui, Gansu Zhengfa Daxue, 18 July.

王毅、王曉煜、王森。2004。甘寧青方言“著”字新探。見邢向東（主編），西北方言與民俗研究論叢，281–293。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Yi Wang, Xiaoyu Wang & Sen Wang. 2004. Gan-Ning-Qing fangyan “zhe” zi xin tan. In Xiangdong Xing et al. (eds.), *Xibei Fangyan yu Minsu Yanjiu Luncong*, 281–293.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王自萬。2023。漢語方言可能式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Ziwan Wang. 2023. *Hanyu Fangyan Kenengshi Yanjiu*. Chengdu: Sichuan Daxue Chubanshe.

吳福祥。2010。漢語方言裏與趨向動詞相關的幾種語法化模式。方言 2。97–113。Fuxiang Wu. 2010. Hanyu fangyan li yu quxiang dongci xiangguan de jizhong yufahua moshi. *Fangyan* 2. 97–113.

辛永芬。2006。浚縣方言語法研究。北京：中華書局。Yongfen Xin. 2006. *Xunxian Fangyan Yufa Yanjiu*. Beijing: Zhonghua Shuju.

邢向東。2020。神木方言研究。北京：中華書局。Xiangdong Xing. 2020. *Shenmu Fangyan Yanjiu*. Beijing: Zhonghua Shuju.

徐春蘭。2005。新疆漢語方言補語結構特徵。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6。144–147。Chunlan Xu. 2005. Xinjiang Hanyu fangyan buyu jiegou tezheng. *Xinjiang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6. 144–147.

徐丹、貝羅貝。2018。中國境內甘肅青海一帶的語言區域。漢語學報 3。2–15, 95。Dan Xu & Alain Peyraube. 2018. Zhongguo jingnei Gansu Qinghai yidai de yuyan quyu. *Hanyu Xuebao* 3. 2–15, 95.

徐丹、冉啟斌。2019。甘肅東鄉唐汪話。北京：商務印書館。Dan Xu & Qibin Ran. 2019. *Gansu Dongxiang Tangwanghua*.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楊永龍。2022。導語：語言接觸與甘青河湟語言區域特徵。當代語言學 6。791–795。Yonglong Yang. 2022. Daoyu: Yuyan jiechu yu Gan-Qing Hehuang yuyan quyu tezheng. *Dangdai Yuyanxue* 6. 791–795.

楊永龍、趙綠原。2021。青海甘溝話的情態表達與相關形式的來源。當代語言學 4。508–530。Yonglong Yang & Lüyuan Zhao. 2021. Qinghai Ganggouhua de qingtai biaoda yu xiangguan xingshi de laiyuan. *Dangdai Yuyanxue* 4. 508–530.

張安生。2006。同心方言研究。北京：中華書局。Ansheng Zhang. 2006. *Tongxin Fangyan Yanjiu*. Beijing: Zhonghua Shuju.

張曉靜。2019。河北武邑方言的“咾”。東方語言學 2。37–47。Xiaojing Zhang. 2019. Hebei Wuyi fangyan de “lao”. *Dongfang Yuyanxue* 2. 37–47.

趙綠原。2021。青海民和甘溝話的三分時體系統。方言 4。413–426。Lüyuan Zhao. 2021. Qinghai Minhe Ganggouhua de sanfen shiti xitong. *Fangyan* 4. 413–426.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編）。2012。中國語言地圖集（第 2 版）· 漢語方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Yuyan Yanjiusuo,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Minzuxue yu Renleixue Yanjiusuo & Xianggang Chengshi Daxue Yuyan Zixun Kexue Yanjiu Zhongxin (eds.). 2012. *Zhongguo Yuyan Dituji*, di 2 ban, *Hanyu Fangyanjua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周晨磊。2025。青海貴德（周屯）話的“哩”[·li]——將來時還是其他？方言 1。72–79。Chenlei Zhou. 2025. Qinghai Guide (Zhoutun) hua de “li” [·li]: Jianglaishi haishi qita? *Fangyan* 1. 72–79.

The Origi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Mechanism of the Potential Marker [xa^{112}] in Chinese Dialects of the Gan-Qing Hehuang Region: A Case Study of Menyuan, Qinghai

Huanan E, Chunfang Min

Lan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otential marker [xa^{112}] is a shared feature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in the Gan-Qing Hehuang region. In the Menyuan dialect, this marker is suffixed to two types of verb-complement structures – "VC" (resultative/directional complement) and "V [xa^{112}]" (phase complement) – forming "VC [xa^{112}]" and "V [xa^{0} xa^{112}]" constructions to express potential meanings. Through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f the expressions of potential meaning in the Menyuan dialect, and by comparing them with those in other Northwestern Chinese dialects and various SOV minority languages in the Gan-Qing Hehuang linguistic area, this paper reveals the grammaticalization mechanism of the post-verbal potential marker [xa^{112}]. The marker undergoes a three-stag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way: phase complement > pseudo (potential) complement > potential marker. In this process, the phase complement [xa^{112}] acquires a potential interpretation in irrealis, non-factive contexts through pragmatic inference and is reanalyzed as a pseudo (potential) complement. Subsequently, under the contact influence of the neighbouring SOV languages' "verb + modal verb + particle" structure, it extends to positions after VC and develops into a dedicated potential marker.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formation of the post-verbal potential marker [xa^{112}] in the Menyuan dialect results from the interplay of inherited mechanisms of Chinese and language contact, representing both a product of Chinese-internal grammaticalization and a typical manifestation of language contact in the Gan-Qing Hehuang linguistic area.

Keywords

Qinghai Menyuan, Chinese dialect, potential marker, language contact, grammaticalization

通訊地址：蘭州 城關區 蘭州大學 文學院
電郵地址：ehuanan@qq.com（俄華楠）
mchf666@163.com（敏春芳）

收到稿件日期：2025年11月12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6年3月19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6年3月25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6年9月3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10月30日

2026年10月　第105卷 第4期　　1197
October 2026　Volume 105 Number 4　　DOI: 10.65961/crcl-2026-0056

《西儒耳目資》u 字母甚、中、次三分考
——兼論明清西人注音文獻的複雜性質

尹　瑀

南京大學

提要

明清西人注音文獻音系的複雜性，在既有研究中未受充分重視。本文以《西儒耳目資》u 字母為中心展開個案研究，明確了甚 u[u]、中 ụ[ʉ] 及次 ủ[ɯ/ɿ] 的擬音方案，並論證其聽覺層級差異源於口腔共鳴腔的物理特性。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闡明此類文獻的複雜性質：既能為明清官話的音系構擬提供關鍵的語音細節，又會因“他者”視角而存在“強人就我”的記音偏誤，後者對於研究漢語國際教育史與中西文化交流史亦有重要價值。

關鍵詞

《西儒耳目資》音系，甚中次，語言演變，語言接觸

© 2026 尹瑀。本文根據 Creative Commons 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 禁止改作 4.0 國際協議授權。

1. 引言

“甚、中、次”是明末來華西人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在《西儒耳目資》（1626）中創製的一套語音分析術語，用以描述明末官話中那些無法用 a、e、i、o、u 羅馬字母記錄、卻為漢語母語者“自然知之”[1] 的語音區別，承載著非漢語母語者對明代官話音系的跨文化觀察視角。釐清這一術語的內涵，是準確解讀《西儒耳目資》音系、進而探求明代官話真實音值的關鍵。書中，i、a 字母未作相關區分，e、o 字母僅作甚、次二別，唯有 u 字母獨具甚、中、次三分。有鑒於此，u 字母成為探究“甚、中、次”具體含義最理想的突破口，向來備受學界關注。

目前已有不少學者對《西儒耳目資》u 字母的甚、中、次問題進行過探討，然而由於金尼閣對“甚、中、次”的描述較為模糊，學者們理解各異，而且研究時還須兼顧韻字的古音來源及歷史演變，導致各家擬音仍存較大分歧，例如羅常培（1930）將甚 u、中 ụ、次 ủ 分別擬作 [u][ɥ/ʮ][ɿ]、陸志韋（1947）擬作 [u][ʉ] 及“不定的 ï”、李新魁（1982）擬作 [ʊ][u][ɯ/ɿ]、曾曉渝（1995）擬作 [u][ʮ][ɿ]、蔣冀騁（2002）擬作 [ʊ][u][y]、孫宜志（2014）擬作 [ʊ][u][ɿ] 等等。

造成這樣的分歧，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研究視角的偏差：相關研究大多沿襲了傳統國人韻書的研究思路，將書中所記語言現象直接等同於明代漢語的實際情況，而未能充分考慮金尼閣的非漢語母語者身份，更未能將《西儒耳目資》置於語言接觸的框架下分析。因此，有必要全面考察《西儒耳目資》甚 u、中 ụ 和次 ủ 字母的分布情況，釐清相關概念，明確甚、中、次的判定標準，並重新審視西人注音文獻在明清官話研究中的用法及地位。

2. “甚 u”和“中 ụ”字母

本節討論主要涉及 u、ụ 和 iụ 三個韻母。現將《西儒耳目資》音系中它們的拼合關係表列如下：

表 1 《西儒耳目資》u、ụ、iụ 韻母拼合表

	u										iụ				
	清		濁		上		去		入		清	濁	上	去	入
	ū甚	ụ̄中	û甚	ụ̂中	ù甚	ụ̀中	ú甚	ụ́中	ŭ甚	ụ̆中	iụ̄	iụ̂	iụ̀	iụ́	iụ̆
百	逋				補		布								
魄	鋪		酺		普		鋪								

[1] 《西儒耳目資 · 譯引首譜 · 列音韻譜問答》葉四十八：“中華自幼學習，自然知之，旅人敝土未知，勉而學之，故勉而補之。”

麥			模		母		暮								
弗	夫		符		甫		附								
物			無		武		務								
德	都				覩		度								
忒	琸		徒		土		吐								
搦			奴		弩		怒					衄	女	女	
勒			盧		魯		路					閭	旅	慮	律
則	租				阻		胙		崒		疽		沮	聚	
測	麤		稷		楚		措		浚		趨	徐	取	娶	焮
色	蘇				數		訴			恤	須	徐	胥	絮	恤
者		諸			詛	主	助	著		术					
搽	初	樞	鋤	除	澍	杵	憷	處		黜					
石		書		殊		暑		恕		術					
日				儒		汝		茹		入					
格	狐				古		顧				居		舉	據	茁
克	枯				苦		庫				墟	渠	齲	去	屈
黑	呼		胡		虎		互				虛		許	噓	殟
額			吾		伍		誤								
∅	烏		吾		午		誤				迂	魚	語	御	域

先看 iụ 複韻母。就中古音的來源而言，這批字主要與古遇合三、臻合三入術物、通合三入屋燭、曾合三入職、梗合四入錫韻對應。現代普通話音系基本讀入 [y] 韻。值得關注的是，“中 ụ”字母的設立，是金尼閣的創見，並未出現於此前的西人注音文獻中。這一突破前人框架的舉動，顯示出金尼閣對於“中 ụ”字母的獨立極具信心。再結合金尼閣的母語法語中，u 字母表示 [y] 音，再次暗示 iụ 韻母的音值，當與 [y] 音非常接近。

不過，再綜合以下證據來看，《西儒耳目資》中 [y] 音位尚未形成。首先，金尼閣曾言：“如衣 i 字為元母之三，其號自定，其音曰衣 i，加以元母之午 u，則生夫魚 iu。”可見，在其語感中，“魚”音仍是一個由 i 與 u 拼合而成的複合元音，而非單元音。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就漢語共同語音系的發展進程而言，*iu>y 音變此時尚未完成。明清以降，古遇攝合口三等字呈現出三種歸併狀態：歸入魚模、獨立成韻或混同西微。前輩時賢多以“獨立成韻”（如甯繼福 1985: 225；唐作藩 1991；萬獻初 2011 等）或“混同西微”（如陸志韋 1988: 22；董建交 2021: 187–188 等）作為 [y] 音形成的關鍵節點，並對音變完成的代表性文獻產生了爭議，具體存在《洪武正韻》（1375）、《韻略易通》（1442）、《韻略匯通》（1642）、《五方元音》（1654）等不同說法，文獻跨度長達 300 年。本文認為，[y] 音形成後，獨立成韻或混同西微均有可能，這取決於韻書作者的語感和審音標準。相比之下，觀察古知三章組聲母與遇攝合口三等字的拼合狀態，才是判斷 [y] 音是否完全形成的可靠依據。因為無論將古知三

章組遇攝合口三等韻擬作 tʂiu 類還是 tʃiu 類讀音（即是否認同 tʂ 類聲母可與細音韻母相拼），在解釋其如何演變為現代普通話 tʂu 類讀音的過程中，都會面臨與 y 韻母拼合的矛盾。具體來說，若擬作 tʂiu 類韻母，*tʂiu>tʂy>tʂu 音變中須經歷的 *y>u 環節，缺乏合理的音變條件；若擬作 tʃiu 類，則會直接發生 *tʃiu>tʂu 音變，並不經歷 *y 韻母階段。由此觀之，如果明清官話文獻音系中，古遇攝合口三等字呈現出系統性分化：知三章組字歸入 [u] 韻，其餘字（唇音除外）獨立成韻或混同西微，即可證明其時 [y] 音已徹底形成。而目前所見最早形成這一格局的，為清代樊騰鳳（1601–1664）所作的《五方元音》音系，書中上述兩類字分入虎韻和地韻。[2]

從音理上觀察，*iu>y 在語音上應該是漸變的，發音時逆同化作用使 [u] 的圓唇動作提前發生，同時 [u] 的舌位從後部逐漸移向前部，最終融合成一個兼具 [i] 舌位和 [u] 唇形的前高圓唇元音 [y]。整個演化的過程可用公式表示為：*iu>iʉ>y。那麼，《西儒耳目資》中的 iu̩ 韻母，自然表示的是 *iu>y 過渡階段的音值，即 [iʉ] 音。由此推測，“中 u̩”字母描寫的就是 [ʉ] 音。

再看 u、u̩ 單韻母。就擬音而言，韻母 u 主要與古遇合一、遇合三、臻合三入物韻對應，這些字在現代普通話音系中基本讀成 [u] 音，古今一致，可直接擬作 [u] 音；韻母 u̩ 則可依據上文對“中 u̩”字母的分析，直接擬為 [ʉ] 音。相比之下，更為複雜且需要深入探討的，是 u 與 u̩ 兩韻母之間的關係。

觀察表 1 可知，“中 u̩”韻母主要出現於者、搥、石、日聲母之後，而同一聲母環境下的“甚 u”韻母用例則頗為有限，並且這些韻字在現代普通話音系中基本讀為 [u] 音。基於上述特徵，有些學者主張“中 u̩”韻母並非獨立音位，而是“甚 u”在捲舌聲母後的音位變體，或某種方言中的特定讀法，雖然依照金尼閣的分法擬成“甚 [ʊ] 中 [u]”形式，但不認可兩者是真正的音位對立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金尼閣母語為法語。法語音系中存在 [u][y] 兩種高圓唇元音的對立，這種語言經驗可能使其對於圓唇元音舌位前後的細微差異更加敏感。從語音學角

---

2 需要說明的是，y 音的形成與撮口呼的獨立關係密切。目前所知最早分立“撮口呼”的文獻是明末李登（1524–1609）的《書文音義便考私編》（1587），收錄在明末梅膺祚（生卒年不详）《字彙》（1615）中的〈韻法直圖〉〈韻法橫圖〉亦分此呼，時間上明顯早於本文推論的 [y] 音完全形成的《五方元音》時期。不過，*iu>y 音變是一個漸變的語音過程，並且傳統韻書主要反映音類的分合，難以呈現精確的音值，因此這只能說明作者意識到該類介音已非 *iu 音，在聽感上有別於傳統的開口、合口，但實際音值未必對應現代語音學意義上的 [y]。這一判斷可從朝鮮諺文對音文獻中得到印證。金基石（2007: 60）系統梳理了 15–18 世紀朝鮮文獻中的諺文對音，指出“從朝鮮文獻的對音上看，還沒有證據表明《韻略易通》時期即 15 世紀 y 韻化已經完成，陸志韋先生推論《五方元音》時期即 17 世紀似乎更有道理，此前應為 iu 向 y 演變的過渡期。”這一結論與本文的觀察正相一致。

度觀察，後高圓唇元音 [u] 因唇腔向前延伸，聲腔較長，具有較低的第二共振峰，而央高圓唇元音 [ʉ] 則因舌面收緊隆起的最高點的位置前移，共振頻率改變，第二共振峰相對較高。兩者之間的音色差異，對缺乏前、後高圓唇元音對立的漢語母語者而言未必容易察覺，但對於習慣 [u][y] 對立的法語母語者而言，則較可能在聽覺層面形成可辨的差異。尤其是在者、搽聲母之後，“甚 u[u]”與“中 ụ[ʉ]”構成嚴格的最小對立對，更說明金尼閣的區別記錄並非依附於聲母的條件變體，而是建立在語音感知基礎之上的相對穩定記錄。

更重要的是，根據本文的觀察，既有研究多側重“甚 u”“中 ụ”的聯繫，沒有充分關注到兩者的不同。在者、搽聲母之後，這兩組韻母不僅構成了最小對立對，而且所攝韻字的古音來源亦有差異：“甚 u”韻字主要源於古莊組三等字，而“中 ụ”韻字則主要來自古知三章組字。若進一步結合石、日聲母中“中 ụ”韻字的古音來源，可以明確，“甚 u”與“中 ụ”之間的對立，本質上反映的是古遇攝合口三等字中莊組與知章日組的系統性分化。

這一對立格局的形成，與知三章組（包括日母，下同）遇攝合口三等字的音變過程密切相關。該類字經歷了聲母捲舌化與韻母前化的協同變化：聲母首先發生捲舌化（*tʃi->tʂ- 或 *tʂi->tʂ-），導致原有的 i 介音消失；失去前化條件後，韻腹 u 的前移進程中止，穩定在 [ʉ] 音區。隨著音系結構的重新平衡，[ʉ] 逐漸併入 [u]。其演變路徑可歸納為 *tʃiu>tʃiʉ>tʂʉ>tʂu（或 *tʂiu>tʂiʉ>tʂʉ>tʂu）。《西儒耳目資》記錄的正是處於過渡階段的 *tʂʉ 音。與同時期國人韻書的失載相比，金尼閣的記錄不僅保存了當時官話的真實語音狀態，更為瞭解完整的音變過程提供了關鍵細節，成為記錄這一現象的珍貴文獻。

類似的音類對立現象亦見於今河南西部的部分方言，如洛陽的欒川、偃師，鄭州下轄的鞏義、登封，以及黃河以北的濟源、新鄉、浚縣等（段亞廣 2021）。在這些方言中，遇攝三等字同樣呈現出聲母相同、莊組韻母同於一等（u 音）、知章組韻母自成一類（ʮ 音）的格局。董建交（2021: 191）認為，《西儒耳目資》音系與此方言類型一致。然而，本文認為二者未必存在直接的歷史聯繫。這種相似更可能屬於平行發展的結果，關鍵差異在於特殊韻母的分布範圍：河南西部方言的 ʮ 韻僅限於遇攝的知章組，而《西儒耳目資》中另有“iụ”韻，所轄韻字範圍更廣，涵蓋遇合三的精組、見系等。段亞廣（2021）已經指出，河南方言的這一現象，是舌尖作用突出影響下形成的一種區域性、自源性演變，音變路徑為 *tʃiu>tʃʮ>tʂʮ，而其他地區則遵循常規路徑 *tʃiu>tʂu。《西儒耳目資》所描寫的，正是後一路徑中的 *tʂʉ 音。

3. “次 u̇”字母

《西儒耳目資》中，“次 u̇”字母的出現具有嚴格的條件限制：出現在則 ç[ts]、测 ç‘[ts^h]、色 s[s] 聲母後。並且，它的中古音來源非常集中，主要與《切韻》（601）

音系的古精莊組止攝開口三等字對應，如：咨脂、慈之、紫紙、四至。這些字，《中原音韻》（1324/1341）音系基本歸入支思韻 [i]，現代普通話音系基本讀為 [ɿ] 音。

關於“次 u̇”字母所描寫的音值，學界主要觀點如下：一是官話 [ɿ] 音，如曾曉渝（1995）、王松木（2011）、孫宜志（2014）等；二是山西方言 [ɯ] 音，如陸志韋（1947）、李新魁（1982）；三是官話 [ɯ] 音或 [ɥ] 音，如王弘治（2012）、張民權（2013）等。三種觀點皆有所據，然仍有未盡之處。第一種觀點並未解釋金尼閣為何選擇 u 字母記錄 [ɿ] 音的核心問題；第二種觀點已受到曾曉渝（1995: 34）的質疑，“山西方言中讀 [ɯ] 韻的字與金氏‘u̇ 次’韻字對不上號”；第三種觀點則需進一步結合漢語史的其他材料，論證漢語共同語的 iɔɿ 音變曾經歷過 [ɯ] 或 [ɥ] 音階段。更關鍵的是，上述三種觀點均未考慮到《西儒耳目資》音系的語言接觸屬性。確定西人模仿之音和國人認可之音是否一致，是研究這類文獻必須審慎對待的重要問題。

確定書中所述“次 u̇”字母的具體音值並不困難。稍晚成書的萬濟國（Francisco Varo，又譯弗朗西斯科 · 瓦羅，1627–1687）《華語官話語法》（1703）可為此提供重要線索。作為“金尼閣系統的翻版”（柯蔚南 2003: F13），[3] 該書對很多字母的發音作了詳盡細緻的描述。萬濟國雖將《西儒耳目資》的中 u̯、次 u̇ 字母合併記作次 u̇ 字母，但其中“以 ç 開頭”的次 u̇ 字母（即與聲母 çh[ts]、çh꞉[tsʰ]、ç[s] 拼合的次 u̇ 字母），實際上對應著《西儒耳目資》中的次 u̇ 字母。對此，萬濟國（瓦羅 2003: 26–27）的發音描述有二：（一）“以‘ç’開頭的詞或音節，如‘çhu̇’和‘çu̇’及其所有聲調，即使帶有圓點，也不在閉口圓唇之列…… ‘ç’或‘z’的自然發音是在齒內完成的，這兩個音與閉口音不能相容，原因就在這裏。”（二）“那些以‘ç’或‘çh’起首的詞，雖然也屬此列，發音卻不同：嘴唇要開，露出牙齒，舌頭觸齒時用一些力，使得發聲時帶上‘嗞嗞’聲…… ‘z’或‘ç’的自然發音就是如此：嘴呈開狀，舌頭觸碰牙齒，這種情況下就不可能再閉攏雙唇。以這種方式發音的詞，如‘雌’（çh꞉ṳ̆）、‘慈’（çh꞉ṳ̂）、‘刺’（çh꞉ṳ́）。”其中，“不在閉口圓唇之列”“不可能再閉攏雙唇”等表述，則明確指向韻母的發音狀態。由此可見，明清西人注音文獻中描繪的 u̇ 字母，是一個似 u 非 u 的不圓唇元音。“不圓唇元音”，首先排除了 [ɥ] 音的可能。而對於漢語中頗具特色的舌尖元音，金尼閣明顯存在感知困難。以 [ɿ] 音為例，他雖能辨出其與 [i] 音有別，但仍在〈譯引首譜 · 列音韻譜問答〉葉五十四中表示“忒細易亂，故從便尋之用。一甚之中俱包之，未敢細別，余心未安故耳”，勉強將 [ɿ] 韻字歸入了“元母之三衣 i”[i] 韻中。[ɿ] 音的感知情況大抵也是如此，它只能被金尼閣歸入一個似 u 非

[3] 經比較，萬濟國、金尼閣方案的字母區別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送氣符號的位置，二是萬濟國方案中新出現 çh、çh꞉、ng 三種字母組合，這主要是為了適合西班牙語讀者的需要。兩者整體呈現出“大同小異”的格局。這絕非偶然，因為萬濟國書中多次提及耶穌會的羅馬字注音方式，明顯借鑒過耶穌會的成功經驗。

u 的舌面元音。不僅如此，對 [ɿ] 的辨認困難，直至清代仍是來華西人學習漢語的普遍難題，例如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在《語言自邇集》（1886）中如此描述 [ɿ] 音：“介於 bit 中的 i 和 shut 中的 u 之間的音……我們沒有合適的元音表示它”（威妥瑪 2002: 26），依然是從舌面元音的角度去感知。綜上所述，《西儒耳目資》中的 ù 字母實際是對舌尖元音 [ɿ] 的“舌面元音化”描寫，最有可能的只有 [ɯ] 音。如此構擬，也同樣符合金尼閣〈譯引首譜 · 列音韻譜問答〉葉五十五“開唇而出者為甚，略閉唇而出者為次”的描述。

不過，西人記錄之 [ɯ] 音，是否真實反映了當時官話的實際讀音，仍有待商榷。從漢語語音史的角度觀察，這類字從中古到現代經歷了系統的舌尖化音變。朱曉農（2004）已指出，該音變通常經由 *i>ɿ 或 *i>i$_{ɹ}$>ɿ 實現。趙日新（2007）也提到，*i>ɿ 是廣見於現代漢語北部和中部的一種音變現象。綜合音理推演和方言證據來看，漢語史上的 *i>ɿ 音變，沒有經歷過 [ɯ] 音的階段。儘管如此，近年來，仍有學者嘗試結合歷史文獻，將《西儒耳目資》記錄的特殊音值納入官話止開三精莊組字的音變鏈條中。然而若仔細檢視其立論依據，可發現這些材料大致可歸為兩類：一是方言接觸後的官話文獻，二是語言接觸後的域外語料。下文分而述之。

一、方言接觸後的官話文獻，主要涉及《韻補》（成書於 1152 年之前）《詩集傳》（1186）兩種受閩語影響的國人文獻。

（一）南宋吳棫（？–1153/1154）所撰《韻補》，博考古音，開宋代古音學之先河。書中數次提及“俗讀”中存在古止開三精莊組字讀如魚虞韻的語音現象，如：

> [茲] 子之切，此也。子聲本如濟水之濟，以濟翻茲，方得本音。思息茲切，詞似茲切，皆當用此音以翻，今讀訛。又菑本側持切，聲當近之；慈本疾之切，聲當近齊。今俗讀此二音幾與魚虞等韻相叶，其失之甚矣。
>
> [資] 如今讀，叶魚韻，貨也。……古資雌疵思詞一類多與今魚虞等韻叶用。
>
> [士] 事也，今與止韻叶用，古有一音，如今世俗所讀，而與“舉武”為韻。
>
> [事] 事本仕吏切，古有一音，如今世俗所讀，與御遇相叶。

邵榮芬（1995）已經注意到這一現象，指出這是受到了吳棫祖籍福建建甌方言的影響。此後學者多從此說。然而，張民權（2005: 109–111）考宋儒文集所記人事，指出吳棫本人不屬閩人，實為皖地舒州（今安徽安慶）人，並進一步主張該現象為“早期官話音的表現”（張民權 2013: 69）。閩音影響說的立論基礎似乎受到了衝擊。

需要指出的是，《韻補》中的這一特殊現象，僅出現在“俗讀”之中。如何理解“俗讀”，成為解題關鍵。張民權（2013）認為，吳棫所言“俗讀”是相對於讀書音而言

的“白讀”，即口語中流行的“通語”音。然而，這一觀點恐難成立。同為南宋文人的孫奕（1126–？）在《示兒編》（1205）中就將“俗讀”放入卷十八“聲訛”之中。“俗讀”一詞，應指在某一地區口語中實際流行的讀音。《韻補》成書之時，吳棫正在泉州為官，[4] 故書中所謂“俗讀”，更適宜理解成在泉州地區通行的官話音。止開三精莊組字與遇合三合流的特點，宋代閩南泉州文士詩詞文用韻中已見（劉曉南 1999: 179），今泉州方言仍能尋得蹤跡（林連通主編 1993: 160）。由此可見，將此現象歸為一種帶有泉州方言特色的官話讀法，是可以成立的。

（二）宋儒朱熹（1130–1200）的《詩集傳》（1186），是宋代《詩經》學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書中所用叶音及相關語料，多以通語、方音、音理、偏旁類推、文獻舊音等為據，是研究宋代時音的重要資料。據劉曉南（2023: 520）統計，該書止攝開口三等精莊組字改叶遇攝的現象，只涉及“子$_{叶茲五反}$”“子$_{叶茲古反}$”“士$_{叶音所}$”3 次叶音。整體而言，這類叶音用例並不顯著。朱熹出生於福建尤溪，成長於建州，慶元二年（1196）後主要居於武夷山和建陽雲谷，壽終於建陽考亭，可以說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在閩語地區生活。止開三精莊組字與遇合三通押，是宋代閩音的一大特點，遍布除汀州外的七閩大地（劉曉南 1999: 179）。因此學界基本認可這一叶音現象是閩方言的折射，劉曉南（2001）、曾南逸（2015）等學者均持此說。

二、語言接觸後的域外語料，主要涉及中古以來與漢語深度接觸過的越南語、蒙古語、琉球語、朝鮮語。此類材料在性質上與《西儒耳目資》頗為相似，均屬於非漢語母語者使用表音文字所作的記錄，因此值得特別重視。

（一）越南漢越語。作為一種對應中唐以後漢語共同語音系的域外漢字音（王力 1991: 533），漢越語中止攝開口三等字基本讀為 [i] 音，但精莊組字卻與遇攝魚韻字的讀音相同，讀作 [ɯ] 音，如：資 [tɯ^{1}]、詞 [tɯ^{2}]、四 [tɯ^{5}] 等（阮廷賢 2012: 204, 231–232）。王力（1991: 501）、阮廷賢（2012）等學者因該現象不涉及知、章組字，而判定其與漢語無關，屬於漢越語自身的演變。但是，聯繫《西儒耳目資》中止開三精莊組字歸入“次 ù”字母、知章組字歸入 i 字母的描寫來看，兩者的記錄具有高度相似性。而《西儒耳目資》確為記述明代官話的重要語音文獻。基於這一聯繫，我們認為上述現象同樣與漢語官話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繫。

（二）元代八思巴字文獻。作為元代八思巴字漢語的官方譯寫規範，《蒙古字韻》（1269–1292）全面系統地反映了此時漢語共同語的語音面貌，是此類文獻中最重要的一種。書中古止開三精莊組字用 hi 字母轉寫。鄭張尚芳（1998: 175）指出“-hi 當是近於 [i]

4 紹興十五年（1145）十一月二十日，吳棫以左朝奉郎的身份通判泉州，並在此整理著述，直到紹興二十二年（1152）才離去。《韻補》等書正是成於此時（張民權 2005: 113–116）。

的 [ɯ]，那就是 [ɨ]”“這個很接近 [ɿ] 的 [ɨ] 也應當就是拼‘精照’組聲母的 -hi，此時也只是有點接近 [ɿ]，但還不是……應當也是 ɯ、ɨ、ɘ 類的音。”由此可見，在元代蒙古人的聽感中，官話古止開三精莊組字的讀音同樣被認為是一個與 [ɯ] 接近的音值。

（三）明代琉漢對音文獻。自明洪武五年（1372）中琉關係日趨密切以來，多種琉漢對音資料應運而生。這些資料均由朝廷直隸衙門官員編纂，語言素材來自實地實錄，並最終上呈御覽，具有較高的可信度和音韻學研究價值。丁鋒（1995: 108）聯繫《琉球館譯語》（約 1469）、《使琉球錄》（陳錄 1535、蕭錄 1579）等資料，指出“司思茲子孜自資”等止攝精組字與“祖足速俗宿”等模韻字、通攝入聲字都對譯著琉球語中的 tsu、dzu、su 等音節，並解釋為“混合對音”的結果，因為琉球語中這些音節的韻母先後經歷了 [u][ɯ] 階段，模韻、通攝入聲字對應的是 [u] 音階段，而止攝精組字則對應的是 [ɯ] 音階段。

（四）明代漢朝對音文獻。為了培養通曉漢語官話的人才，朝鮮王朝刊行了一系列漢朝對音文獻，尤以學者崔世珍（1468–1542）所編《四聲通解》（1517）最為突出。該書採用諺文系統記錄了“正音”“俗音”“今俗音”三種官話音系，分別對應於《洪武正韻》反切音、15 世紀時音（申叔舟記）、16 世紀時音（崔世珍記）。古止開三精莊組字，“正音”系統中記作“ᅳ”韻母，“俗音”系統中記作“ᅳᅀ”韻母，“正俗音”系統雖未直接著錄，但崔世珍在《翻譯老乞大朴通事》（刊行於 1517 年之前）中明確認可了此類字的“ᅳᅀ”音讀法。[5] 從語音結構上看，“ᅳᅀ”可分析為核心元音“ᅳ [ɯ]”（擬音據李得春 1990）加上表示舌面元音舌尖化的“ᅀ”符號（李得春 1997）構成。可以推知，明代朝鮮學者亦將這批字的主要元音歸為 [ɯ] 音。

以上四種材料的標音儘管存在記錄時間與記錄者母語背景的差異，但對於止開三精莊組字主要元音的語音感知高度一致，均指向 [ɯ] 音。這指向兩種可能：一是該類字的官話讀音就是 [ɯ] 音，二是 [ɯ] 是記錄者從其母語中選擇的、最接近官話讀音的一個音位。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國學界普遍採用的舌尖元音符號 [ɿ][ʅ]，是由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借用瑞典方言字母而成。而在寬式音標中，他其實並未嚴格區分 [ɿ][ʅ][ɯ] 音，而是統一借用俄文字母 ы 記錄。這表明，在非漢語母語者的語感中，[ɯ][ɿ] 音值相近，以 [ɯ] 對譯 [ɿ] 是一種普遍接受的音位層面的近似處理，而非嚴格音值描寫。故而本文傾向於後一種解釋，認為這是以源語言中已有的音位近似模擬官話中發音特殊的舌尖元音。

5　《翻譯老乞大朴通事》“凡例九 支紙寘三韻內齒音諸字”條：“今案，齒音諸字，若從《通考》加ᅀ為字，則恐初學難於作音，古今之翻譯皆去ᅀ聲。而又恐其直從去ᅀ之聲，則必不合於時音。今書正音加ᅀ字於右，庶使學者必從正音用ᅀ作聲，然後可合於時音矣。”

從漢語語音史的角度觀察，舌尖元音 [ɿ]（即“資思韻”）至遲在晚唐五代時期已經形成。王力（2010: 291–292）、麥耘（2004）指出朱翱反切中已經出現“齒頭字切齒頭字”的明顯傾向，孫伯君（2009）也通過遼代契丹小字的使用情況進一步證實此時漢語共同語中 [ɿ] 音的存在。這一時間節點恰好與上文提及的越南漢越語的借入時代相近，可見漢越語的 [ɯ] 音記法，正是對漢語共同語 [ɿ] 音形成階段的直接感知記錄。此後 [ɿ] 音在漢語共同語音系中一直保留至今，元代八思巴字文獻、明代琉漢對音文獻、漢朝對音文獻中反復出現的 [ɯ] 類標音，實為不同時代、不同國籍的記錄者在各自母語中面對 [ɿ] 音所作的獨立感知選擇。因此，這些域外對音文獻的時代跨度雖然較大，卻共同指向了漢語共同語中長期穩定存在的 [ɿ] 音。

舌尖元音屬於標記性很強的元音，在印歐語言中較少出現。即使是在現代教學條件下，舌尖元音也是外國學生普遍感到困難的音素，是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中的重點和難點。那麼，對於生活在數百年前、全靠自悟的外族人而言，舌尖不圓唇元音 [ɿ] 的習得難度，只增不減。由於其母語中缺乏專用於舌尖元音的符號，他們只能以自己熟悉的語音系統模擬漢語發音，追求整體聽感的相似，難以實現音值的精確還原。而 [ɯ] 作為後高不圓唇元音，發音時舌身後縮、嘴角展開，易引起舌尖上抬，從而產生近似 [ɿ] 的音色（宋欣橋 2019: 52）。在缺乏精準標記手段的情況下，以 [ɯ] 對應 [ɿ] 成為了最可行的折中方案。時至今日，包括日本、韓國在內的不少國家的漢語初學者依然如此，他們會不自覺地將普通話的 [ɿ] 韻讀作 [ɯ] 音（曾南逸 2015；玄貞姬 2018）。

同樣從記錄者感知差異的視角出發，沈鍾偉（2022）提出過另一種可能性：根據第一共振峰和第二共振峰的數值，舌尖元音處於元音空間中的央高元音位置，因而可能存在普遍性的實際發音（舌尖元音）和聽覺感知（舌面央高元音）的區別。舌尖元音發音部位靠前而第二共振峰數值偏低的現象確實特殊，卻可以從發音生理機制中找到合理解釋。鮑懷翹（1984）通過比較 X 光發音照片，指出舌尖元音在舌面後——軟齶位置還有一個次收緊點，這個位置的前後直接影響了第二共振峰的高度，為上述現象提供了生理層面的說明。凌鋒（2011）則從另一個角度補充闡釋，強調對於比 [i] 更靠前的元音，第二共振峰與元音前後的傳統對應關係不再成立，轉而呈現元音越前、第二共振峰越低的關係。最後，若依沈鍾偉所述，舌尖元音的實際發音與聽覺感知之間存在如此普遍性的顯著區別，則很容易引發一場“聽者啓動”的語音演變，然而迄今並未觀測到此類音變的發生。綜上所述，將這種由母語背景差異造成的特殊聽感，推廣為一種普遍的語音感知現象，其立論基礎可能並不穩固。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近代以來官話中止開三精莊組字並未經歷過 [ɯ] 音階段。在金尼閣等明清來華西人的語感中，舌尖元音 [ɿ] 是被感知成了舌面後高不圓唇元音 [ɯ]。換句話說，《西儒耳目資》中的“次 ú”字母，記錄的本是漢語中的 [ɿ] 音位，但在實際認知過程中，金尼閣受母語負遷移的影響將其感知成 [ɯ] 音值，由此形成系

統性的“偏誤”。有鑒於此，根據研究目的的不同，《西儒耳目資》中的“次 u̇”字母應該看作不同的音值：當研究漢語語音史時，“次 u̇”字母應擬作 [ɿ] 音，而當研究金尼閣等明清來華西人所習得的“中介語”[6] 時，“次 u̇”字母應看作 [ɯ] 音。

4. 甚、中、次的分立標準

上文對《西儒耳目資》中甚 u、中 ụ、次 u̇ 三個字母所代表的音值進行了詳細考察與分析，結論指出：甚 u 宜擬 [u] 音，中 ụ 宜擬 [ʉ] 音，次 u̇ 宜視情況分擬 [ɯ] 或 [ɿ] 音。本節將基於上述考辨事實，進一步探討“甚、中、次”術語的語音性質。

對於甚、中、次的分別，金尼閣在〈譯引首譜 · 列音韻譜問答〉中多次闡述，具體如下：一、甚者，自鳴字之完聲也。次者，自鳴字之半聲也；二、中者，甚於次，次於甚之謂也；三、開唇而出者為甚，略閉唇而出者為次，是甚次者，開閉之別名也。然而，金尼閣的這番解釋，始終沒有解決國人對“甚、中、次”概念的困惑。《四庫全書總目》（1789）中“所謂甚次，即中國之輕重等子”的理解，顯然存在誤會。前輩時賢則試圖借助現代語音學概念加以界定，也始終未能得出一致的結論。

之所以出現此類解釋困境，一方面自然是與學者們的擬音分歧相關，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金尼閣所言的“開閉”概念是建立在自身語音認知基礎上，具有一定模糊性，與現代語音學定義並不完全等同。有鑒於此，要探求其本意，自然需要回歸到金尼閣的真實發音上，細緻分析甚 [u]、中 [ʉ]、次 [ɯ] 的發音方式。元音的音色是由聲腔的共振決定的，而口腔作為聲腔中最為靈活多變的部分，任何細微的變化都會對元音音色產生影響。發甚音 [u] 時，舌面後部隆起，圓唇又延長了有效聲腔長度，口腔共鳴腔最大，第二共振峰通常偏低，聽感較為渾厚；發次音 [ɯ] 時，舌身後縮、舌根抬高，同時嘴角向兩側展開，極大壓縮了口腔內部的共鳴空間，因而共鳴腔最為狹小，第二共振峰偏高，聽感較為尖銳。而金尼閣特意增設的中音 [ʉ]，舌面中部隆起，亦帶有圓唇延長聲腔的特徵，聲腔長度不及甚音 [u]，但口腔寬度大於次音 [ɯ]，共鳴腔大小適中，聽感上既不同於 [u] 的渾厚，又未完全呈現 [ɯ] 的尖銳，從而形成介於二者之間的中介性質。甚、中、次的感知，正是金尼閣依據歷史聽感經驗對元音音色差異的主觀歸納。這也啓發我們，在解讀明清時期西人注音文獻時，不宜機械套用舌位高低、前後等現代語音學術語，而應回歸其實際所記音值，結合發音機制和歷史語境進行綜合推斷。

---

[6] 中介語是指學習外語的人在學習過程中對於目的語規律所作的不正確的歸納與推論而產生的一個語言系統，這個語言系統既不同於學習者的母語，又區別於他所學的目的語，在語音、詞彙、語法、文化等方面均有表現（魯健驥 1984）。

“甚、中、次”之中，“中”音最為特殊。它並非承襲自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的甚、次二分方案，而是由金尼閣獨創並專用於 u 字母的一種類別。從古音來源看，金尼閣此舉實質上分離了 u 字母下的止攝字與遇攝字，將利瑪竇方案“次 ù”下非止攝字悉數劃入“中 ụ”，只留止攝字在“次 ù”中。究其原因，除前述的語音因素外，我們認為，傳統音韻學的啓發同樣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外部動因。與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利瑪竇等稍早來華西人相比，金尼閣對官話語音的研究，顯然更加深入。他不再局限於共時平面的現實語音，而已經深入到中國傳統音韻學的範疇，不僅廣泛涉獵《洪武正韻》《古今韻會小補》（1606）等韻書，而且還進行了中西語音學概念的融合和對比，《西儒耳目資》也是其與王徵、呂維祺、韓雲等中國文人互相質證、交流音學思想後出版的音韻學著作。書中，金尼閣作〈三韻兌考〉比較《西儒耳目資》《洪武正韻》等書的韻母系統，又作〈等韻三十六母兌考〉用圖表的形式比較《西儒耳目資》聲母系統與三十六字母，並在〈列音韻譜問答〉中詳細描述了“五十字父”和“三十六字母”的對應關係。因此，將 u 字母從甚、次兩分改為甚、中、次三分，對韻字不同古音來源的清晰認知，或許是金尼閣堅定態度的重要來源。

不過，這一做法，並沒有得到明清來華西人的普遍認可，其後的耶穌會士何大化（António de Gouvea, 1592–1677）《無罪獲勝》（1671）、多明我會士萬濟國《華語官話語法》等都選擇了利瑪竇的兩分法，沒有使用獨立“中 ụ”符號。這背後除了中 [ʉ]、次 [ɯ] 音值相近等語音因素外，還有以下三種現實因素的考量：一、作為西人內部“一種規範的方法”，[7] 利瑪竇方案只作甚、次兩分，金尼閣方案只是在此基礎上的改進和擴充，影響力相對有限；二、對於明清來華西人而言，最迫切的需求是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掌握官話，以實現與中國文人、百姓的基本交流，而不是從事精細的語言學研究。因此，學習的實用性往往優先於記音的精確性。利瑪竇的甚、次兩分法，已經可以實現基本的口語交流需要，其微小的“不準確性”尚在可接受的範圍內。相較而言，金尼閣的甚、中、次三分法雖更為精確，甚至達到了“賞知音”的水準，卻要求使用者多記憶一個特殊符號和一條注音規則，無形中增加了學習難度；三、對於書寫印刷而言，金尼閣方案需要增加一個特殊的中 ụ 符號，刻版工序更為繁雜，增加了製作成本，並需要耗費更多工時。

---

7 《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利瑪竇 2014: 233–234）：“為此神父們創立了一種方法，發明了五種標音符號和標注氣息的符號，用這種方法可以把所有漢字的發音都用拉丁字母寫出來，成為一種規範的方法。利瑪竇神父叮囑說，從此以後大家都要遵循這種方法，不得隨意書寫，以免造成像現在這樣的混亂。”

5. 結語

字母 u 的甚、中、次三分現象，是《西儒耳目資》研究中一個頗有代表性的切入點。這一問題看似屬於術語範疇，實則牽涉到了語言演變和語言接觸兩個重要層面：“中 u̯”的獨立，揭示了漢語共同語 *iu>y 語音演變的關鍵細節；而“次 ú”的存在，則體現了非漢語母語者學習 [ɥ] 音時的語音偏誤現象。見微知著，我們得以對明清西人注音文獻的研究形成更為系統的認識，初步結論如下：

其一，明清西人的官話語音描述，主要源於自身的認知與學習過程，因而具有一定的主觀色彩，所用概念未必能與今日語音學術語直接對應。想要準確理解這些特殊的分合現象，我們應秉持客觀審慎的態度，既不輕疑，亦不盲信，回歸到西人學習官話的具體歷史情境中，細緻辨析這些字在當時的實際語音，仔細揣摩明清西人的語音感受，如此方能在古今與中西的交匯中，努力接近歷史的真實。

其二，對於漢語語音史研究而言，每一種材料都存在一定的價值和局限。明清西人注音文獻也是如此。該類文獻的複雜性質，一方面在於它是漢語語音史的珍貴記錄，能為官話的音類分立和音系構擬提供最直接的信息；另一方面又因記錄者的母語干擾而帶有系統性偏誤，顯現出一些“他者”視角下的“強人就我”現象。因此，在明清官話的研究中，各類材料不可偏廢，我們既要鑽研國人留下的韻書、韻圖、詩文押韻及各類音義文獻等，也要琢磨外國人筆下的羅馬字母標音文獻、諺文標音文獻等。只有將中外著述者描述的各種語音現象全部羅列出來，提取一致特點，解釋差異原因，我們才能較為準確地勾勒出明清官話語音面貌，從而在文化互動中推進中國音韻學的發展。

其三，研究非漢語母語者所記錄的語音材料，應具備雙重研究視野：既深入瞭解漢語本身的音韻結構，也明晰記音者母語的語音系統。在此基礎上，當文獻中出現“語音偏誤”時，可以根據研究目的的不同進行差異化處理：如果旨在研究漢語語音史，則需根據對音規則審慎轉換出此時官話的實際音值；如果旨在研究漢語作為第二語言學習史，這些“偏誤”則可轉化為揭示早期漢語學習者語音感知、中介語系統與中西文化交流的寶貴證據。唯有將這批文獻放在更廣闊的學術視野和更綜合的學術思路裏，我們才能真正釐清它們的學術價值，從而讓我們的研究更具邏輯力量。

鳴謝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16–18 世紀多語種官話羅馬字注音文獻數據庫建設與語音研究”（25CYY022）的階段性成果。《中國語文通訊》編輯部和匿名評審專家為本文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參考文獻

鮑懷翹。1984。普通話單元音的生理解釋。中國語文 2。117–127。Huaiqiao Bao. 1984. Putonghua danyuanyin de shengli jieshi. *Zhongguo Yuwen* 2. 117–127.

丁鋒。1995。琉漢對音與明代官話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Feng Ding. 1995. *Liu-Han Duiyin yu Mingdai Guanhuayin Yanjiu*.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董建交。2021。近代官話音韻演變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Jianjiao Dong. 2021. *Jindai Guanhua Yinyun Yanbian Yanjiu*.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段亞廣。2021。河南方言 ɥ 韻的分布與形成。中國語言文學研究（第 30 卷）。1–5。Yaguang Duan. 2021. Henan fangyan ɥ yun de fenbu yu xingcheng. *Zhongguo Yuyan Wenxue Yanjiu*, di 30 juan. 1–5.

蔣冀騁。2002。《西儒耳目資》中的“u 次”為舌尖前高元音說質疑。雲夢學刊 6。103–106。Jicheng Jiang. 2002. *Xiru Ermu Zi* zhong de “u ci” wei shejian qian gao yuanyin shuo zhiyi. *Yunmeng Xuekan* 6. 103–106.

金基石。2007。漢語 y 韻母與朝鮮文獻的對音。民族語文 1。56–60。Jishi Jin. 2007. Hanyu y yunmu yu Chaoxian wenxian de duiyin. *Minzu Yuwen* 1. 56–60.

柯蔚南。2003。英譯出版前言。見瓦羅，華語官話語法，姚小平、馬又清（譯），F6–F18。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W. South Coblin. 2003. Yingyi chuban qianyan. In Francisco Varo, *Huayu Guanhua Yufa* [Francisco Varo’s grammar of the Mandarin language], trans. by Xiaoping Yao & Youqing Ma, F6–F18. Beijing: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Chubanshe.

李得春。1990。介紹《洪武正韻譯訓》的韻母譯音。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80–88。Dechun Li. 1990. Jieshao *Hongwu Zhengyun Yixun* de yunmu yiyin. *Yanbi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2. 80–88.

李得春。1997。關於標記在朝鮮諺解書中的近代漢語舌尖元音。民族語文 3。51–60。Dechun Li. 1997. Guanyu biaoji zai Chaoxian yanjieshu zhong de jindai Hanyu shejian yuanyin. *Minzu Yuwen* 3. 51–60.

李新魁。1982。記表現山西方音的《西儒耳目資》。語文研究 1。126–129。Xinkui Li. 1982. Ji biaoxian Shanxi fangyin de *Xiru Ermu Zi*. *Yuwen Yanjiu* 1. 126–129.

利瑪竇。2014。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文錚（譯），梅歐金（校）。北京：商務印書館。Matteo Ricci. 2014. *Yesuhui yu Tianzhujiao Jinru Zhongguo Shi* [Della entrat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ù e Christianità nella Cina], trans. by Zheng Wen, proofread by Eugenio Menego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林連通（主編）。1993。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Liantong Lin et al. (eds.). 1993. *Quanzhoushi Fangyan Zhi*.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凌鋒。2011。蘇州話 [i] 元音的語音學分析。語言學論叢（第四十三輯）。177–193。Feng Ling. 2011. Suzhouhua [i] yuanyin de yuyinxue fenxi. *Yuyanxue Luncong*, disishisan ji. 177–193.

劉曉南。1999。宋代閩音考。長沙：嶽麓書社。Xiaonan Liu. 1999. *Songdai Minyin Kao*. Changsha: Yuelu Shushe.

劉曉南。2001。朱熹與閩方言。方言 1。17–33。Xiaonan Liu. 2001. Zhuxi yu Min fangyan. *Fangyan* 1. 17–33.

劉曉南。2023。朱熹語音及語音思想研究：以叶音為核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Xiaonan Liu. 2023. *Zhuxi Yuyin ji Yuyin Sixiang Yanjiu: Yi Xieyin wei Hexin*.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魯健驥。1984。中介語理論與外國人學習漢語的語音偏誤分析。語言教學與研究 3。44–56。Jianji Lu. 1984. Zhongjieyu lilun yu waiguoren xuexi Hanyu de yuyin pianwu fenxi.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3. 44–56.

陸志韋。1947。金尼閣《西儒耳目資》所記的音。燕京學報 33。115–128。Zhiwei Lu. 1947. Jinnige *Xiru Ermu Zi* suo ji de yin. *Yanjing Xuebao* 33. 115–128.

陸志韋。1988。釋《中原音韻》。見陸志韋近代漢語音韻論集，1–34。北京：商務印書館。Zhiwei Lu. 1988. Shi *Zhongyuan Yinyun*. In *Lu Zhiwei Jindai Hanyu Yinyun Lunji*, 1–34.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羅常培。1930。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1(3)。267–338。Changpei Luo. 1930. Yesuhuishi zai yinyunxue shang de gongxian.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kan* 1(3). 267–338.

麥耘。2004。漢語語音史上的 ï 韻母。見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石家莊師範專科學校（編），音韻論叢，19–47。暨南：齊魯書社。Yun Mai. 2004. Hanyu yuyinshi shang de ï yunmu. In Zhongguo Yinyunxue Yanjiuhui & Shijiazhuang Shifan Zhuanke xuexiao (eds.), *Yinyun Luncong*, 19–47. Jinan: Qilu Shushe.

甯繼福。1985。中原音韻表稿。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Jifu Ning. 1985. *Zhongyuan Yinyun Biaogao*. Changchun: Jilin Wenshi Chubanshe.

阮廷賢。2012。漢越語音系與喃字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Dinh Hien Nguyen. 2012. *Han-Yue yu yinxi yu nanzi yanjiu*. Shanghai: Fudan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邵榮芬。1995。吳棫《韻補》和宋代閩北建甌方音。中國語文 5。321–335。Rongfen Shao. 1995. Wu Yu *Yunbu* he Songdai Minbei Jian'ou fangyin. *Zhongguo Yuwen* 5. 321–335.

沈鍾偉。2022。舌尖元音的感知是央高元音——高本漢之前的音譯材料中的證據。中國語言學集刊 15。175–188。Zhongwei Shen. 2022. Shejian yuanyin de ganzhi shi yang gao yuanyin: Gaobenhan zhiqian de yinyi cailiao zhong de zhengju. *Zhongguo Yuyanxue Jikan* 15. 175–188.

宋欣橋。2019。國際音標（IPA）訓練教程。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Xinqiao Song. 2019. *Guoji Yinbiao (IPA) Xunlian Jiaocheng*.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孫伯君。2009。從契丹小字“咎”看支思韻在遼代的分佈。中國語文 1。75–77。Bojun Sun. 2009. Cong Qidan xiaozi “ 咎 ” kan Zhi-Si Yun zai Liaodai de fenbu. *Zhongguo Yuwen* 1. 75–77.

孫宜志。2014。也談《西儒耳目資》“甚”“次”“中”的含義。語言研究 2。90–94。Yizhi Sun. 2014. Ye tan *Xiru Ermu Zi* “shen”, “ci”, “zhong” de hanyi. *Yuyan Yanjiu* 2. 90–94.

唐作藩。1991。《中原音韻》的開合口。見高福生等（編），《中原音韻》新論，167–179。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Zuofan Tang. 1991. *Zhongyuan Yinyun* de kaihekou. In Fusheng Gao et al. (eds.), *"Zhongyuan Yinyun" Xinlun*, 167–179.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瓦羅。2003。華語官話語法，姚小平、馬又清（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Francisco Varo. 2003. *Huayu Guanhua Yufa* [Francisco Varo's grammar of the Mandarin language], trans. by Xiaoping Yao & Youqing Ma. Beijing: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Chubanshe.

萬獻初。2011。撮口呼形成、發展與應用的歷時進程。勵耘學刊（語言卷） 1。146–176。Xianchu Wan. 2011. Cuokouhu xingcheng, fazhan yu yingyong de lishi jincheng. *Liyun Xuekan*, yuyan juan 1. 146–176.

王弘治。2012。早期支思韻的音值及其演進。中國語言學報 40。421–441。Hongzhi Wang. 2012. Zaoqi Zhi-Si Yun de yinzhi ji qi yanjin. *Zhongguo Yuyan Xuebao* 40. 421–441.

王力。1991。漢越語研究。見王力文集（第十八卷），460–587。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Li Wang. 1991. Han-Yue Yu Yanjiu. In *Wang Li Wenji*, dishiba juan, 460–587. Jinan: Shandong Jiaoyu Chubanshe.

王力。2010。漢語語音史。北京：商務印書館。Li Wang. 2010. *Hanyu Yuyin Shi*.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王松木。2011。《西儒耳目資》所反映的明末官話音系。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Songmu Wang. 2011. *"Xiru Ermu Zi" suo Fanying de Mingmo Guanhua Yinxi*. Taibei: Huamulan Wenhua Chubanshe.

威妥瑪。2002。語言自邇集：19 世紀中期的北京話，張衛東（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Thomas Francis Wade. 2002. *Yuyan Zi'er Ji: 19 Shiji Zhongqi de Beijinghua*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spoken in the capital and the metropolitan department], trans. by Weidong Zhang.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玄貞姬。2018。對韓韻母教學難度序列及其教學策略。漢語學習 2。96–104。Zhenji Xuan. 2018. Dui Han yunmu jiaoxue nandu xulie ji qi jiaoxue celüe. *Hanyu Xuexi* 2. 96–104.

曾南逸。2015。《韻會》貲字母韻的性質和音值——以漢語方言、"域外方言"等材料為證。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6。539–543。Nanyi Zeng. 2015. *Yunhui* Zi Zimuyun de xingzhi he yinzhi: Yi Hanyu fangyan, "yuwai fangyan" deng cailiao wei zheng. *Tianji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6. 539–543.

曾曉渝。1995。《西儒耳目資》聲韻系統研究。見西南師範大學中文系漢語史研究室（編），漢語史論文集，11–49。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Xiaoyu Zeng. 1995. *Xiru Ermu Zi* shengyun xitong yanjiu. In Xinan Shifan Daxue Zhongwenxi Hanyushi Yanjiushi (ed.), *Hanyu Shi Lunwen Ji*, 11–49. Chongqing: Xinan Shifan Daxue Chubanshe.

張民權。2005。宋代古音學與吳棫《詩補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Minquan Zhang. 2005. *Songdai Guyinxue yu Wu Yu "Shi Buyin" Yanjiu*.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張民權。2013。論宋代資思韻的語音性質及其嬗變。語言研究 1。68–76。Minquan Zhang. 2013. Lun Songdai Zi-Si Yun de yuyin xingzhi ji qi shanbian. *Yuyan Yanjiu* 1. 68–76.

趙日新。2007。漢語方言中的 [i]>[ɿ]。中國語文 1。46–54, 96。Rixin Zhao. 2007. Hanyu fangyan zhong de [i] > [ɿ]. *Zhongguo Yuwen* 1. 46–54, 96.

鄭張尚芳。1998。《蒙古字韻》所代表的音系及八思巴字一些轉寫問題。見《李新魁教授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李新魁教授紀念文集，164–181。北京：中華書局。Shangfang Zhengzhang. 1998. *Menggu Ziyun* suo daibiao de yinxi ji Basiba zi yixie zhuanxie wenti. In *Li Xinkui Jiaoshou Jinian Wenji* Bianji Weiyuanhui (ed.), *Li Xinkui Jiaoshou Jinian Wenji*, 164–181. Beijing: Zhonghua Shuju.

朱曉農。2004。漢語元音的高頂出位。中國語文 5。440–451, 480。Xiaonong Zhu. 2004. Hanyu yuanyin de gaoding chuwei. *Zhongguo Yuwen* 5. 440–451, 480.

A Study of the Tripartite *shen–zhong–ci* Division of the Letter *u* in *Xiru Ermu Zi*: With Remarks on the Complex Nature of Western Phonetic Transcriptional Materials on Mandari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Yu Yin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complex nature of Western phonetic transcriptional materials on Mandari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s not received sufficient attention in previous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letter *u* in *Xiru Ermu Zi*, this study conducts a detailed case analysis and proposes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s for the tripartite division of *u*: *shen u* [u], *zhong u̯* [ʉ], and *ci u̇* [ɯ/ɿ]. It argues that the perceptual distinctions among these divisions arise from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oral resonance cavities.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further clarifies the inherently complex nature of such Western phonetic records: while providing crucial phonetic evidence for reconstructing the Mandarin phonological system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y also exhibit transcriptional biases arising from foreign observers' auditory and linguistic frameworks, which assimilate Mandarin phonetic categories into their own pre-existing perceptual categories. These deviations, in turn,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pedagogy and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Keywords

Xiru Ermu Zi phonology, *shen–zhong–ci* distinction, sound change, language contact

通訊地址：南京 棲霞區 南京大學 文學院
電郵地址：yinyu1113@foxmail.com
收到稿件日期：2025年10月22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6年5月5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6年5月18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6年6月30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10月30日

2026年10月　第105卷 第4期　　1215
October 2026　Volume 105 Number 4　　DOI: 10.65961/crcl-2026-0057

膠遼官話中古入聲韻今讀研究

胡智軒

北京語言大學

提要

文章著眼於山東境內的膠遼官話，結合歷時文獻記錄與共時方言今讀，探索中古入聲韻的演變方向並總結音系規則。文章擬就以下問題展開討論：合盍曷韻見系歸家麻；末鐸韻見系的分合；薛開韻精組與薛合韻精組的分合；薛月屑合韻見系與藥覺韻見系的分合；藥韻精組與鐸韻精組的分合；末韻的歸派；德職莊陌麥韻的歸派；覺韻歸家麻；屋燭韻知章組歸魚模的異讀。

關鍵詞

膠遼官話，中古入聲韻，歷時演變，語音配列

© 2026 胡智軒。本文根據 Creative Commons 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 禁止改作 4.0 國際協議授權。

1. 引言

《中國語言地圖集（第 2 版）· 漢語方言卷》（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等編 2012: 18）圖 B1-4“官話之四”顯示，膠遼官話在山東的分佈主要包括威海、煙臺、青島的全部與濰坊的大部。本文所引歷時材料除青島暫缺外，於威海、煙臺、濰坊三地皆有涉及。此前一些研究認為，膠遼官話比較完整地繼承了周德清（1277–1365）《中原音韻》（1324，下文簡稱《中原》）的音系，如知二莊與知三章保持區別、精組三四等與見曉組三四等對立、清入歸上等特點均為二者共有。韻母的情形除劉淑學（2000: 131–134）針對宕江曾梗通五攝有所討論外則相對不被青睞，目前仍有深挖的空間。同時，任何語言在守舊之餘亦兼具激進的一面，換言之，膠遼官話聲母和聲調的存古意味著韻母的創新——附此一提，精知二莊合流、日母歸零聲母和來母、次濁平歸陰平、次濁入歸上、全濁入歸去等特點也絕難談得上存古。以此為出發點，文章擬梳理近代文獻相關記錄，結合現代方言調查材料，探索中古入聲韻在膠遼官話的歷時演變。

2. 膠遼官話入聲韻的文獻表現

2.1. 傳統韻書

2.1.1.《雜字韻類輯要詳解》

民國抄本，作者不詳，下文簡稱《詳解》。該書封面有“地北頭”等字樣，今招遠、萊陽、海陽均有同名村落。根據特字“劣”*lə 與仙$_{合}$、薛$_{合}$、諄韻精組的表現，可知該書兼具煙臺南部與北部的特點，音系基礎可參考棲霞$_{亭口}$。入聲韻讀音如下：

合盍曷韻：“蛤”*ka，“瞌”*kʰa。

末鐸韻：“各”*kuə，“闊”*kʰuə，“郝”*xuə，“噩”*uə。

薛$_{合}$韻：“絕”*ʦie，“雪”*sie。

薛月屑$_{合}$韻：“決”*kye，“闕”*kʰye，“穴”*xye，“月”*ye。

藥覺韻：“角”*kyə，“殼”*kʰyə，“藥”*yə。

德職$_{莊}$陌麥韻：“百”*pə，“魄”*pʰə，“墨”*mə，“德”*tə，“特”*tʰə，“勒”*lə，“側”*ʦə，“冊”*ʦʰə，“塞”*sə，“格”*kə，“克”*kʰə，“黑”*xə，“額”*ə，“國”*kuə，“惑”*xuə。

屋燭韻：“妯”*ʦu、*ʦy 兩讀。

2.1.2.《十五音》

抄本，作者、地點均不詳，惟封面寫有“丙辰年乙丑季夏抄”字樣，下文簡稱《十五》。根據張鴻魁（2007: 39）的研究，該系列韻書最早出版於民國元年（1912），由此可知“丙辰年”當為民國五年（1916）。根據精知二莊合流為 *ʦ 且與知三章 *ʧ 有別的特點，此書的音系基礎應在萊州東北部。入聲韻讀音如下：

合盍曷韻：“割”*ka。

末鐸韻：“郭”*ko，“闊”*kʰo，“豁”*xo，“郝”*xuo，“惡”*uo。

薛月屑$_{合}$韻：“掘”*kye，“缺”*kʰye，“穴”*xye，“越”*ye。

藥覺韻：“覺”*kyo，“卻”*kʰyo，“學”*xyo，“約”*yo。

德職$_{莊}$陌麥韻：“白”*pei，“拍”*pʰei，“脈”*mei，“得”*tei，“忒”*tʰei，“肋”*lei，“窄”*ʦei，“測”*ʦʰei，“色”*sei，“隔”*kei，“刻”*kʰei，“赫”*xei，“阨”*ei，“國”*kuei，“或”*xuei。

屋燭韻：“妯”*ʧy。

2.1.3.《精集洪武正音字辨》

抄本，無作者、地點信息，不同版本的抄錄時間有“歲於庚辰樵錄、庚申小陽月二十五日抄成、歲次甲辰抄、歲次癸巳季冬”四種，下文簡稱《字辨》。此書知莊章組 *ʧ 與精組 *ʦ 不混，結合入聲韻的表現，其音系基礎當在萊州西南部。入聲韻讀音如下：

末鐸韻：“括”*ko、*kuo 兩讀，“廓”*kʰo，“壑”*xuo，“惡”*uo。

德職$_{莊}$陌麥韻：“北”*pei，“迫”*pʰei，“默”*mei，“德”*tei，“忒”*tʰei，“勒”*lei，“賊”*ʦei，“塞”*sei，“擇”*ʧei，“拆”*ʧʰei，“色”*ʃei，“革”*kei，“克”*kʰei，“黑”*xei，“國”*kuei，“或”*xuei，“額”*iai。

屋燭韻：“軸”*ʧu、*ʧy 兩讀，“叔”*ʃu、*ʃy 兩讀。

2.2. 傳統韻圖

2.2.1.《韻譜》

牟應震（1744–1825）著。周賽華（2023: 97–103）考定其為早期棲霞方言，其說合理。入聲韻讀音如下：

合盍曷韻：“蛤”*ka，“磕”*kʰa，“夕”*a。

末鐸韻：“各”*kuo，“廓”*kʰuo，“壑”*xuo，“愕”*uo。

薛月屑$_{合}$韻：“厥”*kye，“闕”*kʰye，“月”*ye。

藥覺韻：“腳”*kyo，“卻”*kʰyo，“學”*xyo。

德職$_{莊}$陌麥韻：“北”*pe，“迫”*pʰe，“墨”*me，“得”*te，“忒”*tʰe，“黳”*ne，“勒”*le，“則”*tse，“城”*tsʰe，“塞”*se，“側”*ʧe，“拆”*ʧʰe，“色”*ʃe，“革”*ke，“克”*kʰe，“黑”*xe，“厄”*e，“國”*kue，“惑”*xue。

2.2.2.《字本》

作者不詳，因起首有“國語字母”即註音符號的相關介紹，可知寫定時間不會早於民國七年（1918）。根據精知莊章合流與入聲韻的表現，此書反映了一種牟平、環翠過渡地帶的方言。入聲韻讀音如下：

合盍曷韻：“葛”*ka。

薛月屑$_{合}$韻：“厥”*kye，“闕”*kʰye，“悅”*ye。

藥覺韻：“覺”*kyo，“卻”*kʰyo，“學”*xyo，“約”*yo。

末韻：“潑”*pʰe。

德職$_{莊}$陌麥韻：“百”*pe，“麥”*me，“得”*te，“特”*tʰe，“稙”*ne，“勒”*le，“摘”*tse，“拆”*tsʰe，“色”*se，“格”*ke，“客”*kʰe，“黑”*xe，“額”*e，“國”*kue。

2.3. 傳統音註

2.3.1.《音韻註略》

張彭緒撰，1851 年葆真堂刻本，下文簡稱《註略》。根據正文首頁“山左登郡福邑”人氏的自述，結合入聲韻的特點，可知這是反映早期福山方音的文獻。入聲韻讀音如下：

合盍曷韻：“蛤”*ka，“瞌”*kʰa，“欱”*xa，“盒”*a。

末鐸韻：“括”*kuo，“恪”*kʰuo，“豁”*xuo，“鄂”*uo。

薛$_{合}$韻：“雪”*sie。

薛月屑$_{合}$韻：“掘”*kye，“缺”*kʰye，“血”*xye，“越”*ye。

藥覺韻：“角”*kyo，“確”*kʰyo，“學”*xyo，“鑰”*yo。

德職$_{莊}$陌麥韻：“白”*pe，“拍”*p^{h}e，“麥”*me，“得”*te，“忒”*t^{h}e，“勒”*le，“則”*tse，“測”*ts^{h}e，“色”*se，“格”*ke，“刻”*k^{h}e，“黑”*xe，“額”*e，“國”*kue，“或”*xue。

屋燭韻：“屬”*tsy。

2.3.2.《音註雜字》

刻本，所據底本與反映諸城方言的《音註四言雜字》丙本一致（王君君 2023: 88–92），僅在音註上有所改動，下文簡稱《雜字》。根據精組與知二莊合流且與知三章有別的特點，可知與《十五》同為萊州東北部方言。入聲韻讀音如下：

合盍曷韻：“葛”*ka。

末鐸韻：“闊”*k^{h}ə，“郝”*xuo，“惡”*uo。

薛月屑$_{合}$韻：“決”*kye，“缺”*k^{h}ye，“月”*ye。

藥覺韻：“角”*kyo，“卻”*k^{h}yo，“鑰”*yo。

德職$_{莊}$陌麥韻：“白”*pei，“墨”*mei，“勒”*lei，“宅”*tsei，“色”*sei，“槅”*kei，“克”*k^{h}ei，“赫”*xei，“國”*kuei。

2.3.3.《拜新年》

薇齋懶儂著，是抄錄於民國廿三年（1934）的方言戲文。根據全濁平聲“頭”讀同全清“豆”、微母“望”讀同明母“忙”、見系開口二四等“街見”讀同精組“醉箭”等特徵，可以判斷是文登、榮成一帶的方音。入聲韻讀音如下：

合盍曷韻：“喝”*xa。

覺韻：“角”*tsia，“捉”*tʂua。

2.4. 記音文獻

2.4.1.《配音書》（*Phonetic System of Writing the Tengchow Mandarin*, 1872）

高第丕（Tarleton Perry Crawford, 1821–1902）著，是一份聲韻配合表，下文簡稱《配音》。此書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系統記錄膠遼官話的傳教士文獻，[1] 反映了牟平方音。入聲韻讀音如下：

---

[1] 高氏三年前出版的《文學書官話》（*Mandarin Grammar*, 1869）所記音系與聲韻調特點大多與煙臺符合，惟音系當中 /iai//ie/ 無別，故未能肯定。

合盍曷韻：“葛”*ka，“渴”*kʰa，“喝”*xa。

末鐸韻：“惡”*uə。

薛月屑$_{合}$韻：“決”*kye，“缺”*kʰye，“穴”*xye，“月”*ye。

藥覺韻：“腳”*kyə，“卻”*kʰyə，“學”*xyə。

德職$_{莊}$陌麥韻：“白”*pɤ，“拍”*pʰɤ，“陌”*mɤ，“得”*tɤ，“特”*tʰɤ，“勒”*lɤ，“則”*tsɤ，“拆”*tsʰɤ，“色”*sɤ，“格”*kɤ，“客”*kʰɤ，“黑”*xɤ，“厄”*ɤ。

覺韻：“捉”*tsua。

2.4.2.《漢英韻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74）

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著，該字典收錄了芝罘（Chefoo）方音，下文簡稱《漢英》。入聲韻讀音如下：

合盍曷韻：“合”*ka。

末鐸韻：“閣”*kuə，“闊”*kʰuə，“豁”*xuə，“鄂”*uə。

薛$_{合}$韻：“絕”*ʧiɛ，“雪”*ʃiɛ、*ʃyɛ 兩讀。

薛月屑$_{合}$韻：“訣”*cyɛ，“缺”*cʰyɛ，“穴”*çyɛ，“悅”*yɛ。

藥覺韻：“角”*cyə，“卻”*cʰyə，“學”*çyə，“藥”*yə。

德職$_{莊}$陌麥韻：“百”*pə，“魄”*pʰə，“脈”*mə，“得”*tə，“特”*tʰə，“勒”*lə，“摘”*tsə，“策”*tsʰə，“色”*sə，“黑”*xə，“厄”*ə，“國”*kuə，“或”*xuə。

2.4.3.《官話類編》（*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1892）

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1908）著。此書收錄了〈登州音節表〉（Têngchow Sound Table）與〈濰縣音節表〉（Weihien Sound Table）兩種聲韻配合表，前者大概是蓬龍小片的材料，下文簡稱〈登州〉；後者是濰坊城區的材料，下文簡稱〈濰縣〉。〈登州〉入聲韻讀音如下：

合盍曷韻：“蛤”*kɑ，“磕”*kʰɑ。

末鐸韻：“闊”*kʰuə。

薛月屑$_{合}$韻：“決”*cye，“穴”*çye，“月”*ye。

藥覺韻：“角”*cyə，“卻”*cʰyə，“學”*çyə，“約”*yə。

德職$_{莊}$陌麥韻：“得”*tɤ，“忒”*tʰɤ，“勒”*lɤ，“則”*tsɤ，“策”*tsʰɤ，“色”*sɤ，“刻”*kʰɤ，“黑”*xɤ，“額”*ɤ。

〈濰縣〉入聲韻讀音如下：

合盍曷韻：“蛤”*kɑ，“磕”*kʰɑ。

末鐸韻：“闊”*kʰuə。

德職$_{莊}$陌麥韻：“得”*tei，“忒”*tʰei，“賊”*tsei，“策”*tsʰei，“塞”*sei，“窄”*tʂei，“拆”*tʂʰei，“色”*ʂei，“格”*kei，“刻”*kʰei，“赫”*xei，“厄”*ei。

2.4.4.〈北方方言比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northern Chinese dialects, 1894）

佛爾克（Alfred Forke, 1867–1944）著，下文簡稱〈比較〉。這是一份以北京音為核心，涉及天津、祁州、濟南、登州、太原、合肥、南京、河南的字音對照表。根據知莊章組 *tʂ、*ʧi 與精組 *ts 不混和入聲韻的特點，登州部分的基礎音系大概是乳山、牟平、文登交界處的過渡方言。入聲韻讀音如下：

末鐸韻：“闊”*kʰo，“豁”*xuo。

薛月屑$_{合}$韻：“缺”*cʰye，“月”*ye。

藥覺韻：“角”*cyo，“確”*cʰyo，“學”*çyo，“虐”*yo。

德職$_{莊}$陌麥韻：“北”*pə，“德”*tə，“特”*tʰə，“勒”*lə，“則”*tsə，“窄”*tʂə，“冊”*tʂʰə，“色”*ʂə。

屋燭韻：“竹”*ʧy。

2.5. 小結

中古入聲韻在膠遼官話的發展既存在共性，也保持差異。相同點共三處：合盍曷韻見系歸家麻 /a/；覺韻歸家麻 /a/；屋燭韻知章組存在魚模合口 /u/ 和撮口 /y/ 異讀。不同點共六處：第一，末鐸韻多數文獻合流為 /uo/，只有《十五》《字辨》《雜字》〈比較〉存在 /o//uo/ 的參差；第二，薛$_{開}$韻精組與薛$_{合}$韻精組在《十五》《字辨》《韻譜》《雜字》〈濰縣〉〈比較〉保持 /ie//ye/ 對立，其餘均合流為 /ie/；第三，薛月屑$_{合}$韻見系與藥覺韻見系多數文獻保持 /ye//yo/ 的區別，僅《字辨》〈濰縣〉合流；第四，藥韻精組與鐸韻精組多數文獻保持 /yo//uo/ 的區別，僅《字本》《配音》合流為 /uo/；第五，末韻僅《字本》歸車遮 /e/，其它文獻歸歌戈 /o/；第六，德職$_{莊}$陌麥韻存在三種歸派方向，《十五》《字辨》《雜字》〈濰縣〉歸齊微 /ei/，《詳解》《配音》《漢英》〈登州〉〈比

較〉歸歌戈 /o/，《韻譜》《字本》《註略》歸車遮 /e/。值得注意的是，受文獻性質所限，《字本》《配音》藥韻精組讀 /uo/ 與《字本》《配音》〈登州〉薛$_{合}$韻精組讀 /ie/ 兩種現象並不能直接從原書的例字獲知，而是根據聲韻拼合關係呈現的空格推導出來的，詳見 3.2 節。

3. 膠遼官話入聲韻的歷時分析

以文獻表現為截面，底下結合入聲韻及相關現象今讀一併觀察，進而發掘中古至今的演變脈絡。中古音以張光宇（2019）前切韻系統為準，共時材料取自相關調查報告和學位論文，詳見附錄。根據音類來源、分合關係、演變機制等異同，上述九個專題可合併為四個類別展開討論：外轉攝一等韻；外轉攝合口三等韻；前中元音類；存古類。

3.1. 外轉攝一等韻

3.1.1. 合盍曷、鐸$_{開}$韻

合盍曷韻見系普遍存在 /a//uo//o/ 三個層次。其中，/a/ 為白讀，/uo//o/ 為文讀，例如：海陽$_{方圓}$“葛”ka，“渴”k^{h}a，“鴿”kə，“盒”xuo；榮成$_{成山}$“割”白讀 ka，文讀 kɔ，“磕”白讀 k^{h}a，文讀 k^{h}ɔ，“欱”白讀 xa，文讀 xɔ；等等。此外，省內冀魯官話和中原官話均有同樣的白讀 /a/，如利津、德州、濟南、淄川、新泰、金鄉、聊城、臨清等地（錢曾怡等 2001: 73），可見這是廣泛存在於山東的層次。根據龍口、萊西$_{水集}$、海陽$_{省志}$“盒”白讀 xuə，文讀 xə 的現象，兩個文讀可進一步離析，/uo/ 為舊文讀，/o/ 為新文讀。

中古盍韻 *op，曷韻 *ot，合韻早期為 *up，後續併入 *op 而成為咸攝一等的重韻。如果不求甚解地說，白讀 /a/ 可以簡單地用 *op,ot → o → a 加以概括。可是隨之而來的疑問是：為什麼與之平行的鐸$_{開}$韻 *ok 沒有經歷同樣的過程讀為 /a/ ？例如：蓬萊$_{馬格莊}$“各”白讀 kuə，文讀 kə，“鶴”白讀 xuə，文讀 xə，“惡”白讀 uə，文讀 ə；萊西$_{店埠}$“擱”kuə，“鶴”xuə，“惡”uə；等等。同樣地，與鐸$_{開}$韻 *ok 平行的歌韻 *o 也沒有讀 /a/ 的現象，例如：棲霞$_{翠屏}$“歌”白讀 kuo，文讀 kə，“可”白讀 k^{h}uo，文讀 k^{h}ə，“河”xuo，“餓”uo；等等。顯然，元音 *o 隨著不同的韻尾而有不同的表現。兩種讀音類型代表兩個不同的演變方向，其規則可表示為：

(1) o → a/k_p,t
(2) o → o/k_k,∅

事實上規則（1）（2）都是無條件的，不僅見系呈現 /o//a/ 之別，端系亦然，這裡為求直觀列出條件而已。對比規則（1）（2）可知，合盍曷韻白讀的歸派是條件音變，

制約條件是塞音韻尾，發音部位的前後 [± back] 之別決定韻腹的走向，並在失落之前使得原先的區別特徵 [± back] 轉移至韻腹。合盍韻的雙唇韻尾 *p、曷韻的齒齦韻尾 *t 帶有前部特徵 [-back]，通過逆同化使得韻腹前化為 *a。歌韻無韻尾，其元音 *o 與鐸開韻的軟顎韻尾 *k 帶有後部特徵 [+back]，並不具備觸發元音前化的動因。規則（1）適用於所有膠遼官話，規則（2）除萊州、威海以外均適用，詳見 3.1.2 節。

完成了規則（1）（2）的 /a//o/ 分化之後，合盍曷韻從通語引進文讀 *o，是規則（1）下的失而復得。入聲消失以後，合盍曷韻、鐸開韻與歌韻 *o 合流，合盍曷韻舊文讀與鐸開韻白讀的 /uo/ 即可從中導出：

(3)　o → uo/k_#

規則（3）同樣適用於端系，按照薛鳳生（1999: 146）對青島平度的音系分析——“假定這是個一步達成的音變，一個沒有聲母條件的音變似乎是較妥善的解釋”。規則（3）的適用范圍同樣是萊州、威海以外的地區。合盍曷韻新文讀與鐸開韻文讀 /o/ 來自稍晚二次輸入的 *o，是規則（3）下的失而復得。在新文讀 /o/ 與白讀 /a/ 的兩面夾擊之下，合盍曷韻舊文讀 /uo/ 的空間持續遭到壓縮。

3.1.2. 末鐸合韻

鐸開韻、鐸合韻以及與之平行的末韻見系合流為 /uo/ 是青萊片和煙臺的主流，而在萊州、威海兩處，三者關係存在一些特殊情形。以萊州為例，結合劉玥（2020: 26–27）對其內部差異的考察：鐸開韻見組讀 /o/，曉組、影組白讀 /uo/，文讀 /o/，例如“擱”kə，“郝”xuə，“惡”白讀 uə，文讀 ə；鐸合韻、末韻見組、曉組白讀 /o/，文讀 /uo/，影組讀 /uo/，例如“郭”白讀 kə，文讀 kuə，“括”白讀 kʰə，文讀 kʰuə，“豁”白讀 xə，文讀 xuə，影組字很少，參考《十五》“斡”*uo。中古末韻 *uot，鐸合韻 *uok，以上可概括為：

(4)　o → o/k_k
(5)　o → uo/h,∅_ k
(6)　uo → o/k,x_t,k
(7)　uo → uo/∅_t,k

顯然，以上三韻根據聲母的不同而分野。規則（4）（5）表現出見組與曉影組的區別，規則（6）（7）表現出見曉組與影組的區別，暗示見組與影組曾經的發音部位並不相同，亦即軟顎 [+velar] 與聲門 [+glottal] 的差異使得同韻字根據聲母而分化，曉組似介於二者之間。介音的增刪使得三韻的分合關係不如煙臺般直觀。

3.2. 外轉攝合口三等韻

3.2.1. 薛$_{合}$韻精組

中古薛$_{合}$韻 *iot，薛$_{開}$韻 *iat，按規律今讀應當分別為 /ye//ie/，正如登連片西南部與青萊片所見。而在龍口至文登一線以東以北的區域，薛$_{合}$韻文讀與薛$_{開}$韻有別，白讀則與薛$_{開}$韻合流為 /ie/，例如：牟平“絕”白讀 tɕiə，文讀 tɕyə，“雪”ɕiə；棲霞$_{亭口}$“絕”ʧyə，“雪”白讀 ʃiə，文讀 ʃyə；文登“絕”tsiɛ，“雪”siɛ；等等。這種合流現象看似只涉及“絕雪”兩個常用字，未免使人懷疑涉及特殊的例外變化，是孤證。

然而，平行於入聲韻的“薛$_{合}$= 薛$_{開}$”，同攝的陽聲韻同樣存在“仙$_{合}$= 仙$_{開}$”的現象，如蓬萊$_{省志}$“全”ʧʰan，“宣選旋”ʃan；[2] 榮成$_{人和}$“全痊泉”tsʰian，“宣選旋”sian；等等。同理，平行於山攝“仙$_{合}$= 仙$_{開}$”的現象，臻攝也存在“諄 = 真”的現象，如長島“竣”ʧən，“皴”ʧʰən，“旬”ʃən；榮成$_{崖頭}$“俊駿峻”tsin，“旬荀詢循巡殉”sin；等等。文獻裡面山臻攝的記錄亦然，如《詳解》“天”韻部“錢泉”*tsʰian，“先宣”*sian，“人”韻部“進竣”*tsin，“信馴”*sin；《漢英》“鐫”ʧien，“泉”ʧʰien。

《字本》《配音》〈登州〉“絕雪”的讀音雖無法直接獲悉，卻可推導得出，試以〈登州〉的聲韻拼合關係觀之：

表 1 〈登州〉嘶音聲母與中元音韻母拼合關係表 [3]

	*ie	*ye	*ə	*uə	*yə
*ʦ			則	坐	
*ʦʰ			策	錯	
*s			色	索	
*ʧ	姐			爵	
*ʧʰ	且			綽	
*ʃ	舍	說		勺	

〈登州〉車遮 /e/ 有別於歌戈 /o/，據此首先排除“絕”讀為 *ʧuə 的可能。其次，按照煙臺聲母的演變規律，精組開口三等當與知三章合流為 *ʧ，因此可排除讀 *ʦ 的可能。最後，*ʧye 的位置顯然是個空格，因此“絕”只能讀為 *ʧie。至於“雪”讀 *ʃie

---

2 舌葉聲母使得音節由細轉洪 *i→∅/ʧ_，屬於後起的變化。

3 在煙臺文獻擬音裡面，《詳解》等傳統文獻的 *ʦi、*ʦy 等價於《配音》等記音文獻的 *ʧi、*ʧy。前者看不出分為兩組的傾向，視為一組聲母是音位化的處理。後者記錄表層的音值，將其析為 *ʦ、*ʧ 兩組，兩組聲母互補，分別拼合洪音與細音。現代材料如芝罘、萊陽等，洪音拼合 ʦ 組，細音拼合 tɕ 組或 ʧ 組，與《配音》的處理方式相同。

還是 *ʃye 抑或兩讀，則無可稽考。《字本》*tsye、*tsʰye、*sye 雖然都不是空格，但是這三個音節以“拙啜說”為代表字，從用字習慣來說，它跟〈登州〉一樣只用薛韻章組字，一定程度上暗示了精組的/ie/。而且，從陽聲韻 *tsyan、*tsʰyan 兩個空格透露的“仙$_{合}$=仙$_{開}$”也可倒推出“薛$_{合}$=薛$_{開}$”。所以，《字本》這兩種表現均提供了正面證據。《配音》*ʧ 不與 *yen 相拼，而 /ie//ye/ 的音節分佈情況與〈登州〉一致，見 3.2.3 節。

以上構成系統的文白異讀現象，文讀四呼俱全，白讀只有開齊合三呼，撮口呼的消失當從音節結構內部尋找線索。在這些音節之中，齒齦聲母 *ts 具有銳音特徵 [+acute]，傾向於使後元音前化，介音 *i 與韻尾 *n、*t 部位均為前 [-back]，且具有展唇特徵 [-round]，而音節中唯一的後圓唇 [+back, +round] 成分 *o、*u 處於 [-back, -round] 前後包夾的環境之中，繼而被同化為舌位等高的前展唇元音。規則寫為：

(8)　o→e/ts_i_n
(9)　u→∅/ts_i_ən
(10) o→e/ts_i_t

“絕雪”的現象平行於“全宣”，因此圓唇成分的失落當在入聲消失之前。倘若韻尾 *t 先行失落，圓唇韻腹 *o 便不再處於 [-back, -round] 的包圍。音變的制約條件被破壞後，*tsiot 變為開音節以後只能演變為撮口呼。只有在保留韻尾的前提下，入聲韻的音節結構 *tsiot 才能與陽聲韻 *tsion 一致，也就具備了同等的音變環境，繼而走上同步的演變道路。

同時，棲霞$_{觀裡}$的情況值得我們留意，該方言點“旋”ʃian，“俊”ʧiən，“絕雪”卻是 ʧyə、ʃyə，亦即陽聲韻與入聲韻不相平行。這樣的情況極其少見，因此規則的先後順序需要有所調整。棲霞$_{觀裡}$入聲消失在先，規則（10）的條件不復存在，如此薛$_{合}$韻只能讀 /ye/，陽聲韻的圓唇成分之後再失落。包括棲霞$_{亭口}$在內的登連片東北部圓唇成分先行失落，入聲之後才消失，因此陽聲韻 /ian//in/ 與入聲韻 /ie/ 平行。

圓唇成分失落的現象還見於灰泰$_{合}$韻、祭$_{合}$韻、支脂$_{合}$韻、桓韻、魂韻的端系字，其中桓韻相較於其它韻多出元音前化的過程，即桓歡併入寒山：

(11) o → a/u_n
(12) u→∅/t,ts_əi,an,ən

這些音節的聲母、韻腹、韻尾特徵均為 [-back, -round]，其結構與規則（8）（9）（10）類似，合口混入開口與撮口混入齊齒兩種現象演變機制相同，背後運作的規律亦無實質差別。規則（12）屬於登連片的普遍特徵，甚至波及到接壤的青萊片東部過渡地

帶，如萊州、平度北部（于克仁 1992: 8–9）、即墨北部（趙日新等 1991: 3–4）等，直至今日仍幾無例外；規則（8）（9）（10）只局限於登連片東北部，曾經也是轄字範圍很廣的層次，現代則以殘餘的白讀形式存在於底層；二者共同點是均呈現東多西少的總體態勢。“絕雪”兩個入聲字呈現的規則，跟與之平行的陽聲韻規則實為一體之兩面。

3.2.2. 薛月屑$_{合}$韻見系與藥覺韻見系

中古薛月屑$_{合}$韻 *iot，藥覺韻 *iok，兩韻僅在登連片東北部的蓬龍小片、牟平、威海有別，例如：蓬萊$_{南王}$“決”cyɛ，“缺”cʰyɛ，“學”çyə，“藥”yə；乳山$_{夏村}$“決”cyɛ，“缺”cʰyɛ，“月”yɛ，“覺”cyo，“卻”cʰyo，“藥”yo；等等。文獻顯示，早期萊州、芝罘、福山也保持著兩韻的對立，可知歷史上 /ye//yo/ 有別的範圍大於現代。萊州西南部相較於東北部更易受到通語影響，故《字辨》兩韻合流而《十五》《雜字》保持對立，該對立在現代萊州已消失。芝罘、福山早期的對立層次也因作為區域中心的緣故而被徹底推平。

薛月屑$_{合}$韻與藥覺韻今讀的區別在於中元音韻腹的前後差異，追根溯源，韻腹的共時差異源自韻尾的歷時差異。薛月屑$_{合}$韻的齒齦韻尾 *t 部位偏前，[-back] 特徵使得元音 *o 前化為 /e/，藥覺韻的軟顎韻尾 *k 部位偏後，[+back] 特徵使得元音 *o 繼續保持 /o/ 不變。原本前後對立的韻尾 *t、*k 消失之後，作為補償，代之以元音 /e//o/ 的前後對立，規則如下：

(13) io → ye/k_t
(14) io → yo/k_k

登連片西南部與青萊片兩韻合流，至此再無車遮、歌戈之分，可以採用薛鳳生（1986: 43）的方法，從“十三轍”的“乜斜”、“梭坡”各取一字，以“坡斜”指稱合流後的韻部 /ə/：

(15) e,o → ə/y_#

3.2.3. 藥韻精組

就現有調查而言，藥韻精組僅在長島、龍口、牟平存在異讀，白讀歸歌戈合口 /uo/，文讀歸歌戈撮口 /yo/，例如：長島“雀”tsʰuo，“嚼”ʧuo，“鵲”ʧʰuo，“削”ʃuo；龍口“削”suə，“嚼”ʧuə，“雀”ʧʰuə；牟平“嚼”白讀 tsuo，文讀 tɕyuo，“雀”白讀 tsʰuo，文讀 tɕʰyuo，“削”白讀 suo，文讀 ɕyuo。

《字本》《配音》藥韻精組的讀音雖無法直接獲悉，卻可推導得出，試以《配音》的聲韻拼合關係觀之：

表 2 《配音》嗞音聲母與中元音韻母拼合關係表

	*ie	*ye	*ɤ	*uə	*yə
*ʦ			則	作	
*ʦʰ			拆	錯	
*s			塞	鎖	
*ʧ	者				
*ʧʰ	掣				
*ʃ	蛇	說			

《配音》車遮 /e/ 有別於歌戈 /o/，據此首先排除讀為 *ie、*ye 的可能。其次，*ɤ 源自德職莊陌麥韻和戈韻幫組，亦可一併排除。再者，如前所述煙臺的聲韻演變規律，藥韻精組理論上當讀為 *ʧyə，正如〈登州〉“爵綽勺”三字所見。最後，《配音》在 *uə、*yə 位置上的大量空格表明，能夠容納藥韻精組的位置有且僅有 *ʦuə。《字本》“鵲”*ʦʰyo，“削”*syo，而 *ʦyo 卻是空格，可知“爵嚼”讀為 *ʦuo。

藥韻精組為薛合韻精組提供了控制變量法的對照組，在聲母 *ʦ、介音 *i、韻腹 *o 保持一致的前提下，韻尾部位的前後決定了演變的方向：只要韻尾部位為前 [-back]，圓唇韻腹就會向前轉移；只要韻尾部位為後 [+back]，圓唇韻腹就不會向前轉移，反而使得介音 *io → *yo → uo 從前往後轉移。二者合而觀之：

(10') io→ie/ʦ_t
(16) io→uo/ʦ_k

3.3. 前中元音類

3.3.1. 末韻

末韻在蓬龍小片和青萊片沒有異讀，而煙威小片末韻普遍存在兩種讀音類型，且在威海與煙臺的表現存在差異。威海白讀歸車遮 /e/，文讀歸歌戈 /o/，例如：榮成靖海“撥”白讀 pe，文讀 po，“潑”白讀 pʰe，文讀 pʰo，“掇”白讀 te，文讀 to，“脫”白讀 tʰe，文讀 tʰo。煙臺文白讀皆歸歌戈 /o/，白讀為開口 /o/，文讀為合口 /uo/，例如：海陽省志“奪”白讀 tə，文讀 tuə，“脫”白讀 tʰə，文讀 tʰuə；等等。兩相比較，威海的 /o/ 等價於煙臺的 /uo/，而 /e/ 在威海完整保留了下來，是煙臺 /o/ 的前身。煙臺 /o/ 來自後續的中元音中和，詳見 3.3.2 節。

中古末韻 *uot，演變為今讀 /e/ 至少需要三個步驟：介音脫落、元音前化和韻尾脫落。那麼具體順序到底如何？根據規則（11）（12），圓唇成分失落在元音前化之後，根據規則（10），圓唇成分失落在入聲消失之前。因此末韻白讀規則如下：

(17) o → e/u_t
(18) u → ∅/t,ʦ_et

規則（17）（18）機制如下：發音部位偏前的韻尾 *t 先行牽引 *o 水平前移為 *e，作用於任何聲母之後，平行於規則（8）（10）；儘管唇音聲母後的 *u 在表層脫落，如《字本》，然其底層歸根結底仍可視為 *pue；軟顎聲母 *k、介音 *u 均有後高特徵 [+back, +high]，二者相當契合，因而介音 *u 得以保留，正如環翠“聒”白讀 kuɛ、“豁”白讀 xuɛ 所見；除此以外，處於齒齦聲母 *t、*ʦ，非後韻腹 *a、*e、*ə，前韻尾 *i、*n、*t 包圍下的介音 *u 脫落是登連片的普遍規則，前文備述；上述兩步完成以後，塞音韻尾功成身退，最後失落。正如《字本》所見，末韻歸車遮 /e/ 輒與德職$_{莊}$陌麥韻無別。

3.3.2. 德職$_{莊}$陌麥韻

中古後期德職$_{莊}$韻 *ek，陌麥韻 *ɛk。今四韻絕大多數不分，僅有“額”等少數陌麥韻字仍可看出與德職$_{莊}$韻的區別。額，《字辨》*iai 歸皆來，芝罘、牟平等地除歸歌戈的文讀外還有歸車遮的白讀 /ie/，用於“額勒蓋”一詞，有些材料不明本字徑直寫作“夜”或“頁”。兩種顎化的讀音均見於《中原》，理應存在繼承關係或有共同來源，其演變路徑為：*ɛk → *iɛk → iɛ~iai。德職$_{莊}$韻與陌麥韻的區別可以視為底層殘餘，但主流的演變方向始終還是合流，共同起點可表示為：

(19) ek,ɛk → ek

這相當於《韻略易通》（1442，下文簡稱《易通》）“庚晴”韻部的入聲。*ek 此後的演變，音值上表現為單元音與複合元音兩個方向，音類上則分屬車遮、歌戈、齊微三種。

歸車遮。《易通》“遮蛇”韻部僅有齊撮兩呼 *ie、*ye，*e、*ue 的空格正好順水推舟吸引音值相近、同時也只有開合兩呼的德職$_{莊}$陌麥韻 *ek、*uek 以及末韻白讀 *et、*uet 填補。劉祥柏（2023: 447）稱德職$_{莊}$陌麥韻的這種演變方向為“車遮型”，特徵是“歌戈與車遮對立不混，德麥韻與歌戈同樣也保持對立”。在這種類型下，德職$_{莊}$陌麥韻事實上與獨韻無異。這正是威海除乳山$_{崖子}$外絕大多數地區的情形。

歸歌戈。該類型分佈於登連片除威海以外的地區，具體過程是 *o、*ue 先後併入 *uo。第一步如 3.1.1 節所述，煙臺經歷過一步到位、無條件的規則（2）（3）兩種變化，於是 *o 自齒齦聲母 *to、*ʦo 至軟顎聲母 *ko 的位置全部成為空格。雙唇聲母 *po 與 *pe 同理，在音位上可處理為 *puo。因此，*o 已不復存在，而開口呼與之失去對立的 *e 即可視為填補其原先的空缺。第二步是 *ue、*uo 合流，*e、*o 開口呼對立組的全

部消失為德職$_{莊}$陌麥韻 *ue 併入 *uo 提供條件。*ue 的分佈範圍相當有限，僅見於雙唇聲母 *p 和軟顎聲母 *k 之後，因此只需要中和 *pue: *puo 與 *kue: *kuo 兩組對立即可。規則如下：

(20) ue → uo/p,k_#

介音 *u 具有圓唇特徵 [+round]，使得後面的 *e 感染了圓唇色彩，因而車遮 *ue 比較容易與歌戈 *uo 實現中和。而在威海，這樣的中和並不會發生，因為威海的演變方向剛好與煙臺相反，從而構成齒齦聲母 *te: *to、*tse: *tso 和軟顎聲母 *ke: *ko 的系統對立。既然無法在開口呼創造出空格，雙唇、軟顎聲母合口呼 *pue: *puo、*kue: *kuo 的對立自然不會受到空格帶來的中和壓力。因此，煙臺的中和化需要建立在兩個前提下，一是音系內部對立對系統消失帶來的空格，二是以雙唇 [+bilabial] 作為語音基礎。此外，規則（20）的中和使得末韻幫組和見系的文白層次失去區別，而端系與讀同末韻的特字“劣”則因為介音 *u 脫落變成開口呼的緣故，仍可看出原先前元音 *e 的痕跡。

歸齊微。該類型只存在於青萊片。單元音 *e、*o 和複合元音 *ei 的分野，取決於登連片和青萊片兩地介音 *u 的分佈情況。如規則（12）所述，登連片蟹止攝諸韻合口端系介音 *u 脫落，進而佔據 *tei、*tsei 的位置。*e 出於音值接近和互補原則歸車遮以後，在 *ei 的排擠下，後續自然難以複化，因此今讀仍為半低至半高區間的中元音。青萊片僅有少數地區部分脫落介音 *u，其餘絕大多數地區並不執行規則（12），於是齒齦、軟顎聲母位置上 *ei 的空格吸引 *e 走上複化的道路：

(21) e → ei

綜上，膠遼官話曾經普遍具有 *e、*o 前後兩個中元音音位。德職$_{莊}$陌麥韻歸車遮是登連片和青萊片共同的邏輯起點，伴隨著相關音系規則的餽給或阻斷作用，使得後續演變方向存在地域差異，中元音自然而然成為膠遼官話韻母系統內部差異最大之處。在登連片，表現為同一演變方向的四個不同階段。

第一階段 *e、*o 在開合撮三呼對立，繼承自《易通》。該階段保留了德職$_{莊}$陌麥韻的獨立地位，反映了入聲舒化以後，因互補併入車遮且與歌戈中和之前的最早狀態，以威海為代表。加上地處半島最東端的緣故，該地呈現了最古老的中元音韻母格局，中元音韻母共七個：/e//ie//ue//ye//o//uo//yo/。

第二階段 *e、*o 在合撮兩呼對立，體現了 *o、*uo 合流以後、德職$_{莊}$陌麥韻 *ue 併入 *uo 以前的階段，如《韻譜》《字本》《註略》，中元音韻母共六個：/e//ie//ue//

ye//uo//yo/。這種格局方言裡面不多見，乳山$_{夏村}$可能是僅有的例證。乳山$_{夏村}$的 /o/ 是邊緣音位，一者歌鐸韻的表現與煙臺一致，合流為 /uo/，/o/ 大多出現在幫組，個別見系字當是文讀，二者德職$_{莊}$陌麥韻保持獨立。因此，乳山$_{夏村}$/o/ 併入 /uo/ 的同時還保留著 /e//ue/，六個中元音韻母也符合煙威交界的過渡狀態。

第三階段 *e、*o 只在撮口呼保持對立，分佈於煙臺北部的牟平和蓬龍小片，中元音韻母共五個：/e~o//ie//ye//uo//yo/。該階段車遮 *ue 與歌戈 *uo 完成中和，典型代表是《詳解》《配音》《漢英》〈登州〉。

第四階段 *e、*o 徹底合流，分佈於登連片西南部，中元音韻母共四個：/ə//iə//uə//yə/。早期福山、棲霞處於第二階段，芝罘處於第三階段，在規則（15）（20）的作用下，現代則都在第四階段。四個階段總結如下表：

表 3 膠遼官話登連片中元音演變示意表

	開	齊	合	撮
車遮	e ↓	ie	ue ↓	ye ↓
歌戈	o →		uo	yo ↑

青萊片可以分為萊州與非萊州兩大類，因為德職$_{莊}$陌麥韻歸齊微 *ei 的緣故，中元音韻母最多只有五個。萊州早期如《十五》《雜字》*e、*o 在撮口呼保持對立，加之末鐸韻的 *o、*uo 保留至今，中元音韻母保持在五個：/ie//ye//o//uo//yo/。雖然表面與登連片第三階段相同，然而登連片 /e~o/ 與萊州 /o/ 包含的韻類和具體的過程均不相同。在此基礎上執行規則（15），即是《字辨》與現代萊州的情況，約等於登連片第四階段，中元音韻母也是四個：/ə//iə//uə//yə/。萊州以外的青萊片既沒有 /ye//yo/ 的對立，更沒有 /o//uo/ 的分野，因此中元音韻母只殘餘 /iə//uə//yə/ 三個，省併最為激烈，以〈濰縣〉為代表。兩類情況總結如下：

表 4 膠遼官話青萊片中元音演變示意表

	開	齊	合	撮
齊微	ei		uei	
車遮	e ↑	ie	ue ↑	ye ↓
歌戈	o →		（←）uo	yo ↑

縱觀膠遼官話，中元音數量從威海的兩個，發展到煙臺北部不成系統的兩個，減少到煙臺南部和青萊片的一個，青萊片甚至大多只有齊合撮三呼。就地理位置而言，自東向西、自北向南是逐漸簡化的。登連片第一、三、四階段分別對應三種中元音韻

母格局，亦即劉祥柏（2022: 396–401）提出的“兩分型、洪混細分型、合流型”。這也符合近代以來中元音分佈日漸萎縮的總趨勢——《中原》*e 系的先天 *ien、廉纖 *iem，*o 系的桓歡 *uon，與寒山 *ian、*uan 同監咸 *iam 持續中和。待到徐孝（生卒年不詳）《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1606，下文簡稱《圖經》）之時，*e、*o 的對立僅存在於陰聲韻，即該書的拙攝和果攝（薛鳳生 1999: 131–133），相當於登連片第一階段三組對立的態勢。

3.4. 存古類

3.4.1. 覺韻

覺韻包括 /a//o/ 兩種讀音類型，前者為白讀，後者為文讀。白讀 /a/ 在膠遼官話相當普遍，集中在“剝雹捉角”四字，例如：萊陽$_{市志}$“剝雹”pa，“捉”tsua，“角”cia；文登“剝”pa，“捉”tʂua，“角”tsia；等等。此外，有些字讀 /a/ 相對少見，例如：牟平“搉”cʰiɑ，“岳”白讀 iɑ；萊陽$_{姜疃}$、萊陽$_{沐浴店}$“駁”pa；萊西$_{沽河}$“涿”tʂʰua；等等。此外，張祥晉《七音譜 · 卷三》（1936: 14）也有相關記載：“麻樣‘雜擦薩’亦合口無字，而其音則登州人言‘樧戳刷’之音也。”亦即煙臺“戳”的讀音是高密“擦”*tsʰa 讀音的合口呼 *tsʰua。同類現象還見於新泰、淄川、博山、濟南、德州、利津、壽光等地（高曉虹 2016: 49–51），可見覺韻歸家麻也是山東境內三種官話共享的底層。

在中古音系內部，各家大多構擬覺韻韻腹為中元音 *ɔ~*o，鐸韻韻腹為低元音 *ɑ~*ɒ，前者往往比後者更高。而從膠遼官話的實際情形來看，結果恰恰相反，覺韻 /a/ 無論如何總是比鐸韻 /o/ 更前且更低。對此必須重新闡釋：膠遼官話保留了中古鐸覺有別的層次，且音位對立模式有所不同。覺韻從未與其它韻類合流，它填補了陌麥韻高化留下的空格：

(22) ak → ɛk

自此，覺韻 *ak 取得江攝二等的地位，繼續保持與鐸韻 *ok 的分別，入聲消失以後自然與合盍曷韻一併歸家麻 /a/。覺韻與鐸韻歸歌戈 /o/ 是文讀日漸覆蓋的結果，最終使 /a/ 成為殘跡。

3.4.2. 屋燭韻知章組

屋燭韻知章組文讀為 /u/，白讀為 /y/，例如：萊西$_{馬連莊}$“贖束蜀屬”ʂu，“叔淑熟”ʃu；海陽$_{二十里店}$“妯”ʧu，“叔”白讀 ʃu，文讀 ʂu，“屬”ʃu；等等。該層次與《中原》相同。《中原》屋燭韻知章組共有兩組最小對立對，一是入作平“淑蜀孰熟塾”*ʃu 與“贖屬”*ʃiu 的對立，二是入作上“觸束”*ʧʰu 與“畜”*ʧʰiu 的對立，讀為細音者與術韻同音。造成洪細差異的原因是，屋燭韻知章組 *ʧiuk 的洪音化自《中原》至《圖經》仍

未完成，膠遼官話白讀亦然，文讀 /u/ 還沒完全覆蓋演變滯後的白讀 /y/。這本質是介音消失速率的問題。

4. 總結

文章探討了膠遼官話中古入聲韻的九個專題，根據歷史文獻和現代方言的情形，總結出中古以降的演變過程。膠遼官話中古入聲韻的演變，登連片有三大趨勢：第一是後圓唇成分的大範圍消減，表現為 *o 的前展唇化和 *u 的失落；第二是塞音韻尾發音部位的前後決定韻腹發音部位的前後，張光宇（2000: 467）說，“主要元音的發展變化，主要受制於韻尾和介音，偶爾也可以見到聲調和聲母所起的作用。在這方面，韻尾常常必須分發音方法（鼻音、塞音）和發音部位（雙唇、舌尖與舌根）。就發音部位來說，舌根與非舌根的分野（即後與非後的區別）尤其重要”，這當真灼見；第三是 *e、*o 的中和，透過地域上的共時差異可以窺見歷時發展的每個階段。青萊片雖有一些與登連片的共同點，但總體的文白異讀遠不如登連片複雜，大部分韻類的演變方向與通語保持一致。以下根據演變機制的異同將文中所列 22 條音系規則分門別類歸納如下，作為全文的結尾。從中既可找到中古入聲韻在膠遼官話發展的共性，也可窺見內部的顯著差異。

後中元音前化：（1）o → a/k_p,t（合盍曷韻，登連、青萊）；（8）o → e/ʦi_n（仙$_{合}$韻精組，登連）；（10）o → e/ʦi_t（薛$_{合}$韻精組，登連）；（11）o → a/u_n（桓韻，登連、青萊）；（13）io → ye/k_t（薛月屑$_{合}$韻見系，登連、青萊）；（17）o → e/u_t（末韻，煙威）。

後中元音不變：（2）o → o/k_k,∅（歌韻、鐸$_{開}$韻，煙臺）；（3）o → uo/k_#（合盍曷韻、歌韻、鐸$_{開}$韻，煙臺）；（14）io → yo/k_k（藥覺韻見系，登連、青萊）；（16）io → uo/ʦ_k（藥韻精組，煙臺）。

合口介音脫落：（9）u → ∅/ʦi_ən（諄韻精組，登連）；（12）u → ∅/t,ʦ_əi,an,ən（灰泰$_{合}$韻、祭$_{合}$韻、支脂$_{合}$韻、桓韻、魂韻端系，登連、東部青萊）；（18）u → ∅/t,ʦ_et（末韻端系，煙威）。

前後中元音中和：（15）e,o → ə/y_#（薛月屑$_{合}$韻見系、藥覺韻見系，登連、青萊）；（19）ek,ɛk → ek（德職$_{莊}$韻、陌麥韻，登連、青萊）；（20）ue → uo/p,k_#（德職$_{莊}$陌麥韻，煙臺）；（22）ak → ɛk（陌麥韻高化吸引覺韻拉鏈，登連、青萊）。

後中元音分化：（4）o → o/k_k（鐸$_{開}$韻見組，萊州、威海）；（5）o → uo/h,∅_k（鐸$_{開}$韻曉組、影組，萊州、威海）；（6）uo → o/k,x_t,k（末韻、鐸$_{合}$韻見組、曉組，萊州、威海）；（7）uo → uo/∅_t,k（末韻、鐸$_{合}$韻影組，萊州、威海）。

前中元音複化：（21）e → ei（德職$_{莊}$陌麥韻，青萊）。

附錄

語料來源：

一、近代文獻

1. 《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徐孝著，張元善校刊（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606）。
2. 《韻略易通》，蘭茂著，吳允中校（出版地不詳：集義堂，1609[1442]）。
3. 《音韻註略》，張彭緒（煙臺：葆真堂，1851）。
4. 《精集洪武正音字辨》，作者不詳（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約 1860 或之後）。
5. 《配音書》（*Phonetic system of writing the Tengchow Mandarin*），高第丕（Tarleton Perry Crawford）（煙臺：出版者不詳，1872）。
6. 《漢英韻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4）。
7. 《官話類編》（*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2）。
8. 〈北方方言比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 northern Chinese dialects），佛爾克（Alfred Forke），*China Review*，no. 3 (1894)，181–203。
9. 《雜字韻類輯要詳解》，作者不詳（煙臺：出版者不詳，約 1912 或之後）。
10. 《十五音》，作者不詳（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16）。
11. 《字本》，作者不詳（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約 1918 或之後）。
12. 《拜新年》，薇齋懶儂（威海：出版者不詳，1934）。
13. 《七音譜》，張祥晉（濰坊：松石堂，1936）。
14. 《中原音韻》，周德清（北京：中華書局，1978[1324]）。
15. 《韻譜》，牟應震，見顧廷龍（編），續修四庫全書 · 經部 · 小學類 · 第 024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25–126。
16. 《音註雜字》，作者不詳（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年代不詳）。

二、現代方言

1. 蓬萊$_{南王}$、棲霞$_{翠屏}$、萊西$_{水集}$、海陽$_{方圓}$：語保工程採錄展示平臺。
2. 蓬萊$_{省志}$、海陽$_{省志}$：《山東省志 · 方言志》，山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114–275。
3. 萊州：《萊州方言志》，錢曾怡、太田齋、陳洪昕、楊秋澤（濟南：齊魯書社，2005），21–66。
4. 芝罘：《煙臺方言報告》，錢曾怡（濟南：齊魯書社，1982），27–66。
5. 牟平：《牟平方言志》，羅福騰（北京：語文出版社，1992），13–45。

6. 長島：《長島方言志》，錢曾怡、羅福騰、孔憲浩，《山東史志》叢刊增刊（1992），29–37。
7. 蓬萊馬格莊：《蓬萊方言語音研究》，洪小熙（濟南：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48–70。
8. 龍口：《龍口方言語音研究》，于鳳（南京：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19–37。
9. 棲霞亭口、棲霞觀裡：《山東棲霞方言音韻研究》，慕悅竹（濟寧：曲阜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5），21–33，93–106。
10. 萊西店埠：《萊西店埠方言與切語研究》，邢軍（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15–33。
11. 萊西馬連莊：《山東萊西馬連莊方言語音研究》，唐笑薇（北京：北京語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17–41。
12. 萊西沽河：《山東萊西方言研究》，崔傳杏（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1），233–245。
13. 萊陽市志：《萊陽市志》，山東省萊陽市志編纂委員會（濟南：齊魯書社，1995），662–670。
14. 萊陽姜疃：《萊陽方言音韻的歷史層次》，宮欽第（蘇州：蘇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17–29。
15. 萊陽沐浴店：《萊陽（石河頭）方言初探》，欒瑞波（蘇州：蘇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9–22。
16. 海陽二十里店：《海陽方言的語音詞彙研究》，王玉霞（上海：上海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50–68。
17. 乳山崖子：《乳山（崖子鎮）方言音系研究》，劉佳鑫（蘭州：西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4），12–37。
18. 乳山夏村：《威海方言總攬》，姜嵐（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28–70。
19. 文登：《文登話》，連疆（香港：國際炎黃文化出版社，2006），11–58。
20. 榮成崖頭：《榮成方言志》，王淑霞（北京：語文出版社，1995），18–48。
21. 榮成人和：《榮成（人和）方言初探》，王蓉蓉（蘇州：蘇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53–75。
22. 榮成靖海：《榮成靖海衛方言語音研究》，劉禹杉（泉州：華僑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28–44。
23. 榮成成山：《榮成及其軍衛方言聲母比較研究》，梁家榮（青島：中國海洋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46–70。
24. 環翠：《威海方言志》，徐明軒、朴炯春（漢城：學古房，1997），37–69。

參考文獻

高曉虹。2016。山東方言古江攝入聲字的讀音。見漢語官話方言音韻論集，47–57。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Xiaohong Gao. 2016. Shandong fangyan gujiangshe rushengzi de duyin. In *Hanyu Guanhua Fangyan Yinyun Lunji*, 47–57. Beijing: Beijing Yuyan Daxue Chubanshe.

劉淑學。2000。中古入聲字在河北方言中的讀音研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Shuxue Liu. 2000. *Zhonggu Rushengzi zai Hebei Fangyan zhong de Duyin Yanjiu*. Baoding: Hebei Daxue Chubanshe.

劉祥柏。2022。官話方言歌戈、車遮兩韻的分合。方言 4。395–402。Xiangbo Liu. 2022. Guanhua fangyan Gege Chezhe liangyun de fenhe. *Fangyan* 4. 395–402.

劉祥柏。2023。官話方言德麥韻演變趨向。方言 4。445–451。Xiangbo Liu. 2023. Guanhua fangyan Demaiyun yanbian quxiang. *Fangyan* 4. 445–451.

錢曾怡、張樹錚、羅福騰。2001。山東方言研究。濟南：齊魯書社。Zengyi Qian, Shuzheng Zhang & Futeng Luo. 2001. *Shandong Fangyan Yanjiu*. Jinan: Qilu Shushe.

王君君。2023。經眼清代《新編四言雜字》版本辨證及諸本對勘。圖書館學刊 7。88–92, 111。Junjun Wang. 2023. Jingyan Qingdai *Xinbian Siyan Zazi* banben bianzheng ji zhuben duikan. *Tushuguan Xuekan* 7. 88–92, 111.

薛鳳生。1986。北京音系解析。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Feng-sheng Hsueh. 1986. *Beijing Yinxi Jiexi*. Beijing: Beijing Yuyan Xueyuan Chubanshe.

薛鳳生。1999。音韻史與方言研究：平度話中的幾個例子。見漢語音韻史十講，135–149。北京：華語教學出版社。Feng-sheng Hsueh. 1999. Yinyunshi yu fangyan yanjiu: Pingduhua zhong de jige lizi. In *Hanyu Yinyunshi Shijiang*, 135–149. Beijing: Huayu Jiaoxue Chubanshe.

于克仁。1992。平度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Keren Yu. 1992. *Pingdu Fangyanzhi*. Beijing: Yuwen Chubanshe.

張光宇。2000。論條件音變。清華學報 30(4)。427–475。Kuang-yu Chang. 2000. Lun tiaojian yinbian. *Qinghua Xuebao* 30(4). 427–475.

張光宇。2019。漢語語音發展史——歷史語言學的理論與實踐。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Kuang-yu Chang. 2019. *Hanyu Yuyin Fazhanshi: Lishi Yuyanxue de Lilun yu Shijian*. Taibei: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張鴻魁。2007。《十五音》與《韻略新抄》的傳承關係。古漢語研究 2。39–44。Hongkui Zhang. 2007. *Shiwuyin* yu *Yunlüe Xinchao* de chuancheng guanxi. *Guhanyu Yanjiu* 2. 39–44.

趙日新、沈明、扈長舉。1991。即墨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Rixin Zhao, Ming Shen & Changju Hu. 1991. *Jimo Fangyanzhi*. Beijing: Yuwen Chubanshe.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編）。2012。中國語言地圖集（第 2 版）· 漢語方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Yuyan Yanjiusuo,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Minzuxue yu Renleixue Yanjiusuo, Xianggang Chengshi Daxue Yuyan Zixun Kexue Yanjiu Zhongxin (eds.). 2012. *Zhongguo Yuyan Dituji*, di 2 ban, *Hanyu Fangyan Jua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周賽華。2023。明清等韻圖新探。北京：商務印書館。Saihua Zhou. 2023. *Ming-Qing Dengyuntu Xinta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A Research on the Pronunciations of Middle Chinese Entering Tone Rhymes in Jiaoliao Mandarin

Chee-Hin Woo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Jiaoliao Mandarin within Shandong Province, combining historical documents with contemporary survey materials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Middle Chinese entering tone rhymes and summarize phonological rules. The article intends to discuss the following issues: MC *He*, *He*, *He* Rhyme within *Jian* Series goes into *Jiama* Rhyme Grou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C *Mo* and *Duo* Rhyme within *Jian* Ser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C *Xue* Open Rhyme and Closed Rhyme within *Jing* Grou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C *Xue*, *Yue*, *Xie* Closed Rhyme and *Yao*, *Jue* Rhyme within *Jian* Ser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C *Yao* and *Duo* Rhyme within *Jing* Group; the evolution direction of MC *Mo* Rhyme; the evolution direction of MC *De*, *Mo*, *Mai* Rhyme and *Zhi* Rhyme within *Zhuang* Group; MC *Jue* Rhyme goes into *Jiama* Rhyme Group; MC *Wu*, *Zhu* Rhyme within *Zhi*, *Zhang* Group goes into *Yumu* Rhyme Group and exhibits two stratum.

Keywords

Jiaoliao Mandarin, Middle Chinese entering tone rhymes, diachronic evolution, phonotactics

通訊地址：北京 海淀區 北京語言大學 北京文獻語言與文化傳承研究基地
電郵地址：tobyhzx@163.com
收到稿件日期：2025年10月26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6年8月20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6年9月2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6年9月15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6年10月30日

中國語文通訊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ese Linguistics

第 105 卷 第 4 期（2026 年 10 月）
Volume 105 Number 4 (October 2026)

編輯者	《中國語文通訊》編輯委員會
Edited by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ese Linguistics* Editorial Board
出版者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Published by	T.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發行者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Distributed by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印刷者	逸誠印刷設計公司
Printed by	YH Printing and Design Company
訂購處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部G24室
Order	G24, Publication Service Unit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su-ics@cuhk.edu.hk
	(852) 3943 1958
	https://www.ics.cuhk.edu.hk/images/psu_order_form.pdf
	（訂購表格 order form）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ese Linguistics

Editorial Board

Chief Editor
Sze-Wing TANG

Associate Editors (In alphabetical order)
Dun DENG Yenan SUN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In alphabetical order)

Gong CHENG	Xiufang DONG	Shengli FENG	Rui GUO
Hyuncheol KIM	Pengfei KUANG	Huayong LIN	Tanzhou LIU
Chong QI	Li SHEN	Yimin SHENG	Dingxu SHI
Fuzhen Susan SI	Shiao Wei THAM	Wei-Tien Dylan TSAI	Quan WAN
Ming XIANG	Jie XU	Yufeng ZHANG	Chunli ZHAO

Editorial Assistant (In alphabetical order)
Mian Yee-ting CHAM Daisy Xiaoying KUANG Eppie Cheng WANG

Current Research in Chinese Linguistics
Volume 105 Number 4 (October 2026)

Chief Editor	Sze-Wing Tang
Publisher	T.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China
Email	crcl.editor@cuhk.edu.hk
Web	https://www.cuhk.edu.hk/ics/clrc/
ISSN	1726-9245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is journal are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NoDerivs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used for commercial purpose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For permission, contact the publisher, T.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inted in Hong Kong

Cover inscription: Shuxiang LÜ
Cover designer: Mian Yee-ting CHAM

Copyright © 2026 by T.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SSN 1726-9245

每本港幣 50 元